

坐花志果

[清]汪道鼎 著

鷲峰樵者 音释

目 录

坐花志果

序.....	9
凡 例.....	11
音释序.....	12
音释例言.....	14
坐花志果卷一	16
何孝子.....	16
万彦斋封翁二则.....	29
十金易命.....	42
余生削籍.....	56
吴 生.....	64
钱文敏公.....	68
稳婆苦节.....	70
坐花志果卷二	75
乞丐福报.....	75
偷儿福报.....	81
皂隶福报.....	91
阳羨生.....	94
汤封翁.....	101
刘会元.....	107
沈鸿飞.....	110

某刑名.....	113
口业.....	115
胡封翁.....	117
张观察.....	124
坐花志果卷三.....	132
一洋致富.....	132
荷池洗砚.....	142
包巽权.....	147
曹之英.....	151
宣城盗.....	153
鬼捉醮妇.....	155
梅树藏银.....	160
正直为神.....	168
勘灾二则.....	172
一震三人.....	175
昧银被殛.....	177
火漆藏银.....	181
附录：治疯狗咬良方.....	187
坐花志果卷四.....	189
获盗受谴七则.....	189
广平生.....	203
吴门细娘.....	207

某烈妇.....	209
费封翁.....	213
费善人.....	216
张明德.....	219
潘氏世德.....	226
解砒毒方.....	229
云间守.....	231
雷殛阴谋.....	234
牛头人.....	238
坐花志果卷五.....	241
受污不辩.....	241
腹内蛇鸣.....	247
救人延寿.....	248
妒奸误杀.....	253
子死复生.....	259
殿试卷用淡墨.....	262
敬师获报.....	265
抚院吏.....	268
吴封翁.....	273
香店.....	274
贱值盘剥三则.....	275
白云庵.....	281

颜太夫人.....	283
照例办二则.....	287
杨协戎.....	292
某选郎.....	297
附：苦乐表.....	300
坐花志果卷六.....	301
义犬.....	301
报恩猪.....	304
周云岫.....	307
王中丞.....	311
李晓林.....	319
伪书保节.....	322
阴鹭两榜.....	332
陶顺.....	350
附录：人何以要学佛.....	353
坐花志果卷七.....	355
雷劈盗弁.....	355
掘坟卒.....	361
雷警不孝.....	362
埋尸获报.....	364
陕右生.....	367
柯桥某.....	371

安港东岳庙三则.....	373
蔡方伯.....	380
杀婢索命.....	384
无头人.....	386
朱书闹卷.....	390
梦中鹤舞.....	392
雷震后妻.....	397
附：劝戒杀诗.....	400
坐花志果卷八.....	401
顾云樵.....	401
口报.....	404
石大郎.....	408
风卷麻裙.....	415
弃米園中.....	425
埋骨不慎.....	428
承德令.....	432
鬼文入穀.....	441
冷甲.....	450
附：戒杀牛诗.....	452
跋.....	453

醒迷录

《醒迷录》弁言	456
总 论	457
一、蒙馆中之幼童，塾师宜防也	458
二、武棚中之幼童，教师宜防也	459
三、书吏中之幼童，招师宜防也。	460
四、雇工中之幼童，家长宜防也。	460
五、商肆中之幼童，掌柜宜防也。	461
六、技艺中之幼童，艺师宜防也。	462
七、奴仆中之幼童，主人宜怜也。	463
附：幼女	464
附刻：果报	469
歿后子孙报	469
生前子孙报	470
乱家报	471
绝后报	472
本身报	473
恶疾报	474
杀身报	475
结杀孽报	476
自杀其后报	477
学馆罪报	478

前生罪报.....	480
附刻：赘言.....	483
附刻：自叙淫报.....	485
附刻：醒庵梦警.....	487
附录：食物之禁忌.....	490
附：《印光法师文钞》相关开示.....	493

序

《坐花志果》八卷，吾友汪君调生之所著也。调生，浙西名士，随宦江左，屡佐剧幕，誉满艺林。取平日濡染所及，笔之于书。不知调生者，怖其闻见之广，谓足资谈谐，供嗚嚙。其知者则曰：“是调生救世苦心而以笔代舌。虽觉梦之晨钟，迷津之宝筏，无以逾此。”

小说九百，始自虞初。汉魏以降，喜作浮夸艳异之词，造端指事，卮言日出。浮休干牒，浅而不经。齐谐诺皋，诞而无当。纵哀然成帙，无补世教。宋人则详于国故朝章，及前言往行，史家往往取衷焉。本朝竞尚蒲留仙《志异》一书，其用笔仿佛迂固，极才人之能事。然所纪半属鬼狐，余亦杂以游戏，识者不无遗憾。

乾隆间河间纪文达公，抱宏通淹雅之才，撰录《四库全书提要》。以僦直余晷，成《滦阳消夏录》、《如是我闻》、《槐西杂志》诸书，一时风行海内。其大旨以考据辩论之作，即甚精覈。非好学深思者，鲜克心知其意。惟稗官小说，自士林以迄农贾，无不雅意浏览，津津乐道。故寓劝惩于笔墨之中，其书易行，其言亦易入。所谓觉梦晨钟、迷津宝筏，惟文达足以当之。

今调生雅负隽才，思以科名自奋，而屡蹶槐黄，辄成康了。不得已入资为簿尉。衙官屈宋，古今同慨。

此书叙事简雅，论断不苟。且实事求是，博访再三，无臆造之言，雷同之说。其足媲文达与否，诚不敢知。要其救世苦心，吾于调生益信之矣。调生近客吾邑，过从较密，结契尤深。承命校订，遂不惭弁

陋而序之云。

咸丰岁次丁巳夏四月下浣丹阳荆履吉拜叙

凡 例

一 是书专记三十年以来，耳闻目见有关惩劝之事，凡年代久远，已见前贤记载者，概不滥登，以免雷同袭取之诮。

一 是书原期雅俗共鉴，妇孺皆知。故行文务取委曲详明，不敢以简洁为高，转滋晦涩；亦不敢以新奇斗异，致失本真。

一 后果前因，固贵现身而说法，隐恶扬善，尤为古训所昭垂。是编凡有一善可书者，姓名籍贯，苟有可征，不嫌其详；恶事则但书事迹，不载姓名，俾孝子慈孙，不致废书三叹。

一 是编事皆证实，不敢凭空结撰，蹈《齐谐》志怪之辙。惟书中事迹，出自友朋传述者多，不无传闻异辞之患。设有互异之处，尚祈知者谅之。

音释序

序 一

《坐花志果》一书，罗列果报，劝惩并著，诚善本也。然向无音注，阅者憾焉。余欲注之，而病于谫陋。意者天下之大，当有同志，姑以俟之，可乎？

岁戊寅，余馆申江，会同客诸君，醵资谋镌善书。中有一册，即向所欲注之《坐花志果》也。先是梦芑胡君亦馆于此。攻课之暇，举是书而音释之。朝而考，夕而稽，两阅寒暑而功以竣，其心亦良苦矣。且不欲名之彰，而托以鹫峰樵者，其志尤足多矣。

由是观之，古今来之善量，不犹在人寰耶？胡君之心，不敢谓即余之心。然胡君好善之心，适合乎余向者有志未逮之心，不可谓不幸矣。今胡军遽归道山，不获见是书之成，良可惜焉。至其考核之精详，训诂之真切，有目者所共赏，又何赘言？

光绪戊寅季春上浣泉唐问竹主人识于春申旅次

序 二

《坐花志果》一书，仁和汪君，以盲左之軼才，记咸道之实事。皆举平时之耳濡目染者描绘尽致。形景宛然，岂拘拘为劝善作哉！而颠末所详，卒使为善则昌，为恶则亡之理，昭然不爽毫末。彼观是书者，始以为异，而欣然悦，继以为真而惕然惧。其扶持世道，感化人心，盖有旋转于无形范围而不过者矣。

夫古今来圣经贤传，以暨惩劝诸书，积牍盈箱，不可胜计。然皆法言庄论，痛切直陈，非不足深人悚惧。乃积久玩生，或以拘远目之，或以陈腐弃之，率皆置之高阁，而不一观。盖操之愈切，则苦之愈多；督之愈严，则背之愈甚。独是书标新领异人既乐于传观，而报应昭彰，能使人发固有之天良，而截本无之人欲。其潜移默化之功，不可殫述。而主文谲谏，汪君之操术诚工，而用心亦良苦矣。同人等咸以是书之关乎世道人心者大，故急付手民，俾传诸久远云。

光绪十五年岁次己丑腊月中浣同人谨识

音释例言

一 音释是书，志在广为流传。凡句义字义，稍涉疑难处，不惮
详明，庶使粗通文理者，阅之了如指掌。

一 集中引用各典，除非详录本末；不能分明者，仅注某书某句。
若系成句，仅注句出某书，以归简易。

一 集中引用之典，有一时无从详其出处者，句下加出处未详数
字，复照管见所及，妄释数语；如实难强解者，故阙之，以待博雅君
子。

一 集中引用之典，前篇已经详注者，后篇则书注详某卷某篇。
如字数在十字内者，仍依前重注，聊免阅者翻寻。

一 凡字有须音解者，必逐篇音解。不敢因前篇已经音解，而入
后从略。庶使随手翻阅即能成诵，至第一篇中有一字而叠见者，音解
亦不重复。

一 考前贤音释诸书难字，皆本唐韵、集韵、正韵、韵会等。所
音何字，不敢擅以同声之字相易，但如啜嚙之啜，日涉切，今仍依集
韵以躡字音之；梦魇之魇，么琰切，今仍依韵会以禭字音之，终不免
读者佶屈聱牙之苦。凡似此者，兹概代以习见字，庶合音释是书本意。

一 凡难字，或系平声，而平声中，实无习见字可音者，则于上
去入中，择一音相近之习见字，照叶韵法音之。虽会计场中非皆能辨
四声，即令以上叶平者，而仍读上声，以入叶去者，而仍读入声。觉
音犹相似，亦不致有千里之差，似较胜于以难字音难字也。

一 注中所录书名，及各典原本，并原本注其中难字，只得从略，概不音释。至所缀浅解，亦必力避难字。

坐花志果卷一

仁和调生汪道鼎 著

鹞峰樵者 音释

何孝子

孝堪首善报非诬，否则何来伟丈夫？

富贵两家天派定，更忻术不负青乌。

江右某生，（江右，即江西。）善青乌术。（【抱朴子】黄帝相地，书青乌之说。【注】青乌，彭祖弟子。【按】青乌善相地，故世号地理为青乌术。）客游楚之道州，（湖南，为南楚。）得一善地。（善地，吉地也。）正景眺间，（眺，音跳，去声，望也。景，犹仰也。）有二人至，一衣服华美，一执罗盘而左右视，（罗盘，指定方向之仪器，即指南针也。）曰：“地不佳。”某窃笑其妄，趋与语，互询邦族。（询，音荀，问也。互询，彼此相询也。邦，即籍贯。族，即姓氏。）华服者，城中富家子；执罗盘者，地师也。（地师，相地者之称。）师闻生籍江右，（籍，籍贯。）曰：“江西多名堪舆，（【前汉·艺文志】堪舆金匱十四卷。【注】堪，天道。舆，地道。【按】世称知风水者为堪舆家，本此。）君定高明。”

生伪谦而微炫其术，（炫，胡猷切，音玄，去声。微炫，犹言微

露也。)师大折服，(折服，屈己而心服之也。)语富家子，(语，告也。)邀生偕归。(偕，同也。)生居停其家，(【宋史·丁谓传】居停主人勿复言。【按】居停其家，犹言住其家也。)将语以前地，默念：“是地非大福德弗克荷。(荷，音贺，当也。克，能也。)”久之，见其行谊非载福人，(行谊，犹俗言行为也。载福，谓承受福祉也。)因秘不宣。

会富室之姻萧公，欲葬其亲，访地师于富室，生应聘往。萧固长者，(【史记·项羽纪】陈婴素信谨，称为长者。【按】此长者，忠厚之称。)乐施与，乡里目为善人。(目，称也。)生念是殆可受前地矣，具以语翁，遂以重价得之，为点穴开圻。(点穴，点定龙脉结穴之处也。)

葬有日矣，生谓翁曰：“是地非厚德弗载，翁诚长者，然天意未可知。违天必有大咎。(咎，音臼，凶灾也。句出《左传·僖公》。)公曷宿圻以下，(曷，犹言何不也。)非公地，当有异征。(征，验也。)”翁从之。

是夕，偕其子同宿圻中，覆以苇席。夜半，闻呵殿声。(殿，音店。【方回秋怀诗】游骑呵殿雄。【按】官长出，皂隶呵唱声，谓之呵殿。)从苇隙窥之，(隙，缺处也。)见仪卫拥导，(仪，仪仗，即旗帜剑戟之类。卫，侍卫，即随从之人。拥，护也。导，引也。)一伟丈夫乘马而来。(伟，雄壮貌。)默念：“暮夜山野中，安得有显者过？

(【孟子注】显者，富贵人也。)”正惶惑间，已至圻侧，驻马叱从者曰：(驻，音注。叱，音斥，呵也。)”“此何孝子地。萧某何人，妄思占据？速擒之出！”

翁惧，于圻中叩首大言曰：“本虑据非其分，致干天谴，（谴，音遣，罚也。干，犯也。）故宿圻以下。既荷垂示，愿即迁让。”旋闻马上人言：“念汝素长者，故宥汝。（宥，音佑，宽免也。）如能为何孝子葬亲，当别予汝善地。顾是穴宜速掩，毋致泄气。（泄，音谢，漏也。）”

言已，风驰电掣，（掣，音彻。句出晋稽康文。【按】譬如去之速也。）转盼寂然。（寂，音既。转盼，犹言一转眼。寂然，静也。）质明，（质，正也，犹言天正明也。）父子偕归以语生，封其穴，而相与物色何孝子，（【后汉·严光传】帝思其贤，令以物色访之。【按】物色，犹言寻觅也。）无知者。

一日，生独游郊外。行稍远，至一镇，骤遇大雨，避于米肆庑下。（肆，店也。庑，音武，廊也。）薄暮，（天将晚之谓。）舂者皆息，（舂，音冲。捣米曰舂。）一少年独后。异而询之，且舂且告曰：“小人有母老矣，非肉不饱。吾早作晏息，（晏，晚也。）可多得舂值以奉母。（物价曰值。舂值，谓舂米工钱也。）”询其姓，（询，问也。）曰何。

生私念：此得无何孝子耶？欲窥其事母之诚否。俟其舂息，托言天雨道远，求假宿，何许之。生出银五星以授何曰：（徐示范曰：古人以二分半为一星。）“为我具晚餐”。何讶曰：（讶，音亚，疑怪也。）“一饭之值，安用多金？（安，何也。）”生曰：“有余，以供北堂膳。（【诗经】焉得萱草，言树之背。【注】背，北堂也。【按】世以椿比父，以萱比母，故指母所居处，曰北堂。）”何不可，曰：“吾竭力以

事吾母，吾心安焉。无功而多受客金，义不可。”强之，受一星，为客市酒脯。（脯，音甫，干肉。市，买也。）

偕归至其家，屋仅两楹。（楹，音盈，柱也。两楹，犹言一间也。）内为母室，何夫妇居于外，而分其前半为灶。虽湫隘，（湫，音剿。【左传】湫隘器尘，不可以居。【按】湫，地势卑湿也。隘，小也。）然颇洁。（颇洁，谓甚清洁也。）何先入，白母以有客借宿。母即唤妇烹茶，毋慢客。何旋至，延客入曰：“贫家无闲房，已令妇从母宿，先生与我同榻，幸毋嫌褻。”

坐定，复往持茶出，继以酒一肴一置几上，曰：“恕弗陪侍。”遂急趋入。生于门隙覘之，（覘，音掺，窥也。）见案上有两簋，（簋，音轨，盘类。）匕匙各一。（匕，音比，刀类。匙，音时，食器也。）何夫妇共扶母正位。母饭，（饭，音范，吃饭也。）夫妇左右侍，调羹进肉，怡怡如也。（怡，音夷。【论语注】怡怡，和悦也。）饱已，妇撤俎，（俎，音祖。【梁书雅乐歌】收剡撤俎。【按】撤，收也。俎，盘类。）何亲侍母盥洗。（盥，音贯，亦洗也。【说文】以盘水沃洗曰盥。）然后对食，只黄齏少许。（只，但也。齏，音基。黄齏，黄菜也。少许，不多也。）

生且食且窥，益大叹服。未几何出，见客食已，复捧茶至，告生曰：“衾枕俱具，（衾，音钦。）先生远行辛苦，请先寝，勿俟我。”

生颌之。（颌，音憾。【左传】逆于道者，颌之而已。【按】颌之，点头也。）遂复入，生复覘之。见何倚母坐，缕述街市鄙俚事以慰母，母色甚欢。已而欠伸思睡，（欠伸，疲倦之貌也。【内则注】气乏则欠，

体疲则伸。)安枕拂席，解衣便旋，(旋，音璇。【苏诗】出门便旋风吹面。【左传·定公】夷射姑旋焉。【注】小便曰旋。)皆亲扶持。而妇侍其侧，亦略无倦容。及母既睡，何又为捶扶抚摩，(捶扶，音垂至，敲也。谓为母敲背与腿也。抚摩，谓为母抚摩痛痒处也。)闻鼻息动，(鼻息，谓熟睡而鼻有鼾声也。)始起步，履甚轻，如恐惊寤。

生既嘉其诚孝，而念神言之不谬。(谬，音缪，误也。)俟何出，询其父歿几何年，已入土否。何泣告曰：“歿已四年。某不孝，佣工养母，(佣，音庸。佣工，谓雇役于人也。)无力卜葬，至今浮寄社庙，言之痛心。”生见其声泪俱下，(四字出《晋书·王彬传》。【按】声，哭声也。)慰之曰：“子无伤，吾居停萧翁，(此居停犹言东家，出处同前。)有片壤颇吉，(壤，地也。)当丐以遗子，(丐，音盖，请求也。遗，赠也。)吾且助子葬资。

何讶曰：“某与先生素昧平生，(四字成语，出处未详。【按】犹言素不相识也。)何敢忽叨厚惠？(叨，滥受之意。谦词也。)且是地既有主者，纵蒙先生哀怜，恐言之无益耳。”生曰：“是无忧也。吾素知萧翁慷慨好施，乐成人之美，闻子孝思，当无不允。三日后，子弗他出，我当与偕来。”

何泣谢曰：“果如先生言，没齿不忘大德。(【论语】没齿无怨言。【注】齿，年也。【按】没齿，犹言终身也。)”生复慰藉之。既寢，天未明，生寤，(寤，音悟，睡醒也。)而何不知所往。及晨起，见其持碗自外至。询之，则母思食汤团，四鼓入城买归，往反行二十里矣。生益叹服。

及归，以告萧翁。翁喜曰：“神命之矣！既得其人，予何敢吝？（吝，惜也。）”越三日，（越，犹过也。）与生持地券同往。及门，闻何夫妇哭甚哀，大惊。入询之，则其母于生归后，骤染时疾，医药罔措，（罔措，谓无从措办也。）竟于隔夕暴卒。何见客至，以首抢地而哭。（抢，音枪，触也，叩也。【司马迁传】见狱吏则头抢地。）萧翁怜之，助以棺殓资，出前地契与之。生为择日卜葬，葬费皆出自生。既葬，何夫妇偕来谢，并请为佣以偿地值。

翁讶曰：“君诚孝格天，上邀神佑，予何敢贪天之功？”且以前事语之，且曰：“君孝子，吾求为友而不得，安敢屈为佣乎？顾吾家多闲房，君不弃，盍携家同居？（盍，音合，何不也。）必不使君忧薪水。（薪水，犹薪俸也。）”何谢弗敢当，翁固邀之，遂留其家，为司出入之总。

月余，萧翁谓生曰：“始神许我为何孝子葬亲后，别与我吉地。今其言当验，子盍图之？”生曰：“诺。（诺，匿各切，音喏，入声，应辞也。）某非假青乌以觅食者，苟不因翁事未竟，（竟，毕也。）何久客异域为？（域，音玉。异域，犹言异乡也。）第念神已许翁，必可得一吉壤。顾目前无当意者，愿翁假时日以待之。”

自是日向田野山谷间，访穴寻龙，（穴，地气凝结处。龙，山之龙脉也。）杳无所遇。（杳，犹绝也。）求之月余，形神俱瘁。（瘁，音萃，犹劳也。）一日道经何坟，徘徊远眺，（徘徊，音排怀，流连往复之意。）忽见数丈以外，隐约间复现龙脉。寻迹以往，果得真龙，盖与何坟同源并发。审视再三，贵虽稍逊，而富可百万。遂白翁购得之，

（购，音构，买也。）为之择日卜葬。

事毕，生辞归，翁酬之千金，生固却曰：“吾向与翁言，（向，昔也。）非以青乌觅食者，愿翁留此以济贫乏。翁不得已，为张乐祖饯，（张，作也。【战国策】张乐设饮。【诗经】饮饯于祢。【注】古之行者，必有祖道之祭。祭毕，处者送之，饮于其侧，而后行也。【按】世谓饯行为祖饯，本此。）何夫妇亦来泥首泣谢。（【梁元帝檄】任约泥首于南化仁。【按】泥首，叩头也。）

生归，即联捷，成进士。萧翁葬亲后，家日起，富甲一郡。（甲，犹首也，谓一郡之首推。）未几，其子以进士入词林，（词林，即翰林。）官至方伯。（方伯，藩司之称。）而孝子之孙，何文庄公凌汉，以乙丑探花，官大宗伯，（大宗伯，礼部尚书之称。）为一时理学名臣。公子绍基，复以乙未解元，联捷入词馆，（词馆，即翰林馆。）屡试文柄。（【姚合寄郭公诗】相府执文柄。【按】今之司文柄者，如学政主考等职。）两家富贵，正未艾也。（【左传】忧未艾也。【注】未艾，未止也。）

坐花主人曰：孝者，五常之首，百行之原也。当何孝子杂作佣保中，（【汉书·司马相如传】与佣保杂作。【按】佣，雇工也。保，酒家操作人也。杂作，与之共作事也。）非有奇才异节，动人听闻，而天地佑之，鬼神敬之，卒使门庭光大，庆流子孙。孝德之感应，盖若是其神且速也！某生尚义而遗利，萧翁敦厚而乐善，其并蒙多福也宜哉！

【白话】

江西某生，擅长看风水，他在湖南道州游玩的时候，发现一块地，

风水非常好。正当他在仰观这块地的时候，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人，衣着华丽，另一人手持罗盘，四处看看说：“这块地不好。”某生暗自笑他胡说，于是就走过去同他们交谈，互相询问籍贯、姓氏。原来，衣着华丽者，是城中一个富人的儿子，手持罗盘者，是专门替人看风水的。风水师听说某生是江西人，就说：“江西出了很多著名的风水师，先生您一定也很高明。”

读书人谦逊一番，略微露了一手。风水师大为折服，禀明富家子，邀请读书人同他们一起回去，读书人就住进了富人家。本想将前次那块宝地的情况告诉富家子，又暗自思忖那块地风水太好，不是大福德的人承受不起，在这富人家待久了，发现他们的所作所为并非是有福的人，于是对此秘而不宣。

恰在此时，这富家人的亲家萧公要安葬父母，来请风水师，某生因而应聘前往。萧公一向是个忠厚人，乐善好施，乡里人都视之为大善人。某生想，此人大概能够承受前次相中的那块地，于是将宝地介绍给萧公，萧公花重金买下那块地，读书人择时替他点挖墓穴。

下葬几天后，某生对萧公说：“这块地不是有大福德的人承当不起，您老人家固然是忠厚长者，但不知天意如何？违背天意会大祸临头。老人家何不在墓旁睡一晚上测试一下，如果不该属于您，应当有异兆。”萧公接受了建议。

当天晚上萧公与其子盖床苇席睡在墓旁。到了半夜，听到远处传来呵道声，萧公偷偷从席缝里望去，只见一队手持旗帜剑戟的侍从，护引着一个威武男子乘马而来。萧公暗想：这半夜三更，荒山野地，

怎么会有贵人经过？正奇怪间，这队人马已到墓旁，乘马者停住马，呵斥侍从道：“这是何孝子的地，萧某何许人也？竟想占有！赶快把他抓出来！”

萧公很害怕，在地上一边磕头一边大声说：“本来就怀疑自己没有资格占有这块地，以至会受到上天的惩罚，因此才睡在墓旁测试。既然承蒙您指示，情愿马上迁坟让地。”随即听到马上的人说：“念你一向忠厚老实，这次姑且宽免你。如果能替何孝子安葬父母，将会另外给你一处好地。这个墓穴应该赶快埋起来，以免泄了地气。”

说完，一阵风似地走了。转眼间，四周寂静如初。此时天已大亮，萧公父子回来后，请某生迁坟封穴。同时一起寻访何孝子的下落，但都没打听到。

一天，某生独自到郊外散步。走得远了些，来到一个小镇上。突然遇到了大雨，急忙躲到一家米店的屋檐下。此时天色已晚，店里舂米的工人都休息去了，只有一个年轻人还在继续舂米。某生感觉奇怪，就和他聊起来。小伙子道：“因母亲年纪大了，每顿饭要有肉，否则就吃不饱。我早上工晚收工，可多得点工钱奉养母亲。”问他姓什么，说：“姓何。”

某生心想，这该不就是何孝子吧？想多了解何孝子事母是否真诚，就借口说天下大雨，路又远，想在何家借住一晚。何答应了。某生拿出五两银子，请何为其准备晚餐。何惊讶地说道：“哪用得了这么多钱？”某生说：“剩下的就给您母亲买点吃的吧！”何生不同意，说：“我尽力事奉母亲，心安理得。无功多收人钱财，道义上说不过去！”

某生坚持要给，何生只取了一两为客人买了酒肉。

相伴回到何生家中，一看只有一间房。内房由母亲住，外房前半为灶，余由何生夫妇住。地方狭小潮湿，但很干净。何生先向母亲禀告有客人来借住一晚，母亲就叫媳妇烧茶，不要怠慢了客人。何生请客人入内，并说道：“家里穷，没有多余的房间。已请媳妇和母亲同睡，请先生不嫌弃，与我同榻。”

招呼客人坐下后，随即端出茶水、酒菜，放在桌上说道：“恕我不陪先生，请自用。”转身走入房内。某生由门缝里朝内瞧，见桌上放了菜、小刀、汤匙。夫妇两人扶着母亲坐在正座。母亲吃饭，两人侍候在旁，一会儿端汤，一会儿夹肉，和和乐乐。母亲吃毕，媳妇收拾碗筷，何生亲自侍奉母亲洗脸。然后两人才对坐吃饭，下饭的只是一些腌黄菜。

某生边吃边看，心中十分叹服。不久何生出来，见客人已用餐完毕，又端上茶来，对客人说：“被子、枕头都在床上。先生走了这么远的路，很辛苦，请先睡，不必等我。”

某生点头答应，何生随即又回内室。某生仍旧由门缝向内观察。见何生靠在母亲旁坐下，详细地叙述街坊间所听到的趣闻，老人家很高兴的听着。隔了一会儿，何母打了哈欠，有了睡意，何生亲自摆好枕头，抹净席子，帮她脱衣解手，都是亲自扶持。而媳妇侍候在旁，没有一丝厌倦。等到母亲睡下，何生又为之捶背、搔痒。听到老人发出了鼾声，夫妇二人才轻悄悄地离开，深怕惊醒老人。

某生非常赞叹其孝行，想起神的话，真是不错。等何生出来，就

问到何父过世多久，是否已安葬。何生流着泪说：“父亲过世已经四年。我打工养母，无力下葬，真是不孝，至今父亲灵柩仍停在宗族祠堂里。言之痛心。”某生见其声泪俱下，安慰道：“你不要伤心！我住在一位萧翁家里，他有块吉地，可代你请他割爱与你葬父，丧葬开支也包在我身上。”

何生惊讶道：“我与先生素不相识，怎敢接受这样的恩惠？再说地已有主，即使幸蒙先生哀怜，也怕说了没用。”某生说：“这你就不必担心了。我知道萧翁一向慷慨好施、乐于助人，若知你如此孝顺，应不会吝惜。三天后我与萧翁来拜访你，希望到时你不要外出。”

何生含泪说道：“若真能如先生所说，我将终身不忘您的大恩大德。”某生说了些安慰的话就入睡了。天还没亮，某生醒来却不见何生。到了太阳升起，见何生端着碗从外面进来。一问才知何母想吃汤圆，何生四更天就进城去买了，往返一共是二十几里路。某生大为叹服。

回去后，萧翁得知一切情况，高兴地说：“这是神的旨意！现在既然找到何孝子，我怎敢吝惜呢？”过了三天，就和某生带了地契上何家去。到了何家门口，听到何生夫妇哭得悲哀，二人大惊。入门一问，才知何母在三天前某生告辞后，突染急病，医治无效，隔了一天便去世了。何生见了萧翁等，跪地叩头，痛哭不已。萧翁怜悯何生，资助棺木费用，赠与前吉地地契。某生为何家择日下葬，并负担丧葬费用。丧事办完后，何生夫妇同来致谢，同时要求在萧翁家帮佣，以偿还所欠。

萧翁惊讶地说：“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孝顺感动了老天，得到了神佑，我怎能贪功呢？”就把先前发生的事告诉何生夫妇，且说道：“你是孝子，能彼此做朋友是我的荣幸，怎敢委屈你当佣人呢？我家空的房子很多，若不嫌弃，何不全家搬来同住？决不会让你们为柴米担忧。”何生谢绝，连称不敢当，萧翁坚持如此安排。于是何生夫妇就住下来，帮忙萧翁管理账务。

过了一个多月，萧翁对某生说：“先前神曾许诺将吉地让与何孝子后，会另安排一块作为补偿。现在看来，神的话不假，请你留意考察一下。”某生答道：“自当如此。我并非靠看风水谋生，若非萧翁您的事未了，我怎会长期留在此地？神既已许诺，则必定可得吉地。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希望萧翁您再等待一些时候。”

从此某生每天在田野山谷间来往察看，访灵穴、探龙脉，一个多月过了，神情憔悴，一无所获。一天，他路过何家墓地，徘徊远眺，忽然看到数丈以外隐约现出龙脉气象。追踪查看，果然找到真龙脉。细看原与何家同出一源，贵气则稍逊，而富可百万。于是请萧翁买下此一宝地，并为择日埋葬祖宗灵骨。

大事已毕，某生告辞返乡，萧翁赠千金以为报酬。某生坚持不受，说道：“先前曾说过，我并不是靠看风水谋生。希望萧翁您能将这笔钱用来济贫。”萧翁熬不过某生的请求，只好设宴饯行。何生夫妇也前来含泪叩谢。

书生回家后，考试连连报捷，中了进士。萧翁自葬亲之后，家业日渐兴旺，富甲一郡。没过几年，其子考中进士而入翰林，官至藩司。

何孝子之孙，何文安公凌汉，乙丑年中探花，官封礼部尚书，成为一时之理学名臣。其子何绍基，又于乙未年考中解元，联捷入翰林馆，多次担任国家主考官。何萧两家之贵富正如东升旭日，蒸蒸日上。

坐花主人说：孝顺是五常（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伦德之首，也是各种优良品德的基础。（古人说：百善孝为先。）当何孝子混杂于佣人中时，并非有特殊才能、异于常人的表现以引起别人的注意，而能感得天地的护佑，鬼神的恭敬，终于使家道光显，绵延子孙。孝德的感应竟然是这样的神速啊！某生重义而轻财，萧翁仁厚而好善，能一起承受厚福也是当之无愧啊！

万彦斋封翁二则

不惜修金与盗名，全人骨肉自多情。

夫能周急妻无忤，正是苍穹玉汝成。

其一

阳羨，（阳羨，即宜兴县。）万荔门方伯之封翁，（荔，音利）彦斋先生，为诸生时，（诸生，秀才之谓。）家甚贫。方正不妄取，而勇于为义。遇人有急难，必委曲调恤之，虽自污，（自污，犹言坏己之名节。）弗顾也。

尝馆乡间，岁除步归，（岁除，俗称新旧岁之交，谓除旧更新也。

【孟浩然诗】青阳逼岁除。）半途遇一中年妇，且行且泣。公异而询之，妇不答，固要之。（要，音腰，求也。）怫然曰：（怫，音弗。怫然，怒貌。）“行道之人，各有心事，何暇逢人絮述。（絮述，细说也。）”公见其词厉而色哀，慰之曰：“我非漫然相问者，果有急难，试告我，我或能为子谋。”

妇乃曰：“吾夫里正也，（【杜诗】去时里正为裹头。【按】里正，地保也。）亏官银三十余两，禁狱追比，（追比，追究责验之意也。）日受捶扑。（捶，音垂，杖也。扑，打也。）前往探视，夫言被捶困狴，（狴，音贝。被，受也。困狴，委顿也。）若复违限，必以刑死。家有幼女，嘱我速卖之，（嘱，托也。）以银交官。我从夫言，以女托媒。媒乘我急，诡言岁暮无售者，（诡，音轨，欺也。售，音受。无售者，

犹言无买主也。）故抑其价，（故抑，故意压低之也。）仅得钱十千。念失女而夫仍不免，沉思无计，将卖身以益之。吾痛吾夫之困于刑也，吾女之辱于婢妾也，吾身之不能自保也。转盼之间，一家星散，（星散，谓四散如星之分布也。）不禁悲从中来耳。”

公曰：“三十金亦非大事。汝夫岂无亲族知好可告贷者？（贷，音代，借也。）乃至出此下策。”妇叹曰：“先生何言之易也！彼亲族辈，贫者自给不暇；稍有余资者，早闻风远避，求一面不可得，谁肯舍一文钱，（一文钱，犹言一个钱也。）怜恤难中人者？先生休矣，毋误我事。”言已，呜咽欲行。（呜，音乌，【齐书·王俭传】流涕呜咽。

【按】呜咽，悲极气塞貌。）

公止之曰：“子无然，我虽寒素，（【晋书·武帝纪】令内外群官，举清能，拔寒素。【按】寒素，犹言寒微。）三十金尚易办。第汝女已卖，得金尚可赎否？”妇泣曰：“倘蒙先生哀怜，吾女尚未立券，交银可立取之归。”

公因出怀中十二金遗之，曰：“子先持此去，明日俟我于城中某处，当如数畀子。（畀，音避，与也。）”妇出不意，泥首泣谢。询公姓氏里居，且曰：“明日往取女归，当送至府服役。”

公笑曰：“勿作此言，我怜尔骨肉分离，非欲尔女也。”不告以姓，拂衣迳行。（迳，音径，直也。）行数武，（武，犹步也。）复谓之曰：“明日当早来，毋自误。”妇泣应曰：“诺。”遂持金去。

公归之家，晨餐未具，夫人索修金易米。（索，音所，求也。）公嗫嚅曰：（嗫嚅，音聂儒。【韩愈送李愿叙】口将言而嗫嚅。【注】嗫

嚅，欲言不言之貌。）“白费却一年辛苦。山路崎岖，（崎岖，音奇区，路不平貌。）倾跌数四，人几堕深谷中，遑暇觅手中银包乎？（遑暇，犹言何及。）”

夫人知其好周人急，哂曰：（哂，音审，微笑也。）“若果倾跌失之，尚易觅取，恐又从井救人耳！（【论语】井有人焉，其从之也。【注】谓随之于井而救之也。【按】世谓不顾己而救人为从井救人，义本此。）”公曰：“然。尚不足，奈何？”俱以实告。

夫人固贤淑，无怨言，且怂恿之，（怂恿，音耸勇，诱导他人行事之谓。）曰：“此亦大善事，然时迫岁除，二十金何从措置？第君已许之，（第，且也。）不可中止，家中尚可典质度岁，（质，音致。典质，以物当钱之谓。）君但速为彼谋，毋忧内顾也！（【左思诗】内顾无斗储。【按】内顾，犹言顾家也。）”

公喜而出，贷之戚友，得十余金，尚不足数。邑有放利债者，非以物作抵，虽至亲不能通一钱。默念事急矣，舍此别无所谋，第仓卒鲜可抵之物。（卒，音促。仓卒，急促也。鲜，少也。）

公素主宗祠匙钥，竟举祠中桌椅门窗，向其人质十金，乘暮夜舁致之，（舁，音愉，抬也。致之，犹言与之也。）族人咸不及知。次日持金往，妇已先至其地。出金畀之，遽归，妇潜尾之，（潜，隐也。尾之，跟之也。）遇公与一人言。妇询其人，知公姓名居址，未几即与其夫携女至公家，向公夫妇叩谢，请留其女为婢。公视女未十龄，然颇姣好，（姣，音狡，美也。）因谓之曰：“此好女子，可为择佳偶，（偶，配也。）速携之归，毋陷人于不义。”坚却之，罗拜而去。（罗

拜，谓环而拜之也。）

及元旦，族众入祠祀祖，见祠中洞然，（洞然，空虚貌。）咸大惊，疑被盗。翁亟对众自白曰：“岁暮无资，暂借质钱。乞俟到馆取赎。”族众咸忿，群起诮让。（诮，才肖切，音翹，去声。【前汉·高帝纪】樊哙亦诮让羽。【注】诮让，以辞相责也。）公默然不辩，既无怍色，（怍，音祚，愧也。）亦无怒容。时有族长某翁，素知公长者，好周人急，疑必有他故，劝众暂归，俟三日后再议，众始散。

族长独至公家，密询诸夫人，得其故，喜曰：“此亦大善事，今秋必捷。（必捷，犹言必中也。）然擅盗祠中物，不小惩，（惩，音澄。【易经】小惩而大诫。【按】小惩，薄罚也。）人将效尤。（【左传】尤而效之。【按】效尤，犹言学样也。）”

遂集族人，而告以盗抵之故。且曰是宜暂革出祠，秋期伊迓，（秋期，乡试期也。伊，语助辞。迓，近也。）俟泥金报后，（【卢氏杂记】唐进士及第，以泥金书帖附家报中，报登科之喜。【按】此句谓中举开报也。）准其复入。众皆曰诺。公夷然不以介意。（夷然，平淡之貌。不介意，谓不耿耿于心也。）及秋果捷，领鹿鸣宴归。（新举人领宴，谓之领鹿鸣宴，义本《诗经》呦呦鹿鸣章。）族长为之开祠受报。

公后官通州学正。生二子，次即荔门方伯，人以为好周人急之报。

其二

万彦斋先生乡贡后，（【宋史·选举志】升于州县曰乡贡。【按】世谓中举为乡贡，本此。）偕同伴赴公车。（【汉书·光武纪】诏举贤良方

正，遣诣公车。【按】世以上京会试为赴公车，本此。）至山左某邑，（山左，即山东。）同行陆以宁，病弗能兴，众皆暂留旅寓以待。越两日，病益重。延医诊视，（诊，音枕。诊视，谓候脉而视病也。）势难即痊。（痊，音全，谓病除也。）众以试期迫，争欲先行，并邀公。公毅然曰：（毅然，决断貌。）“以一病夫委之旅店，而无一人视医药，是速之死也，我此行不过藉计偕，（【汉书·武帝纪】征吏民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者，令与计偕。【注】计者，上计簿吏也。郡国每岁遣诣京师，令所征之人与俱来也。【按】世谓进京会试为计偕，本此。）以瞻仰帝京，本无意功名。诸君请去，我当留以俟其愈。（愈，谓病瘥也。）”

陆闻之不自安，力劝公与众偕行，公坚不可。遂独留求医煎药，晨夕守视者二旬。（十日谓旬。）陆病竟不起，（不起，谓病不能愈也。）临终，执公手曰：“我与君虽同里闾，（闾，音翰，门也。）素非深交。蒙君厚恩，深逾沧海。（逾，音俞，过也。）此生已矣，倘有轮回，（轮回，佛家语。谓世界众生，展转生死于六道之中，如车轮之旋转也。）当丐冥司，为君子以报大德。”言已，奄然而逝。

时二人旅资已罄，（罄，音庆，尽也。）乃尽典衣裘以殓。复念陆家贫子幼，若不乘便携归，恐他日归榘未易，（榘，音趁，棺也。）因寄其榘于旅店，而身自步行，丐食入都。访至同行者寓时，试期已过，众怪其来迟。复见公衣敝履穿，面目黧黑。（黧，音离，黄黑色也。此句出《战国策》。）怜而询之，公具以别后事告，且谋所以归陆榘者，曰：

“幸诸君念公车一日之雅，（犹言念同伴进京之情。）使得正首邱。

（【礼记】狐死正首邱，仁也。【按】世称归葬故土为正首邱，义本此。）

九原有知，（九原，犹九泉，谓地下也。）定图衔结。（衔，衔环。结，

结草。【续齐谐记】杨宝年九岁，见一黄雀堕地，宝怀归。采黄花饲

之，毛羽成，乃去。是夕，梦衔白环四枚以与宝。【左传·宣公十五年】

辅氏之役魏，颡见老人结草以抗杜回，杜回蹶而颠，故获之。夜梦之

曰：余，尔所嫁妇人之父也。尔用先君之治命，余是以报。【按】衔

结，总言报恩也。）众感其义，咸踊跃解囊。（踊跃，音勇月，乐从貌。）

复谋之常郡之同上公车者，（常郡，江苏常州府属也。）得数十金畀公。

公出都日，步行丐食如故，不妄动一文。

及抵旅舍，（抵，到也。）以所得金陈于柩前，呼陆而告曰：“以某某之惠，得金若干，俾我护君以归。君而有知，盍偕我行？”遂携其槩以返。及抵家，尚余十余金，以与陆之妻子。

越数载，夏日，公偶与戴、朱二友登城晚眺，公家即在城下。忽见一人挥扇急行，直入公家。戴指谓公曰：“彼非陆以宁乎？”

公视之信，忘其已死也，亟呼之。朱后至闻而骇曰：（骇，音亥，惊起也。）“陆久死，安得来？”公顿悟，复谛审，（谛，音帝。谛审，细视也。）已入公门，急与二友下城踪迹之。（踪迹之，犹言追寻其踪迹也。）甫及门，家僮迎报夫人将坐蓐。（蓐，音辱。坐蓐，妇人临产之谓。）

亟归视之，子已堕地，貌酷似陆，（酷，读库。酷似，犹言甚似也。）始憬然悟城上所见果陆也。（憬，音景。憬然，悟貌。）盖将践

约投生，故现形以示因果之不爽耳！（因果，佛家语。因谓所作者，果谓所受者。种善因必得善果，种恶因必得恶果，乃自然之道，不爽、不差也。）

少长，聪慧绝人。旋成进士，入词部观政，（谓点礼部主事。）即荔门方伯云。

坐花主人曰：天下惟真豪杰，（【孟子注】豪杰，有过人之才智者也。）能为度外事。若彦斋先生所为，岂区区小廉曲谨者所能哉？夫盗名至辱也，而不以为羞；进士至荣也，而不以为急，惟孳孳焉救灾恤难之是务，（孳，音咨，孳孳，不倦貌。）非真仁者之勇乎？而造物者亦即如其量以报之。（惟天造化万物，故称天为造物。）夫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而世人每藉口曰：‘吾力弗能为也。’观彦斋先生事，庶其闻风兴起哉！

【白话】

其一

宜兴县有位藩台大人万荔门，其父万彦斋老先生，当年还是位秀才时，家庭相当贫寒，但禀性大方正直，从不取非义之物；而且见义勇为，遇人有急难，即便是委曲自己，也要想方设法给以周济帮助。虽至声誉被人沾污，也不顾惜。

他曾在乡间设馆教书，有一年除夕，徒步回家。半途之中，遇见一位中年妇女，边走边哭。万先生感到奇怪，上前问怎么回事，她不回答。万先生坚持要求，她生气地说：“行路之人，各有心事，哪里

有空逢人就细说！”先生见她言语坚厉，神色哀痛，就安慰说：“我不是随便问你。你如果真有急难，对我说说，或许能为你想点办法。”

妇人才说：“我丈夫是地保，亏了官府银子三十多两，被关在监狱中，天天遭拷打追缴欠银。我去探监时，他说已被打得支持不住了，如到期不能缴足，就是死罪。我们有个年幼的女儿，他嘱咐我速速卖了，来抵官银。我听从丈夫意见，将女儿托媒人变卖。媒人乘人之危，诳称年关没有人买，故意压价，只卖了十两。想起失去了女儿还不能救得丈夫，细细考虑，没有办法，只得自己卖身来解决问题。我悲痛丈夫被困牢狱，女儿受辱当人婢妾，我自身也保不住。转眼间，一家人就要分开，不禁悲从心中来！”

先生说：“三十两也不算很困难的大事，你丈夫难道没有亲戚好友暂时借贷一下，而必须出此下策吗？”妇人叹了口气说：“先生说得倒容易。他的亲族中，穷的自顾不暇；稍有余钱的人，早就闻风远避了，乞求见一面都找不到人，谁肯舍得出几文钱来救苦难中的人呢！先生就请不要问了，免得耽误我的事！”说完，呜咽着要走。

万先生叫住她，说：“你不必这样。我虽家寒身微，三十两还可以筹措。你女儿已卖，如果有了钱，还能赎回来不？”妇人哭着说：“如能幸蒙先生哀怜，我女儿还没有立卖身契，交还了银子，马上可以领回来。”

先生就从怀中拿出十二两交给她说：“这点钱你先拿去，明天到城里某个地方等我。届时我如数把钱补齐。”此事大出妇人所料，妇人立刻跪地，磕头泣谢，询问先生的姓氏住处，并说：“明天把女儿

领回来，就送到府上服役劳作。”

先生笑了笑说：“你别这么说！我怜悯你们骨肉分离，不是想要你的女儿。”也没有告诉她自己的姓名和住址，掉头而去。走了几步，回头说：“明天早点来，不要自己耽误了大事！”妇人含泪应声：“好！”就拿着钱走了。

先生回到家里，早饭还未作好。夫人向他要教书钱，好去买米。先生支支吾吾地说：“白费了一年的辛苦！山路崎岖，摔了多少次跤，险些堕入深谷之中，哪来得及顾及到手中的钱包！”

夫人知道他好周济别人急难，笑着说：“如果跌跤失落了，还容易找回来，恐怕又是救人急难了！”先生说：“正是！奈何银两尚不足。”就把实情告诉了夫人。

夫人本性贤淑，并无怨言，还表示赞成地说：“这是件大善事。但已近岁末，哪里去筹措二十两？且你既然已答应人家，不能不办。家里还可以典当东西过年。你就赶快去想办法，家里事，你就别分心了！”

先生高高兴兴地走出了家门，跑了几家亲戚朋友，只借到十余两，还不够。想起县城里有放债的，但非得以物作抵押，否则就是至亲也休想借出一分钱，先生心里默想：“这事又急，除此没有其它的办法，且仓促中又无可抵之物，怎么办？”

先生一直保管着本姓宗祠的大门钥匙，他竟然把祠堂里的桌椅门窗乘夜里搬去作抵押，借到十两。族人都不知道。第二天带着钱去到约定地点，那位妇人已先到了。先生拿出钱给了她就匆匆回家。妇人

悄悄尾随在后，看到先生在路上与一人交谈了几句，妇人就向此人打听先生的姓名和住址。没多久就和丈夫领着女儿来到先生家叩谢，并请求把女儿留下作婢女。

先生看这女儿还不到十岁，长得挺好，就说：“此女长得很好，可为她找门好女婿，快把她带回去，别陷我于不义！”坚决拒绝。他们只好一齐跪下，谢恩而去。

到了大年初一，全族人来到宗祠祭祖，见祠中空无所有，大惊以为遭盗。先生极力对族人坦白说：“年关缺钱，暂借去当了钱，请求大家等我回到馆里，取钱把家具赎回来！”族人都感忿怒，吵嚷责骂。先生沉默不加辩驳，既无愧色，也无怒容。当时族长某老先生，知道先生素来忠厚，又好周济急难，怀疑其中必有缘故，就劝众人先回去，三日以后再商讨此事，众人才散去。

族长一人独自来到先生家，悄悄向夫人询问情况。了解到实情后，很高兴地说：“这也是一桩大善事么！今年秋试，一定考中。但是私自盗用祠中之物，不加以小小惩罚，以后就会有人跟着学。”

于是就召集全族人，把先生盗物抵押之事说了，并说：“应该暂时开除他出祠。乡试为期不远，等他考中举人，得喜报，才准他再回祠。”大家都表示同意。先生很平静，也不在意。到了秋试，果然捷中，领了上赐鹿鸣宴后回到乡里，族长为他设宴庆贺。

先生后来作了通州学正。生二子，次子就是荔门藩台大人。大家都认为这是好心救人急难的报应。

其二

万彦斋先生中举之后，和同伴一起进京赶考。走到山东某县，同伴陆以宁卧病不起。同伴们都暂留旅馆，等他康复。过了两天，病更重了，请医诊视，看病势很难马上就好。大家因为试期逼近，都争着早点动身，并邀先生一起走。先生决断地说：“把一个重病之人托给旅店，没有一人为他关照医药，这不等于让他早点死吗！我这一趟来，只不过借赶考之便看看京城风光，本无意于功名。你们各位请上路吧，我就留下来等他痊愈吧！”

陆以宁听了，深感不安，极力劝他和大家一道走。先生坚持原意，就一人留下来请医煎药，侍候病人，早晚守视二十多天。陆以宁竟一病不起。临终时握着先生的手说：“我和你虽是同乡，但并非深交。承蒙你的厚恩，深过大海。我此生业已无望，如果真有轮回，我要请求阎王让我投生作你的儿子，以报你的大德！”说完闭上眼睛死了。

这时两人的旅费都已用尽，先生就把随身带的衣裘等行李全部典当掉，买棺木装殓了陆以宁。又想：陆家贫寒，儿子幼小，若不乘便把棺木送回他家，以后就更无力运回去了。于是把棺木寄放在旅店里，一人步行，乞讨进京。访问到同乡伙伴们住的旅店，当时考期已过，大家怪他来迟了，又见他衣着破烂，鞋子露出脚趾，神色黑瘦，都很同情。问他原委，他把分手以后的事叙说一遍，并把自己打算将陆的棺木送归故里的想法说了。

“幸得诸位体念同车进京之情，若能让他归葬故土，九泉有知，定图结草衔环以报诸位大恩。”众人为他的诚义之心所感动，都踊跃

出资，又向同一批来的常州考生募捐，共得数十两，交给先生。先生出京，依旧步行乞食，不妄用一文钱。

到了旅舍，把募化款摆在陆以宁的灵柩前，呼唤着陆的名字说：“因同行诸友的惠赐，得金如数，让我护送你回家吧！你要有知，可随我一起上路！”先生运送灵柩回到陆家，到时还剩十余两，全部交给陆的妻子。

数年以后的一个夏天，先生偶尔和戴、朱两位朋友登上城墙，眺望晚景。先生的家就在城墙下面。忽然见一人挥动扇子，急急忙忙地走进先生家中。姓戴的朋友伸手指着那人对先生说：“那不是陆以宁吗？”

先生一看也相信是陆，忘了他早已亡故，大声呼叫。姓朱的朋友从后赶来，听到他们呼唤，吓了一跳，说：“陆早就死了，怎么会来！”先生才醒悟过来，又仔细看去，见他已进了自己家门，就急忙和二友追踪跑下城来。刚到门口，家僮迎出来报告说：“夫人临产了！”

急忙进去，婴儿已落地，长相和陆极相似。这时才清醒地悟到：城上所见真是陆以宁，是来履践他的诺言投生的，故意现形让他看见，以表示因果之不爽。

孩子长大，聪慧超人。后成进士，入词部当了观正（即礼部主事），他就是荔门的藩台大人。

坐花主人说：天下只有真正有智慧的人才能够做出把个人利益置之度外的义举。象彦斋先生的所做所为，哪里是那些施人一点小恩惠也很执著的人所能做到的呢？因为救人而去偷盗，以至名誉受损，并

没有令他感到羞愧；考上进士是非常荣耀的事，失去了这个机会也并不着急，一心把助人脱离苦难作为自己的急务。这难道不是真仁者的大勇吗！而上天也尽量地回报他。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然而世间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常会借口说：“我的力量不够啊。”看看彦斋先生的义举，难道还不能够闻其事而争相效法吗！

十金易命

日者精明相者奇，江津救命有谁知？

解元即是岩墙鬼，祸福无门自招之。

某先达少时贫甚，（称前辈之发达者曰先达，出《颜氏家训》。）常累日不举火。（【说苑】晏子曰：待臣而举火者数百家。【按】不举火，谓无米烧煮也。）领解之岁，（中解元，曰领解。）里有日者，（《史记》有《日者传》。【按】日者，即推算命理之人，原本《墨子》。）推算精确，谓白露前当死于非命，（谓横死也。）先达深忧之。试期将届，（届，音戒，至也。）同学数人邀与偕行，先达以日者言不欲往，辞以无资。

有王生者，富而尚义，与先达素相得，力挽之行，且曰：“彼日者言何足信？若忧空匱，（匱，音愧。空匱，贫乏之谓。）弟请任之。”因手持十金以赠曰：“以此作安家用。行李之资，（行李，行旅所带物具之称。）予取予求，（句出《左传》，犹言向予取求也。）兄无患焉。”先达感其高谊，附伴偕行，时立秋后数日矣。

至金陵，（金陵，即江宁。）闻承恩寺有相士，谈休咎多奇中，（【齐东野语】韩馥卖卜于临安，言多奇中。）坐常如市。（【汉书·郑崇传】臣门如市，臣心如水。【按】如市，犹言人多也。）先达与同寓六人并往，相士遍视六人，或廩或增，或附或监，或具庆，（父母俱存之谓。）或永感，（父母俱没之谓。）历历不爽。中惟一人，本科可得副车，（副车，副榜也。）余并言不中。

至先达，则先问家何邑，距此几程，（距，音巨，犹离也。）复屈指曰：“速行尚可及！”异而询之，乃曰：“子貌枯而神浮，天庭晦纹已现，【苏轼诗】时看黄色起天庭。【按】天庭，额也。）法当后五日死于非命。宜急归，然相应道毙，（道毙，言在行路中死也。）虽行恐不及。”

王生及众皆骇曰：“先生试再详审之，其中或有解星否？”相士曰：“生死大数，非大阴德不能回天，今期迫矣，何能为？倘去今六日，此君尚在人世，某不复为人谈相！”众皆默然归寓。

先达谓王生曰：“始兄力挽我来，今相士言与前日者无异，当有验。人生会有死，死非我所惧。然死于此，诸君受累不浅，不如急返，冀得毙于牖下。（牖下，犹言家中。）”同寓皆以为然。

王生悯之，（悯，音敏，怜也。）为具舟楫，（楫，音急，櫓也。此句犹言为雇船也。）备行资，复遗之十金曰：“留此以备缓急。（缓急，谓宽舒或危机之时也，引申为需要之义。）”先达知其意，笑谢曰：“此君助我殓资，不敢辞。死而有知，当乞冥司，俾君高捷，（俾，使也。高捷，高中也。）以答厚贶。（贶，音况，赐也。）遂别众登舟。

江行十余里，风急不得行，维舟株守。（维，系也。【韩非子】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折颈而死。因释耕守株，冀复得兔，为宋国所笑。【按】世谓静待为株守，本此。）瞬息四日，（瞬，音舜。瞬息，目一动曰瞬，呼吸一次曰息，犹言迅速也。【白居易诗】荣华瞬息间。）风益猛，默念五日之期将届，而舟不得发，道毙之言殆验。是时一心待死，万虑皆空。惟苦寂聊，无可排遣，（排遣，谓假他事

以解除其烦闷也。)因上岸闲眺，信步独行。(信步，随步也。)迤迤里余，(迤迤，音以里。【尔雅注】迤迤，旁行连延也。【按】迤迤，前进不停之谓。)杳无人迹。忽见一中年孕妇，(孕，音运，怀胎也。)携三稚子，(稚，音治，幼也。)左抱右挈，(挈，音切，提也。)且行且泣，若不胜悲，交臂而过。(【庄子】夫子曰：吾终身与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欤。【按】交臂，谓此往而彼来。两人之臂，如相交然。)

去已数武，先达忽念：江岸旷寂，四无居人，妇将何往？且其形可疑，急追询之，勿应。尾之行，遭妇詈辱。(詈，音利，骂也。)询之愈切，且曰：“果有急难，幸一告我，倘能为力，亦未可知。”

妇不得已，告曰：“吾不幸嫁一屠者，性暴戾。恒受鞭挞，(恒，常也。挞，音榻，打也。)体无完肤。今日将赴市，家有两豚，(豚，猪也。)谓我曰：‘得价十金乃售。’(售，音受，卖也。)旋有人来购，果得十金。虑其伪也，(伪，假也。谓恐其假银也。)同至银肆估之，平色皆足。(平，谓银两之重轻。色，谓银质之高下。)及归，其人忽嫌价昂，(昂，音印，高也。)索银去。俄顷复来，(俄顷，犹言一刻之间。)仍请以原银易豚。视其银无少异，遂不复疑，以豚予之。有西邻某来，见银讶曰：“是铜也。”急追其人，已不知何往。复向银肆估之，则铜也，历数家皆曰铜。念遭此骗局，夫归必受鞭挞死。均死也，死于鞭，不如死于水。三子皆吾所生，将携之同死，勿令受恶夫狼藉。(【尔雅翼】狼性贪，聚物不整，故称狼藉。【按】狼藉，今借作凌辱解。)

先达闻而恻然，索其金视之，果铜也。时王生所赠金适在袖中，

自念将死，需金何为，因出袖中金潜易之。而谓妇曰：“若几误死，（若，汝也，【唐韵古音】古人读若为汝，故传记之文，多有以若为汝者。）此真银，何谓铜？”妇艷然曰：（艷，音弗。【孟子注】艷然，怒色也。）“彼银肆多家皆言铜，先生何诳我为！（诳，欺也。）”先达曰：“不然。彼银肆欺汝女流耳，若与我同往，必不敢复言铜；果铜，再死未晚。”妇从其言，偕行三四里，始至银肆。出金视之，曰银，历数家皆曰银。妇始大喜曰：“幸遇先生，不然几误。”持金叩谢而去。

先达急行返舟，时已夕阳西坠，暝色苍茫。（暝，音明，犹暮也。苍茫，模糊不分明貌。）行未里余，迷不得路，又无可问讯。（讯，音迅，亦问也。）踟躅间，（踟躅，音直竹。【正韵】踟躅，独行不进貌。）忽见有屋数楹，迫视之，（迫，犹近也。）颓扉败壁，（颓，徒回切，音隕，平声，犹坏也。扉，音非，户扇也。）知为枯庙，（枯庙，空无住僧之庙也。）不得已栖庑下以待旦。（庑，音武，廊也。栖，宿也。）默念旷夜无人，倘遇狐鬼来攫，（攫，音夔，扑取也。）得无即我死所乎？（所，处也。）然奔驰既倦，坐定即睡去。

朦胧中，（朦胧，音蒙龙，睡将熟，不分明貌。）闻呵道声。（呵道，义与首篇呵殿同。）出视，见殿上炳耀光明，（犹言灯烛明亮。）两旁侍从森立，（森立，排立貌。）中有王者据案坐，隐约辨为关帝。忽闻帝君言曰：“今日江津有一救五命者，（江津，犹言江边。）宜察其人，与之福报。”即有紫衣吏持牒启曰：（牒，文卷。启，开也。）“顷已据土神申报，（顷，犹刻也。）系某邑士子某。”帝君命检禄籍，

并查秋榜有名否。

复有绣衣吏持一册上曰：“某禄命俱绝，应今夕子时于本庙为墙压毙。”帝君曰：“似此何以劝善？是宜改注禄籍。昨准桂宫知会，（桂宫，文昌宫也。）本科江南解元，以淫污室女除名，其即以某补之。”

复有人言：“某金系王生所赠，轻财尚义，使某得成善果，因流溯源，（溯，追寻之意。）王生亦宜见录。”帝曰：“善。”命检籍，王生当中下科五十三名。绣衣吏前请曰：“本科五十三名某生，以口过，应罚停一科。更易之人，桂宫尚未定，请即以王生易之。”帝君曰：“可。”

正倾听间，忽耳畔疾呼曰：“出！出！”大惊而醒，身仍蹲踞庑下。（蹲踞，音敦具，似坐非坐貌。）四顾黑暗，一无所睹，但闻墙上泥簌簌坠地。（簌，音速。【黄山谷诗】解箨时闻声簌簌。【按】簌簌，今作泥落声解。）踉跄而起，（踉跄，音量呛，急遽貌。）甫趋出，（甫，始也。）墙遽倒，正压所坐处。遂屹立待旦。（屹，音易。【宋史·施师点传】屹立不少动。【按】屹立，犹言直立也。）

及天明，升殿瞻仰，果关帝庙，肃拜而出，觅路回船。默思神言如是，当必有验。因谋诸榜人，（【礼记·月令朱注】榜人，船长也。）仍返金陵。顺风扬帆，逾时即达。及到寓，众皆异之。先达但言风阻不能行，因念五日之期已过，故复来此。众曰：“五日中究有难星否？”

先达托词曰：“事亦有因。昨偶至江干闲眺，（江干，犹言江畔也。）去舟稍远。及归时，已黄昏，芦苇丛杂，（丛，音从。丛杂，集聚参杂也。）倾跌者再，几堕入江。幸舟子持灯来觅，始得归，然袖中银

包，已化作青蚨飞去矣！（蚨，音扶。【搜神记】青蚨虫如蝉。杀其母子取血，各涂八十一钱，先后用之，皆能飞归。【按】今引此，作银已脱落解。）”王生笑曰：“大难不死，必有大福，江干错步，殆秀才中式之兆乎！”因为置酒称贺。

次日，同寓者皆言今已七日，而君无恙，曷往诮相者之谬？先达意不欲，众强之往。

至则相者坐如市，排众而入，使先达面相者而立。相者方剧谈间，（剧，音具。【汉书·杨雄传】口吃不能剧谈。【按】剧谈，畅谈也。）举目见先达，讶曰：“君非吾向者言五日当死者耶？”众同应曰：“然，今七日矣，奈何？”相者曰：“今不死矣。数日不见，骨相大异，气色亦顿佳。君必有非常善举，救人数命，故能挽回造化。”

先达笑曰：“先生何言之谬也！余贫困若此，何能救人？”相者曰：“君毋欺我。向者我固言非大阴德不能回天，今满面阴鹭，（鹭，音质。阴鹭，犹言阴德也。）今科必抡元，明年联捷，入词馆，官登一品，寿增八旬矣。”又笑曰：“事非偶然，半月前相一秀才，明堂光采殊常，（殊，异也。【相经】两眉之间曰明堂。）决为今科解首。昨复见之，则额有悬针，（【相经】悬针，破败纹也。）光采顿隐，是必有大隐慝，（慝，音忒，犹恶也。）削除禄籍，不意君当代之。”

又指王生曰：“君面亦有阴鹭，当与此君同捷矣。”王生笑曰：“吾友吾弗知，至吾则何善之为？”相者曰：“惟无所为而为，故谓阴鹭。”众群起诮其遁词，（【孟子】遁辞知其所穷。【注】遁，逃避也。遁词者，理屈词穷别出一说，以避驳诘之谓也。）先达笑曰：“妄言妄听，

（【庄子】吾为汝妄言之，汝以妄听之。）诸君何用汹汹？（汹，许贡切，音兄，上声。【杨雄羽猎赋】汹汹旭旭。【按】汹汹，人众而鼓噪不靖也。）不如归休。”

及归，先达密谓王生曰：“彼固神相也！其言不妄，兄应中五十三名。”王先于先达之反也，见其神采焕发，心固异之。及闻相者言，亦疑其以己所赠金济人，而托词失去。因细询始末，先达具以语之，且曰：“非兄赠我十金，有目睹其死而已，今日得叨神佑，皆兄之惠也。”王生诧曰：（诧，耻亚切，音刹，去声，讶也。）“兄乃有此大量，果如是，我方应感兄。然彼相者，何其神也！”

是科先达果发解，王生亦捷，次年同入词馆。

坐花主人曰：余执友蒋丈一亭，（【曲礼注】执友，同师之友，其执志同，故曰执友。丈，称人之尊词。）为余述之而叹曰：‘人每谓穷通寿夭，惟命所系。而岂知造物之报施，全视人之自取乎！夫十金之微，而神必溯本穷源，与以福报；卒之宣淫者，虽桂宫中选，而旋见削除。为善者，虽鬼箴将登，（箴，音路，册籍也。【吴志·孙策传注】策曰：此子已在鬼箴。【按】鬼箴将登，犹言将死也。）而遽增禄寿，转穷通于俄顷，移寿夭于须臾；（臾，音俞。须臾，不多时也。）而轻财尚义之友，亦蒙好施之报。祸福无门，惟人自召，（二句出《太上感应篇》。）于此而益信。可不勉哉！可不戒哉！’

【白话】

有位福寿双全的老先生，少年时极其贫困，常常几天无米下锅。

考中解元那年，街上一位推理算命很准确的算命先生，告诉他说，白露节前，他要遭横祸而死。当时少年心中十分忧郁。试期将近，几个同学来邀约他一起去赶考。由于算命者所说的话，他不想去，借口没有路费，加以拒绝。

有位王生，家中富有而且很重义气，和这个少年相处很好，极力劝服他同去，并说：“算命先生的话，不足以信。如果担心没有路费，兄弟我承担！”拿出十金送给少年说：“这做安家之用，路上所用行李等，由我来办！仁兄不必担忧！”少年感激他的慷慨大义，就一起结伴前往。当时立秋已经好几天了。

来到金陵（江宁府），听说承恩寺有位相士，谈吉凶祸福，每每出奇准确，前来看相的人，拥挤如闹市。少年就和住在同一旅馆的同学六人，前去看相。那位相士看了他们六人，说出他们之中谁是廪生，谁是增补生，谁是附榜生，谁是监生，谁的父母双全，谁的双亲俱歿，一一说得毫厘不差。并说其中一人本次科考，可中副榜，其它人都不中。

轮到少年时，先问了家住哪县，离此多远，然后屈指一算，说：“赶快回去，还来得及！”大家感到不解，就问相士为什么。他才说：“你的面相枯槁，神精虚浮，天庭上已现晦纹，依法理，以后五日之内必死于非命，应当赶快回家。但依相看，应当死在路上。即使马上动身，恐怕也来不及了。”

王生和众人都感震惊，说：“请先生再仔细审看一下，有没有解救之法。”相士说：“生死大数，如果没有大阴德，是不足以回天的。

现在日期已迫，能有什么办法？如果从现在起算，六天后，这位先生还在人世的话，我就决不再为人谈相！”大家都一路沉默，回到寓所。

少年对王生说：“先前兄长极力劝服我来。今天相士所说，与以前算命先生的话完全一样，必当有所应验。人生会有死，我并不怕死。但死在这里，各位都会受累不浅。不如马上赶回去，还有希望死在家里。”同房人都同意。

王生很怜悯他，替他雇了船，给了路费，又另外给他十金，说：“把这留下，以备急用。”少年知其意，笑着谢他说：“这是兄长给我的丧葬费，我不敢推辞。若死而有知，我必乞求冥司助兄高捷，以答谢你的厚谊！”于是辞别大家登船。

在长江上走了十多里，风太大，不能再走，就把船系在岸边，死守在那里。转眼过了四天，风势更猛，少年心想：快到五天期限了，船又不能走，“道毙”的预言，看来要应验了。到了此刻，他一心等死，万虑皆空，只是苦于寂寞无聊之感无法排遣，就上岸闲逛，一人信步走去，大概有一里多地，四周不见人迹。忽然看见一中年孕妇，带着三个幼小孩子，左手抱一个，右手拉一个，身后还跟一个，边走边哭，十分悲苦，与少年擦肩而过。

已走过了几步，少年忽然心想：江岸空旷无人，四周又无住家户，她要到哪里去呢？情形很可疑。急忙询问，妇人不理会。少年便跟随在后，妇人返身责骂他。少年急切地追问道：“如果你真有急难，请千万告诉我，也许能帮上点忙！”

妇人不得已说：“我不幸嫁了一个屠夫，性情暴戾，常受打骂，

体无完肤。今天他去市场，家里有两只猪，临走前对我说要卖十金。后来有人来买，果然得了十金。我怕是假银子，就和他一起去银店验估，成色没错。回到家，那人忽然嫌价贵，把银子要了回去。隔了一会又回来，又要拿原银买猪。我看那银子没有什么差错，就没有怀疑，把猪交给他了。西面的邻居来我家，见了银子，惊讶地说是铜，我急忙追出去找那买主，已不见人影。赶快去银店估验，说是铜，一连走了几家，都说是铜。心想受了这场大骗，丈夫回来非被打死不可。反正是死，死于鞭下，不如死在水中。三个孩子都是我生的，母子同死，免得让他们去受那恶父的凌辱。”

少年听后很难受，要过银子一看，果然是铜。这时王生所送的银子正好揣在袖子里，心想自己都快死了，要这钱有何用，就把袖中的银子悄悄调换了，对妇人说：“你真是差点铸成大错！这是真银，怎么会是铜呢？”妇人生气地说：“好几家银店都说是铜，先生为啥要哄我！”少年说：“不对！那些银店欺你是个女人。你和我一块去，他们就不敢这么说。果真是铜，再死也不迟么！”妇人听了他的话，一起走了三四里路，才到了一家银店，把钱交去验证，说是真银，去了几家，都说是银。妇人大喜说：“幸亏遇到先生，不然几乎犯下大错！”拿了钱叩谢而去。

少年立即急急往回赶。当时已近黄昏，暮色苍茫，走了不到一里，迷失了路，又无处打听。正犹豫间，见近处隐约有几间房屋。走近一看，都是败壁秃垣，知道是座破庙。不得已，只好在廊檐下蹲上一宿。心想：空旷黑夜，又无人迹，倘若有狐精野鬼来吃，就该是我的死地

吧！跑了一整天，疲累已极，坐定以后就沉沉地睡着了。

朦胧中，听到有衙役吆喝之声传出来。少年伸头一看，见大殿上灯火通明，两旁侍从兵勇森然而立，中间有一王者模样的人坐在堂案之后，似乎像是关帝。忽然听到关帝说：“今天江边有一人救了五条性命，应当查清此人，给以福报。”当下有一位紫衣吏，手拿文卷启禀说：“刚才得土地神申报，是某县一读书人。”帝君下令检看禄籍簿，再查一下，看他这次秋榜是否得中。

又有一位绣衣吏，手捧一文簿上前说：“这人的官禄和性命都已尽了。应在今夜子时，在本庙廊下被墙塌压毙。”帝君说：“如果这样的话，怎能劝人为善？应该改注禄籍。昨天得文昌宫通知，本次秋试中江南解元一名，因为淫污婢女而被除名，就让此人补缺。”

旁有人说：“他的钱是王生所赠，王生轻财尚义，才使此人得成善果。追流溯源，王生也应登名禄籍。”帝君说：“好。”并命检看禄籍。回报说：“王生应在下次科考中五十三名。”绣衣吏上前请示：“本次科考第五十三名，以犯口过，罚停一科。由谁取代，文昌宫还未定夺。请示是否让王生替此缺？”帝君说：“可以。”

少年正在专心听殿上的对答，忽然耳旁似乎有人大呼：“快出！快出！”大惊而醒，身体依旧蜷缩在庙檐下。四周一片漆黑，看不见任何东西，只听墙土簌簌往下掉，连忙爬起来，摸黑跌跌撞撞往外跑。刚走出几步，墙便轰然倒下，正压在原来所坐之处。便只好站在那里等待天亮。

天明以后，便到殿里瞻仰，果然是关帝庙。整衣肃拜之后，返身

走出庙院，找路回到船上。心中默想：神所说话，一定应验。就和船家商量返回金陵去。一路扬帆顺风，不久就到。等少年来到客店，大家感到惊讶。少年只说风大受阻，不能前行，又想五日之期已过，所以就回来了。众人问：“五日之中是否真遇到危难？”

少年借口说：“事情说来也不无原因。昨天我偶尔去到江边闲眺江景，走得离船远了些。到我返回时，已经黄昏。江边芦苇丛杂，绊倒了好几次，几乎掉进江里。幸亏船主打着灯笼来找，才得安然归来。但袖筒里的银包已经化作青蚨飞走了！（意谓失落了。）”王生笑着说：“大难不死，必有大福。江边迷路，大概就是秀才中试的先兆！”就买酒为少年祝贺。

第二天，同寓诸人都说：“今天已是第七天，你安然无恙。咱们都去找那位相士，嘲弄他一番，真是胡说八道！”少年不愿去，大家硬拉着他一起去到那里。

相士那里仍是拥挤不堪，同寓诸人就挤开众人，把少年推到相士面前。相士正在和别人谈话，抬头见了少年，很惊讶，说：“你不是我说五天之内当死的那位吗？”众人异口同声应说：“对啊！今天都七天了，怎么样呢？”相士说：“现在不会死了。数日不见，他骨相大异从前，气色也一下子好了。先生一定做了非同寻常的大善事，救了数条人命，所以才能挽回造化之力。”

少年笑着说：“先生的话可真是不着边际！我穷到这步田地，有什么力量去救人呢？”相士说：“先生不要骗我！以前我曾说过，没有大阴德，是不能回天的。今天你满面阴鹭（阴德福相），今科考试，

必定中头榜，明年联捷，入翰林，官登一品，寿数增到八十。”又笑着说：“这件事并非偶然。半月前我曾为一秀才看相，他眉宇明堂光彩非同一般，肯定是今科解元。昨天他又来看相，但额上却有悬针之纹（即破败纹），失去了以前的光彩。他必然有大隐慝（见不得人的恶事），禄籍被消除了。没有想到，取代他的是你。”

他又指着王生说：“先生脸上也有阴鹭，一定会和这位先生一同考中。”王生笑说：“我的朋友怎么样，我不知道。至于说我本人，哪里做了什么善事？”相士说：“正是无所为而为，才叫阴鹭。”众人一哄而起，讥诮相士找辞躲避搪塞。少年笑着说：“妄言妄听，诸位何必认真？不如回去吧！”

回到客栈，少年悄悄对王生说：“那人可真是位神相，他的话一点不假！恩兄你该中第五十三名！”王生起初见少年回来时神采焕发，心里本就感到奇异，待听了相者的话，也曾疑想是自己所赠的钱救了人命，而好友托词说丢失了。就向少年仔细询问事情的始末。少年全部告诉了他，并且说：“如果没有恩兄所赠之金，我只有眼睁睁看着人家去死。今天幸蒙神佑，都是仁兄的恩惠呀！”王生诧异地说：“你老兄才有如此大量！真要如此，我却应该感谢你才对哩！那位相士可真够神的！”

这年科试，少年果然中了解元，王生也考中了。第二年，两人同入了翰林。

坐花主人说：我的好友蒋一亭为我讲这件事时，感叹道：“人每每说富贵贫穷、长寿短命都是命运的安排，又哪里知道造物主的感应，

全都在于人们自作自受呢？”以区区十两银子这点钱来行布施，而神明都要溯本穷源，赐予福报；而行邪淫的人，即便有当官的福报，也很快就被削掉了。行善的人虽说很快就会死去，但行善之后就立即增长他的禄和寿，福寿变化就是这样迅速；而疏财仗义的好友，也蒙受了乐善好施的善报。真是祸福无门，惟人自召，我们对此更应深信。难道不值得努力，不值得警惕吗！

余生削籍

星君下降拥幢幡，两事欺孀失解元。

频积孽缘频削籍，丰颐方面负容颜。

余生，浙之鄞邑人，生时异香满室，霞采烛天。（烛，犹照也。）其夕，生之外祖某翁，梦入文昌宫，见帝君亲送一伟丈夫出，旌旗前导，（导，引也。）节幢后拥，（幢，音床，幡也。拥，护也。）威仪甚都。（都，美也，盛也。【司马相如传】闲雅甚都。）旁一绿衣吏，持册睨翁曰：（睨，音匿，斜视也。）“此某星君下凡，即若外孙也。”因举手中黄册示翁。翻阅首页，大书余某字某，下列官阙，（阙，音伐。

【史记·功臣年表】人臣功有五品，明其等曰阙。）细书累页不尽：

九龄入泮，（学宫，名泮宫，故进学曰入泮。）十七领解，（中解元，曰领解。）旋登进士，廷试第一。（中状元之谓。）践履清华，（犹言历任清贵之职。），敷历中外，（敷同扬，句出杜牧文。【按】谓历官京中与外省也。）位台辅，（台辅，宰相之谓。）爵上公。文治武功，勋业彪炳。（彪，音标。彪炳，宣著盛大之貌。）阅未竟，（竟，毕也。）为家人唤醒，则婿家报生子矣！质明往视，（质明，注详首篇。）各述异征，咸惊喜，（咸，皆也。）卜为国器。（【晁补之唐书杂论】房乔战将耳，非知远经国器也。【按】国器，言其才足为国用也。）

生幼而岐嶷。（嶷，音逆。【诗经】克岐克嶷。【注】岐嶷，俊茂之貌。【按】犹言品不凡也。）稍长，聪颖绝伦，（颖，音影。聪颖，即聪明智慧之谓。绝伦，犹言无比也。）读书十行俱下。（四字出《北

齐书·河间王传》。【按】十行俱下，犹言一目十行也。）七岁能属文，九岁入邑庠，一时有神童之誉。会其母舅以名进士作令粤东，（粤，音月。粤东，即广东。令，知县之称。）携生以行。在粤数年，年已十七，博学丰才，见者莫不倾倒。（倾倒，羡慕貌。）时舅之二子与生同学，顾不逮生远甚。（不逮，不及也。）

是年值秋试，（值，当也。）舅以二子学未成，拟俟下科，令生与二子偕归，犹豫未决。（【集韵】犹，兽名，居山中；闻人声，豫登木，无人乃下，须臾又上，如此非一。故世谓不决曰犹豫。）一夕，梦关帝召之去，谕曰：“余某不归，浙省无元，尔其速遣之。（遣，使之行也。）”及醒，为生治装促行，并厚与之金。

生既雅自负，颇留情花柳，一路挥金如土。甫度庾岭，（庾，音雨。甫，始也。）橐金已罄。（橐，音陀，无底之囊也。罄，音庆，尽也。）道经江右某邑，（江右，即江西。）邑令舅之同年，（邑令，即知县。进士举人称同榜者，曰同年。）素爱重生。生往谒，（谒，于歇切，音业，入声；又读乙，请见也。）宠待优渥，（渥，音握。优渥，犹言恩泽之厚也。）而为之假馆于外。馆主人积滑也。（积滑，犹言素不安分也。）邑有富室妇，怀孕未产而孀，族中覬其资，（覬，音冀，欲得也。资，财产也。）诬以奸而讼诸官。馆主人实倡其谋。赖令明察，族众几败。

见生为令上客，因厚赂生，（赂，音路。【韵会】赂，以财与人谓之。）求为缓颊。（颊，音夹。【史记·魏豹传】缓颊往说。【注】缓颊，谓以婉言相晓、譬劝阻之也。）生资用正窘，（窘，音迥，穷迫也。）

乃饰词告令，谓：“妇秽声四著，通邑皆知。而明公初讯，力为保全，人皆疑公得妇金，有意左袒之。（袒，音坦，露臂也。【汉书·高后传】令军中曰：为吕氏者右袒，为刘氏者左袒。【按】世谓偏护为左袒，本此。）辱公厚爱，且知公素廉正，不忍公为吏役所蔽，蒙不洁名，敢采所闻以告。”

令惑其言，立集两造，（两造，指争讼者之原告与被告也。）尽翻前断，判妇大归，（【左传】夫人姜氏归于齐，大归也。【按】大归，妇人休回母家之谓。）而令族众为之立嗣。族众遂尽分其资，赂生千金。生行，而寡妇归而自缢矣！（缢，音意，扼颈也。自缢，自己悬绳吊死也。）

行次衢州，（今浙江之衢县。）衢守亦舅同年，（守，知府之称。）亦雅重生。生往谒，亦为假馆於外。郡亦有富室妇新孀，有遗腹子，族人诬为抱养，控县未决，复以乱宗控郡，守颇不直族众。

生复受其金，饰词以告守，守亦为所惑，断令弃其子而以族子继。生两获厚赂，意得甚，及试，竟不售。（售，音受。不售，不中也。）

归而所为益不法，专事刀笔。（古简牍，用竹木，以刀代笔，故曰刀笔。【史记·萧何世家】何于秦时为刀笔吏。【按】世谓讼师为刀笔，本此。）运思既巧，文阵复雄，（【玉堂遗事】张九龄为文阵雄师。）海市蜃楼，（蜃，音甚。【隋唐遗事】此海市蜃楼耳。【按】海中大蛤曰蜃。海市，海气所结。蜃楼，古书谓海上所现楼台为蜃吞气所成，实则海市蜃楼皆海气所成。世谓无中生有为海市蜃楼。）任情起灭，被其害者甚众，而试亦屡北，（北，败也。屡北，屡次不中之谓。）年

四十犹困子衿。（【诗经】青青子衿。【按】世谓秀才为子衿，本此。）既而舅致仕归，闻其行，怒甚，羈之家。（羈，音稽。羈之家，犹言不使出也。）

一夕，舅梦游城隍庙，见二吏坐廊下。一吏曰：“余某二十年来，屡试屡除其名，何也？”其一哂曰：（哂，音审，微笑也。）“今科以某事复除名矣！幸其舅代为某事，尚可得活。”

舅讶甚，揖而询之。吏予以册，阅之，首页即余生名，所列官阙，亦如翁所见，而恶款累累，（累，音磊。累累，相连系之貌。）折除几尽。惟遗一举，复以清明日为某事削去，盖清明日扫墓时所为也。其寿亦如吏言。舅醒，即唤生床前，数其恶，而告以梦。生涕泣服罪，自是稍敛迹。（敛迹，不敢纵恣之意。）

二十余年，竟以诸生终。蒋君一亭馆宁波时，曾亲见其人，（曾，音层，尝也。）丰颐广颡，（颐，音移，面颊也。颡，音噪，上声，额也。丰，满也。广，阔也。【王褒责髯奴文】尔乃辅以丰颐。【易经】巽，其于人也，为广颡。）方面长髯，（髯，音冉。【汉书·高帝纪注】在颐曰髯，在颊曰须。）不类老于青衿者。（青衿，与上子衿同。）

坐花主人曰：世尝有负旷代之逸才，（【后汉书·蔡邕传】伯喈，旷代逸才。【按】旷代逸才，犹言才不凡也。）视登云如拾芥（【谢灵运诗】共登青云梯。【汉书·夏侯胜传】其取青紫，如拾地芥耳。【按】登云，士子发达之谓。如拾芥，犹言容易也。），而老死场屋，求尺寸之进不可得，未尝不叹天之生才甚难，而所以折挫，而困蹶之者，（挫，音措，屈也。蹶，音致，碍也。）又何酷也。及观余生，生有隽才，

（隼，音俊。【左传】邓舒有三隼才。【注】隼，绝异也。）长而善学。使其束修自爱，（【汉书·郑均传】束修安贫。【注】束修，约束修整也，犹言谨慎也。）则梦中神语，岂遂无征？册上勋封，终当克践。而乃肆雌黄于口角，（肆，纵也。雌黄，随便云云之谓。口角，以言语较胜负也。【晋阳秋】王衍能言，于意有不妥者，辄更易之，时人号为口角雌黄。【按】世谓评论是非为口角雌黄，本此。）淆黑白于笔端，饱我贪囊，坏人名节。卒之削除禄籍，困死青衿，然后知天不忌才，实人之不善用其才耳！呜呼危哉！

【白话】

书生余某，是浙江鄞县人。出生时，满屋异香，霞光照天。当晚他的外祖父，梦见自己进了文昌宫，见文昌帝君亲自送一位身材魁伟的男子走出殿阁，前有旌旗仪仗开路，后有节幢长队护拥，真是威仪万方，十分气派！旁边一位绿衣吏，拿着一本簿子，瞟了一眼老先生，说：“这是一位星君下凡，就是你的外孙。”把手中的黄色簿子给老先生看，翻到第一页，上面大字写着姓名，下面开列了官品等位，小字注写了一页多：

“九岁入学馆，十七岁中解元，接着登进士，廷试第一中状元。历任清贵之职，做官遍及京城和外省，最后升任宰相，赐爵上公。文治武功，勋业彪炳。”还没有看完，被家人叫醒，原来是女婿家派人来报，生了个儿子。天亮以后，去婿家探视，各自叙说遇到的奇异现象，都感惊喜，肯定这孩子将来会成国家之栋梁。

他从小就相貌不凡，稍长，聪颖绝伦，读书一目十行。七岁能写文章，九岁入县庠（学馆），一时被称为神童。恰在此时，他舅父以进士身份被外放，去广东作县令，就把他带去了。在广东住了几年，当时他已十七岁，博学丰才，见过他的人，都赞不绝口。他舅父的两个儿子与他同学，比他就差远了。

恰好当年逢秋试，舅父因为两个儿子学业未成，准备让他们等下一次科考，想让余生和两个儿子到时一同回老家。正犹豫之时，还未最后决定。一天夜里，舅父梦见关帝召去，指示说：“余生不归，浙江省今年就没有解元了。你让他快点回老家。”醒来后，就赶忙为外甥准备好行装，催他快些回去，并多给他路费。

余生很以自己风雅而自得，非常喜欢眠花宿柳，一路挥金如土。刚过大庾岭，就花光了钱。路过江西一县，县令正是舅父之同年学友，一向很器重余生。余生就前去拜见，县令对他特别优宠，并把他推荐给一学馆任教。馆主人品狡猾。县里有一富家妇人，怀孕未产，丈夫已故。族中人想夺她的财产，诬陷她因奸受孕，告到官府。学馆馆主就是提出这一谋略的人。由于县令明辨是非，族人就要败诉了。

馆主见余生是县令的座上客，就用巨款贿赂他，求他想办法挽救败局。余生正缺钱用，就巧言对县令说：“这女人秽声四著，全县都知道，而明公初次审讯，极力保全其名节。大家都以为您得了妇人的钱，有意袒护她。我有愧得到你的厚爱，也知您素来廉正，不忍看到您被下面吏役所蒙蔽而蒙受不洁之名，所以把了解到的情况告诉您。”

县令被他言辞所惑，立即召集双方，把前所断决之案全部推翻，

判决将妇人休回娘家，并命族人为之另立继承人。族人遂把家财全部瓜分，并另送余生一千金。余生动身起程时，寡妇回去后，自缢而死。

余生一路来到衢州，州知府也是余生舅父的同年学友，很器重余生，也为他在外谋一教师之席。该郡有一富家之妇，新近守寡，有遗腹子，族人诬蔑是她抱养外姓之儿，控告到县上，尚未判决；族人又说她乱了宗脉，提出控告。郡守不大听信族人的指控。

余生又收受了族人的贿赂，而巧言粉饰，面呈郡守，郡守也被他迷惑，判决废除妇人儿子的继承权，以族人之子为继承人。余生两次得逞，获大笔赂金，颇觉得意。考试完毕，竟榜上无名。

回到家里，更加肆无忌惮，专门从事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刀笔生涯，构思既巧妙，文章又雄辩，海市蜃楼，随意起灭，遭他祸害的人很多。而每次科试，次次败北。到了四十岁，还只是一领青衫的秀才。后来舅父下任回家，听说余生恶行，非常生气，把他关在家里，不准外出。

一夜，舅父梦游城隍庙，见二位差吏坐在廊下。一吏说：“那姓余的，二十年来，屡次科考，屡次除名，是为什么？”另一人笑着说：“今科考试，又因某事被除名了！幸亏他舅父代他办了那件事，还能活命。”

舅感到很惊讶，上前打了一躬，问其中原委。那差吏就把一本簿子递过来，他翻开一看，第一页上就是余生的姓名，所列官品也和老太爷以前所见相同，只是下面开列了恶行条款，累累难数，几乎把前列福禄抵销殆尽。还剩一项好事，又见注明：已被清明日所作之恶事

削去，大概是他清明节扫墓时所为。余生的寿命，也像差吏所说。舅父醒来，急忙把余生叫到床前，把他所作的恶事，一件件数落出来，并把梦中所见告诉他。余生涕泣服罪，从此稍有收敛。

二十多年后，余生仍以秀才命终。蒋一亭君在宁波设馆教书时，曾亲眼见过这个人。此人额角广阔丰满，方面长髯，不像是一辈子老死于一领青衫的秀才。

坐花主人说：世间上常常有自以为非常了不起的人，把求取富贵显达看得象拾一颗芥子那么容易，然而却终身不得志。我经常慨叹上天造一个人才是这样得难，若让他遭受挫折而困顿一生，又是多么的残酷！就拿余生来讲，他天资非常聪慧，长大后又善于学习。如果他能自爱自重，谨慎言行，那梦中神明所说的事，怎么会不兑现呢？名册上的官禄之位，也一定会实现。但是他却肆意搬弄是非，笔下生花，颠倒黑白，饱其私囊，坏人名节。最终被削除禄籍，直到死仍是一个秀才。然后我们才知道上天从不忌妒贤才，实在是人们不善于运用他们的才华所致啊！值得警惕啊！

吴生

至亲真个惟郎舅，性命全家肯保他。

扃室夺元心甚苦，深恩正比座师多。

宜兴吴生，知名庠序，（庠，音祥。【孟子注】庠序，皆学名也。殷曰序，周曰庠。【按】此句，犹言在学中有声名。）试屡荐不售。其姊婿某，于除夕梦邑庙牌示，生为次年解元，旋复易去。惊诧间，旁有吏曰：“是将于新正为一大恶事，故除其名。”某曰：“尚可挽否？”吏曰：“当求主者。”

引之入，见城隍南面坐，某匍匐为生代求。（匍匐，音蒲伏。【说文】匍匐，伏地也。）神掷一册下，上载吴当为三元宰相，以口笔孽尽除之。所载本科事，亦如吏言。某叩首哀乞，且曰：“往者已矣，未来事尚可防。某愿以全家性命，保其不为此事。”神颔之，命吏引出，则牌悬如故矣。

醒将以语其妻，妻忽大呼如梦魇。（魇，音妍，又读掩，梦惊也。【薛逢上白相公启】亦犹梦者魇。）推之醒，叩其疾呼之故。（叩，问也。）则见有报其弟解元者，旋为人夺去，曰：“吴某已除名，勿误报。”因而惊唤。某亦以梦语之，彼此惊异，谋所以处吴生者。妻曰：“是无难，吾弟方鰥居无子，（鰥，音官。鰥居，无妻之谓。）块然独处，（块然，孤独貌。）若诱之来家，扃之空室，（扃，音门，闭也。）而告以故，而可以警惕而保全之。（惕，音替，犹惧也。）”

诘明，（诘，音结。诘明，犹言明朝也。）某即衣冠诣吴。（诣，

往候也。)拜年后，诳以姊暴病，思一见弟，拉之至家。吴某登楼，见姊无恙，(无恙，谓无疾也。)方欲询其故，姊急引之密室，阖其扉而加锁焉。(阖，音合，闭也。扉，音非，门也。)

隔门语以所梦。吴诧曰：“意诚有之，然尚未为，鬼神遽示罚耳！”姊夫妇曰：“室中动用俱全，吾弟可藉此刻苦，(【宋史·杨徽之传】刻苦为学。)勿出也。”及试期，始开门。郎舅偕至金陵。除入场外，跬步必与同行。(跬，音愧，又音揣，上声。【类篇】司马法，凡人一举足曰跬，两举足曰步。跬步，犹言半步也。)揭晓果中元。(出榜曰揭晓。)

坐花主人曰：以未来之事，而遽降之罚，人以为苛，(苛，细刻也。)愚以为厚。何也？使其事既行，即明彰显报，亦于事何补？惟迎其意而逆折之，使之有所警惕，而不敢妄为。在人既不受为恶之累，而吴生亦免削除之报，岂不善哉！虽然如吴生者亦幸矣，暗室亏心，神目如电，吾恐大千世界中，(大千世界四字，出佛经一千个一四天下为小千，一千小千为中千，一千个中千世界为大千世界。犹言遍天下也。)鬼神未必能尽寐者而呼之使觉也。

【白话】

宜兴县有个姓吴的书生，在学界颇知名，但屡次科考都不中。他的姐夫，在除夕之夜作了一梦，见县城隍庙前挂出牌告，上登吴生中第二年的解元，但不一会儿，就又撤去了。其姐夫深感惊诧，旁边一位官役模样的人说：“这人将要在新年期间作一件大恶事，所以把他

的名字革除了。”姐夫问：“还能不能挽回？”这位差吏说：“得向主事人请示！”

差吏把他领了进去，看到城隍向南端坐。这位姐夫匍匐在地，代吴生请求。城隍摔了一本簿子给他，上面载着吴生本应作三元宰相，由于口头上和笔头上造了大孽，全被勾销了。上面有关本次科考的记载，正如差吏所说。姐夫叩头哀求，并说：“过去的事已无法挽回，未来的事还可以防范。我愿以全家性命担保他不作这件事！”城隍点头许可，并命差吏带他出去。见到那块牌告又挂了出来。

醒来之后，正想把此事告诉妻子，妻子此时大发梦魇，呼叫不止。赶紧把她推醒，问她为什么梦中呼叫，她说见有人来报她弟弟中了解元，马上有人来把喜报夺了过去说：“吴生已除名，不要误报！”所以惊唤。姐夫也把他的梦境告诉妻子，两人感到惊异，想办法如何处理吴生一事。妻子说：“这不难！我弟尚未娶妻，又没有儿子，光棍一人。如能把他骗来家里住，关在房子里，然后把详情告诉他，就可以随时警惕而保全他了。”

第二天，姐夫衣冠整洁，前去看望吴生。行过拜年礼之后，谎称姐姐得了暴病，想见弟弟一面，就把他拉回家来。吴生登上楼梯，见姐姐安好无恙，正想开口问，姐姐急忙一把拉住弟弟的手，将其引进一间密室，关上门，加了锁。

姐姐隔着门对弟弟说了两人梦中的事。吴生诧异说：“心里这么想过，还没有干。鬼神就已经示罚了。”姐姐和姐夫说：“屋里一切所用之物俱全。望弟弟在内刻苦学习，不要出来。”到了考期，他俩才

把门锁打开，姐夫陪着小舅一起到金陵。除入考场外，姐夫寸步不离跟着他。榜出揭晓，果然中了解元。

坐花主人说：把未发生的恶业作为罚惩的依据，人们会认为很苛刻，我却以为很宽厚，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这事已经发生了，就算很明白的显现出它的报应来，也已于事无补了。只有当人心起不轨时就予以惩治，令他有所警惕，从而不敢胡作非为，这样才既可以让别人受到恶业的连累，而吴生也可免去失禄位的果报，岂不是很好吗！虽然像吴生这种人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了，但人即使是在暗处起不轨之心，神明如电的目光都能了知得一清二楚。我恐怕遍天下的鬼神也未必都会在梦中警醒这些人吧。

钱文敏公

赞参军务养天和，孽种难留语太苛。

试看曹彬免杀戮，江南后患正无多。

常州多世族，如吕相国官、（相国，宰相之谓。）杨状元廷益、赵恭毅申乔、潘大中丞思榘，（大中丞，巡抚之称。榘，同矩。）其子孙皆科第蝉联，（蝉联，相继之谓。）书香不绝。惟钱文敏公维城，后人最雕零，今且绝嗣矣。

相传征苗之役，（苗，种族名，今湖南、贵州最多。征苗，清乾隆时事。）公以大司寇参赞军务。（大司寇，刑部尚书之称。）

渠魁既戮，（渠，音衢。【书经】歼厥渠魁。【按】渠魁，贼中大头目之谓。）经略欲诛其壮丁，（经略，主帅之称。）而宥其稚弱，（宥，音右，宽免也。稚，音治，幼也。）质之公，（质，犹问也。）公毅然曰：（毅然，决断貌。）“孽种难留！”遂尽诛之，髻龀无遗，（髻龀，音条趁。【玉篇】髻，小儿发。【说文】龀，毁齿也。男八月生齿，八岁而龀；女七月生齿，七岁而龀。【北史·杨异传】髻龀就学，日诵千言。【按】髻龀，七八岁小儿也。）是峒苗种遂绝。（峒，音洞。）

旋师未几，（旋师，军队获胜而旋还也。）公即薨，公子亦相继歿，诸孙多残疾者，钱氏之祀竟绝。

【白话】

常州有许多显赫的家族，如吕官（相国）之家族，杨廷益（状元）

之家族，赵申乔、潘思榘（巡抚）之家族等等，他们的子孙都在历次科第考试中，人才辈出，书香不绝。只有钱文敏公，后人衰微，到今天，已无后人。

传说，在征伐苗人的战事中，钱公任大司寇（刑部尚书），参赞军务。

苗人造反的头目被捕遭杀之后，主帅想把所有苗族青壮年人全部处死，只留小孩子，向钱公请示。钱公干脆说：“孽种难留！”于是男女老幼，全部斩尽杀绝，那峒苗人便绝了后。

官军凯旋不久，钱公就死了，其公子接着也死了。留下的孙子，很多都是残疾者。钱家的香火，竟然从此而绝。

稳婆苦节

稳婆原是苦养身，少寡操持奉侍勤。

姑劝再醮坚不愿，憾心割耳实冰清。

上海城隍，威灵最著。道光丙戌，邑有采访节孝之举。凡无力请旌者，（旌，音精，建坊赐匾，以表异其人者谓之旌。）汇其名上之有司，（汇，音会，集也。有司，道府州县是也。）建总坊焉。

方事之始，设总局于蕊珠书院，以绅士数人董其事。众议是举为风化所关，不可少参私见，乃请城隍行像于局中，司事者皆于神前设誓，以期一秉至公。

一日，有举报节妇者，询其家世，（家世，谓家阀及世系也。）则稳婆也。（稳，音紊，上声。稳婆，收生妇之称。）董事王生笑曰：“姑舍是！安有稳婆而能守节者？”众以为然。

是夕，王生梦为青衣唤入邑庙花厅，见城隍便服端坐，厉声责之曰：“后生小子，不辨真伪，信口雌黄，（信口，随口也。雌黄，详注前余生篇。）谤诬贞节，宜即示罚！姑念事出无心，诘朝至文庙傍，（诘，音结。诘朝，犹言明朝也。）有髦而拥彗迎门者，（髦，音帽，发至眉也。彗，音惠，竹帚也。【史记·高祖纪】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太公拥彗迎门却行。【按】拥彗迎门，今引作持竹帚，扫门前地解。）询之可得其详。后宜慎之，再若此，不尔恕也。”王叩首伏罪。神命前吏引之出，及门而醒，即披衣起，坐以待旦。

天甫明，急诣文庙前。果见一老者持帚扫地，视之，则文庙斋夫

也。生因以稳婆守节事访之。

老者瞿然曰：（瞿，音句。【礼记】曾子闻之瞿然曰。【注】瞿然，惊变貌。）“相公幸问我，他人勿知也。此真烈妇、真苦节，我四十年来与之比屋居，（比，近邻也。）其家世业收生。妇有姿色，少寡无子，翁姑劝之改适，（改适，犹言改嫁也。）誓勿从。以姑年迈，（迈，音卖。年迈，犹言年老也。）不能为人接生，妇承其业，以养翁姑，颇尽孝。尝为巨家接生，（巨，大也。）巨家子艳其色，（艳，羨也。）逼奸之，誓死勿从，以计脱归。巨家子复以多金啖其翁姑，（啖，音淡，以利诱人谓之。）翁姑皆劝之，妇割一耳以献，始得自全。吾与比邻多年，（【王勃诗】天涯若比邻。【按】比邻，近邻也。）自少至老，未见其与男子戏谑。（谑，吸约切，音血，亦戏也。）似此节烈，未知应得旌表否？”

王既闻其详，急至局，以夜梦及老者所言遍告同人，而登其名于册。节妇之为神所敬若是，可不重哉！

坐花主人曰：忠孝廉节，根于至性。天固尽人而畀之，非若富贵利达之或有所吝也。而天之重忠孝廉节，实有百倍于富贵利达者，何也？盖人往往以求富贵利达之故，致举其忠孝廉节而忘之。而篔门圭窠之中，（篔，音必。窠，音豆。【礼记注】篔门，以荆竹织门也。圭窠，穿墙为之，门旁小户也。【按】篔门圭窠，贫家屋也。）转有为士大夫所不能为者，天遂不得不因其难能而以为可贵矣！彼穷檐匹妇，（穷檐，犹言穷苦之家也。匹妇，谓平常之女人。）苦节自贞，鬼神方亟欲表扬之，以励夫马牛而襟裾者。（励，音利，犹劝也。裾，音

居，袖也。【韩文公诗】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按】马牛而襟裾，犹俗言衣冠禽兽也。）而信口雌黄，抑而弗举，其为神所责也宜哉！

【白话】

上海的城隍，威德灵感，十分出名。道光丙戌年间，县里发起采访、征集节妇孝子事迹的善举。凡是无力上表请求挂旌表扬的节妇孝子，众人就把姓名汇集起来造册，上报有关上级府县衙司，建一总坊，刻上其名以示表彰。

这工作开始时，在蕊珠书院设立了负责此事的总局，由几位当地知名绅士作董事。大家在讨论中都表示，这是件有关当地风化的大事，不能夹杂少许私人成见，就把城隍塑像恭请到局里供奉。参与此事的全部人员，在神像前立誓，表示秉公做事。

一天，有人前来举荐一位节妇。询问这位节妇的家庭情况，说是个接生婆。当时董事王生在旁，笑着说：“算了吧！哪有接生婆能守贞节的！”大家都认为说得对，此事也就作罢了。

当晚王生梦见一个穿黑衣的人，召他进了县城隍的花厅，见城隍穿着便服，端坐在里面，严厉地责备他说：“你这后生小子，不辨真伪，信口雌黄，谤诬贞节。本应给以惩罚，姑且念你事出无心。明天一早，你去文庙旁，有一手拿扫帚站在当门扫地的老人，你向他打听，就会得到详情。今后应当谨慎，再要如此，就不能饶恕了！”王生叩头谢罪。城隍命先前那个黑衣役吏把王生领出去。到了门口，王生醒了，立即穿好衣服，坐着等天亮。

天刚微明，急忙来到文庙前，果然见一位老人拿着扫把扫地，仔细一看，就是住在文庙里的那个斋夫。王生就向他打听接生婆守节的事。

老人有点吃惊，说：“相公幸好问到我，其他人都不知道。她可确实是真烈妇、真苦节。我和她相邻而居四十年，她继承家传之业一直为人接生。她长得很有姿色，少年就守寡，没有儿子。公婆都劝她改嫁，她发誓不再嫁。由于婆母年老，不能再给人接生，她就继承婆婆的手艺，为人接生，养活公公和婆母，很能尽孝。有次，她去为一大户接生，这家的公子看上她的美色，逼迫要奸污她，她誓死不从，设计脱身回到家里。那个豪门公子，又以很多钱来引诱她的公婆，公婆也劝她改嫁。她竟割了自己的一只耳朵拿给她们，这才保全了自己。我和她邻居多年，从少年到老年，从未见到她和男人说笑过。像这样的节烈，不知能不能得到旌表？”

王生既然得了详情，急忙回到局里，把夜里所梦到的和老人的话，向全体同仁报告了，并且把她的名字登上了节妇的名册。节妇受到神如此的敬重，难道我们可以轻视吗！

坐花主人说：尽忠、履孝、清廉、贞节，是以善良的天性为基础的。上天原本是平等地施与每一个人，并不因为人的富贵显达而有所吝惜。然而上天对人忠孝廉节重视的程度，实在比富贵名利的显达超过百倍。为什么呢？因为人往往由于追求富贵荣华的缘故，以致于把忠孝廉节都忘掉了。而居住在穷乡僻壤的人，反而有人能做出达贵士绅们所不能做到的义举，连上天也不得不因其做到了这样难以做到的

事而觉得非常可贵啊！那位贫家的普通妇人，因其苦守贞节，鬼神才极力希望表扬她，以便策劝那些外显华贵而内丧道德之人。倘若象王生那样信口雌黄，抑弃节妇之事迹而不举扬，那么被神所惩罚也在情理之中呀！

坐花志果卷二

仁和调生汪道鼎 著

鹞峰樵者 音释

乞丐福报

还金此丐本良材，博胜无贪更善哉。

美玉居然忻得贾，妻财子禄一齐来。

贾阿玉，阳羨人。（阳羨，即宜兴县。）少丐食里中，常栖城外土地祠。

某年除日晡后，（阴历十二月晦日俗称除日，谓革除旧历为新岁也。晡，音逋，平声，申时也。）见地有蓝布一卷，拾视，（拾，掇也，手取物曰拾。）则女衫中裹银包，约三十金。喜甚，继念：“我丐也，安用此？彼遗金者，难保不以情急伤生。”固坐以待觅者。

久之，见一中年妇，自城中号泣而出，遍地寻觅。知其为失物主，呼问之。妇见为丐者，不顾而泣益甚。阿玉曰：“若觅何物？我坐此久，当见之。”妇乃以失衣及银告，且曰：“吾夫欠官粮被押，吾卖女以偿，今失去，有死而已。”

阿玉询其衣色及银包纸，皆符。（符，谓相合也。）即出以还妇。妇检视感甚，分银以谢，坚不受。

是夕卧祠内，见殿上灯烛炳耀，疑天未明，何遽有烧香者？忽闻殿上言：“今日有丐者，不昧遗金，（不昧，犹言不隐没也。）全人夫妇两命，功甚大，宜与以福报。”复有人言：“此人应以丐终，寿至三十。”殿上者曰：“宜申东岳，添注禄籍，并与之妻子以劝善。”又命先赐银一箱，旋有人携巨箱置阿玉前，曰：“上神赐汝。”喜极而醒，则黑暗如故。

欠伸欲起，足下有声锵然。（锵，音枪。锵然，铜铁声也。）拾视之，绳系大钱六枚。（枚，音梅。六枚，犹言六个也。）窃笑曰：“此岂即神所赐耶？”因藏之怀中。

阳羨风俗，岁朝，（岁朝，即元旦，岁之朝也。）人家多为饼饵以施丐者。（饵，音耳。【说文】饵，粉饼也。）而城内外博场甚众。（博，赌也。）又有卖糖者，置六琼于担，（骰子古号明琼，出《列子》。六琼，犹言六颗骰子也。骰，音头。）而与人博，得彩者，糖与钱惟所欲。其担皆集长桥上。长桥者，晋周孝侯斩蛟处也。（【晋书】周处，谥孝侯，阳羨人。少孤，膂力绝伦。好田猎，不修细行，州里患之。父老尝叹曰：三害未除，奈何？处问故，答曰：长桥下蛟，南山白额虎，并子为三害。处遂入山射虎，投水斩蛟，己亦励节改行。陆士龙勉之力学。后官中丞，以节义著闻。）

诘朝，阿玉乞得饼饵甚多。食既饱，携六钱至长桥上，与糖担博而胜。历十数担皆胜，得钱千。复至博场博，博又胜。自朝至暮得钱数万。

时有贾翁者，开面馆于长桥之侧，阿玉每乞食得钱，即往买面，

翁亦素怜之。是日所得钱，皆寄贾翁店。次日复博，博则必胜。四五日后，积钱至百数十千。

忽自念：博场所得，皆非义财。我虽蒙神赐，彼负者，非尽有余，（负，输也。非尽有余，犹言非皆有馀钱也。）猎而取之，（【蔡邕月令章句】猎者，捷取之谓。）不免作孽。且我以丐者，骤得钱百余千，苟勤俭，亦可成家，复何事博？博而胜，于心不安；负则将复为丐。”因誓于神不复博。

时贾翁面馆，以无资本将闭，不复开。阿玉与之谋，尽举所得钱，以益店本，而身为之佣。贾翁亦喜，因择日复开。开则人趋若鹜，（鹜，音务。若鹜，出《文选·曹植闲居赋》。【玉篇】趋，奔也，疾也。【按】人趋若鹜，犹言人争来恐后也。）得利数倍于前。数年后，积至数千，店益起。

贾翁无子，止一女，德阿玉甚，即以妻之。（妻，音砌。以女嫁人曰妻之。【论语注】妻，为之妻也。）阿玉亦事之如父，而相依以终。后其妻连得二子，阿玉寿七十而卒。今其子尚开面店如故，家称小康。（小康，犹言小富也。）阿玉不自知其姓，以依贾翁故姓贾。

坐花主人曰：阿玉以乞丐之贱，而能不昧遗金，亦云难矣！然犹曰，此特一念之善耳！及其梦邀神赐，博致多金，他人处此，有不恃花骨头为聚宝盆，（花骨头，谓骰子也。）以冀巨箱中金钱，皆由博进哉？乃能于屡战皆捷之余，（犹言屡赌屡赢也。）念负者之难堪，誓神明而知止。（犹言对神明立誓，不再赌也。）可谓急流勇退，（【闻见前录】钱若水见陈希夷于华山。有一老僧与希夷并坐，熟视若水久之，

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后若水年才四十致政。）既仁且智矣！寿考令终，（【说文】考，老也。【诗经】周王寿考。【又】高朗令终。【注】令终，善终也。）庆流子孙，不亦宜乎？

【白话】

贾阿玉，阳羨（宜兴县）人。少年时在街上为乞丐，夜里常栖身于城外土地庙里。

有一年除夕日下午，见地上有蓝布包一个，拾起来打开一看，是件女衫，里面裹着一包银子，约三十两。他先是高兴，继而想：“我是个要饭的，哪用得上这个。丢失银子的人，难保不因此焦急而寻短见。”就坐在路边等待失主来找。

过了很久，见一中年妇女从城里号哭着走出来，边走边到处寻找东西。阿玉知道她是物主，就呼叫她。妇人见他是个乞丐，没有理睬，自顾寻找，哭得更厉害了。阿玉说：“你找什么？我坐在这里很久了，该能见到的。”妇人才告诉说，她把衣服和银子丢失了，并说：“我丈夫欠官粮被关押，我把女儿卖了，要去交上银子赎人出来。现在丢失了，只有去死了！”

阿玉问她衣服颜色和包银纸，回答都相符合，就拿出来交还给她。妇人检查以后，非常感激，就分了点银子出来，给阿玉以示谢意，阿玉坚决不受。

当天夜里，他睡在土地祠里。忽见殿上灯烛辉煌，心中怀疑：天还未亮，怎么会有人前来进香呢？突然听到殿上有人说：“今天有一

乞丐，他拾金不昧，保全了别人夫妇两命，功德相当大，应该赐予福报。”另有人说：“此人应终身做乞丐，寿至三十岁。”殿上的人说：“应该向东岳申报，给他添注禄籍，再赐给他妻子和儿子，以劝世人为善。”接着又命赐给他银子一箱。立即有人拿来一只大箱，放在阿玉面前，说：“这是神赐给你的！”阿玉欢喜之极，就醒了，周围仍是一片漆黑。

他伸了个懒腰，想站起来，刚一伸脚，哗啦地一声响，踢到一样东西。伸手一摸，拿到一串用绳子串好的大钱，共六枚。他暗笑：这就是神所赐的东西么？就揣在了怀里。

阳羨当地有种风俗，每年新春期间，家家做好许多糕饼，分施给街上的乞丐。同时城内外设有许多赌场，还有卖糖的挑子摊贩，摊板上放着骰子，设彩与人打赌，赢者可以随意拿糖或钱。这些摊彩挑子，都集中在长桥上。这长桥就是晋朝孝侯周处斩蛟的地方。

第二天阿玉要得糕饼很多，吃得饱饱的，就带着六枚大制钱来到长桥，与糖贩担赌。每赌都胜，赌了十多个摊子，得了千多钱。就又来到赌场，又连连获胜，从早到晚，赢钱达数万之多。

当时有位姓贾的老先生，在长桥旁开面馆，阿玉平时乞讨得钱，就去那里买面吃。老人也一直很同情他。当天阿玉把赢来的钱，都寄存在贾老先生店里。第二天阿玉又去赌，一赌就胜。过了四五天，积钱达百数十千之多。

他忽然想到：赌场所得的钱，都是非义之财。我虽蒙神赐，但输家并不都是家有余财的人，我这样巧取过来，不免造孽。何况我又是

个要饭花子，突然得到这么多钱，只要勤俭一点，也可以成个家了，不必再去赌博。就是赌胜了，于心不安；赌败了，还得当叫花子。于是他在神前发誓永不再赌。

那位贾老先生的面馆，恰好缺少资本，准备关闭。阿玉就和他商量，把所得钱尽数筹为面店本钱，自己也去店里作佣工。贾翁也很高兴，择吉日重新开张，顾客争相前来，生意十分兴旺，得利超过以前数倍。几年以后，集资达数千之多，店业更是一番气象。

贾翁无子，只有一女，对阿玉非常感德和器重，就把女儿嫁给他。阿玉也把贾翁当亲生父亲对待，相依互助而终。后来阿玉妻生了两个儿子，阿玉活到七十岁才死。至今他的儿子还在经营这家面馆，已是小康之家了。阿玉不知自己的原姓，就依贾老先生而姓贾了。

坐花主人说：阿玉是个乞丐，而能拾金不昧，可说很难得了！但也可说这只不过是一念之善而已！等到他梦见神赐，赌得多金，这时如果换个人，难道不会仗恃这骰子就是聚宝盆，而更加贪想盈满巨箱的金钱，以为都可以靠赌博得来吗？而阿玉却能在连连得手之后，想到输家处境难堪，并在神前设誓而永不再赌，真可谓是急流勇退，既有仁爱又有智慧的人啊！寿至古稀而终，子孙受其余庆，不是很合乎情理吗？

偷儿福报

宵分行窃隐梁旁，蓦遇强奸比虎狼。

妇若不从伤两命，夺刀还刺黑心郎。

三字频称我贼也，可知气概本豪雄。

搭连还了承他业，得失忻如楚国弓。

某甲初为丐，（凡说部中，称人而隐其姓氏，则曰某甲。）继作贼。后乃巨富，子孙有登仕籍者，（登仕籍，犹言为官也。）称封翁焉。

方其作贼时，邑某氏，家素封，（素封，家不仕而富也。【货殖传】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按】素封，犹言富也。）而三世孀居。（孀，妇人丧夫者之称。）有娣姒三人，（娣姒，音弟似。【正韵】娣姒，妯娌也。兄之妻曰姒妇，弟之妻曰娣妇。）夫皆死，无子，嗣且绝。幸季妇有遗腹未产，（排行第三曰季。）共冀得男，以绵宗祀。

值清明日，赴乡墓祭。二姒俱行，道远，往返须三日。独季妇以有孕不往，留一媪以侍。（媪，音袄，老妇也。）某甲觊知之，（觊，音掺，平声，窥探也。）乘隙往行窃。（隙，音戏。乘隙，乘其人少之隙也。）黄昏逾垣入，（逾，音俞，越也。垣，墙也。）见季妇与媪持灯出视门户。甲遂至季妇室，匿隐处。（匿，音逆，藏也。）

妇人坐灯下观书，媪侍侧作醉状，促妇睡。（促，催也。）妇曰：“若自阖门往睡，（若，汝也。阖，闭也。）勿溷我。（溷，音混，乱也。）”媪遂虚掩其门而去。

俄顷，有一少年推门入，某甲疑为同道，而讶其不俟妇睡，且衣甚楚楚。（【诗经】衣裳楚楚。【注】楚楚，鲜明貌。）妇见少年入，惊起欲呼。少年遽抱持求欢，妇坚拒，且呼媪，媪不应。少年见妇不从，出袜中刀示之曰：（袜，音媪，足衣也。）“不从，血我刃！（【诸葛亮伐魏诏】鸣条之役，兵不血刃。【按】血我刃，即要杀之谓。）”

妇叱之曰：“家世清白，不能受无赖子污。（无赖子，强暴妄为者之称。【唐书】李勣言，我年十二三为无赖贼。）欲杀即杀，宁死不从！”少年以刀置妇颈逼之。某甲睨久愤极，骤出，从少年后夺其手中刀，还斫之，（斫，音酌，击也。）中额倒。妇出不意，益骇，战栗不能出声。（战栗，恐惧貌。）

某甲遽出，开门大呼：“捉贼！”四邻毕集，问：“贼何在？若何人？”甲迫于义愤，忘己之为窃来也。及是始悟，笑曰：“我贼也，然可恶有更甚于贼者。诸君盍从我来？”因引众入妇室，时妇已避往他室。

惟见一人卧血泊中。（泊，音颇，湿流也。）烛之，西邻某也，幸伤轻未死。某询其何来，默不语。询甲，甲历述所见，众遂并繫之。（繫，音执，系也。）

及明，解官。少年反诬妇与某甲奸，己是夕以捉奸往。甲曰：“我贼也，谁不知？妇即不贞，安肯与贼奸？”因缕述夜间事，（缕述，细说也。）并历供积年行窃之案，以实己之为贼。

官核卷信，（核，音合，考验也。）乃严梏少年，（梏，音故，刑具。严梏，犹言用严刑讯问也。）始吐实，盖艳妇之色已久。是晚，

亦乘隙往。侍媪受赂通谋，密引置己室中，己伪醉而先睡，使少年得入妇室。官遂论少年及媪如律，旌妇之贞，义甲而释之。

甲出，仍窃如故。一夕，窃于乡镇。为事主所觉而逃，追者甚众，误投绝地不得出。

仓卒间，见一破庙，逾垣入，将匿于神案。行急，误撞旁侍土偶倒地，（【孟尝君传】木偶人谓土偶人。【按】土偶，泥塑神像也。）己亦从之而倒。忽所触土偶自地跃起，（跃，音岳，跳也。）青面而赤须，持刀叱甲曰：“若何敢撞跌我？”遽前揪甲欲杀。（揪，将由切，音纠，平声，犹捉也。）

甲力与撑拒。忽闻殿上呵曰：“是人保人节操，全人宗嗣，阴德浩大，上帝已与以厚福，鬼卒何敢崇之？（崇，音岁。【说文】神祸也，【左传】实沈台骀为崇。【按】鬼神作祸皆曰崇。）”旋有人捽青面者去，（捽，昨没切，音昨，入声。【说文】捽，持头发也。）榜之数百。（【韵会】榜，笞也。【按】榜之，犹言打之也。）复唤某甲上，曰：“丹墀下有巨金锡汝。（墀，音池，阶上地也。【典职】以丹漆地，故曰丹墀。【按】丹墀，宫殿之制也。锡，赐也。）”叩谢而起。恍惚见丹墀下金积如山，趋下阶，一跌而醒。

仰视天际，疏星三五，晨光熹微。（熹，音稀。【晋文】恨晨光之熹微。【注】熹微，光未明也。）默忆神言，循阶而下，遍地寻觅，得康熙大钱一。以为鬼之侮己也，亦姑拾之。辨色而行。【礼记】朝辨色而入。【按】辨色，谓天将明，色可以辨也。）寻至村落，（【纲目集览】人所聚居处谓之村落。）见道旁有卖熟山芋者，以所得大钱买食

之。

旋有老翁亦来买食，与甲并坐。食已即去，遗一搭连。甲将起，见之，知为翁所遗。

启视，（启，开也。）则中储黄金二巨锭，（储，音杵，藏也。）番银百余，（番银，西洋银币之称。）制钱数百文，出入帐目四册，上载未收银数巨万。恐为卖芋者所见，急掩之。私念：“此岂即神所赐耶？然老翁失此簿，何以收银？虽神赐，不可受。”因复坐以俟翁反。

坐久，卖芋者怒，促之曰：“若出一文钱，久坐不起，将寄宿耶？”甲曰：“否，我尚欲买食。”因出搭连中钱数文，复买以待。

翁果仓皇而来，（仓皇，急貌。）汗流如雨。见甲尚坐食，遽询曰：“君尚未去，我适遗一搭连，见否？”甲笑曰：“不因翁物，我早行矣。”因举而还之曰：“原物具在，惟借用数文买食山芋，幸勿见责。”翁既不启视，亦不致谢，惟曰：“敝居不远，曷偕往？”甲从之。

行数里，至一大宅，门外木植堆积如山。翁与俱入，至中堂。翁入，整衣冠，复出，揖甲而言曰：“余楚人也，设木肆于此有年矣。各邑木肆，皆此间分出，资本数十万，强半賒贷，（賒贷，谓欠帐也。）皆载适所失簿中。幸君归我，否则殆矣！（殆，危也。）请以千金奉酬。”甲坚辞。

翁见其意诚，因询其向习何业，甲忸怩曰：（忸，女六切，音纽，读如玉。怩，音尼。【孟子注】忸怩，惭色也。）“无所习。”复询其家有何人，曰：“落拓一身，（拓，音唾。【北史·杨素传】素少落拓。【按】落拓，不自振作之谓。）未有家室。”曰：“然则何以为生？”曰：“不

敢欺，我贼也。”复询其姓名，告之。

翁矍然曰：“曩某邑有义贼，（曩，乃朗切，音囊，上声，昔日也。）能杀荡子以保全节妇者，即君也？”曰：“然。”翁曰：“君此举可质神明。今复见利不取，光明磊落，（磊，鲁猊切，音垒，上声。磊落，中怀坦白也。【晋书·石勒载记】勒曰：大丈夫行事，当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按】磊落，正大貌。）衣冠所难。（衣冠，谓搢绅也。）我家业百万，无可信托。君倘不弃，曷从我游？衣食财帛，资君所用，较胜作梁上君子否？（【后汉书·陈实传】有盗夜入其室，止于梁上，实阴见之，呼子孙训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恶，习以性成，遂至于此，梁上君子是矣！盗大惊，自投于地。【按】世谓贼为梁上君子，本此。）”甲喜诺，遂依翁以居。

甲颇识字，翁命之代收帐目。出入两年，勤慎精密，且无丝毫苟且。（苟且，行无廉隅，不存道德之谓也。）翁老而无子，竟以甲为子，携之还乡。因离乡久，乡人无知其伪者。及翁死，遂据其业。子孙蕃衍，（蕃衍，众多貌。）有举于乡，（中举之谓。）仕至观察郡守者，（观察，道台之称。郡守，知府之称。）至今为楚巨室。（【孟子注】巨室，世臣大家也。）

坐花主人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二句出《史记·伯夷传》。）以偷儿之贱行，而有士大夫之居心，则从厚而报之，不以偷儿有所吝也。然则彼簪纓之胄，（簪纓，贵显之饰也。胄，音宙，犹言后裔也。）而降为輿台者，（【左传】皂臣輿，輿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

【按】輿台，卑贱之职。）其所由来，亦可知矣！

【白话】

某甲（凡故事中，称人又不便指明其姓名时，就用某甲。）最初是乞丐，接着又做贼，后来竟然成了巨富，子孙当中甚至有作显官的，他被尊称为老太爷。

在他做贼时，城里有一富户，家中三辈都是寡居。当时家中只有妯娌三人，丈夫都已故去，没有儿子，看来要成绝户。幸好老三的媳妇怀有遗腹子，还没有生下来。妯娌三人都希望生个儿子，继承宗祠香火。

那年清明，家人要去乡间祭祖扫墓，两位嫂嫂一起去。路很远，来回需三天，因为三媳妇身怀有孕，不便远行，就一人留在家里，同时留下一个老妇照顾。某甲暗中知道后，准备乘机行窃。黄昏时分，他翻墙进去，见三媳妇和老妇人端着灯出来巡视门户。某甲伺机潜入三媳妇房中，躲在隐蔽处。

回房后，妇人坐在灯下看书。老妇人侍候在旁，好像喝醉了的样子，一个劲地催促女主人去睡。三媳妇说：“你自己关上门去睡，别在这打搅我。”老妇人就虚掩了门走出去。

隔了一会儿，有一少年推开门走了进来。某甲以为是同道，也是贼，但是又奇怪他为什么不等妇人睡了再来，而且还衣冠楚楚。妇人见少年进来，惊怕地站起来，张口要叫，这少年抢前一步，抱住妇人，要求同床共欢。妇人坚决挣扎，大声呼叫老妇人，没有反应。少年见妇人不从，就从袜中抽出一把刀，逼住她说：“不从，就杀了你！”

妇人怒斥说：“我们家世清白，决不能受你这无赖的玷污。要杀就杀，宁死不从！”少年就把刀架在妇人的颈子上，逼她就范。某甲看到此，气愤已极，突然从少年身后跳出来，一把夺过刀，反砍他一刀，击中额部，他倒下了。妇人遭此突然变故，吓得战栗不已，不能出声。

某甲一把推开大门，大喊：“捉贼！”四邻都闻声赶来，问：“贼在哪里？你是什么人？”某甲出于义愤，竟然忘了自己是来偷东西的，到这时他才醒悟，不觉笑出声来，说：“我就是贼。但是还有比贼更可恶的，请各位都跟我来！”就把大家引进妇人住室，这时妇人已避开到另一屋里去了。

只见一个人卧在血泊中。拿烛一照，是西边的一个邻居，幸亏伤轻没有死。有人问他为什么来这里，他默然不说。问某甲，某甲就把所见一一陈述。众人把两人都捆起来。

天亮以后，送到官府。少年反咬一口，说某甲和妇人有奸情，当天夜里他去是为了捉奸。某甲说：“我是贼，谁不知道？那位妇人即使不守贞节，也不至于愿和贼通奸。”因此把夜间事从头细说一遍，并把自己多年以来所做的偷盗案都说出来，以证明自己确实是贼。

县官核对了盗案簿，相信他所说属实。对少年动刑拷问，才吐实情。原来他早就垂涎妇人美色，那晚也是乘妇人家中无人而去，那老妇得了他的贿赂和他通谋。县令按律惩处了少年和老妇人，表彰妇人贞节，并因某甲仗义而予以释放。

某甲获释后，照旧偷盗不改。一天晚上，他在一乡镇行窃，被主

人发觉，落荒而逃。追他的人很多，慌忙之中，钻进一个绝地，急忙不见出路。

忽然见一破庙，翻墙进去，想藏在神案底下。慌张之中，把旁边塑的一尊泥像撞倒，自己也被绊倒在地。昏蒙之中，见被他撞倒的泥像，从地上一跃而起，青面赤须，手握大刀斥责说：“你竟敢撞倒我！”一把抓住某甲，准备杀他。

某甲极力和他抵抗。忽然听到大殿上有人大声说：“这人保全人家节操和宗嗣，阴德浩大，天帝赐他厚福，你们这些鬼卒胆敢祸害他！”立即有人把青面人拖了下去，打了数百棍。又把某甲传呼上去，说：“石阶之下有巨金，是赐给你的！”某甲叩谢起身，恍惚间见台阶下金积如山。举步下阶，一脚踏空，跌了一跤，从梦中惊醒了。

抬头一看，天边有几颗星星在闪烁，已然透出一丝微明的曙光。某甲心里回想起神的话，顺着台阶走下来。遍地寻找，见到康熙大钱一枚，以为是鬼在嘲笑戏弄自己，也不管它，拾了起来。在昏蒙的晨光中，辨色找路往前走。来到一个村落，道旁有卖熟山芋的摊子，就用那大钱来买山芋吃。

一会儿，来了一位老翁也来买山芋，坐在某甲的旁边，吃完后起身走了，留下一个搭连。某甲也起身要走，看见搭连，知道是老翁忘记在这里的。

打开一看，里面有黄金两大锭，银锭百余，制钱数百文，收账簿四本，上面记载着尚未收清的银数就达一万多。某甲怕卖芋摊主看到，急忙把搭连遮掩起来。心里暗想：这难道就是神所赐的吗？那老翁丢

了这些账本，怎么去收银账？即使是神所赐，也不能要！于是就坐在那里，等老翁回来。

坐的时间一长，卖芋摊主生气了，说：“你出一文钱，坐在这里不走，是想在这儿过夜吗！”某甲说：“不！我还想买点吃！”就从搭连里摸出几文钱，买了芋子边吃边等。

果然老翁急促慌忙赶来，汗流如雨。见某甲还坐在那里，马上就问：“先生还没有走。我刚才忘了一只搭连在这里，你见到了吗？”某甲笑着说：“要不是因为老先生的东西，我早走了！”老翁也没有开检，也不说谢，只说：“我家不远，请一起到家坐坐！”某甲就跟随而去。

走了好几里路，到了一座大宅前，门外堆放许多木料。老翁与某甲一起进去，来到中堂。老翁进里屋，整好衣冠又走出来，对某甲深深一揖，说：“我是湖南人，在这里开设木料厂已有多年。各县的木材厂，都是从此处分出的。资本已有数十万，多半都是賒贷，记在刚才丢失的簿册上，幸亏先生把它们归还给我，否则就完了。现在请接受这一千金，作为酬谢。”某甲坚辞不受。

老翁见他心意诚恳，就问他一向从事什么职业，某甲羞愧忸怩地说：“没有职业！”又问他家里都有什么人，某甲说：“只我落拓一人，没有家室。”又问：“那么你怎样生活呢？”某甲说：“不瞒你说，我是贼。”老翁又问他姓名，他说了。

老翁忽有所悟，说：“以前听说，某县有个义贼，杀一浪荡子，保全了一个节妇的声誉，怕就是先生吧？”某甲说：“是。”老翁说：

“先生的作为，可以上鉴神明。今天又见利不取，光明磊落，那些衣冠楚楚之人，都难做到。我家业百万，找不到可以信托之人，先生倘若不嫌弃，就跟着我吧。衣食财帛，随先生所用，总比作梁上君子好吧！”某甲高兴地答应了，就在老翁家里安顿下来。

某甲还认识不少字，老翁就派他代为收账。出入两年，办事勤快，谨慎而且精密，没有丝毫马虎躲懒之事。老翁年纪已大，没有儿子，就把某甲认作儿子，带他回到老家。因离乡已久，故乡人都不知他是假的。直到老翁去世，某甲全部继承了产业。子孙众多，其中有考中乡试，官做到观察（道台）郡守的。至今仍是湖南地区一家大户。

坐花主人说：上天行道是平等不偏的，恒常赐予行善有德之人。虽是行为卑贱的偷儿，只要还怀有大丈夫一般光明磊落之心，就给以厚报，绝不因为是小偷而吝啬。然而那些显赫家族之后代，有朝一日却沦到做人的差役仆从的，其中因由，也就可以推知了！

皂隶福报

身家不论论行为，皂隶亲生甲榜儿。

邓守后人作何状？簪纓曾否誉同驰。

吴兴某大中丞之先世，（吴兴，即湖州。）有为郡刑杖手者。虽役贱而居心忠厚，以济人利物为念。常谓同侪曰：（侪，音柴，等辈也。）

“公门里面好修行。吾辈在公门中不为善，便如入宝山空手而回。（八字出《法华经》）”

以是凡遇乡民之讼者，多为调解劝息。其贫而理直者，尤力护之。

每夕，辄以刑杖置便桶中，以小便可以去瘀生新，（瘀，音迂，不流动之血也。）浸久，虽杖至血肉狼藉，不致糜烂。（糜，音靡，犹腐也。）时有邓太守者严酷，（太守，知府之称。）杖人不见血不止。用是全活甚众。同侪化之，亦多戢其贪戾。（戢，音辑，敛也。）

翁有子，失其名，幼即敏悟好读。尝自塾中归，误冲太守道，为前驱所执。（【诗经】为王前驱。【按】前驱，前行之侍从也。）太守见其幼，呵而释之。归即发愤曰：“安见吾他日不为太守耶？”翁笑曰：“儿痴矣！我为隶，尔能应试为太守耶？”子虽不敢辩，然读益勤。

及长，文名藉甚。（【汉书·陆贾传】声名藉甚。【按】藉甚，犹言盛也。）郡绅多爱重之。翁又素长者，平日极敬礼斯文，（斯文，儒者之称。）以故三学诸生，非但无与为难，且争促翁令其子赴试。

翁不得已从之，一试即补弟子员。（【汉书·武帝纪】丞相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按】世谓进学为补弟子员，本此。）后由甲榜，仕

至郡守。数传即大中丞，及其弟方伯。（方伯，藩司之解。）至令簪缨不绝，（簪缨，注详前篇。）称世族焉。

坐花主人曰：封翁以隶人之贱，（子孙显贵，其父祖受封典者，称封翁。）立心一善。天即不惜与以令子贤孙，大昌厥后。然则彼窃高位、享厚禄，而惟知剥民以自奉，其视翁何如哉？天之报之者，又将何如哉？

【白话】

吴兴县（湖州）有一位大中丞（巡抚），他的先父曾经当过郡府的刑杖手。工作虽属卑贱，但心地忠厚，常怀济人危难之念。他经常对同行们说：“公门里面好修行。咱们在公门不做善事，就像走进宝山空手而回一样。”

因此，每遇乡民争讼告状，他总是多方调解劝慰，平息下去。见到家贫而理直的人，特别着力保护。

每天晚上，都把打人的刑杖浸泡在尿桶里，因为小便可以化瘀生肌，浸泡久了用它打人，虽打得皮开肉绽，血肉狼藉，也不致化脓糜烂。当时有一位邓太守，生性严酷，打人不见血不罢休。老先生用这种办法救活了很多人的命。同事们都受到他的感化，太守的贪婪暴戾也收敛了许多。

老先生有个儿子，不清楚他的名字，从小就聪明，悟性好，爱读书。有一次从塾馆放学回家，不小心冲撞了太守的官道，被轿前开道的衙役抓住。太守看他年幼，训了几句放了他。他回到家里，发愤说：

“我就不信将来当不上太守！”他父亲听了，笑着说：“真是个不懂事的痴儿。我是他手下的一名役隶，你能应考做太守吗！”儿子虽不敢反驳，但读书更加勤奋了。

长大以后，文名很盛，大家都说他学问好。郡内的乡绅名士很爱重他。老先生是出名的忠厚长者，平日又对有学问的人极其敬重。因此三学诸学子，非但不与他们为难，反而争相劝说老先生让他儿子去参加考试。

老先生不得已就听从了。一考，就被录取为正式官塾学生。后中甲榜，做官至郡守。数次迁升，当了大中丞，他的弟弟也当了藩台。至今族里不断有人做官，已成当地有名望的世族了。

坐花主人说：老先生身为贱隶，却发心尽力为善，上天就不惜给以子孙贤达的福报，让后代昌盛。然而那些窃取高位的人，享受着丰厚的官禄，而只知盘剥老百姓以自肥，看到老先生又当作何感想！上天将来又会给以他们什么回报呢？

阳羨生

趋吉避凶凭善念，幸逢相士术通神。

下管上簞成齏粉，喜极宜兴选拔人。

阳羨某生，学中名士，家亦小康。嘉庆壬申夏，偕同学侣至澄江，（侣，音吕，徒伴也。澄江，即江阴县。）应拔贡试。

时生岁科试及经古，连冠其曹，（冠，音贯。【韵会】为众之首曰冠。【按】曹，同辈也，连冠其曹，谓连取第一也。）意选拔可操券得。

（谓可必得也。）携资颇厚，日坐寓中，与同学生流连诗酒，意甚得也。

逆旅有善相者，（逆旅，客舍也。）垂帘于门，谈相多奇中。生与同寓，颇相款洽。（洽，音恰。款洽，和好貌。）一日生携鱼自外入，戏谓相者曰：“君善相，相我能食此鱼否？”相者视鱼，复视生，曰：“不能。”生入，亟烹之，置案上。复出，邀相者同食，以嗤其谬。（嗤，音吃，笑也。）将归坐，谓相者曰：“得食否？”相者曰：“不能也。”

言未已，有巨蛇自梁上堕，压盎，（盎，厄浪切，音盎，去声，盆也。）盎碎，众惊噪。（噪，音燥，犹哗也。）蛇曳尾去，（曳，音页，拖也。）鱼竟不得食。

生奇其术之神，相者谢曰：“吾术何神？适因君戏我，故亦戏君，不然一鱼之微，何关于相？”

生复询以得邀选拔否。相者踌躇曰：（踌躇，音侑除，顾虑不决

貌。)“久欲直告，恐招尤，(尤，犹怨也。)不敢言。”生曰：“言之何害？”强而后对曰：“君无冀选拔矣！(冀，望也。)君晦色已现，三日后三鼓，当死于非命。(谓横死也。)此去君家不远，宜速返，以正首邱。”

曰：“能免否？”曰：“不能。”生见其言决，大恐，即欲束装。同试者群咎相者之妄，因阻生不使归。生虽留，而意终不自安。

届期，(届，至也。)新月初上，同寓者尽睡。生疑虑交集，坐卧俱难，惘惘出门。(惘，音网。【韩愈送殷员外序】出门惘惘。【按】惘惘，失意貌。)信步行至旷野处，闻隐隐有哭声。

迹之，(寻其踪迹也。)声出破屋中。推门入，见一妇人携两子而哭，声情哀怨。询之，则其夫以负势家银五十两，为势家所讼，系狱，责比狼藉。(比，案验也。【按】此谓血肉狼藉也。)因卖妇以偿，有成约矣，质明将往。妇不能舍其子女，故哭。

生默计橐金颇饶，(饶，音茑，多也。)如相者言将死，安用此为？不如代归之，以全人夫妇。因曰：“婚据已立否？(据，犹契也。)”曰：“尚未。”

曰：“然则得金尚可止否？”曰：“可。”曰：“媒者何在？”曰：“不远。”曰：“既如是，速往唤媒者来，待于此，吾归取金与汝。妇疑其有他意，踌躇不应。

生笑曰：“吾怜汝一家骨肉星散，故解囊以助，汝速往，无疑。”妇始笑诺。生趋归，持七十金复往，则妇与一老翁偕坐。

生询翁为谁，曰：“卖身之媒也。”生出金畀妇，且以语翁。翁瞿

然曰：“先生路人，尚有此高义，况吾与若夫邻里耶？荷先生恩，卖身事已不必言，惟当急往缴官，（缴，音皎，输纳于公家曰缴。）释狱中人归耳。”

因启视金。怪其多，生曰：“有余，可为经纪以糊口，（糊，音胡。【左传】而使糊其口于四方。【按】为经纪，犹言做生意。糊口，犹言谋食也。）免复负人债。”翁喟然曰：（喟，音愧，叹声。）“先生何思之周耶！真若夫妇再生父母矣！”因叩问姓名里居甚悉。

生遂归寓，终疑相者言，不能成寐。闻更筹三响，（【徐铉诗】任他银箭转更筹。【按】更筹，报更之筹也。）自念：“时至矣！”

正疑虑间，有叩门求见者。起时，则前妇以金交官，夫得释，偕来叩谢。生起，慰劳之，（劳，安慰也。）送之出门。

将归寝，闻卧室有声甚巨。入视，则墙倒，正压所卧床上，笮簟俱成齏粉。（笮簟，音馆殿。齏，音笮，平声。【诗经】下笮上簟。【注】笮，蒲席也。竹苇曰簟。【卢思道檄文】运泰山而压春卵，引渤海而濯秋萤，不足等其消灭，譬其齏粉。【说文】𩚑也。【又】凡醢酱所和细切为齏，一曰捣辛物为之。辛物，姜蒜之类。【按】齏粉，言如齏之糜烂，粉之细碎也。）因移卧他室。

次日，见相者，嗤其妄。相者固未知隔夜事，审谛之，笑曰：“君勿欺我！君昨晚必有所为，满面阴鹭，阴德甚大。今不死，且得选拔，当连捷成进士。如谓余言谬者，昨已毙于岩墙下矣！（【孟子注】岩墙，墙之将覆者。）”生大叹服。是年果得拔贡，后入词馆。

坐花主人曰：相者，神人也！一鱼之微，何关于相？二语是其曲

为掩饰处。君子观于巨蛇之毁盎，而知饮啄皆定命，（啄，音卓，鸟食也。【古谚】一饮一啄，莫非前定。）非可强求。观于岩墙之压床，而知死生有定时，不能幸免。乃囊中金出，遽释累囚。（累囚，狱中所系犯人也。释，放也。）门外人来，顿消奇祸。全人骨肉，即完我体肤。人鬼关头，（犹言生死交关处。）穷通转瞬，（瞬，音舜，目自动也。转瞬，谓穷变为通，在一转眼间也。）何其捷于影响哉！（【大学注】上行下效，捷于影响。【按】捷，犹速也，谓如有形即有影，有声即有响，相应甚速也。）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岂不信乎？

【白话】

阳羨（宜兴）有一位书生，是学界名士，家庭也属小康。嘉庆壬辰年夏天，和同学结伴来到澄江（江阴），参加选拔贡生的科试。

头一年岁考中，该生在经、古等科目连得第一。心想这次拔贡，稳操胜券，同时也带了足够的银钱，就每天呆在客栈里，与同学们流连，喝酒赋诗，很觉得意。

客栈里住着一位善于看相的相士，门上挂着门帘，谈相很神，而且准确。该生与他同住客栈，相处很好。

一天书生提了一条鱼自外进来，对相士开玩笑说：“先生擅长看相，请看一下，我能吃到这条鱼不？”相士看了看鱼，又看了看这位书生，说：“不能。”书生马上进去，很快就把鱼烹制好，端出来，摆在桌上。又走出去邀请相士一起吃鱼，以此讥笑他说话荒谬。要就座的时候，又问相士：“能吃到鱼吗？”相士说：“不能。”

话音未了，有条大蛇从梁上掉下来，砸在盛鱼的盘子上，盘子碎了。大家惊恐失措。那条蛇扭曲着爬走了，鱼竟然没有吃成。

书生称赞他的相术真够神奇，相士谦让说：“我的本事无神奇之处。刚才你开我玩笑，我也就回你一个玩笑。小小的一条鱼，与相术有什么关系！”

书生又问自己是否能选拔上。相士犹豫了一会儿，说：“早就想直言相告了，又怕惹你埋怨，不敢说。”书生说：“说出来有什么害处？说吧！”强求了几次，他才说：“你根本没有希望选上。你脸上已现晦暗之色，三日后三更，要死于非命。这儿离你家不远，最好尽快回家，还能安逝在家里。”

书生问：“能不能避免呢？”他说：“不能！”书生见他说话如此断然无余，心中感到极大恐惧，马上想收拾行李回家。同来参加考试的人，都指责相士胡说八道，阻拦书生不让他回去。他虽然留了下来，但心里总感到不安。

考期到了，一弯新月升起，同考的人都入睡了。书生心中疑虑恐惧，思潮翻腾不已。坐也不是，睡也不是，神情沮丧地走出门去，信步来到了旷野处。远处隐约传来哭声。

循声走去，声音是从一间破屋中传来。推开门进去，见一妇人抱着两个孩子在哭，声情哀怨，裂人肺腑。一问原因，原来是她丈夫欠了一家权势人家五十两银子还不起。势家告官，她丈夫被抓入狱，打得血肉模糊，因此只好卖妻子来偿还。已经谈好契约了，明天就要过去。妇人因舍不得儿女，所以悲哭。

书生心里暗中盘算，这次出门带的钱不少，果真如相士说将死的话，留钱有什么用！不如拿来替她们还帐，以保全这一家子。打定主意之后，就说：“卖身婚约写好没有？”她说：“还没有！”

又问：“那么，有了钱，还可不可以中止？”答说：“可以！”问：“媒人在哪里？”答：“不远。”书生说：“既然是这样，你快去把媒人叫来，在这里等。我回去拿钱给你。”妇人怀疑书生别有用心，好长时间不说话。

书生笑着说：“我是可怜你们一家子骨肉星散，所以愿意拿出钱来帮助你们。你快去，不要怀疑！”妇人才高兴地答应。书生回到客栈，拿了七十两银子，又返回去，见妇人与一老先生坐在屋里。

书生问老先生是谁。答说：“卖身的媒人。”书生拿出钱来交给妇人，并对老翁说明情况。老翁诚敬地说：“先生是陌路之人，都能如此高义，何况我与她丈夫是多年邻里。承蒙先生大恩，卖身的事就不必再提。现在最紧急的，是把钱缴到官衙，把狱中人救出来！”

他打开包一看，说钱多了。书生说：“有余的话，可以做点生意糊口。免得以后再借人钱背债。”老翁感叹说：“先生想得真周到！真是她们夫妇的再生父母啊！”就详细请问了书生姓名和住地。

书生回到客栈，心中依然挂着相士的话，睡不着。听到已打三更，心想时间到了。

正在疑虑之时，听到有人敲门求见。打开门，是那位妇人把钱交到官府，丈夫已获释，两人特地前来叩谢。书生站起来，劝慰一番，把他们送出门外。

正要转身回去睡觉，听到卧室里有巨响声，还很大。进去一看，一面墙倒塌下来，正砸在他的卧床上，床和席子等都压成碎片。书生就到另一间房里去睡。

第二天面见相士，书生笑他没说准。相士当然不知前一晚上的事。他把书生仔细审视一番，笑道：“你别骗我，昨夜你一定做了什么事，满面阴德之相，而且德相很大。现在你不会死了，而且还得选拔，当连捷中进士。如果以为我的话是胡说，昨天你早已死在塌墙之下了！”书生大加叹服。果然得拔贡，后入了翰林。

坐花主人说：这位相士真是神人。“一鱼之微，何关于相”，这二句话是他用来委婉掩饰之词。正心之人，见到巨蛇毁盘，就知道一饮一啄都是定命，不可强求；看到危墙压床，就知道死生有定时，不能幸免。慷慨解囊，救出狱中苦囚，门外来人，奇祸不觉顿消；成全人家骨肉，也就是保全自己的身命。人与鬼，穷与通之变，只在一瞬之间，真是迅速快捷如声响！福祸无门，惟人自召，难道还不信吗！

汤封翁

封翁乐善儿敦品，领解非从关节来。

不赴礼闱仍上达，方知宰相异凡材。

汤敦甫，协揆之封翁。（协揆，宰相之称。）尝载货往来南北，虽隐于商贾，而轻财好义，有古侠士风。（侠，音狭，句出《元史·任速哥传》。【按】侠士，犹义士也。）

偶自都门归，（都门，京都之通称。）止于荏平之逆旅。（荏，音忍。荏平，县名。【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闻邻房有少妇泣声，询之寓主。则有老翁携少女入都，至逆旅而病。病久丧其资斧，（句出《易经·旅卦》。【按】犹言无旅费也。）将卖女以行。女不忍离其父，故哭。

翁惻然悯之，（惻，音测，痛也，怆也。）命寓主唤之来。询其邦族，则亦萧山人，将携女入都，依其亲之为部吏者。复询其何以卖女，泣告曰：“久病负店主钱数十千，穷途无计，不得已为此下策。”

翁因解囊与以百金，曰：“若携此去偿寓主，余作行资，女可勿卖也。”老者惊喜过望，亟呼其女来，曰：“蒙汤恩人与我多金，汝从之去。彼此皆乡里，不似此间，举目无亲也。”女趋入叩拜。

视之，则二八佳丽也。翁正色曰：“吾此举特不忍汝父女分离，岂欲汝女耶？汝携女至都，当为择嘉偶，（偶，配也。【左传】嘉偶曰妃。）勿再卖也！”父女皆叩谢感泣，详询翁之家世而去。

时协揆已补弟子员，应秋试矣。甲寅场前，协揆应试至杭。忽学

师传去，密授以关节，（【唐穆宗纪】国家设文学之科，本求实才。近日浮薄之士，扇为朋党，谓之关节，干援主司。）曰：“监临传主考命也。（监临，监察秋闱之官称。）”协揆置不视，曰：“此当误。生与主考无一日之雅，（五字出《汉书·谷永传》。【按】犹言素不相识也。）安得有此？且生亦不愿以关节中。”学师固与之，坚不受。

试毕即归，榜发竟领解。（中解元之谓。）报者至，邑令亦至，传主考命，促赴宴。不得已，至省谒座师。（谒，音业，入声，请见也。举人称本科主考，则曰座师。）

时主考为南汇吴宗伯，（南汇，县名。宗伯，礼部侍郎之称。）见即谓之曰：“子，和相国囑也，（和，姓也。相国，宰相之称。）速入都。三元可得。”协揆粲然曰：“生乡曲下士，（乡曲，穷乡僻壤之处也。）何由见知相国？且以夤缘进身，（夤，音寅。【方语】夤缘，攀附他人以求进身之谓也。）义勿敢。”宗伯默然。（默然，无言也。）

及出，监临复召之去。询曰：“尊公于荏平道中，曾救一穷途父女否？”曰：“不知也。”抚军曰：（抚军，巡抚之称。）“归询尊公当自知。是女入都，复为其父卖入和相邸，（邸，音底，属国舍也。【前汉书注】郡国朝宿之舍，在京师者率名邸。【按】相邸，犹言相府也。）宠专房，（【晋书·胡贵嫔传】最蒙爱幸，殆有专房之宠。）以尊公大恩告相国，而言子之当秋试也，故相国以囑主考。场中遍觅子卷不得。填榜时，至遍拆落卷弥封不得。则复寻至中卷，始知己中榜首，此中自有天命。然相国于子，固拳拳也。（【中庸注】拳拳，奉持之貌。【按】拳拳，犹言不忘也。）子宜速入都，勿逆其意。”协揆婉辞而出。

归询封翁，始知其事，然竟不赴礼部试。及和相败之明年己未，始入都。是年中进士，入词馆。

坐花主人曰：如封翁之高义，其有后也固宜。至和相当国时，炎炎之势，（炎炎，盛貌。）炙手可热，（句出《唐书·崔铉传》。【按】犹言势焰熏灼也。）凡士大夫之希荣慕宠者，孰不恃为终南捷径？（【唐书·卢藏用传】卢藏用始隐终南，既乃徇权利。司马承祜尝召至阙下，将还山，藏用指终南山曰：此中大有嘉处。承祜徐曰：以仆视之，仕宦之捷径也。藏用大惭。）而协揆以一诸生，独不为之屈，其立品之高如此！数十年来，正色立朝，夷险一节，（夷险，谓平安与危难之时也。）为海内所宗仰。夫惟大雅，卓尔不群，（二句出《前汉书·河间献王传》。【按】大雅，君子之称。卓尔不群，犹言绝不与人同也。）协揆之谓矣！即彼一女子，能亟亟于大恩之必报，视世之冠绅而负义者，贤否何如哉？

【白话】

汤敦甫，是一位宰相的老太爷。当年汤翁来往于南方和北方贩运货物，虽然精于赚钱之道，生性却轻财好义，有古代侠士之风。

一次，从京都返归途中，偶然来到荏平县，住在客栈里。听到隔壁房里传来女人的哭声。他向店主打听，说是一位老翁带着一位少女去京城，到了这里，病倒了。时间一长，路费全部用完了，准备卖掉女儿作路费。女儿舍不得离开父亲，所以哭泣不止。

汤翁深感同情，请店主把他父女叫过来，询问他们家在何处，得

知他们也是萧山人，父亲带着女儿进京城，去投靠京城某部作部吏的一位亲戚。

汤翁问他为什么卖女？老翁流着泪说：“我病了很久，欠了店主钱达数十千，穷途无计，不得已才出此下策。”

汤翁就拿出一百两银子给他，说：“你拿去还店主的帐，剩下的作旅费，别卖女儿了！”老人惊喜过望，立即把女儿叫过来，说：“幸蒙汤大恩人给我们这么多钱，你就跟他去吧。好歹咱们和他都是同乡，总比流落在这里举目无亲的好！”女儿进门来叩拜。

汤翁一看，是一位十六七岁的美丽姑娘。汤翁严肃地说：“我这样做，就是为了不忍心你们父女离散，哪里想要你的女儿！你把她带到京城，应该为她找个好女婿，不要再卖了！”父女叩谢感泣，问得汤翁家居情况，就走了。

与此同时，汤翁的儿子已经被选拔为“弟子员”，要去参加甲寅年秋季科考，来到杭州。忽然被学师传去，秘密地把考试要点告诉他，并说：“这是监考传达主考的意思。”汤翁儿子置之不理，说：“传错人了吧！学生我与主考官素未相识，连一天的交情都没有，怎么会这样呢？况且学生我也不愿用这种办法考中！”学师坚持给他，他坚决不受。

考试一完，马上回家。考榜一公布，竟然考中了解元。送喜报的来了，县长也来了，向他传达主考大人的话，催促他去赴宴。他不得已，就去省城杭州，拜见座师（举人称本科主考官为“座师”）。

这位主考是南汇县的学台吴大人，见了汤生就告诉他：“你的事，

是和相国亲自嘱咐的，你应立即进京，可三元高中。”汤生急红了脸，说：“学生是乡间小民，怎么会当朝相国都知道我呢？而且用这种门路进身当官，道义上我不敢做！”学台大人也无话可说。

等到他出来，监考官又把他召去，询问他：“你的父尊，在荏平县途中，是否曾经救过一家穷途父女？”答说：“不知道。”抚军说：“你回去问一下你父亲就知道了。这个姑娘进京以后，又被他父亲卖进了和相国的府第，受到相国宠爱。她就把尊父的大恩告诉了相国，并说你马上就要参加秋试。所以相国亲自嘱咐主考。大家在考场中，到处找你的考卷，都找不到。填榜时，又把所有落榜卷封拆开，一一寻找，也不见。又翻检中卷，才知道你中了第一名。这当中自有天命安排。但是相国对你，真可说拳拳之心不忘啊！你应尽快进京，不要违逆他的好意！”汤生婉言谢绝而出。

回到家里，询问了父亲，才知道这件事的详情。他竟然没有去参加礼部的考试。等到和相国倒台的第二年，已是己未年他才进京，当年就中了进士，入了翰林。

坐花主人说：像汤翁的高义，有出类拔萃的后人，自然是应该的。到和相国当政之时，气势炎炎，炙手可热，凡是希求荣耀和羡慕争宠的人，都把攀附相国当作登高快捷方式。而汤生身为一介秀才，却独不为此屈从，他质量之高，就可见了！后来他作相国数十年，正纲理政，渡过重重险关，受到国人宗仰。真是“大雅君子，卓而不群”，用之于他，确是恰当的！至于那位女子，能一心要报大恩，也属难能。看到那些忘恩负义的冠冕显赫之辈，相比之下，是贤还是非贤，不是

一目了然了吗？

刘会元

勤原宜奖命宜偿，赏罚分明畏彼苍。

一眚果然掩大德，诘教水鬼作城隍。

刘会元有庆，宰江右之玉山。（宰，知县之称。江右，即江西，犹言作江西玉山县也。）廉明而勤，案无留狱。讼者非有应得罪，不轻拘候。（拘，押也。候，候审也。）

时有裁衣某，为某案质证。将集讯，而刘公以要事晋郡。差役尽拘两造，及案证于饭歇，（饭歇，清代待质所之称。）以俟其反。裁衣之妻，闻夫被押而惧，以为公不轻押人，押则必犯重罪，急携其幼子入城探视。值山水发，落水死。

及公回案结，裁衣归而无家矣，因亦自缢。而公弗知也。

逾月，公复晋省。（晋，进也。）甫下船，忽叱家人曰：“舱中何来妇女？”视之无人。及下舱，复曰：“汝何人？敢携幼妇稚子，擅入我舱？”家人视之，又不见。众疑其船有鬼，劝公易船以行，勿许。

舟发，公背倚窗观书。窗忽塌，公遽倒，身落水，如有曳之者。急捞救，至三里外，始得公尸，即裁衣妇子落水处也。

公歿之逾年，玉山城隍庙道士，夜梦新城隍到任，则刘公也。

坐花主人曰：嗟乎！勤，善德也。刘公转以勤故，致误伤三命，而身自受其报。书不云乎：‘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为上者，而必图及于不见之怨，甚矣！其难哉！虽然，彼三人者固冤，而刘公平日之聪明正直，以偶不及检，（检，查察也。）而罹是惨报，（罹，音离，

又音罗，遭受也。）不尤冤乎？歿而为神，彼苍之鉴观，（【诗经】彼苍者天。）固不爽也！（不爽，犹言不差也。）

【白话】

刘会元，字有庆，作江西玉山县令。廉明而勤政，从来没有积压案件。凡有投讼，除非有应得之罪，从不轻易拘留审问人。当时有位裁缝师，是一件案子的证人。马上就要开庭了，刘公因要事而去了郡府。差役把两方的所有人员全部抓来，并连同正在吃饭的证人也一并拘押，等待刘公回来开庭。

裁缝的妻子听说丈夫被押，吓坏了，以为刘公不轻易押人，押人的话必是犯了重罪，急急忙忙带了小孩进城探视。正遇山洪暴发，妇孺皆落水而死。

等刘公回来结了案，裁缝回到家里，已经无家了，因此上吊而死。刘公并不知道这些情况。

过了一个多月，刘公又要去郡上办事。刚上船，突然大声呵叱随从说：“舱中哪里来的女人！”一看，没有人。到他进了船舱，又说：“你是谁？竟敢带着幼女和妇人，擅进我的舱室！”家人一看，又不见人。大家怀疑船上有鬼，劝刘公另换一只船，刘公不同意。

船就出发了，刘公背靠船窗看书。突然间，船窗脱落，刘公骤然翻倒落水，像似有人用力曳他一样。大家急忙打捞，到了三里以外，才找到刘公尸体，正是裁缝妻子和女儿落水的地方。

刘公死后，过了一年，玉山县城隍庙的道士，夜里梦见新城隍到

任，正是刘公。

坐花主人说：唉，勤政本是善德，刘公反而因勤而致误伤了三条人命，自己也受到报应！《尚书》中不是说过吗？怨忿之心不一定在明处，也就不知道去平息它。当官者，又必须照顾到去平息那种不知不觉、眼所不见的怨情，不是太为难了吗！真难啊！尽管那三人确属冤枉，而刘公平日聪明正直，因为偶然疏忽不及检点，遭此惨报，不也是更冤枉吗！死了以后成了神，上天的明鉴，确是丝毫不差！

沈鸿飞

挟嫌腾谤害天伦，死后犹夸语属真。

嫂弟同来难劝解，此何等事谢调人。

吴兴沈鸿飞，（吴兴，即湖州。）兄弟三人，鸿飞其仲，（行二曰仲。）心性颇险。其长兄商于外，（犹言在外为商也。）嫂氏独居，以季年幼，（排行第三曰季。）可无嫌疑，每寄信于夫，必唤季至房代书，或时与之酒食酬其劳。

鸿飞故与兄嫂有微隙，（隙，音戏，怨也。犹言不睦也。）遂诬嫂与季奸。逢人宣言，因之秽声四布。（秽声，污恶之风声也。）轻薄者至造为竹枝词。（【乐府】竹枝，巴歛也。刘禹锡作《竹枝新词》九章，由是盛于贞元元和之间。）嫂无以自明，竟自缢死。（缢，音意。缢死，用绳厄颈而死也。）鸿飞意得甚，谓嫂以奸情败露，含羞致死，以自实其言，而不顾季之难堪也。（难堪，犹言难受也。）季亦无以自明，旋即抑郁成病卒。

居无何，鸿飞自外入，甫至中堂，忽大呼：“有鬼！有鬼！”及人至，见其疾趋出大门，（疾，犹急也。）立街心，自披其颊曰：（颊，面旁也。【按】自披其颊，犹言自掌其颊也。）“黑心贼！汝诬我与叔奸，我自缢死。死尚污蔑我，（蔑，音灭，犹污也。【宋史·包恢传】恢罢，光州布衣陈景夏上书云：包恢刚正不屈，言者污蔑之耳。【按】污蔑，犹言俗言糟蹋也。）致叔亦含恨死。今我二人讼诸冥司，来索汝命。”继复自捶其心曰：“汝与长兄不睦，诬我与嫂奸，良心何在？”

时观者如市，知嫂与季之魂，均附其体。有代为排解者，曰：“事已如此，索其命何益？不如令延高僧，追荐汝二人，早得超生。何如？”鸿飞先作季言曰：“我生前未作恶，何用和尚追荐？如阿嫂肯罢，我即去矣！”又作其嫂言曰：“此何等事？亦可劝解？”

遽自咬其舌，舌片片堕。复拾碎石，自击其齿，齿尽落，流血被体。遂竦身触路旁石柱，（竦，同耸，用力猛进之意也。触，音乌，去声，抵也。）脑浆尽裂而死。

【白话】

吴兴县沈鸿飞，有兄弟三人，鸿飞居中，是老二，心性阴险。他的长兄在外经商，嫂嫂独居，想到三弟年幼，不会引人生疑，所以每次给丈夫写信，都叫三弟来房里代写，有时还备点酒食好吃的东西以表酬劳。

鸿飞原来与兄和嫂不太和睦，就诬蔑嫂子与三弟通奸，逢人便大肆宣扬，因此污秽之声到处流布。有些轻狂之人，甚至编成顺口溜，加以推波助澜。嫂嫂无法自我辩白，竟然上吊自杀了。沈鸿飞更加得意，说嫂嫂是因奸情败露，羞愧无地而死，证明了他沈鸿飞说得不错。他也不顾三弟的难堪处境。三弟也无法辩白，忧郁成病而死。

过了一些时日，鸿飞从外面回来，刚踏进中间堂屋，突然大喊：“有鬼！有鬼！”见他急急跑出大门，站在街心，自打耳光说：“黑心贼！你诬蔑我和三叔有奸情。我上吊死了，死后你还继续污蔑我，致使三叔也含恨而死。今天我们两人告到冥司，来讨你的性命！”接着

又自捶心窝说：“你与兄长不和，诬陷我和嫂嫂通奸，良心何在！”

当时围观的人，里三层外三层，拥挤不堪，知道是他嫂子和三弟之魂都附在他身上。有人出来代为排解，说：“事情已到这种地步，要他的性命有什么好处？不如让他延请高僧，为你们追荐，早得超生，你们意下如何？”鸿飞先以三弟的口气说：“我生前没有作恶，用不着和尚追荐。如果阿嫂肯罢，我马上就走！”鸿飞接着以嫂嫂口气说：“这种事，也能劝解吗！”

只见沈鸿飞自咬舌头，一块块血肉从口中吐出。又拾起一块石头敲自己的牙齿，颗颗齿随着鲜血流满全身，接着浑身用力向路边一石柱撞去，脑浆迸裂而死。

某刑名

屡调屡拒保其身，岂肯趋炎嫁幕宾？

缢死三天俄索命，某生真是可怜人！

浙中某生，挟申韩术游江右，（【史记·李斯传】然后可谓能行申韩之术。【按】申，申商。韩，韩非。二人首创刑名，故世称刑名为申韩术。）常应一太守之聘。既入幕，（幕，音木，衙署中治文牒者之略称。）宾主甚相得。太守故健吏，（健吏，能员之谓。）遇属县讼案，必提郡亲讯。

时有孀妇某氏，为匪徒所调。屡拒屡来，不堪其辱，讼之县。匪反以和奸蔑妇。县不能决，控之府。太守察妇枉，重惩匪徒，其案遂结。

方庭鞫时，（鞫，音拘。坐堂审案曰庭鞫。）某生立屏后，窥妇色而艳之，欲聘为侧室。（【汉书·文帝纪】朕，高皇帝侧室之子也。【按】妾，谓之侧室。）妇执不可，强委禽焉。（强，上声。【左传·昭公】郑徐吾犯之妹美，公孙楚聘之矣，公孙黑又使强委禽焉。【按】委禽，婚礼之贽，以为聘定者也。）妇以府幕势不敌，惧遭强暴，遂自缢死。

妇死甫三日，旦起，某生门不开。辟门入视，手执刀，颈断血溢，（溢，音益，出于外曰溢。）倒地死矣！

【白话】

浙中有一书生，学了一套公事文牒（音读，文件）、诉讼写状的

本事，来到江西谋职。应一太守的聘请，当了他的幕僚秘书，主客相处很满意。太守是位精明强干的人，每遇下属各县的诉讼案件，往往要提上来亲自审讯一番。

当时有一寡妇，常受到不法之徒的调戏侮辱，屡拒屡来，不堪骚扰。上告到县府，恶徒反诬与该妇是通奸。县令决断不下，上告到州府。太守察觉该妇受冤，就对恶徒重加惩戒，案子也就了结了。

在审问过程中，这个书生正在屏风后面，偷看到此妇很有姿色，就心动垂涎，想娶她作妾。此妇坚决不同意，他就强迫着下了聘礼。她想到州府幕僚之权势，难以抵挡，怕遭到强暴，就上吊自杀了。

死后三天未满，早晨大家起身，见这书生的房门未开，喊不应声。就撞开门，只见他手执一刀，颈子已割断，血流满地，死在那里了。

口 业

语言轻薄已心寒，况复描摹到笔端？

可惜才华皆误用，孽由自作挽回难。

姚康明，余外祖之族弟。学富才赡。（赡，音善，去声，足也。）平生无他恶孽，惟语言多轻薄，又好以笔墨讥刺人。凡事涉人闺阃，（阃，音捆。闺阃，妇女所居处。）虽疑似，亦必巧为附会，以形诸歌咏。词意清新，每多传播。（播，音波，去声，布也，扬也。）

既屡试不售。复以轻薄故，无敢延之课子弟，竟穷饿以死。

死之时，衣被皆无，卧破絮中，虱盈把。（虱，音师，啮人虫也。）余外祖家为之殓殮。遗一子，无所归，育于外祖。

颇醇谨，可冀成立。将为之授室，（授室，娶妻之谓。出《礼记》。）忽暴卒，其后遂绝。岂非轻薄之报欤！

【白话】

姚康明，我外祖父的同姓族弟。学问好，也有才能。一生没有其它恶业，只是语言轻薄，好写文章讥刺别人。凡遇到有关别人家中妇女之事，只要有一点影子，就生编硬造，绘形绘色地写成词曲。因为词意清新，有许多词曲到处传布。

他每次科考，都不得中。又因他的轻薄出了名，也就没有人敢延聘他教授自己子弟，最后竟穷饿而死。

死时，连衣服被子都没有，裸卧在一堆破棉絮中，虱子多得可以

抓一大把。我外祖父为他处理殡葬，他留下一个儿子，无依无靠，外祖父把他收养了。

孩子倒也醇厚拘谨，大家都指望他能长大成人，顶门立户。等到读书年龄，准备上学了，突然暴病而死，姚康明就绝了后人。难道不是轻薄之报吗！

胡封翁

渠魁罪重胁从轻，善士偏蒙滑吏名。

感格中丞惟七字，公门里面好修行。

胡向山太守之封翁，金山刑房吏也。素行忠厚，上下其手事，【左传·襄公】穿封戌囚皇颡，王子围与之争之。伯州犁曰：请问于囚。乃立囚，上其手曰：夫子为王子围，寡君之贵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为穿封戌，方城外之县尹也。谁获子？囚曰：颡遇王子弱焉。【按】世谓作弊偏护，曰上下其手，本此。）平生不屑为。

值金山有盗案，事主受伤致死。捕获首从三十余人。时功令严，劫盗伤人者，无首从皆斩。（首，罪之魁。从，罪之次。）

适翁承行此案，见彼三十余人，皆失业贫民，不忍其骈首受戮。（骈，音蹠，并也。）乃以起意行劫，及下手致死二人拟斩，余皆拟军流定案。

令疑其失之轻，翁力言：“案虽行劫，然阅其供词，并非积贼。（积贼，累次犯案之盗也。）即其致伤事主，亦系黑夜，仓卒推跌，非有金刃器械，似可得从轻比。（比，拟罪也。）”令复虑干严驳，（驳，音博。【字汇】朝廷章奏不合事理，别议改正曰驳。）翁曰：“倘干驳诘，（诘，音结，责问也。驳诘，谓驳而兼责问也。）请以某解省，治失出之罪。【唐书·除有功传】武后曰：公比断狱，多失出，何也？对曰：失出，臣小过；好生，陛下大德。【按】失出，轻纵也。）令敛容曰：“若尚肯为民请命，我岂独无仁心耶？”遂从其言，谏上（谏，

音彦。讞上，犹言定案上详也。)

果驳回，另拟。翁复为文顶详，三驳三顶。中丞大怒，严札申饬，提案亲讯。又饬令带印至苏，势将参劾。(劾，音河，核也，犹参也。)令大惧，以咎翁。翁愿随侍至省，且曰：“公如见抚宪，请悉委之某。幸而得释，公之福。不释，某独任其责。”令遂带翁同行至省。

入谒中丞，翁候于辕外。中丞责令轻比，词色俱厉。(厉，严也。)令顿首谢过，中丞复曰：“若初任，谁教若为此者？”令以刑房胡吏对。中丞曰：“从汝来否？”对曰：“现在辕门外。”中丞笑曰：“我固疑滑吏纳贿舞文，(滑，音猾，奸狡也。贿，音汇，财也。【唐书·柳公绰传】吏有纳贿舞文，二人同系狱。公绰判曰：赃吏犯法，法在；奸吏坏法，法亡。竟诛舞文者。【按】案卷中作弊曰舞文。)果不谬，我当亲讯之。”即饬巡捕官带翁入。

中丞迎叱之曰：(迎叱之，谓迎面呵之也。)“若为刑房吏，不知劫盗伤事主至死，应无分首从皆斩耶？”翁叩头对曰：“固知之。然律虽如此，其中轻重，当有权衡。(犹言有分别也。)”中丞怒曰：“同一劫盗伤主，分何轻重？”对曰：“律为积年巨盗，明火执械，杀死事主者言耳。若此案皆失业贫民，迫于饥寒，致罹法网。事主之死，由于推跌。似当稍从宽典。”中丞厉声曰：“汝得盗贿若干，敢巧言为之开脱？不实言，当用夹棍夹汝。”

翁复叩首曰：“若谓下吏有意为盗开脱，下吏不敢辞罪。至受贿舞文，下吏素不屑为。不独此等巨案，即斗殴细故，下吏亦不敢昧此良心。”

中丞强笑曰：“既不受盗贿，何所为而力从轻比？”翁曰：“不敢说。”中丞固询之。对曰：“无他，公门里面好修行耳！且大人独不闻欧阳文忠有言曰：（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宋仁宗朝历仕至少师，谥文忠。）‘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无憾乎？（憾，音汉，去声，仇恨也。）’”中丞闻而异之。因令近案。

谛视之，则善气迎人，望而知为长者。遂霁颜问曰：（霁，音际。【前汉书·魏相传】为霁威严。【注】霁，止也。【按】霁颜，谓止其怒颜也。）“汝有几子？”对曰：“有四子。”“何业？”对曰：“长子令仪，幸中上科举人，次三皆县学生，四本年蒙府尊拔取案首。”中丞肃然曰：“此汝‘公门里面好修行’之报也！兹案吾从汝，保全多命，又为汝子明年琼林先兆矣！（【唐书·选举志】太平兴国八年，进士始分三甲，自是锡宴就琼林苑。【按】琼林先兆，犹言中进士之先兆。）”

遂命之出，如详定案。诛二人，余皆全活。令亦仍回本任。向山太守次年果捷礼闱，（中进士曰捷礼闱。）次三俱贡入太学，登仕版。（【宣和书谱】张华为本郡太守所荐，始登仕版。【按】出仕，曰登仕版。）四廩生，至今书香未艾。（【左传】忧未艾也。【注】未艾，未绝也。）

坐花主人曰：余尝谓人欲为善，不独宜常有此心，且当有定识定力，方不为权势所夺，异见所摇。世每有初念甚善，非不知以济人利物为心，及临之以赫赫之威，而利害切身，终初易念。古今贤士大夫，以是丧其生平者，（丧，失也。）岂少哉！胡翁以县掾之微，（掾，音院，属吏也。【汉书·贾复传】王莽未为县掾，迎监河东。【按】县掾，

县署书吏之称。)见一定而不可挠。(挠，音饶，又尼交切，平声。扰也，屈也。)虽以抚部之尊，(抚部，巡抚之称。)又惕之以严刑，凌之以盛气，(凌，侮也。)而翁持论侃侃，(侃，音坎，上声。【论语注】侃侃，刚直也。)不屈不阿。(不阿，不曲从也。)卒之己见得申，而抚部亦霁威以听，充是以往。(犹言由此推之。)虽张释之、徐有功，(汉，张释之，字季，裕州人。袁盎荐拜廷尉，克尽其职。朝廷称之曰：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唐，徐有功，名宏敏。武后朝，周兴、来俊臣揣后旨，争以周纳相高。独有功为狱，常持平守正，所全活甚众。)何以加此？谓非以定识定力，济其善心乎？

【白话】

太守胡向山的父亲胡老太公，是金山县刑房役吏。为人处事很忠厚，凡收受贿赂、作弊偏护之事，平生从来不做。

恰好金山县发生一起盗窃案，被盗人受伤而死。逮捕了首犯从犯三十多人。当时法律规定很严：凡抢劫偷盗伤人者，无论首犯从犯，一律问斩。这件案子由胡老先生承办。

他看三十余人都是失业贫民，不忍心他们都被杀头，就以他们动机是行劫，下手作案时才误致人死命为由，判处其中首犯二人拟斩，其余均判处充军流放定了案。

县令认为他量刑过轻，老先生极力辩说：“案子虽是行劫，但看他们的供词，都不是惯贼。即使受害人致死一节，也是在黑夜慌忙仓促中被推挤跌倒，并不是用刀刃之类的杀人器械所致，看来应从轻量

刑。”县令又担心上级会严厉批驳下来，老先生又说：“如果受到驳斥，问下罪来，请把我押解进省，治我轻纵之罪！”县长脸色严肃地说：“你都肯为民请命，难道我就没有仁爱之心吗？”于是就按老先生的意见，作了定案处理，详文上报。上书果然被驳回，又令另拟呈状。老先生重新写过详情，顶报上去。三驳三顶。

巡抚大怒，严厉下书申斥，要提案亲自审讯，并又下令县长带上官印到苏州听候处理，看来势必遭参劾。县长恐惧万分，埋怨胡老先生。老先生表示愿意随县长进省，并说：“县公见了抚宪（对巡抚的尊称），请把一切责任推在胡某身上。如果有幸得到宽释，是你县公之福。如果不释，胡某独担其责！”县长就带老先生来到省城苏州。

县长入府谒见巡抚，先生等候在辕门之外。巡抚斥责县令量刑过轻，脸色言辞极其严厉。县长叩首谢过。巡抚又说：“你初上任，是谁教你这样做的？”县长说是刑房胡吏。“他跟你来了没有？”县长说：“他在辕门外。”巡抚冷笑着说：“我本就怀疑，一定有狡猾的贪吏，受了贿赂在案卷上作弊。果然不出所料！我要亲自问他！”当即下令捕官把胡先生带进来。

巡抚迎面斥叱说：“你身为刑吏，难道不知凡劫盗者伤事主至死，应当不分首犯从犯一律问斩吗？”先生叩头说：“我知道！但是条律虽然有此规定，其中判定的轻重，应当有所分别。”巡抚发怒说：“同一劫盗伤主，还分什么轻重？”答说：“条律规定的是积年巨盗，明火执械，杀死事主者才处死。但此案所涉及的都是失业贫民，迫于饥寒，以致铤而走险。事主之死，是由于推挤跌倒，似乎应当从宽处理。”

巡抚高声说：“你究竟得了盗匪多少贿赂，竟敢巧言为他们开脱？不老实说，就用夹棍夹你！”

老先生又叩头说：“如果说下吏我有意为盗贼开脱，我不敢推辞这项罪名。至于受贿在行文上作弊，下吏我从来不屑于这种行为。不用说像这样的大案，就是斗殴小案，下吏也不敢昧了良心！”

巡抚冷笑说：“既然没有受贿，为什么极力要从轻发落？”先生说：“不敢说！”巡抚坚持要他说，先生回答说：“没有其它理由，只是公门里面好修行罢了！欧阳公（欧阳修）曾说：‘如果我是尽力帮人免死而未做到，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死者也不会怪罪于我。’大人听过这句话吧！”巡抚听了，很觉诧异，就叫老先生走到案旁来。

仔细一看，见他满脸善和之气，一望而知是一位忠厚长者。立即和颜悦色问：“你有几个儿子？”答：“四个儿子。”问：“干什么职业？”答：“长子令仪，侥幸考中上一科的举人。下面的三个，都是县上的学生，老四今年恩蒙府尊选拔为第一名贡生。”巡抚心怀敬意说：“这就是你‘公门里面好修行’的回报！这一案我就依你的主意，保全那些人的性命吧！这又是你儿子明年中进士的先兆了！”

巡抚即命他们下去，案子也就照上报的材料定了：杀了主犯两人，其它人全部保住了性命。县长仍官还原任。第二年老大果然中了进士，下面三个儿子都是贡生入了太学，老四为廪生。至今仍是书香门第。

坐花主人说：我认为人做善事，不仅应该常怀善心，而且还应当有卓越的见识和不可动摇的信心，才能不为权势所吓退，不被邪见所动摇。世上人往往有第一念发心很纯正的，并非不知为人处事应以济

人利物为理念，但当面对赫赫威势，波及自身利益的时候，就改变了最初的善念。从古至今的贤士大夫中，因此而丧失高尚人品的不少啊！胡老先生，区区小吏，以坚定的见识与不屈的信念，虽面临巡抚之尊威，胁之以严刑，凌之以盛气，仍能持理侃侃，不屈不挠，充分陈述己见，巡抚大人终能收敛威慢而听取了他的意见。由此推之，即便象张释之（汉廷尉，善尽其职，古有“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之说。）、徐有功（唐武后朝大吏，持平守正，所全活者甚众。）这样的先贤，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难道不是靠坚定的见识和不退的信心，助成了他们的心愿吗？

张观察

行本无赖度残身，恶念顿除发善心。

坐雪持银俟失主，前愆赦去锡功名。

张观察，京口人。（京口，今江苏丹徒县治。观察，道台之称。）为诸生时，家贫无行，（句出《汉书》，并《史记》。【按】无行，不敦品行之谓。）人畏之如虎。而性颇豪迈，讹索所得财，（讹索，对人讹诈索取也。）随手散去。里中贫人，亦多赖饮助（饮，音次，犹助也。），以故家无宿春。（春，音充。【庄子】适百里者，宿春粮。【按】无宿春，犹言无馀米。）

某年除夕，不能举火。念亲故皆有夙嫌，（亲，亲戚。故，故交。有夙嫌，犹言素不睦也。）且多齷齪小人，（齷齪，音握辍。【正韵】急促，局陋貌。）无可告者，又不甘作摇尾乞怜状。（【韩文】俯首帖耳，摇尾而乞怜者，非我之志也。）薄暮，无策，持妇破布裙，诣典肆强质钱千，（质，音致，当也。）市斗米、酒肉、香楮，（楮，音褚，锡箔之类。）贮篮中携归。（贮，音住，藏也。）

家在陋巷中，天雨路滑，将至家，失足绊跌，（绊，音半。【增韵】系足曰绊。）篮中物皆倾翻。愤极归，（愤，恨也。）携灯往照，拾得一袋，入手颇重。持归视之，中有元宝二枚，碎银数十两，洋钱百余，零钱数百，帐簿一册，手摺数扣，知为某绸庄物。大喜，计得此可以小康。（小康，犹言少有资产，足以自安也。）

将携入内，忽念此必店伙收帐所遗，无以偿主，将丧其生，不如

俟来觅，（俟，待也。）还之。遂藏其袋，而以袋中零钱复市米归，令妇炊煮，（炊，音吹。炊煮，犹言烧煮也。）身自秉烛，坐门外风雪中。

未几，见一老者与两少年，持绸庄灯沿路照看，形色仓皇。观察知为失物者，俟近，唤问之曰：“若寻何物？”老者故识张，知其行无赖，不敢直言，支吾思遁。（【史记·项羽纪】诸将皆慑服，莫敢支吾。支吾，前后语言不符之谓。）张变色曰：“若持灯四照，不觅所遗，将相人门户，（相，视也。）夜间作贼耶？不实告我，必不令汝去！”

老者不得已，始吐实曰：“适以收帐过此，（适，偶也。）小憩道旁。（憩，同惕，音气，歇息也。【诗经】汔可小惕。）遇雨急行，遗一布袋，故来寻觅。今不见，想为行道者拾去矣！”询其中有何物，老者具言银钱帐物，历历相符。张笑曰：“然则曷过余家小坐，拾物人余已知之。”老者揖张曰：“如先生知之，请即见告，不敢轻造潭府。（造，去声，犹至也。【说文】潭，深也。【按】潭府，谓府第深远，如大厦贵府，皆尊称之词。）”张笑曰：“是不可立谈。敝庐即在此，翁何吝移玉？（玉，玉趾。【左传】闻君亲举玉趾。【按】世尊称人举足曰移玉，本此。）”老者犹豫不敢行，张拉之入。

坐定，翁复曰：“如先生知之，请即见告，感且不朽。（不朽，言虽死而不可磨灭也。）”张唯唯。（唯，音围。【史记】太史公曰：唯唯否否。【注】唯唯，姑应之辞也。）入持茶出，询翁店中司何事，曰：“收帐。”曰：“今失此奈何？”老者泪涔涔下，（涔，音岑。涔涔，泪下貌。）曰：“倾家不足偿，有死而已。”因复曰：“先生如知之，求即见告，感且不朽。”张又唯唯。老者疑其戏己也，起立欲行。

张笑曰：“翁少坐毋躁，拾翁物者余不知。余小有资蓄，当以偿翁。”遂出袋示之曰：“此足偿翁所遗否？”翁大惊，顾畏张，嗫嚅不敢言。

张慰之曰：“翁勿疑我！我若利此囊中物者，适已牲醴酬神，（醴，音礼，美酒也。）闭门酣饮矣！何事踽踽坐风雪中，（踽，音举。【诗经】独行踽踽。【注】踽踽，无所亲之貌。）候翁相告为？”因尽出其银洋，置之桌上，曰：“银洋犹是也，钱则借以易米矣。”翁大喜过望，叩头无算。起则请张取其半，张正色拒之。翁曰：“先生不取，某亦不敢行。”张笑曰：“必欲见惠，假我两洋，俾新正得啖饱饭足矣！（啖，音淡，食也。）”翁见其意诚，不敢复言，与以两洋，叩谢而去。

张以所得洋，复出市酒脯归，（脯，音甫，干肉也。）献神祀天。夫妇对酌，既醉而寝。梦为人缚去，见一王者，如文昌帝君状，诃之曰：（诃，同呵。）“汝多行不义，（句出《左传·隐公》。）不亟改，（亟，速也。）当堕饿鬼道！”方乞哀间，忽有人持状入白。王者色顿霁，（顿，犹遽也。）曰：“此事大善，足盖往愆。（往愆，犹言旧恶也。）当还其禄籍，入本年秋榜。”复谓张曰：“汝归，当益折节改行，（【战国策】主折节以下其臣。【按】折节，犹言小心也。）前程未可量也。”张寤，知以还银事，得邀神佑。

质明，即具疏焚文帝前，誓遵行功过格，以赎往愆。未几，前老者衣冠来谒，谢曰：“昨晚非先生，一家老弱命俱休矣。（休，终止也。）已告敝东，必有以奉报。”张逊谢。自此益励行为善，而贫愈甚，常数日不举火。

孟秋中浣，（唐制，百官十日一浣发，一月三浣，曰上浣，曰中浣，曰下浣。）诸生俱赴金陵试。惟张不名一钱，（四字成句，出处未详。【按】不名，犹言无有也。）糊口不暇，（不暇，不及也。）不复作入闱想矣。忽遇前老者曰：“君何以尚不赴试？”告以贫故。老者曰：“君善士，乡试岂可不去？请归，俟我于家。”张诺之。及归，老者随至，出二十金畀之曰：“此余所积修金，君可附舟速行。”张感谢受之。

老者既去，私念以此金应试，事涉渺茫，不如留资薪米，可半年无冻馁忧。（馁，饥饿也。）意不欲行，又虑无以对老者。

方踌躇间，闻叩门声。启视，老者偕一少年复至，谓张曰：“此即敝东，感君高义，久思有以奉报。闻君将赴试，虑尊眷独居，无以资薪水，谨备二十金、白米四石奉赠，抒君内顾之忧。（抒，音纾，上声，除也，解也。）”

张大喜过望，遂附便舟往试。揭榜果中，（揭，音皆。揭榜，犹言发榜也。）老者复偕其店东来，赠以计偕资。竟联捷成进士，仕至观察。

坐花主人曰：一念之善，足盖百愆。（愆，过也。）出饿鬼而登禄籍，何其捷也！岂非天道无成见，惟视其人之自取乎？虽然，张之能为此，亦其素性豪迈，乐周贫乏，尚有善根耳。岂世之齷齪讼师，助强凌弱，锱铢必较者（锱铢，音资朱，细微也。较，计也。）所可同日语哉？”

【白话】

张观察是京口人。年少做秀才时，家境贫穷，品行恶劣，人们都象怕老虎一样畏惧他。他生性却相当豪爽，敲诈勒索来的钱财，随意散去。乡邻中许多贫苦人，也多受到他的帮助，因此他自己家里没有隔宿之余米。

有一年除夕，他家断粮了。他心想亲戚故友之中，都有旧怨，而且大多是些齷齪小人，想不出有哪一家可以去借点钱出来，自己又不愿去摇尾乞怜，向人求告。直到薄暮，他仍想不出办法，就拿了老婆的破布裙，到当铺强逼着借了千文钱，买了一斗米、酒肉和香蜡纸，放在篮子里，往家走。

家在一条破烂不堪的巷子里，天下着雨路又滑。快到家门口时，他不小心跌了一跤，篮子里的东西，全部翻倒在泥泞里。他气得跟什么似的，回到家里拿了盏灯，返回去找，意外地拾到一只口袋，用手一提，很重。他拿回家一看，内有元宝两只，碎银数十两，洋钱百余，零钱数百，账簿一本，手折好几扎，知道是一家绸缎庄的东西。张生心中大喜，心想这一下子就可以过上小康日子了。

他正要拿到里屋去，忽然想到：这东西一定是店中伙计收的账，路过这里丢失的。如果给店主交不了账，他必然只有死路一条。不如等他来找，还给他。他就把袋子藏起来，从袋里拿了点零钱，又去买了米回来，让老婆煮饭。他自己拿了盏灯，坐在门外风雪中等待。

没过多久，他见远处一老者和两个少年，手里挑着绸庄的号灯，沿路照寻着走过来，神色仓惶。张生知道是失主。等他们走近了，就

招呼他们，说：“你们找什么？”老者一看是张，知道他是个无赖。不敢直说，吱唔着想走。张忽然变了脸色说：“你们打着灯笼到处照，又不找丢失的东西，该不是前来相看门户，夜里好来偷盗吗？不老实告诉我，就不让你们走！”

老者不得已，才吐实情说：“刚才收账路过此处，在路旁歇了一阵。突然下起雨来，我急忙赶路，丢了一只布袋，所以返回来寻找。现在找不到，想必是过路人拾去了！”张问他袋中有什么。老者把银钱、账簿等物，一样样报出来，完全相符。张笑着说：“是不是请到我家小坐一下，拾东西的人我已知道是谁了！”老者向张作了一揖，说：“如果先生知道，请马上告诉我，不敢随便到你府上打扰！”张笑着说：“总不能站在这冷风里说话吧！敝家就在这里，老先生何必吝嗷多走两步路呢！”老者犹豫，拿不定主意，不敢去，张把他拉进屋去。

坐下后，老者又说：“如果先生知道，就请告诉我，我感恩不尽！”张说：“好！好！”就走进去，端了茶出来，问老先生在店中干什么事。答说：“收账！”问：“现在丢失了，会怎样？”老者泪如雨下，说：“把家全卖了，也赔偿不起！只有死了！”又说：“先生如果知道，求你马上告诉我，感恩不尽！”张又说：“好！好！”老者怀疑张在戏弄自己，就站起来想告辞。

张笑着说：“老先生稍坐，别着急！拾到东西的人，我不知道。我有小小的一点蓄资，拿来补偿你老先生的损失！”就拿出口袋，说：“这是否够偿还老先生的损失了？”老者大惊，畏惧万分地望着张，

嘴唇动了动，不敢说什么。

张安慰说：“老先生不要怀疑我。我要是想拿这袋中之物，早就拿去买了牲口来祭神祖，关上门大饮大嚼了，何必一个人呆呆地坐在风雪中傻等着你来告诉你呢！”说着，就把口袋中的银洋全部拿出来放在桌上，说：“银洋原封未动，钱么，就借了点拿来买米了。”老翁大喜过望，一连叩了不知多少头。起身后，请张分取一半，张严肃地拒绝了。老者说：“先生不取，我也不敢走！”张笑着说：“非要给，就借给我两块银洋，让我大年初一吃上顿饱饭，已心满意足了！”老翁见他是真心实意，不敢再说什么，拿两块光洋给他，叩谢而去。

张生拿了钱又出去买了酒肉回来，献神供天。夫妇相对而坐，喝了酒吃了年夜饭，醉熏熏地上床入睡了。梦中张生被人捆绑，去到一个王者模样人的面前，好像是文昌帝君。他呵责说：“你多行不义，再不改正，当堕饿鬼道！”张生正叩头乞饶，忽然有一人手拿一张状子进前禀白。王者脸色立即和缓下来，说：“这是大善事，足以抵销以往的恶行。应该还他禄籍，入本年科榜。”又对张生说：“你回去后，应当痛改前非，前程未可限量！”张生醒来，知道是那件还银事，感得神佑。

天亮之后，就写了决心书，在文昌帝前焚烧，发誓遵行功过格，以赎以前的罪业。不久，以前的那位老者，衣冠楚楚前来拜谢，说：“昨晚若非先生之恩德，我全家老小的性命就完了！我已把这件事报告了我的东家，他必有所奉报。”张生谦逊地道了谢。从此更加尽力行善，而生活更加贫困，常常几天都揭不开锅。

初秋月半，所有秀才都去金陵参加秋试。只有张生一文钱都没有，每日饭钱都难措，就不再想应考的事。忽然遇到先前的那位老者，问他：“先生为什么还不动身去应考？”回说因为没有钱。老先生说：“先生是个善人，乡试岂可不去参加！请你先回去，在家等我！”张答应了。刚到家不久，老先生跟着就赶到了，拿出二十金交给他，说：“这是我积蓄的工钱，你快点搭船去！”张生感谢之后收下了。

老先生走了之后，张生私下想，拿这些钱去应试，能否成功没有把握，有点渺茫。不如用这钱买米买柴，可以半年不愁冻饿，便不想去了。但又顾虑如何对老先生回话。

正在踌躇，拿不定主意之时，听到有人敲门，打开一看，是老先生和一位青年人又来找。老先生对张生说：“这位就是我东家，他为先生高义所感动，早想报答！听说先生要去赶考，想到先生留有家眷，生活困难，就谨备二十金，白米四石奉赠，以解先生后顾之忧。”

张生大喜过望，立即搭便船赶往金陵应试。揭榜，张生果然考中。老先生又和店东家来赠送张生进京赴试的路费，他竟联捷中了进士，官位做到了观察使。

坐花主人说：一念之善足以抵销百恶。靠一念善而超出饿鬼、登上禄籍，多么得快捷！这不正昭示人们：天道之理并非一成不变，而重在自己的抉择取舍吗！虽然如此，像张生这样能做到见巨利而不贪，亦是他一贯性情豪迈、乐于周济贫困的善根所致。这是那些心地肮脏、助强凌弱、分毫必较、帮富人打官司的人，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吗？

坐花志果卷三

仁和调生汪道鼎 著

鹜峰樵者 音释

一洋致富

贫犹周急富之基，诚厚方能格外夷。

倘使不如翁德大，拾金倍蓰亦何裨！

刘翁，上杭人。（上杭，县名，今属福建汀漳道。）少诚笃，不能为诳语。虽贫甚，好周人急。弱冠失怙恃，（冠，音贯。怙恃，音户市。【礼记】二十曰弱冠。【诗经】无父何怙？无母何恃？【按】失怙恃，父母俱亡之谓。）无策自振。有戚为粤东某令，（粤，音月。粤东，即广东。某令，犹言某县知县。）将往依之。货屋得数十金而行。（货，犹卖也。）

至江西，遇一同乡友，落魄不得归，（【史记·酈生传】家贫落魄。【按】落魄，犹言潦倒也。）将卖其子为人仆。翁悯之，以己金分其半与之。及翁至粤，戚已前歿，妻子輿柩归矣。（輿，载也。）翁寄居逆旅，进退维谷，（句出《诗经》。【注】谷，穷也。）遂病。

馆人悯其少年孤客，（【孟子】馆人求之弗得。【按】馆人，客舍主人也。）为之延医调治。病虽愈，而囊无一钱，不能作归计，且无

以偿馆人。自念四海一身，无所系恋，不如自尽，以了余生。遂出五羊城，（【番禺杂记】广州昔有五仙，骑五羊而至，遂名五羊城。）至珠江寂处，（寂，音既，静也。珠江，在广州府城南。）俯瞰洪波，（瞰，音看，视也。）耸身欲掷。（欲掷，犹言欲跳也。）

忽见江岸有光灿然，即而视之，番银一圆。心念：江岸安得有遗金？殆天未欲绝我也！因念粤中标场，以一博三十。曾于店中见报帖，言今日有标场三处，不如往博。胜则归计可成，否则仍从三闾大夫游。（楚屈原，为三闾大夫，谏君被逐。五月五日，怀石自投于汨罗江而死。【按】从三闾大夫游，即投江之谓。）计亦良得，（良，甚也。）遂急返，至洋行街。

遇馆人，邀之同往，竟得彩。馆人曰：“去此不远，尚有一局。”复同往，又得彩。遂入城。距店半里许，过一巨室，见人连袂而入。（袂，音昧，袖也。连袂而入，犹言成群而入也。）趋询之，亦设标者。复偕往，倾囊注之，则又得彩。三战三捷，获金二万余。

大喜过望。归寓，告馆人曰：“我孤贫远客，几成饿殍。（殍，同莩，音缥。【孟子】涂有饿莩。【注】莩，饿死人也。）赖君之赐，得致此金。今拟不复东归，立家于此。如能获利富厚，与君共之。顾何业最善？”馆人谢曰：“得金自有命定，某何敢贪天之功？君如欲立家於此，现有两洋杂货行将易主，（易，更换也。）若以两万金售之，（售，音授，买也。）获利甚重。”

翁从之，悉以委馆人。馆人亦诚信可倚，于两洋杂货之外，兼事居积。（凡贷贱买贵卖，谓之居积。）凡所营谋，无不数倍其息。不十

年，拥资数十万，且尽识外夷之商於粤者。

翁固至诚君子。与人交，无城府，（【宋史·傅尧俞传】尧俞厚重寡言，遇人不设城府，直行不欺。【按】无城府，谓以直道待人，心中不设堤防也。）无宿诺，（诺，纳屋切，音懦，入声，应辞也。【论语】子路无宿诺。【注】宿，留也。无宿诺，急于践言，不留其诺也。）而又明爽善决事，遇人有急难，求之无弗应，夷商皆信服之。

会是年洋货大贱，各洋行皆滞销。（滞，停积也。）有关姓洋行亏本，负客金数百万。其行有夷商二，运货四船至粤，久未开舱，而本国信来速之归。（速，催促也。）欲寄货于行，虑为所侵蚀。（蚀，音食。【汉书·韦昭注】亏败曰蚀。）计惟翁诚实可恃，商之通事某。（通事，传译外国言语之人也。）

某者，翁之店邻，尝以逋官钱系狱，（逋，音晡，平声。【正韵】逋，欠也。凡欠负官物，亡匿不还，皆谓之逋。）责比狼藉，（【按】此谓血肉狼藉。）将尽鬻妻女以偿。（鬻，音育，卖也。）有绳其女于翁者，（【左传】蔡侯绳息妫以语楚子。【注】绳，誉也。【按】绳者，称誉其美也。）翁闻之，出钱为之尽偿官逋。某出，书券携女以献。翁折券而归其女，（折，废也。）一家团聚。某感之次骨，（【史记·杜周传】内深次骨。【注】次，至也。【按】次骨，犹言深也。）方无阶以报。（阶，犹由也。）

闻商言，力耸之，（耸，促助他人行事之意也。）遂至翁肆以语翁。翁惊曰：“君货四船，值甚巨，倾吾家不及十分之一。若设有亏缺，何以偿君？”夷商曰：“公第取之，（第，但也。）三年后来收而值，

（而，汝也。）何如？”

翁时虽拥厚资，尚未有室，（室，妻也。）闻三年约，慨然曰：“吾无家于此，虽问心不敢负人，然人事难知。设三年中有意外变，两君何处取偿？”

夷商见其不可，固与之。时旧馆人为之司出入，亦夷人所信，强之居间。（居间，作中也。立于相对人之间，报告订立某种契约之机会，或为订立某种契约之媒介，相对人约明与以酬报者，曰居间。为此者，曰居间人。）估其值，得百余万金。仅付十万金，余期三年，共立合同，交易遂成。

不两月，西洋以构兵故，洋船均不至，洋货腾贵。翁售其货，利市三倍，（【易经】为近利市三倍。【按】利市，犹言利息也。）与馆人谋储其本，（储，音杵，犹藏也。）余以行运。日益富，粤之富家大族争婚之。遂取妻置产，（取，与娶同。）享用埒王侯。（埒，音劣，等也。）而翁益诚谨忠厚，广施与，人多沾其惠。

及五年，夷商始至。翁见其来大喜，为设彩觴，（设席兼演戏者，曰彩觴。）尽延向之共立合同者，而推夷商居首坐。

中酒，（酒数巡之后，曰中酒。）翁执爵而言曰：“刘某赖两君货，拥资数百万，非两君惠，无以致此。今售货簿，及数年行运册籍俱在。除原本外，请以瓜分。（【汉书·贾谊传】高祖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夷商笑曰：“当日早有成议，盈亏任君福命，与吾侪何干？请归吾本，余君自取之，无多逊也！”（逊，让也。）翁执不可，彼此交让。

居间者谓夷商曰：“既刘君雅意，盍照原本每年一分起息，亦义

所应得，且不辜刘君意。（辜，音姑，负也。）”夷商犹不可。筹议数日，竟如居间者言，尽兑本利归之。（兑，音队，货币与纸币交易之谓也。）一时夷商莫不称刘翁诚厚。

未几，关姓行以亏空，为夷商所控。（控，告诉于官庭之谓也。）官封其行，募接充者，难其人。夷商皆推刘翁，翁不可，曰：“洋行须本甚巨，我银皆四散，安能接开？”夷商曰：“无伤也！”强报其名于官，而代为出资。翁不得已从之。翁开行后，夷商争趋之。不十年，富甲一省。

翁寿九十余，及见曾元。至今尚为巨室。

坐花主人曰：自世风日下，巧伪多而诚实少。与人交，无一由衷语，（衷，诚也。）机械变诈，（【孟子】为机械变诈之巧者。）顷刻万端。甚至臣欺君，子欺父，妻欺夫，天下几成一巧伪世界！行之者自谓得意，而不知其上干天怒也！（干，犯也。）间有一二至诚君子，鬼神必阴相之，（相，助也。）使之履险如夷，（四字成句，出处未详。夷，平也。）卒享人间未有之福，（卒，终也。）如刘翁者，可劝已！

【白话】

刘老先生，上杭人。少年时就诚恳老实，从来不会说假话。他虽然家里贫穷，却好周济急难之人。二十岁就死了父母，没有办法自立。他有一位亲戚在广东作县令，想前去投靠，就卖掉房子，得了数十金，动身前往。

来到江西，遇到一位同乡友人，潦倒落魄，因无力返回家乡，准

备把儿子卖给人家作仆役。刘先生十分同情，把自己带的钱分了一半给他。等他抵达广东，亲戚在他来之前就死了，妻子已扶送灵柩回老家了。先生寄居旅栈，进退无路，焦急之下病倒了。

客栈的人怜悯他年少孤苦，为他请医调治。他的病虽痊愈，但已身无分文，根本无力回家，也不能偿还客栈的房钱。他心想自己孑然一身，漂流四海，没有什么牵挂，不如自尽以了余生。就走出五羊城，来到珠江边一个无人之地，低头望着滚滚江水，正想耸身跳下去。

忽然眼前亮光一闪，走近一看，是一块银元。心想：江岸边哪来失落的银元？大概是老天不想绝我吧！就想起广州城中的标场（赌场），以一押三十。他曾在客栈见到过这种报帖（宣传广告单），说是今天有标场三处。不如去赌他一回，赢了，回家的计划就可实现；输了，再跟三闾大夫屈原老夫子去！这主意不错！就急忙返回洋行街。

恰好遇到客栈的主人也去，两人就相伴前往。他竟然得了彩。客栈主人说：“离这儿不远，还有一局！”又一同前去，他又得了彩。接着进城，来到离店有半里路的地方，从一大楼旁经过时，见人成群结队往里走。上前打听，也是设标场。两人就一起走进去，把全部钱都押上，他又得彩。三战三捷，他得到二万多金。

刘生大喜过望，回到客栈，对主人说：“我孤身一人，远游他乡，贫困潦倒，几乎饿死。幸亏有赖你的恩赐，才得了这些钱。现在我不想回老家了，就在这里安家立业。如果我能发富，和你对半分红。你看我该做什么生意最好？”客栈主人说：“得这么多钱，是你命中注定该得。我怎敢冒认上天的恩赐！先生如果想在此立业，现在正有两

家洋杂行要出售，若用两万金买下来，获利很可观。”

刘生听从了店主的意见，一切委托他去办理。店主也很诚信可靠，除买下两洋杂行外，又同时兼做贱买贵卖的倒货生意。他所做的一笔笔买卖，都是获利数倍。不到十年，已拥有资产数十万，并且结识了所有外国来广东作生意的商人。

刘生本来是诚信君子，与人交往，没有城府，以直心相待，有诺必践。同时又明朗爽快，善于决断，遇人有急难，凡有所求，他都必应，所以外商都信得过他。

恰好这一年洋货大跌价，各个洋货行都滞销。有一位姓关的开的洋行亏本，欠债数百万。这个洋行有二家外国供货商，运来了四船货抵达广东，一直没有开舱，而本国又来信，催他们快回。他们想把货物寄存在关姓洋行里，又怕被他侵吞。他们想到刘先生诚实可靠，就与通事（翻译）商洽。

这位通事恰是刘先生所开店铺的近邻，从前曾因欠官府税银而被捕入狱，打得遍体鳞伤、无可奈何之际，准备卖掉妻女以还官债。有人就向刘先生介绍此女，先生听说，就替他家偿清了全部官债。这位通事出狱后，写好契约、带上女儿去找刘先生，求他收下女儿。刘先生把契约撕碎，并把女儿还归他，一家得以团聚。因此他对刘先生感恩戴德，刻骨铭心，但一直找不到机会报答。

这一回他听到外商之意，就极力促成，马上带着外商来到刘先生店铺，将消息通报了。刘先生一听，就惊傻了，说：“先生这四船货的价值太大了，把我的家产全部算上，也不及其十分之一。一旦有了

亏损，用什么来偿还？”外商说：“先生先收下货物，三年以后我们来取本钱，如何？”

刘先生当时虽拥有一大笔资产，但还没有成家，听说三年之约，就生气地说：“我在这里没有家室，虽然我问心不敢有意辜负别人，但人事沧桑难以预料。如果三年之中出了意外变故，你们两位到哪里去取本钱呢！”

外商看到刘先生不答应，坚持要把货物留下。这时为刘先生管账的正是原来的客栈店主，也是外商所信赖之人，于是要他来作中间人，把四船货物估算了一下，共计百余万金。商定只需先交付十万金，余下的以三年为期交还，双方立了合同，这才达成交易。

不到两月，西洋因爆发战争，洋船都不来。洋货因此价格上涨。刘先生出售洋货，多了三倍的益利，他便与客店主商量，把欠还资本划出储蓄起来，其余资本作营运。生意愈来愈旺，广东的富家大户争相前来通媒。刘先生也就娶了妻室，购置房屋田产，享受之豪华，如王侯一样。但刘先生越发诚恳谨慎，越发忠厚了，并大举行善布施，许多人都沾享到他的恩惠。

过了五年，外商才来。刘先生见到他们，非常高兴，为他们的到来，举办宴会，安排歌舞和戏剧以示欢迎，并把以前共同签订合同的公证者邀请出席，然后请两位外商坐在首位。

酒过数巡，刘先生手举酒杯起立发言：“我刘某全赖两位先生的货物，现在拥资数百万。如果没有两位先生的恩惠，我刘某无以至此！现在售货账簿及几年来的营运册籍都在这里，除原本外，其余利润我

们对半分！”外商笑着说：“当年早有成议，盈亏听凭刘先生的福命，与我们无干。请把本资还给我们，其余都归你，不要多谦让了！”刘先生坚持不能这么办，彼此争执不下。

中间人对外商说：“既然刘先生有此好意，就照原本每年一分算息，也属义所当然，这样也就不辜负刘先生的意思了！”外商却不同意，交涉了数日，最后还是按照中间人的建议处理，把本利一次兑还清楚。一时间，外商莫不称赞刘先生诚实厚道。

没过多久，姓关的那家洋行亏空，被外商控告，官府将其查封，招募接管人，十分困难。外商一致推荐刘先生，先生不答应，说：“这家洋行需要很大一笔资金。我的钱都分散在外，怎么能接下来开办呢？”外商说：“没有关系！”就强把刘先生的名报到官府，并且代他把资金出了。刘先生不得已只好接任。等开门营业时，外商争相与之贸易，不出十年，已富甲一省。

刘先生高寿已至九十，而且在有生之年还见到了曾孙和玄孙。至今还是这一带的首富。

坐花主人说：当今社会风气每况愈下，巧诈虚伪的人太多，真诚踏实的人太少。人与人的交往中，说出的话难得有内心真实的想法，全是些虚词假意，难以揣测。甚至臣子欺骗君主，儿子欺骗父亲，妻子欺骗丈夫，社会几乎变成了一个由虚伪装扮成的世界！这样的人自己还很得意，不知这样做的后果是招来天道如理而严厉的惩戒！所以难得涌现出的极少数正人君子，神明必然暗中给以保护，帮助他化险为夷，最终得到世间人难以想象的福报。像刘老先生这样的人，确是

能给世人一些警示的！

荷池洗砚

荷池狎婢已堪憎，况复姑前坚不承。

悔未多时仍故态，病中索命极该应！

某生者，浙杭诸生。从蒋一亭学申韩术，小有才而放诞不羁。（诞，音旦，犹放也。羁，音基。不羁，犹言不拘也。）岁丙午，蒋君就上海咸云崖观察幕。

某生秋试后，谒师于道署，出其闾艺，遍示同人，意甚得也。会署有请仙者，降乩为夏淳如先生。（乩音稽。）某生叩问功名。

大书：前程颇远，惜为口孽淫孽折除尽矣！速改行，尚可延年。否则冤鬼将至，尚冀科名耶？”某笑曰：“仙人乃作此老头巾语耶？（头巾，古代士子之服饰。老头巾，犹言老迂儒也。）既云冤鬼，请问是何因缘？”

乩复书曰：汝必欲明言耶？十年前荷池洗砚事，尚忆之否？”生颜色顿变，叩首默祝。又书曰：冥司申报桂宫，（桂宫，即文昌宫。）黜尔名，（黜，音怵，除也。）减尔算，（算，寿数也。）故予知之。从此力悔前非，尚可挽回万一，徒事祈祷，无济也！”众视生面色如灰。乩停后，有问生以仙所云者，生恍然曰：（恍，音武。【论语注】恍然，犹怅然。）“佻佻之行，（佻佻，音挑踏。【诗经】佻兮佻兮。【按】佻佻，犹轻薄之谓。）惭负人鬼。敬以相告，愿有志者，以予为戒耳！”

先是某生尝读书于姑母家。姑有艳婢，生欲调之而未得闲。（闲，音咸，事之有隙可寻者曰闲。）夏日携砚滌于荷池，（滌，音迪，洗也。）

适婢以采荷踵至。（踵，音肿，后随接至曰踵至。）四顾无人，遂与调笑。婢亦不甚峻拒，（峻拒，严厉拒却也。）入池畔小亭而私焉。自此得闲即会，而婢孕矣。岁底，先生解馆，生亦归家。

及拜年往，姑留之宿。人静后，婢忽至，谓生曰：“蒙君厚爱，红潮不至者三月。若始终眷念，得以长抱衾裯，（裯，音绸，被也。

【诗经】抱衾与裯。【按】抱衾裯，妾之职也。）君之惠也。如将见弃，亦不敢怨，但求速觅良药，以免败露，感且不朽。”生慰之曰：“我已以情告母，将从姑索汝。我必不为负心事，汝勿过虑。”婢泣谢，是夕复留与乱，而不知生无意娶之也。

及归，竟置之，亦不复至姑家。婢朝夕悬望，音耗俱绝。未几，腹渐大，为姑所觉，不胜拷掠，（胜，平声。拷掠，音考略，打也。）吐实。姑素爱生，遽令人召之至，将以与之。

生坚不承，且曰：“淫婢不知与何人乱，乃敢污我！”拂衣竟归。姑信生言，复加严酷。婢无以自明，及夕，自缢死。生亦不以为意，而不虞仙之发其覆也！（不虞，犹不料也。覆，去声，盖也。【陆游诗】予昔未有闻，无与发其覆。【按】明人所不明之事，曰发覆。）既以语询者，因谋所以自忏。（忏，又鉴切，音颤，悔罪也。）众多劝其折节为善，且延高僧为婢追荐，生颌之。自是豪气渐敛。

然未及一月，故态复萌，（萌，犹生也。）信口雌黄，怡情花柳，仙语度外置之矣。（【后汉书·隗嚣传】且当置此二子于度外耳。【按】度外置之，犹言不复在念也。）明年，竟以狂吐血死。死时，守病者咸见一女子，披发立床前，殆即前婢以索命至欤！

坐花主人曰：嗟乎！荷池肆欲，桂籍除名。（桂籍，桂宫之册籍也。）以远大之前程，尽折除于口孽淫孽，何其僨也！（僨，音义并同颠，狂也。【谷梁传】晋文公之行事，为已僨矣！）夫既艳其色而乱之矣，缠绵往复，岂竟无情？而乃觅良药于清宵，尚设负心之誓，绝好音于空谷，（好音空谷，本出《诗经·小雅》白驹章。【按】引此，指篇中音耗俱绝句言。）竟成无赖之尤。甚至形迹既昭，鞭笞备受，（笞，抽之切，音痴，捶击也。）女方吐实。姑亦曲成，而反白己之诬，（白，表明也。）成彼之罪。是不徒弃之，直不啻刃之也！呜呼！彼其心先死矣，何俟鬼神诛之哉！

【白话】

浙江杭州有一个秀才，拜蒋一亭先生学有关刑学知识，小有才气，但放荡不羁。丙午年，蒋一亭先生应邀他就任上海咸云崖观察使的幕僚（秘书）。

这位杭州秀才参加秋试以后，前去道台署拜谒蒋先生，拿出他考试时作的文章给大家看，颇觉得意。恰好署中有一降神请仙者，降乩说是夏淳如先生临坛，书生就叩问自己的功名前途。

只见沙盘上大书：前程颇为远大，可惜被所造口业和淫业折除尽了。赶快改正品行，还能够延长寿命，否则冤鬼将来索债，还希望什么科考功名！秀才笑着说：“仙人怎么说这种没来由的胡话！既然提到冤鬼，请问是什么因缘？”

乩笔又写道：你一定要上明此事吗？十年前荷池洗砚的事，你还

记得吗？秀才脸色一下子变得苍白了，叩头默默祈祷。乩笔又写道：冥司已申报文昌宫，革除你的功名，减少你的寿命，故而预先告诉你。如果从此以后努力忏悔以前的罪过，还有一点挽回余地。若只向神明祈祷，仍无济于事！大家看到杭州秀才面色如灰，乩笔停后，就问他仙人所说的事。秀才内心很忧伤懊悔，说：“勾引妇女的恶行，对不起人鬼两道，太感愧疚。现在我郑重向大家坦白，希望有志之人，以我为戒吧！”

原先，杭生住在姑妈家读书。姑妈有一名非常美丽的婢女，杭生想勾引她，没有机会。夏季的一天，杭生拿了砚台去荷花池涮洗，正好此婢也来荷池采摘荷花。书生见四周无人，就对她调笑，她也不严厉拒绝，于是两人就到池畔小亭中发生了关系。自此以后，只要有机会，两人就幽会，致使婢女怀了孕。到了年底，老师停馆，杭生也回家了。

到了新年，杭生前去姑妈家拜年，姑妈留他住下。夜静以后，那位婢女忽然前来，对抗生说：“幸蒙你的厚爱，月事不来已近三个月了。你要一直爱我，能为你长期铺被理床，就是你给我的恩惠了。如果你要嫌弃我，我也不敢埋怨你，但请你快找点药来，以免这事败露，我就感激不尽了！”杭生安慰她说：“我已经把实情告诉了母亲，会来向姑妈讨你的。我一定不作负心的事，你不要太着急！”婢女哭着道了谢。当晚杭生又把她留在房里过夜，她也不知道杭生根本无意娶她。

杭生回家以后，就把此事抛在了脑后，也不再来姑妈家了。婢女日夜翘首悬望，竟毫无消息。不久肚子大了，被姑母察觉，她受不住

狠打，吐露了实情。姑母素来很爱杭生，马上派人把他叫来，准备把婢女嫁给他。

杭生坚决不承认这事，而且说：“这淫婢不知是和谁淫乱，还反而污蔑我！”一摔袖子竟然回家走了。姑妈相信了杭生的话，又狠狠地打了她。她有口难辩，晚上上吊自杀了。杭生也不以为意，不料被仙人揭发了他的阴私。他向大家发露此事，是想藉此自我忏悔。大家都规劝他改恶从善，再请高僧为婢超度，杭生点头答应下来，从此自傲之气有所收敛。

但是未出一月，他又是旧病复萌，妄言绮语，寻花访柳，把仙人的警示置之不顾了。第二年他竟然得暴病，大吐血而死。看护他的人都看见一女子披头散发站在床前，大概就是那位婢女前来索命的吧！

坐花主人说：可惜呀！这杭生因为做下这一段荷花池边偷情行淫之事，便被削去禄籍、革除功名，把远大的前程尽丧在这因妄言和纵欲而生的恶业中，真是糊涂颠倒之至了！既然因贪恋美色而乱了那女子贞节，二人又缠绵不已，却又为什么如此无情无义呢？那女子只为遮掩这段丑事而于静夜来求药物，却又为什么再向她发下违逆良心的诺言，以至于终将这弱女子的最后一丝希望化为空谷绝响？这不等于把自己一下推到了卑劣至极的地步吗！甚至，当那小女子因丑事败露，受不住鞭打而说出实话，姑母也被迫成全了他俩的姻缘之时，却竟还为贪图清白之名，反咬女子污蔑自己，把过失尽推于这弱女子身上！这已不仅仅是弃信背义的问题了，简直就等于在用刀杀她了！可怜啊，原来像杭生这种人的良心早已是死掉了，哪里用得上鬼神再来杀他呢！

包巽权

数命平反易一科，主宾同说梦如何？

方知上帝抡才例，举业无须苦切磋。

包丈巽权，余内姻。少隶诸生籍，后弃去，挟申韩术，游豫章者十余载。（豫章，即江西。）二月杏花八月桂，（明人诗句，【按】谓会试乡试之期也。）久度外置之。

道光辛亥，客赣县幕。（赣，音干。）有盗数人，前令已拟死，包读其繇而疑之（繇，同由。），告令复讯。果良民，为捕役所诬。将贯其罪，（贯，音世。【前汉文·三王传】但见贯赦。【师古注】贯，谓宽其罪。）营汛规脱，处分阻令，（汛，音讯。营汛，营中汛官。【战国策】齐无天下之规句。【注】规，犹谋也。《后汉书》凡谋皆作规。）将为所惑。包引义力争，竟昭雪之。（昭雪，开释之谓。）

明年戊子正初，忽梦观天榜有己名，以春梦置之。越两月，复梦见前榜，傍有人曰：“天榜已定，宜速归。”醒仍置之。

越日，忽令来促之赴试。包讶曰：“君与巽权交有年，巽权之弃举业，（【金史·元德明传】德明子好问，不事举业，淹贯经史。【按】举业，应试诗文也。）君宜稔之，（稔，音忍，熟也，谓熟知之也。）何忽谓此言？”

令笑曰：“余非不知先生之久抱高尚，（【易经】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按】世称人无志功名曰高尚，本此。）然畴昔之夜，（畴，音筹。【大苏文后赤壁赋】畴昔之夜，飞鸣而过我者，非子也耶？【礼

记檀弓】子疇昔之夜，梦坐莫莫两楹之间。【按】犹言昨夜也。）予梦若至文昌宫行香者，有吏导予入庑下，见墙头挂长榜，人名甚众，而各分省会。吏告予曰：‘此本科秋榜也。’余谛视所立处，（谛，音帝。谛视，细视也。）上书浙江省第一名马姓，而先生名在三十余。余亦念先生向不赴试，安得中榜？吏曰：‘是因上年办释盗案，天特报以一科。’余瞿然而醒，故敬来劝驾。”

包闻所言名数，与己梦合，意不能无动，而犹狐疑。（【离骚】心犹豫而狐疑。【按】狐性多疑，故疑曰狐疑。）令素精六壬，（六壬，占法之一。）复为之卜，得吉兆，曰：“此占必中。先生往返行资及半年修脯，（【论语】自行束修以上。【节注】修，脯也。故束修亦曰修脯。）余请独任之，何如？”包不得已，遂束装返。

然荒疏久，不复能为八股，（【日知录】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闾中三艺皆散行。房官已弃不荐。

忽主试者以所荐无散行文字，必欲取以备格，遍觅得包卷。主试以为音节入古，竟取中。名数与梦同，而解元为马昱中。（昱，音郁。）包后大挑一等，现为闽中某县。（闽，音敏，即福建。）

【白话】

包巽叔先生是我亲家。他少年时就成为有名的秀才，后来放弃科举，而从事处理刑部案件的工作。他在江西工作了十多年，对每年二月会试和八月乡试，早已不放在心上了。

道光辛亥年间，他在赣县做县令的秘书。有一例有关几名盗贼的

案子，前任县令判犯人成死罪，包先生在阅读案卷时产生怀疑。他报告县令复审，经查果然都是良民，是被捕役所诬陷。县令准备开释他们，但审讯官阴谋逃避罪责，想尽办法来阻止县令，县令几乎被他迷惑。包先生极力据义抗争，最后竟为他们雪洗了冤案。

第二年戊子年正月初，他忽然梦见天榜上有自己的名字，他只当作春梦一场，没有在意。事隔两月，又梦见天榜，旁边有人说：“天榜已定，应该快点回乡去备考！”醒后，仍然置之不理。

又过了一天，突然县令来催促他回去应试，包先生奇怪地说：“你和我相交有多年了，我放弃功名举业之事，你应该很清楚，今天怎么突然说出这话？”

县令笑着说：“我并不是不知道先生你早已无志于功名。昨夜，我梦中好像去了文昌宫进香，有一役吏领着我到了走廊，见墙上出了一长榜，列有许多名字，都是按省会分列的。那位役吏说：‘这是本科秋榜。’我仔细看过榜上所列人名、地名，写着浙江省第一名姓马，而你的名字在三十多名。我也想，你从来不去参加考试，怎么会中榜呢？役吏说：‘是因为他上年所办的开释良民被诬为盗的那一冤案，上天特地回报他的功名。’我一下子醒了。所以特来劝说尊驾！”

包听他所说的名次，与自己的梦正相符合，心中怦然有动，但还是犹豫不定。县令素来精于卜卦，就为他打了一卦，得吉兆，就说：“这次去一定中。先生此次往返的路费和半年的工资，我给你包下了，怎么样？”包不得已，就收拾行李回了老家。

但因文笔荒疏已久了，写不出八股文，考场中三门考试，都用散

行（非八股定式）写成。阅卷官看了以后，认为不合规制，已放在一边，不予推荐。

后来主考官忽然认为所荐考卷中没有散行文字是个缺陷，必须具备这种类型才合规格，于是又把包生的试卷翻找出来。主考官一看认为虽为散行，但音节有古风，竟然取中了。其名次正与梦同。此次科考第一名解元，是马昱中。包生后来举位又升一等，现在是福建省某县的县令。

曹之英

入幕同分买命财，惊看浴血鬼魂来。

赃多罚重原无爽，斩嗣贪官益可哀！

徽州曹之英，任蜀中某县令。（蜀，即四川。）所治有侄弑其叔者。

（治，谓官长统治之下也。）

侄豪于资，（豪于资，犹言富也。）广行贿赂。（贿赂，音会路，以财与人之谓。）以八百金献曹，供招文卷，皆嘱内幕为之改定。方其删改供词时，闻窗外鬼声吁吁，（吁，音虚。【白虎通】起之吁吁。）然幕友亦得贿，不为动。侄竟超然事外。

后数年，其幕友先死。死时见一鬼浴血而来，（【酉阳杂俎】徐敬业幼时，英公叹曰：此儿相不善，将赤吾族。一日令独入深谷逐兽，纵火欲杀之。敬业即屠所乘马，剖腹入其中，火过浴血而出。）称：

“汝与曹某得贿赂，独使恶侄漏网。（漏网，喻有罪幸免也。）且以开脱之故，反将我多方文致，（【路温舒尚德缓刑书】文致之罪明也。【注】文致，舞文法以入人罪也。）令我抱屈难伸。今得请于帝矣！”遂举手自搯其颈而死，（搯，音掐，扼也。）

曹亦相继死。死后家业零替，（替，音剃。零替，零落衰败也。）仅留一子。入泮后，（学宫名泮宫，故进学曰入泮。）忽暴卒，（学宫名泮宫，故进学曰入泮。）曹之后遂绝。

【白话】

徽州曹之英，在四川的一个县当县令。他所管辖的地区，发生了一起侄儿谋杀亲叔父的案子。

侄儿是一家豪富，到处走门路、行贿赂。他用八百两银子买通曹县令，于是县令吩咐手下幕僚，把记录供词等文卷全部改写。正在删改供词时，听到窗外有“吁吁”的鬼叫声，这位文书也受了贿赂，并未在意。这个谋害叔父的侄儿竟然逍遥法外。

后过了几年，幕僚先死，死时见一鬼魂浑身血迹，说：“你与曹某得了贿赂，而使恶侄漏网。为了给他开脱，反而给我多方罗织罪名，使我抱屈难伸。今天得到天帝恩许，找你讨命！”就举手自扼其颈，闷绝而死。

曹也相继而亡，死后家业凋蔽。只有一个儿子，刚刚入学不入，就得暴病而卒，曹门也就绝了后。

宣城盗

璧将焉往巧安排，名利双全算计佳。

不道登门旋索债，竟携巨盗抱胸怀。

宣城有巨盗，行劫久，金多而党众，营汛莫敢谁何。（莫敢谁何四字，出《汉书》，犹言莫敢诘问也。）太守某，严厉有吏才，履任未及旬，即设法捕获之。

盗行贿巨万，太守商之所亲。所亲劝勿纳，守笑曰：“杀之，璧将焉往？（【左传·哀公十七年】公曰：活我，吾与汝璧。己氏曰：杀之，璧将焉往？遂杀之而取其璧。）”遂纳其贿，而仍按诛之。

盗伏法之夕，守署门者，见盗入宅门，呵之不止，（呵，大声责之也。）追之不及，入内室而灭。质明，太守侍姬得一子。及长，竟倾其家。人咸知为盗之索债云。

【白话】

宣城县有一大盗，长期盗抢，很有钱，而且结成一很大的团伙。当地刑捕、作寮都拿他没有办法，也不敢得罪。当时的太守很严厉，而且有才干，到任不到十天，就设法把这大盗捕获了。

大盗拿十万巨金向太守行贿，太守就与亲信商量。这位亲信劝他不要收纳，太守笑着说：“杀了他，这笔钱难道会飞了不成！”就收下了这笔贿赂，同时又按律法把大盗杀了。

大盗伏法的当天晚上，守卫太守衙署大门的警卫，见这大盗进了

太守的宅门，大声呵止。见他不理，就去追，又没追上，见他进了内宅门就不见了。天明时，太守的侍妾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孩子长大以后，竟然把太守家产全部败尽。大家都说是那个大盗来讨债的。

鬼捉醮妇

磨灭亲夫事可嗟，携资好去抱琵琶。

非因再醮宜偿命，善恶难瞒大老爷。

漕泾公寓前民家女，（漕泾，镇名，在松江府属。）少与某甲奸，父母不知也。有某乙，金陵人，（说部中，称两人而隐其姓氏，则曰某甲某乙。金陵即江宁。）流寓漕泾，为小贸易，娶之归。某甲托为亲串，（亲串，亲戚也。）恒出入其家。（恒，常也。）

未几，乙病，女利其死，弃勿顾，药饵茶水惧不给，（饵，音耳，饼也。给，音己，供备也。）恹恹以卒。（恹，音淹。【韩渥诗】年年三月病恹恹。【按】恹恹，病重貌。）女遂携其资，再醮某甲。（醮，子肖切，音较，去声，婚嫁祭名。世谓妇人再嫁曰再醮。）年余，忽患瘧，（瘧，音山，又音店，疟疾也。）瘧作即见故夫向之索命。（索，讨取也。）惧而潜避至母家，鬼竟不至，瘧亦寻愈。逾数载，居母家，不敢归。

值清明节，女至城隍庙观赛会。（赛，音塞。【长笺】今俗报祭曰赛神，以物相夸胜曰赛。）归而瘧复大作，口喃喃不可辨，（【集韵】喃，音南，语不绝也。）疑其为病中谵语。（谵，音詹。谵语，病中妄语也。）谛听之，（谛，音帝。谛听，犹言细听也，二字见《金刚经》。）音似金陵人。其母异而询曰：“汝为何人？”病者曰：“我某乙也！我病，被其凌贱；我死，又尽携我资，与奸夫欢乐。前年即拟索其命，被伊潜脱。追寻数年始得之，今不饶矣！（饶，宽容也。）”言讫，以

爪自裂其肌肤，血痕狼藉。

邻人来观者劝之曰：“必索命，于汝无补，且究非谋杀，不如延高僧追荐。”鬼不可。又许以逢年节祀享不绝，亦不可。时，女生子已数岁，其母曰：“将此子与尔为子，何如？”鬼厉声曰：“我要此杂种何为？”

自此或拔其发，或批其颊，或掐其肤，（掐，音夔。【说文】爪刺也。）药至则扼其喉。（【魏志·荀彧传】扼其喉而不得进，已半年矣！）又时或裸而跪于地，（裸，鲁果切，音瘰，赤体也。）忽歌忽笑，忽怒詈叫号，（詈，音利，骂也。）困苦万状，但求速死。

有怜之者，值鬼附女身时，谓之曰：“既来索命，何不令其速死？”鬼答曰：“他从前磨灭我时，令我求死不得，故我亦令其受此活罪。至期我自同他到大老爷处质审也！”如是者半月。

一日午后，颇安静，疑鬼舍之去。及黄昏，其母于房中，忽睹鬼自外持铁练入，转瞬不见。（瞬，音舜，转瞬，犹言转眼也。）则已附女身，大声言：“今日到期了！锁你见大老爷去！”以手自撻其颈而死。

坐花主人曰：孀妇再醮，鬼虽怨之，不得而仇之。仇之者，仇其先有致死之心也。夫病中狼藉，已无伉俪之情；（伉俪，音亢利，夫妇之谓。）死后鹑奔，（鹑，音纯。【诗经·卫风鹑奔章朱注】卫人刺宣姜与顽，非匹耦而相从也。【按】引此指篇中所云再醮某甲言。）显著睽孤之迹。（睽，音葵。睽孤，出《易经·睽卦》。【按】睽孤，心异之谓。）伤心刺骨，较之亲割刃于其腹中，（割，音恣，插刀也。）殆有甚焉。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晋书】王敦反，其从弟导，

诣台待罪。周顛入朝，导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顛直入不顾。顛见帝，言导忠诚，申救甚至，帝纳其言。顛出，导又呼之，顛不与言。顛又上表，明导无罪甚切，导不知，恨之。帝令百官诣石头见敦，敦谋遂沮。参军吕猗，素以奸谄为戴渊所恶，乃说敦曰：周戴皆有高明，若不除，恐有再举之忧。敦然之，以问导。三问导，导皆不答，遂收顛与渊杀之。导后检中书故事，乃见顛救己之表，执之流涕曰：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友。【按】伯仁，周顛字。顛，音以。）一语诛心，千秋定案矣！

【白话】

松江府漕泾镇镇公所前，有一家普通民户，其女儿，年少时与某甲通奸，父母并不知道。另有一个小商贩某乙，是金陵人，流寓在这里，做小生意，聘娶了这姑娘为妻。某甲就借口是姑娘的亲戚，常来小商贩家与之幽会。

不久某乙得了病，这女人想让他快点死，就不闻不问，既不请医侍药，也不管茶水饮食。某乙病越来越重，就死了。这女人就把全部资产占为己有，改嫁某甲。过了一年多，这女人忽然得了疟疾，病一发作，就见到以前的丈夫向她讨命。她害怕，就逃回了娘家，鬼竟然不来了，病也就好了。住在娘家好几年，不敢回去。

有一年的清明节，这女人去到城隍庙看赛会（祭祀表演），回到家里，疟疾又大发作，高烧时嘴里叽里咕噜说着胡话。家人以为是高烧，说谰话，仔细一听，语音像是金陵口音。她母亲感到奇怪，就问：

“你是谁？”病人说：“我就是某乙！我病时，被她凌辱虐待，死后，她又把我资产裹挟和她奸夫去享乐。前年我就要向她讨命，被她偷偷逃脱，找了几年才找到她，今天再不能饶她了！”说完，她自己用指甲撕扯肌肤，遍体血渍狼藉。

邻人前来解劝说：“讨命对你也没有好处，再说也不是有意谋杀，不如延请高僧为你追荐。”鬼不答应。又许诺他以后每逢年节都设祀享他，他也不同意。当时，这女人的儿子已经三四岁了，娘家母亲说：“就把这孩子过继给你作儿子，行不行？”鬼厉声说：“我要这个杂种做什么！”

自此以后，不是自扯头发，就是自打耳光，要不就自掐肌肤，药送到口边，就自扼咽喉。有时候全身一丝不挂，跪在地上，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一会儿唱一会儿骂，一会儿又大声嚎叫，真是困苦万状，目不忍睹，但求速死。

有人很可怜她，乘鬼附在这女人身上时，对他说：“你来索命，为什么不让她快死？”鬼说：“她从前折磨我时，也是让我求死不得！所以也让她受受这种活罪！到时我自会同她一道去见大老爷当面对质！”这样过了半个多月。

一天午后，这女人很安静，大家以为鬼走了。到黄昏时分，她母亲在房中见鬼从外面进来，手拿铁练，转瞬又不见了。鬼已经附在这女人身上，大声说：“今天到期了。把你锁去见大老爷！”说毕，用手自己扼住自己的脖子而死。

坐花主人说：孀妇再嫁，鬼虽有怨，但不会仇恨。之所以仇恨，

是因为她已先有了要他死的黑心了！在他生病期间，此妇凌辱虐待他，已无夫妇之情；死后又携产再嫁，已明显表白了她早有异心。这种心地和行为，令人伤心刺骨，比用刀子亲剖其腹更有甚之！“我虽未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事见《晋书》），一语诛心，千秋定案！

梅树藏银

敝庐俄顷易朱门，难得成衣古道敦。

题到此图呼咄咄，何期贱字肖文孙！

云间韩漱山，（漱，音术。云间，即华亭县。）富而好礼，见义必为，乡里有善人之目。相传其致富之由，有足讽世者。（讽，方凤切，音风，去声。【广雅】讽，教也。）

漱山先世贫寒，其父韩翁业成衣，设肆于秀野桥之西。艺虽微，而好善如恐不及。

某年岁将除，（除，夕也。）大雨雪。（雨，音芋，与风雨之雨异。

【集韵】自上而下曰雨。）子夜工作既竟，（半夜曰子夜。竟，毕也。）将寝，忽门环震动，如人倚其上，又闻有叹息声。秉烛启视，见一人持包倚门坐。询知为上海某行伙，自乍浦收帐回，夜深，搭船觅寓俱不及，将宿庑下以待旦。

翁骇曰：“客既收帐回，必非空囊，安可露处？即行无事，如此严寒何？敝居虽湫隘，尚可蔽风雨。因延之入。见其衣履尽湿，取己过年新衣易之，复为设酒馔，且谓客曰：“是日间所备以供客伙者，聊以御寒，勿嫌褻也。”时客冻馁交迫，饥不可支，得翁款留，入且礼意殷殷，感甚，谢不容口。（【史记·袁盎传】诸军誉之，皆不容口。

【按】不容口，犹言不绝口也。）食已，为之设榻，置寝具，始自即安。

及明，风雪愈大，舟不能行，翁复留客以俟霁，（霁，音祭，雨

止曰霁。)具餐设酒无灰色。是晚，客谓翁曰：“感君高义，无以奉报。闻云间米价甚贱，载至上海，可获厚息。吾收帐回，多余金，请以三百，假君贸易。”翁正色力辞，(辞，推却也。)客领之。

次日风息，翁为买櫂，(櫂，同棹。买櫂，雇舟之谓。)亲送客登舟。已解缆矣，(缆，音览，系舟索也。)复语翁曰：“昨所言三百金，在卧榻下，君归取之。明年灯节时，于小行恭候也。”翁错愕，欲取还之，(愕，音恶。【正韵】错愕，仓卒惊遽貌。)而船已扬帆去。不得已，归视，果有金在客床下，姑取之。

及新正，尽以市米赴沪。(沪，音户，上海别名沪渎。市，买也。)问讯至某行，适前客自内出，见之抚掌曰：(抚掌，喜而拍手也。)"君真信人也!"翁告以市米若干，已载到。

客因与偕入，见行主，告曰：“此即某上年所遇云间韩君也，今载米至矣。”行主致谢曰：“敝伙携多金露宿，(伙，音火。敝伙，自称店友之谦词。)非足下高谊，几遭不测。今复如期而至，见利不取，君真今之古人也!”翁逊谢。行主命启正厅，延翁入，设盛饌，如待上宾。席散，令前客伴之出游，归则行李皆已取至，留宿斋中。

次日晨起，翁以市米帐贻前客，嘱其取米上岸，欲回云间。客笑曰：“米事已有处置，君小住数日，毋遽动归思。逐日偕之出游，幸不岑寂。(岑寂，音涔记。【苏轼诗】山堂夜岑寂。【按】岑寂，独坐无可消遣之谓。)

居数日，行主复设盛席，延翁上坐，谓翁曰：“君所载米已粿尽，(粿，他吊切，音眺，去声，卖米曰粿。)获息颇厚。今益厚遗君金，

乞不辞劳苦，代为贩运，所得息，君取其半。”随以巨金一錠，置翁前曰：“此君所应分息金也。”翁辞让而后受，因谓行主曰：“既蒙委任，谨当效力。然鄙意窃有所请，不知能行从否？”

行主曰：“愿闻。”翁曰：“某闻为善必昌，今欲于所得息金中，量提两分，以赈恤贫乏，遇地方有善举，亦力为之。然韩某，寡人子，（寡，音举，贫也。寡人子，犹言贫家子也。）金出自公，必公见允而后敢行。”行主许诺，立兑两千金以畀翁。翁自是益力为善，而所运货，亦必获厚息。

不数年，积资稍裕。因买新宅于秀南桥，并其什物售之。（什物，常用之物也。售，音受，买也。）眷属将移居，翁先入宅洒扫。见一帐桌中多字纸，翁虑人作践，（践，音贱。作践，犹言糟蹋也。）置火炉于地，且阅且焚，得一旧册类日记者，上书：如欲银用，在梅树下。异之，顾宅内无梅树，疑为谰语，（谰，音兰。【宋史·窦称传】闺门敦睦，人无谰语。【按】谰语，戏言也。）亦姑置其册勿焚。

屋后有楼数楹，扶梯朽败，撤去之，将易以新者。翁出寒素，习劳惯，（惯，古患切，音罐，常也。）亲携帚扫梯下地。忽见墙侧有画梅一株，花树横斜，色态浮动，（【林和靖梅花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按】横斜浮动四字，本此。）恍忆册上言，知下必有窖藏。（窖，古孝切，音教，地穴也，又读告。掘地藏物曰窖藏。）黄昏后，率家人秉烛入视。

见梅树下皆平铺石板，摇之易动，竭力掘去之。其下排四巨缸，皆黄白物，遂成巨富。

翁自是益为善，及漱山承家训，靡善不为。（靡，无也。）漱山子洛卿，今已举于乡，（中举之谓。）余子若孙，多有声庠序间，（声，犹名也。）食报未有涯也。（涯，音牙。食报，犹言享报。未有涯，犹言未尽也。）

坐花主人曰：余薄游松江，闻韩翁事甚悉。翁不甚读书，顾行谊颇高，语必由衷，（衷，诚也。）事无作伪。其好善乐施，皆一体至诚，无丝毫勉强，真有饥溺由己气象！（溺，音逆。【尔雅释名】死于水曰溺。【孟子】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注】由，与犹同。）故艺术虽微，而天忽予以不赀之富（赀，同资。【魏武帝让封表】臣受不赀之分。【按】不资，犹非常也。）。人但见其得之之易，而不知所以致此者，非偶然也！（犹言非无因也。）

【白话】

云间（华亭县）韩漱山先生，很富有，讲礼义，只要有有益于别人的事，他一定热情去作，乡亲都称他善人。相传他致富的经过，倒是很有启发性。

漱山先生的先辈，家世贫寒，他父亲韩老先生是位裁缝，在秀野桥西侧开了铺面，手艺收入虽然微薄，但乐于助善，总是唯恐不及。

有一年临近除夕，下起了大雪。韩先生半夜做完活计，准备就寝，忽然门环一响，好像有人靠在了上面，又听到一声叹息声。他擎了灯，打开门，见一个人抱着一个包裹，靠坐在门洞里。一问，才知是上海某商号的伙计，从乍浦收帐回来，夜已深了，来不及搭船，也找不到

客栈，准备在此蹲坐等天明。

韩先生惊骇说：“客人既是收账而回，必然身带钱财，怎么能露宿在外？即使不出事，也受不住这样严寒的天气。我这里虽然狭窄，还可以避避风雪！”就请客人进了门。见他浑身上下已尽湿透，韩先生又把自己过年要穿的新衣拿出让他换上，准备了点酒菜，说：“这是白天准备的，供客人伙计吃剩下的，就用来赶赶寒气吧！请别嫌弃！”当时客人又冻又饿，已支持不住了，得到老先生的款留，而且礼意热情，感激得连声道谢不已。吃完，又给他安置好床被，然后才自己睡下。

天亮后，风雪更大了，船不能开。老先生又留客人住下等天晴，为他准备菜饭酒馐，没有一点厌烦的神色。当天晚上，客人对老先生说：“感谢先生的高义，没有什么用来报答先生。听说云间地区的米很便宜，运到上海可获厚利。我收账回来，有多余的钱，借给先生三百金，作贸易的本钱吧！”先生言正词严地不收，客人也就不再强求。

第二天风停了，先生雇了船，亲自送客上船。解缆船渐离岸，客人才对先生说：“昨天所提到的三百金，放在床铺下。请先生回去取了，明年灯节时，我在敝行恭候先生驾临！”先生急忙中回不过神来，想回去取来还给客人，船已扬帆去远了。无可奈何回到家里，一看果然客人睡的褥下有钱，他就暂时收下。

到了新年，韩先生把钱全部买成米，运到上海，一路打听，找到了那家商号。正巧碰上那位客人从里面出来。一见之下，他高兴地拍着手说：“先生真是有信有义之人！”韩先生告诉他已全部买成米共多

少担，现在运到了。

客人就陪同先生进去见行主，介绍说：“他就是去年我在云间遇到的韩先生，今天他把米运来了！”行主致谢说：“我们行里伙计身带多金露宿，如果不是先生高义，几乎要遭到不测之险。今天又如期而来，见利不取，先生真是当今的古代先贤啊！”韩先生谦让，致了谢意。行主命大开正厅大门，恭请先生入，设盛筵作上宾招待。宴席过后，行主让以前那位客人陪伴韩先生出去观光市容。回来的时候，行李等物都已取来，韩先生就安歇在客房里。

第二天一早，韩先生把买米的账簿交给以前的客人，让他派人把米搬上岸，并说想马上回云间去。那位客人笑着说：“米的事情早已做了安排。请先生小住几日，不要急着回去！”幸好每天由他陪先生出去游玩，倒也不感到寂寞。

住了几天，行主又设盛筵，请先生上座，并说：“先生运来的米已经全部出手，获利相当丰厚。今天我再多给你钱，请先生不辞劳苦，代我贩运大米，利息就对半分！”随手把一大锭银子，放在先生面前，说：“这是先生应该得的利息！”韩先生推辞一番，就收下了，并对行主说：“既然幸蒙行主委任，我一定效力。但我有一条意见，不知行主能否答应？”

行主说：“请说！”先生说：“我听说行善必昌。今天我想从所获利息当中，提取两成，用于周济贫困，遇到地方上有善举，也尽力而做。但我是贫家之子，钱由行主出，必须先得行主应允，我才敢去办理。”行主许诺，并当下就兑换了两千两银子，交给先生。从此先生

更加尽力做善事，而所运货物都得到丰厚的利息。

不几年，积累的钱财较富裕了，韩先生就在秀南桥新买了一幢住宅，连同其中的家具等全部买了下来。家眷准备搬进去前，先生进宅去打扫一番。看见一张桌子里有许多字纸，先生怕别人糟踏这些字纸，就端来一只火炉放在地上，一边翻检那堆字纸，一边焚烧。从废纸堆中捡到一本像是日记一样的本子，上面写着：如欲得银两，在梅树底下。他感到很奇怪，向庭院里一望，不见有梅树，心想这一定是玩笑话，就没有在意，暂且把本子放在了一边，也没有焚烧。

在堂屋后面有几间楼房，扶梯都已朽败，现已拆掉，准备改装新扶梯。先生出身贫寒，习惯了自己劳作，就亲自拿了帚把来到扶梯下清扫。忽然看到墙的侧面，画有一株梅花，枝干横斜着，姿态和颜色有如微风中摇动的感觉。先生恍然忆起了那个本子上的话，知道下面必有窖藏的东西。天黑以后，就和家人一起，点了灯来到那里。

大家见梅树下面全是平铺石板，撬了一下，能搬动。用力把石板揭开，下面有四排大缸，装满了黄白之物。于是韩家成了巨富。

老先生自此以后更加致力于善事。韩漱山先生禀承家训，更是凡善必做，其子韩洛卿，现在已是举人。其他的儿子和孙子，在庠学中读书，都得到赞誉。韩家的享报还绵长得很哩！

坐花主人说：我在松江小住时，曾详细地听到了韩老先生的事。老先生读书不多，看他为人处事，风格很高，说话必出自诚心，做事从不奸诈虚伪。他的好善乐施，至诚恳切，浑然一体，不带一丝勉强，真有“他人饥溺，犹我饥溺”之德！所以他手艺虽卑薄，而上天忽然

赐以一笔非常之财富。人们只见他得到的容易，而并不知道他之所以能得到的原因，这并非偶然巧合啊！

正直为神

廉吏为神理不差，甘凉乐利溥桑麻。

笑他道士逍遥甚，梦里惊逢许太爷。

许玉年先生，余伯母舅也。博学工诗画，而性复伉爽，（伉，音抗，直也。）无城府，急人难如恐不及。尤爱才，见人有一善，誉不容口。

以道光辛巳孝廉，出宰甘肃之环县，（犹言为甘肃环县知县。）调敦煌，（煌，音皇。敦煌，县名。）升安西州。所莅地皆处极边，（莅，音利，临也。）其民多诚朴，无内地刁健习，先生治之以静穆。遇讼事，即日判决，无滞狱。

持己极廉，暇则进其士之秀者，为之衡文校艺。又见其地多桑，特于家乡雇蚕妇往，（雇，佣赁也。）教之养蚕缫丝之法。（缫，音骚。

【说文】缫，抽茧出丝也。）所至颂声大作，去则民咸尸祝之。（【庄子】相与尸而祝之。【字汇】尸，神像也。古者祭祀，皆有尸以依神。

【按】设像而祭祀之，曰尸祝。咸，皆也。）年甫五十，以疾卒于安西官舍。

先是敦煌县城隍庙道士某，所多为不法，先生作令时，驱之出境。及去任，道士复夤缘为庙中住持，（住持，僧寺之主者曰住持。）不法如故。

一日道士晨起，忽卷其行囊欲遁，色甚仓皇。或问之，道士言：“昨晚睡后，梦中闻殿上鼓吹呵殿。出视之，见新城隍到任，威仪甚

整。方在旁窥伺，忽闻堂上传呼‘速拿某道士’，为二役持链锁至城隍前。仰视之，即前任县官许太爷也，厉声叱曰：‘汝经我驱逐出境，既窥我去任潜回，即应安分，乃仍怙恶不悛。（怙，犹恃也。悛，音圈，改也。四字出《左传·隐公》。）今日本应促汝命，（促，折短之意。）姑念系莅任之初，量与薄惩！’即飞签下责竟，叱令即日离庙，毋再逗遛取死。（逗遛，音逗留，迟延不去之谓。）遂命皂隶驱我出。及阶，倾跌而醒，两股痛不可忍，今不敢复居矣！”竟携其行李踉跄去。（踉跄，音亮呛，急遽貌。）

时敦煌人，尚未知先生之歿。及后探之，则道士见先生莅任时，即安西易箒之日也。（箒，音责，篲也。【礼记·檀弓】曾子寝疾病，童子曰：华而晄，大夫之箒与？曾子曰：然，斯季孙之赐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箒。举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歿。【按】世谓人临终为易箒，本此。）正直为神，岂不信哉？

先生长子彦直，为余堂姊婿，作令粤东。其次子缘仲，现任江苏泰州，有循声。（循，犹良也。声，犹名也。）三子润泉，五子冶金，先后举于乡，官部曹。（部曹，郎中主事等职。）知先生之遗泽孔长也。

坐花主人曰：先生作令八年，所莅皆边塞瘠苦之区，（塞，音赛。瘠，薄也。瘠苦，地薄民贫之谓。）顾能深自刻厉。（刻厉，犹言节俭。）食无兼味，（兼味，犹两味也。）傍无侍姬，清俸所遗，尚能贍及亲族。（贍，音善，给也。）每年必于岁前远道汇归，自数金以至数十金，视亲疏以为厚薄。戚里恃以御寒度岁者，常数十家。而清白自持，更为民兴利。其循良之迹，甘凉人至今犹能道之。（甘，甘州。凉，凉

州。)歿而为神，子孙贵盛，不亦宜乎？

【白话】

许玉年先生，是我伯母的舅舅。他学识广博，诗词绘画很有功夫。先生性情爽利真诚，没有成见和狡诈之心，急人之难，犹如己难。他特别爱惜人才，见别人做件好事，总是赞不绝口。

他于道光辛巳年中孝廉，派到甘肃环邑作县令，后调敦煌县，又升任安西州知府。所到之地，都是极边远地区。这些地方的民众都很诚实朴素，不像内地人那样爱生是非。许先生治政便显得稳静而肃穆。遇到争讼告状的事，他当天就作判决，不留积案。

他要求自己严格而且廉洁。有空时，他就招请有才之士前来，与他们共同讨论评判他们文章和写作技巧的优劣。他又见当地桑树很多，就特别从老家雇了一批擅长养蚕的妇女来到当地，教他们养蚕抽丝的技艺。所到之处，他都大受老百姓的称赞；要离任时，百姓都供奉他的牌位，焚香祈祷。他刚满五十岁时，病逝在安西州府任上。

在他任敦煌县令时，该县城隍庙中一个道士，尽干不法之事，被许先生驱逐出境。他离任以后，这道士又通过走后门通关节，回到庙中做了住持，不法如旧。

有天早晨，道士起床，匆匆卷起行李，准备逃走，神色慌张。有人问他，他说：“昨晚睡梦中，听到大堂上衙役喊威声、吹鼓声。出来一看，是新城隍到任，威仪整肃。正在偷看之间，忽然听到堂上传呼‘速拿某道士来！’我就被两人用铁链带到城隍前。抬头一看，竟

是前任县官许太爷！他厉声呵斥说：‘你被我驱逐出境，见我离任，又偷偷地跑回来。既然回来，就该安分守己，但你还是作恶不改！今天本该取你的性命，念这是我新到任，给你一点小小的惩戒！’扔下一签，我挨了顿板子。然后城隍叱令我即日离庙，不要再逗留此处找死。他下令差役把我赶了出来，我在台阶上跌了一跤就醒了，两腿疼痛难忍。不敢再住在这里了！”道士背了行李，急急忙忙走了。

当时，敦煌人还不知道先生已死，到后来才打听到。道士见先生到任城隍之时，正是先生逝世当天。因在世正直而死后为神明，不能不相信呀！

许先生的长子名彦直，是我堂姐的丈夫，在广东作县令；先生的二儿子，名缘仲，现任江苏泰州知府，名声很好；三儿子润泉，五儿子冶金，先后在乡试中得中拔贡，担任郎中、主事等职务。由此推知，许先生高尚品德留给后代的福泽是很厚的。

坐花主人说：许先生当县令八年，所到之处都是边塞瘠苦之地。回顾他的一生，能严格自励节俭，食无兼味，没有侍姬。每到年关将近，他必以所得清静奉禄远道汇寄家乡，根据近亲远亲的不同，送给几元至数十元不等，以赡养亲族。故乡亲戚族里靠他的接济得以御寒度岁的，常有数十家之多，他自己却过着清贫生活。他的善绩，甘肃凉州地区的百姓，至今还能为人所称道。他死后为神，子孙贵而盛，难道不是很应该的么？

勘灾二则

勤慎犹防实惠无，哪堪假手到胥徒？

双双促寿休怜惜，委檄原非催命符。

其一

县丞某，需次江苏，（【宋史·马廷鸾传】调池州教授，需次六年。

【按】需次，凡候补、候选、候升之谓。）委署奉贤丞，（奉贤，县名。丞，县丞。）丞分防四团镇。时前官以疾歿，灵柩尚在署，某携眷，假馆城隍庙。

是年邑被水，（遭水灾也。）蠲赈并举。（蠲，音捐，豁免钱粮曰蠲。）府檄某查本镇被灾户口。（檄，刑狄切，音习，征召也。檄某，犹言札委某也。）

值方伯亦委员至，两人者素相得，（谓旧交也。）某遂留之同居。日事酣饮唱曲，而委其事于胥役、乡董团保，遂得因缘为奸，渔利冒滥交作，（渔利，饰诈以取利也。）贫民反不沾实惠。

未几，某夫妇相继无疾暴卒，委员某回省销差，不一月亦卒。

某丞年未强仕，（【礼记】四十曰强而仕。）素无大过，忽罹此惨报，人疑其携眷属、居神庙，致以褻渎，干神怒。（干，犯也。）然观于委员某之死，而知冥谴之在此，不在彼也！（谴，音遣，罚也。鬼神降罚曰冥谴。）

其二

道光庚寅年，江北大荒。有司以赈抚请，（有司，知府、知县之称。）户口稍多，抚军疑之。因飭苏藩司于州县佐杂中，（飭，音敕，命令也。）选廉干者十员，往会地方官覆查。

与斯役者，（与，音预。）颇极一时之选。顾皆承抚军意，务为刻核，（【类篇】考事得实曰核。）泽不遍沾，节省帑金巨万。（帑，音倘。帑金，库金也。）时惟郑君祖经与某某，所查独宽，以是忤抚军意，（忤，音午，逆也。）不得保。

而精核蒙上赏者，七人。次年，七人者相继无疾卒，而郑君以前海运劳，自南汇丞擢尹江都，（南汇，县名。擢，音浊，拔也。知县曰县尹。【按】此句犹言升任江都县也。）一子以孝廉入中书。（孝廉，举人之称。中书，内阁官名。）某某亦俱无恙。

【白话】

其一

有一县丞（副县长级），候补去江苏，委任他接替前任县丞，管辖四个团镇。到任时，前任官因病已亡故，灵柩还停放在衙署里。他就带着家眷暂时住在城隍庙里。

这一年遭水灾，朝廷下令一方面免除百姓钱粮，一方面由政府发放赈济。府台发下公文，命令他调查该辖区受灾的户口。

同时府台也派了两名委员下来一同处理灾情。他与这两名委员是旧交，很相投契，就留他们住在一起，每天只是饮酒作乐，而把处理

灾情的一切事务，全部委托给保甲、乡董和团练去办。于是这使这些保甲乡董得以狼狈为奸，勾结舞弊，冒滥欺诈，从中渔利，而受灾的贫苦百姓，反而得不到一点实惠。

不久，这位新任县丞夫妇两人先后无疾暴亡。委员中的一人回省出差，不到一月，也死了。

这位县丞还不到四十岁，向来没有大过错，突然遭到这样的惨报。有人以为他是带了家眷住在神庙里，亵渎了神灵，惹神发怒而受报的。但仔细观察他的死因，就知道他遭冥谴的原因在于他玩忽职守，涂炭遭灾的苦难百姓，并不是因住神庙而造成！

其二

道光庚寅年间，江北大旱，当地有关政府上疏请求赈济安抚。受灾户口人数稍多，抚军心中发生怀疑，就下令江苏藩司从其所辖各州县的府吏中，选派能干而又廉洁的人员十名，会同地方官员进行复查。

被选参与这项工作的人，都被认为是精干者。但仔细看来，他们都承顺抚军的心意，在复查工作中刻意过严，使受灾百姓并未普遍得到赈济，因此而节省下来的赈款竟达上万之巨。当时只有郑祖经先生与某某人联合复查得较宽，因此触怒了抚军大人，不得保荐。

十人中有七人，因复查精严而得到上级奖赏。第二年，这七人都相继无病而亡。郑先生，因此前海运工作中有功劳，而从南汇县丞被提拔为江都县令。他的一个儿子，以孝廉而入中书省。与郑先生一起做复查工作的某某，也一直安然无恙。

一震三人

殴母偷银罪益高，恢恢天网总难逃。

居然鼎足同遭谴，文庙门前即市曹！

苏州有某甲，不孝其母，辱詈殴打，习以为常。又有某寡妇，积银百余两，将寄店生息，以度朝夕，为某乙某丙所窥，（说部中称三人而隐其姓氏，曰某甲、某乙、某丙。）窃而瓜分之。寡妇失资，郁郁以卒。

人皆知乙与丙所为，畏其无赖，不敢言。而某甲母，亦竟为子磨折死。三人者，皆藩伯执事夫。

壬寅夏，夷氛恶。（氛，音汾。【左传】楚氛甚恶。【注】氛，气也。【按】夷氛恶，谓夷人犯境，信息紧也。）王师自浙至苏，当道设军需局于沧浪亭，亭邻郡文庙。李藩伯以事至局，执事人役，散憩文庙前大树下。

时赤日一轮，青天万里，忽风云怒卷，雷电奔驰，既而霹雳一声，甲乙丙同时震死。

【白话】

苏州有一人甲某，不孝母亲，经常辱骂殴打她。有一寡妇积蓄了百余两银子，准备存放在一店主处生利息，来维持生计，却被某乙和某丙两人暗中看到，两人就偷了这些银瓜分了。寡妇丢失了钱，忧郁而死。

人们都知道是某乙和某丙干的，但因他两人是无赖，都不敢说。某甲的母亲也被折磨而死。这三人都是藩台大人衙门的役夫。

壬寅年夏天，外寇入侵，局势紧张。官军要从浙江开赴江苏，政府在沧浪亭设立了军需供应局，该亭与郡文庙相邻。藩台李大人有公事来到军需局，随行的执事役夫等人，都分散在文庙前大树下歇脚。

当时艳阳高照，万里无云。忽然间黑云怒卷，狂风大作，雷电奔驰，刹时，一声炸雷闪过，甲乙丙三人同时被击毙在树下。

昧银被殛

勤工针黹苦伤心，积久遂逾数十金。

尔可昧他朋比用，苍天岂负苦心人！

又有老妇某氏孀居，事针黹以抚孤。（黹，音止。针黹，犹言女工也。）其子既长，习钱业，薪俸足以赡母。而氏勤于黹工如故，遂颇有余资。积数十金，将为子娶妇。贫家屋宇浅隘，与邻居仅隔一板。氏每出，虑金有失，辄缠之腰间。

一日，诣圆妙观进香。（诣，至也。）闻人言观中多扒窃，（扒，音爬。俗称窃贼曰扒手，谓劫取人之所藏也。）因解腰缠物，托素识米店中某甲代为收藏。及烧香出，往取金，甲变色曰：“谁收汝金？”氏大惊，号泣与辩。甲指天誓日，以明其枉。两相争论，道路环观，莫之能决。

方氏交银时，有店邻某乙者，实目睹之，时仍在店中。氏指以为证，乙晒曰：“若是，汝真见鬼矣！我方自阊门来，汝面尚未见，安知汝二人真伪？”众闻乙言，咸哗然，（哗然，大众之喧声也。）以氏为非。氏无以自明，抑郁而归，竟自缢死。

子归殛之，不知其致死之由，痛极而病。沉绵中，梦母至曰：“明日观前有一震两人者，我冤可白，原金可复归。汝盍扶病往观之？”次日，子果扶病往。

日方亭午，（【孙绰天台山赋】义和亭午。【注】亭，至也。午，日中也。）天气清明。忽云卷风号，震雷骤击，甲与乙各持一银包，

对跪而毙。

乙旋复醒，向众备言：“是日老妇托收银后，甲起意鲸吞，（鲸，音京。【旧唐书·萧铣等传论】大则鲸吞虎据。【按】鲸，海中大鱼，口大而善吞，故吞曰鲸吞。）与我三七分用，不虞其共干天怒也。冥司以起意由甲，特免我死罪，命我对众宣扬，并令将原银交还氏子，但不知其人姓名，奈何？”

时有知其事者，指氏子谓曰：“是非失主乎？”子对众收其银而归，呈之灵几，（灵几，为死者设奠之器具也。）一恸，（恸，音痛，痛哭也。）而病爽然若失。乙卧床半年，始能起，一手一足皆折，终身残废。

【白话】

又有一位老妇人，一直守寡，靠为人刺绣挑花挣钱，抚养儿子。儿子长大，在钱庄做事，所得薪俸足以赡养老母。但这位老妇人仍然不停地刺绣，所以颇有余资，积攒了有几十块银元，准备为儿子娶媳妇。穷家小户，房屋浅隘，与邻居只有一板之隔。她每次出门，怕把钱丢了，总是缠在腰里。

有一天她要去圆妙观进香，听说观中扒手多，就把腰里缠的钱解下来，托请米店中素来熟识的某甲代为收藏。等她烧完香，前去某甲处取钱，甲变了脸说：“谁收了你的钱！”老妇人大惊，号哭着与他申辩，甲指天誓日，以表明自己遭了冤枉。两人争论不下，围观的人很多，但无法决断是非。

当老妇人交钱给某甲时，有一位该店的邻人某乙在场，是亲眼目睹者，争论之时，他仍在店中。老妇人就请某乙为证。乙笑着说：“你真是活见鬼了！我刚才从闾门来，连你的面都没有见到，怎么能知道你两人谁真谁假！”大家听了某乙的话，都七嘴八舌议论开了，认为老妇人不对。老妇人有口难辩，气郁而回，实在想不通，就上吊自杀了。

儿子回来，见母亲已自缢身亡，又不知是何原因，悲痛无比，只好将母殓葬。遭此突然意外，又无处找到缘由，痛极而病。昏沉之中，梦见母亲前来告诉他说：“儿啊，明天圆妙观前，天雷要击死两个人，我的冤屈就可大白。我们的钱，可以得以归还，你应该抱病到那里去看！”第二天，儿子果然带病前去。

到了观前，只见天气一片晴好。不多久，突然乌云涌起，雷电大作，一声巨响，闪电下击，甲和乙各自手持一包银子，相对跪在地上，已被击毙了。

过了一会儿，乙苏醒过来，对围观众人详细说了情况：“那天老妇人把银子托放给某甲后，甲就生了歹意，企图诬吞银子，与我三七分赃。不料我两人冒犯天怒。冥司因起意之罪在甲，特免我死罪，命我对众人宣说，并要我把银子交还老妇之子。我又不知他的姓名，该怎么办呢？”

在场的人中有知道这件事的人，指着她儿子说：“这不是那位失主么？”儿子当众收取了银子，回到家里，将钱供在母亲灵牌前，大哭了一场，身体竟然完全恢复了健康。乙卧床半年，才能走动，但是

一只手和一只脚已经折断，成了终身残废。

火漆藏银

贩鱼原是小经营，济急扶危最有心。

预兆吉来真获宝，见机而作漆涂银。

嘉兴于氏，郡之巨室，市房甚多。有朱某者，贩鱼为业，租于氏屋以居。屋即在于府旁，为于太夫人赠嫁产。每岁底，太夫人遣一媪若婢，来征其租，（媪，音袄，老妇也。征，收也。）不假手于仆隶，无追呼之扰。（追呼，谓催租也。）朱便而安之，如是者亦有年。

朱虽小负贩，然性豪旷，能急人之难。尝于市中遇男妇二人，携一子约十龄，相持而哭，哀动路人。朱询之，曰淮安人，因家遭水厄，流亡至此。闻今年大稔，（稔，音忍，熟也。）将归而无资。欲卖妻，志既不可夺；欲卖子，情又不忍离。徘徊无策，饥火中烧，（饥火，喻言腹饿难耐之状也。【白居易诗】饥火烧其肠。）故相持一恸。

朱询其需钱几何，（需，犹要也。）可挈妻子同返乡间。（挈，音切，以手下提曰挈。）曰：“但得二千文足矣！”朱竟招之归，如数给之。人咸诽笑之。（诽，音悱，犹谤也。）其行谊类如是者甚多。

禾俗岁底祀神，（禾，嘉兴别名。）恒多市纸镪，（镪，音强，上声。纸镪，纸银也。市，买也。恒，常也。）置筐筐中。（筐筐，音匡匪，竹器方曰筐，圆曰筐。）两人扛之入内，力若勿胜者，而言曰：“今日掘藏矣！（藏，音葬，去声，窖金之谓也。）”以是为来年富厚之兆。然特闾巷小民行之，士大夫家弗屑为，（弗屑，轻视之，不加意之谓也。）亦不知也。

是岁，朱夫妇祀神甫毕，适于氏征租婢至。二人延之饮，曰：“祀事方竣，（竣，音峻，毕也。）财神即来，来岁定当大发。请饮此散福酒，（祀神酒之俗称。）再持房金去。归以实对太夫人，当不尔责也。

（尔，汝也。）”婢笑曰：“我此已再来矣。初来，正当贤夫妇掘藏时，不敢惊动。归以白太夫人。夫人行年七十，金宝珠玉，所见甚伙，（伙，音火，多也。）未见藏银，欲丐一锭观之，（丐，乞也。）以新耳目。故今复来，暂假即归，幸勿有吝。（吝，惜物不肯与人之意也。）”朱笑曰：“此禾俗过年之口采，（口采，口头之吉语也。）非真获藏也。安所得银，以奉太夫人？”

婢艷然曰：“若真小家气！太夫人岂肯昧汝一锭银者，而饰词以拒我？”朱夫妇力辩其无，婢大怒曰：“此屋本太夫人产，藏银出此屋中，汝何得据为已有？归白太夫人，当令司事者问汝！”拂衣竟去。朱夫妇相对惊诧。

有顷，婢复将命。（将命，传命也。）持元宝二，以与朱曰：“太夫人知掘藏者，忌骤用，骤用则易尽。今请以二易一，为若将来营运获利必倍之兆，幸毋再却。”朱尚欲有言，妇视之以目，谓婢曰：“既承太夫人淳谕，何敢终秘？但请饮杯酒，当取以奉献。”

遂招夫出，予一锭曰：“速镕火漆，和泥以涂之。”如其言，色黧然而黑，（黧，音衣。黧然，黑貌。）土色斑斓，（斑斓，音班阑，色杂貌。）望而知为出自窖中者。（窖，古孝切，音教，地穴也。）举以与婢曰：“太夫人银，本不敢当，顾俗忌既尔，谨当暂领，以俟复命。婢喜，携之去。

旋复来曰：“藏银，太夫人留以示子孙矣。命以二宝及今年房租为赠。”朱夫妇皆大喜过望。既意外得五十金，遂弃贩鱼业，将设小杂货店以自贍。

因持于氏所赠宝，开单赴行批价。行主即于氏之族，见而哂之曰：“汝大财星，尚作此小买卖耶？”还其银，十倍其货以与之。辞不获命，（【礼记】固辞不获命。【按】不获命，犹言辞不脱也。）顾念计亦良得，遂别赁门面，（赁，音吝，租也。）择日大开。开则存银者，附本者，合分者，纷至沓来，（沓，音踏，徒合切，重叠也。）应接不暇。竟不费一钱，而百事俱集。所居货，（【史记·吕不韦传】奇货可居。【按】居，犹积也。）获利恒数倍。富与于氏埒。（埒，音劣，等也。）

坐花主人曰：朱某，区区负贩，而能急人患难如此，其胸襟阔大，岂齷齪小夫所能窥其肩背？（犹言不能及也。）天特假手于氏以富之，遂使小鬟迷目，（小鬟，小婢也。）误纸镪为朱提。（提，辰之切，音题。朱提，县名，其山出银，故称银为朱提。）更令太母忘形，视家珍如野获。（谓以己之元宝，信作真藏银也。）本求吉讖，（讖，楚禁切，音衬，去声，犹兆也。）顿获真财。其人既奇，其遇尤奇。以较韩翁之梅树藏银，不尤出人意表哉！（意表，犹言意外也。）

【白话】

嘉兴于姓家族，是一郡之中的大户，出租很多房子。有一个姓朱的，贩鱼为生，租了于家房子居住。这屋就在于府旁，是于太老夫人的陪嫁产。每到年终时，太老夫人就派一老婆子和一贴身婢女前来收

取房租，从不让其它仆役插手。因此朱某并不感到催逼之扰，也就安然而居，已有多年了。

朱某虽是小贩，而性格豪放旷达，能急人之难。曾经在街市上遇到一对夫妇带着一个十来岁的男孩，相抱而哭，哀伤之情感动了许多过路的人。朱某就上前询问，回答说他们是淮安县人，因家乡遭水灾而流亡到这里。听说今年家乡大丰收，想回家去，却没有路费。打算卖了妻子，但妻子坚决不从；又想卖掉儿子，情感上又舍不得。进退两难，徘徊无策，肚子又饿得难熬，所以哭作一团。

朱某问他们需要多少钱，才能携妻带子回家，回说：“只要有两千文钱就足够了！”朱某就招呼他们跟他一起回到家里，拿出如数的钱给了他们。人们都讥讽嘲笑这姓朱的太傻。他类似这样的行为还很多。

嘉兴当地有种风俗，年底祀神的时候，要买一些锡箔纸做的元宝，装满一筐，由两人抬着，神态要装作财大气粗的样子，一步一挪，抬进家里，并且口中要高喊：“今天掘到宝藏了！”等吉利话，表示来年将发大财。这种风俗只在闾巷小街的平民百姓中流行，士大夫家中不屑做、也不知道有这种习俗。

这一年岁底，朱家夫妇刚祀完神祖，于老夫人派来收租的婢女到了。夫妇二人请她进来喝杯酒，说：“刚好祀完神，财神就来了，明年一定大发！请饮此杯散福酒，再拿房租回去，以实禀告太夫人，一定不会责备你的！”婢女笑着说：“我这已是第二次来了。第一次来时，正当你们夫妇二位在掘宝，未敢惊动。回去向太夫人禀白了。太夫人

都快七十岁的人了，金宝珠玉见得多了，但从没见过藏在地里的银子，想要一锭回去见识见识，开开眼界，所以我才又来的。暂借一锭，看完就还给你们，不会吝嗷吧？”朱某笑着说：“这是此地的风俗，过年讨个吉利的口彩，不是真的掘到藏银了，哪里有什么银子能拿给太夫人看呢！”

婢女脸色一变，生气地说：“你真小家子气！太夫人难道要骗你一锭银子不成？找这些借口来拒绝我！”朱氏夫妇极力说明没有此事，婢女大怒，说：“这屋子是太夫人的产业，从这屋里挖出的藏银，你怎敢据为己有？回去我就禀告太夫人，让官府的人来问你！”转身就走。朱氏夫妇惊诧相对，说不出话来。

过了一会儿，婢女又回来传话。她拿了两锭银子递给朱氏夫妇，说：“太夫人知道获藏银的人，忌讳马上就用；马上动用，很快就会用完。现在要我拿两锭，请换一锭，算作你们将来能获利双倍之吉兆，请不要再推辞了！”朱某还想说什么，妻子递了个眼色给他，对婢女说：“既然承蒙太夫人谆谆告谕，我们也不敢秘而不告。请先喝杯酒，我这就去拿来奉献给太老夫人！”

她立即把丈夫叫出来，递给他一锭银子，说：“快去拿点火漆烧化，掺点泥土，涂在上面！”朱某照此处理以后，果然银色黝暗，土迹斑驳，一看真像是从地窖中挖出来的。朱某拿来给那婢女，说：“太老夫人的银子，本不该收下，但习俗禁忌，权当我们暂时领受，也好让你回去回复太老夫人！”婢女高高兴兴地拿了那锭银子去了。

婢女一会儿又回来，说：“那锭藏银，太夫人留下将来要传给子

孙后代。太夫人命我转告，把先前那两锭银子和今年的房租，全部作为回赠，送给你们！”朱氏夫妇大喜过望，意外得到了五十两银子，决定不再作贩鱼买卖，准备开小杂货店。

他俩就拿了于老夫人所赠之银锭，到批发商行去进货。行主就是于氏家族中人，见了这锭银子，笑着说：“你是个大财星啊！还做这种小买卖！”不但没有要他那锭银子，又发了十倍价值的货给朱某。朱某坚辞不掉，心想这样也好，就另租了一间大铺面，择日开张。开张以后，前来存银子的、投资的、要求合股的，纷至沓来，应接不暇，竟然未费一钱，而百事齐备。他们所积居之货，获利常是数倍之多。没过几年，他们财富竟然与于氏家族不相上下了。

坐花主人说：朱某只是区区一小贩，而能如此急人患难，可见其胸襟阔大，非是心地龌龊的小人所能比拟的。上天特通过于氏，使他大富起来。所以小丫头迷了眼睛，竟然把锡箔纸锭当作真银，而太老夫人也分辨不清真伪，把自家的银子当作藏宝。朱某原想求个吉利，却一下子得了真财。他这个人固然奇特，他的遭遇就更加出奇了。和韩老先生梅树藏银一事相比较，不是更加出人意料吗！

附录：治疯狗咬良方

（有地叫癩狗）

疯狗咬人，自古少善治方。世所传五虎符，及加味人参败毒散，为最妙。然毒轻者或有效，重者又不足恃。此外单方不一，而禁忌太多，如百日内不可闻锣声等，种种皆难遵守，亦治方之未尽善也。

岁己丑，象邑多疯狗患，遭其害者，十死八九，诸方无效。有耕牛遭其患毙，剖其腹，有血块，大如升，色黧黑，搅之，蠕蠕动，一方惊传异事。有张君晓医术，闻而悟曰：仲景云，淤热在里，其人发狂。又人如狂者，血热证也，下血乃愈。今犯此毒者，大都如疯如狂，得非淤血为之乎？不然，牛腹中何以有此怪物？吾今知矣，乃用仲景下淤血汤治之，不论毒之轻重，病之发与未发，皆应手而愈。展转传人，百不失一，乃知此方，实治疯狗患之良方也。

其方用生大黄（三钱），地鳖虫（七只，去足炒），桃仁（七粒，去皮尖）。上三味，加白蜜（三钱），酒（一碗），煎至七分，连渣服。如不饮酒者，用水对和亦可。（小儿减半，孕妇忌。）

●一、空心服此药后，别设粪桶一只，以验大便，必有恶物，如鱼肠猪肝等。小便如苏木汁。数次后，药力尽，大小便如常，再服，则恶物又下。不可中止，恐余毒不尽复发，总要大小便完全清楚为度，不拘剂数，切切牢记。

●二、此证既发，切不可吃斑蝥等毒药。盖此时腹中血块积大如升，不化其淤血，而反以毒攻毒，必致闷乱而死，戒之戒之。

●三、患发之期，大都四十九日为多。近则二三十日，远则六七十日、百余日不等，因受毒有轻重故。

●四、此毒最猛，不必肌肤骨肉受伤，凡衣服鞋袜，一被咬破，即毫无伤痕，其毒亦能传染，万勿轻忽。

●五、倘被咬，不明是否疯狗，不妨服药以验。是则必下毒物，否则大便略泻而已。药性和平，决无妨碍。

●六、倘好狗被疯狗所咬，亦须用此方灌治。既救狗命，且免害人，阴德甚大。

●七、此方最为灵便，服者但忌房事数十日，并不忌锣声等。

●八、此方无碍孕妇，桃仁禀阳和之气，地鳖得中和之性，酒以养肠，蜜以和阴，大黄能推陈致新，得酒蜜化苦寒为驯良，共成去瘀生新之功。邪去正安，于孕妇更为有益。且被疯狗咬，命在顷刻，妇若死，孕何保？即堕胎，亦当救妇，况不致堕胎。切勿迟疑自误。

●九、此方须伤物命，且权益轻重，又不得不以救人为要。但吾人当体民胞物与，佛性平等之旨，凡传方服方者，应常念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名，以度被伤之虫，俾同沾解脱。

坐花志果卷四

仁和调生汪道鼎 著

鹞峰樵者 音释

获盗受谴七则

身为剧盗斩应当，越境而谋命要偿。

寄语热中诸贵客，宜防遇着九斤王。

获盗多来官易升，不无冤屈理难伸。

讵知得意罢官去，子已神痴绝后根。

父子逞能获匪强，贪功今把盗名详。

讵料勇役藏鱼腹，定罪令遭暴卒殃。

其一

昭文主簿李君，（昭文，江苏之县名。主簿，县佐之名称。）强干有为，而热中躁进。（【孟子注】热中，躁急，心热也。）念主簿冷官，无由拔擢，（擢，音浊。拔擢，犹保举之谓。）惟获邻盗，可以超迁。不惜重资，购线追捕，（购，买也。踪迹盗贼者曰眼线，此言线，略

称也。) 颇有所获，而都非首犯。

会有九斤王者，为浙省著名大盗。李得其踪迹，密禀上宪，给劄往，(劄，通作札。) 越境擒归，一讯而伏，置之法。

李以访获邻省大盗，送部引见，因赴省请咨。暂寓逆旅，有同官之需次者来告贷。(贷，音代，犹借也。) 李入房，开篋取银，(篋，音愜，箱也。) 锁紧不得开。告贷者促之急，李扭其锁，用力猛，篋中物皆动摇。

锁开，有刀跃于地。(跃，音越，犹跳也。) 李怒，顿足屣脱，(屣，音句，履也。) 徒跣踏于地，(跣，音显。【礼记·问丧】鸡斯徒跣。【按】徒跣，足不着鞋之谓。) 狂叫而仆。适王菊如少尉需次省中，(少尉，县主簿之称。) 与李最相得，亦在寓。急趋视之，则跃出之刀，自足底穿入，直透足背。

急拔去，血涌如泉。因扶之上床，为觅伤科至。取药敷之，痛遽止。虽未能步履，而饮食言笑如常，王伴之至暮始归。

次早往李寓，其家丁迎告曰：“主人睡后，神魂不安，终夕喃喃，不知作何语。”王急入房视之。李方倚枕坐，见王至，亦不动。

与之言，多无伦次。(无伦次，谓昏乱失其常度也。) 疑其有病，劝之归，曰：“曷回署调理数日，再来苏？”李嗔目曰：(嗔，音琛。

【史记·项羽纪】项王嗔目叱之。【按】嗔目，怒目也。) “我浙江人，应浙江拿我，不应江苏拿我。今要我去，还送我至浙江！”

李，山东人，而其音皆似嘉湖间人语，知为九斤王所附。王遂为具舟，送之归昭文。临行犹谓王曰：“你要叫我回去，送我至浙江。”

王漫应之，而令其家人扶掖升舆，（掖，音页，犹挽也。）王视其开船始返。不三日而讣音至矣。（讣，报丧也。）

其二

会稽施某，初为广东巡检。以屡获洋盗，越级超授知县，叠任剧邑。（叠，累次也。剧，音句。剧邑，繁缺也。）后以计典罢官。（计典，大计之典。【周礼】三年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之。）其幼子素聪颖，（颖，音影，才能拔类也。聪颖，即聪明之谓。）有千里驹之目。

（驹，音拘，马名。目，犹称也。【晋书】苻朗，坚之从兄子也，性宏达，坚尝目之曰：吾家千里驹也！）

施归后，幼子忽患神痴。终日向壁拜跪曰：“此案不关某事，粤中公事，某皆不预闻。”终日喃喃，惟此二语。其父询之，辄嗔目曰：（辄，即也。）“都是你害我的！”后竟以颠死。（颠，狂也。）施夫妇亦相继歿，一家星散。

其三

王伯阳司马，（司马，同知之称。）摄上海令，（摄，音社。【叶韵】代也。）雇乡勇捕盗于海。有周某父子，骁勇善斗，（骁，音消。）每出洋，必有所获。

一日报获巨盗十二名，人舟并获。司马大喜，遽讯之，供称闽广私贩盐船。（闽，音闵，福建别名。广，广东。）舟中有银数千，皆贩盐所得，而并无他赃。王忿其不承，严梏之。三木杂施，（三木，刑

具。【汉书·司马迁传】衣赭衣，关三木。【注】三木，在颈及手足。

【按】即今之枷与桎梏。）皆自伏为盗。然其真否，不可得而知也。

而周子以获盗之次日，因遗物于出洋师船内，欲往取归。师船大，不能入口，进出皆用驳船渡往。周子驾驳船至师船侧，逞其勇，踊而上。（踊，音勇，跳也。）既取物，复踊而下，驳船忽为横风荡开，失足落海。急救之。适值潮退，（适，正也。）随潮而下，并其尸不获。

司马犹未悟，竟以巨盗定案。解至省，骈戮之。（骈，音蹠，平声，并也。）而司马以缉捕精能，予升阶，周乡勇以守备拔补。

甫奉旨不三日，司马无疾暴卒，卒时似有所见。时人咸知此狱之冤，而无敢讼言者。然天之报施，固不爽也！（不爽，不差也。）

其 四

道光乙巳丙午间，江南有劫，犯戕官巨案。（戕，音枪，杀害也。）盗犯久不获，上宪悬重赏以购之。会有报盗匿江北里下河一带者，苏抚臬委一司马一令往，会地方官严拿讯办。

未两月，报获二十余犯。严梏之，皆俯首承服，骈戮于市。时论弗以为允也。（允，信也。）然司马及令，竟以获盗功蒙上赏。

不二年，令奉委署常州某邑。受事仅七日，（仅，止也。）无疾暴卒，卒时似有所见。次年司马提升徐守，（徐，徐州。）奉檄赴任。至袁浦，无疾暴卒，卒时亦似有所见。

两君皆年才强仕，（【礼记】四十曰强而仕。）相继暴卒，且皆当赴任得意之时。众咸异之，归咎前案之不免冤滥也！

其 五

松江参军某，（参军，理问之称。）急欲得知县。有华亭令某与之善，以己所获盗数名与之，而为之乞奖。上游以人数与保例未符。（上游，即上宪。）

参军复出资买得二盗，以足其功。遂给资送部引见，后得旨，以知县用。甫至寓，忽仆于地。扶之起，语多失伦，似与人争詈者，中夜而卒。

其 六

阳湖主簿某君，性贪酷。（酷，枯沃切，音库，虐也。）初官娄县主簿，有血迸师姑之号。（出处并义均未详。【按】疑即贪酷之绰号。）后调任阳湖时，钦犯庄午可在逃，（钦，音衾。钦犯，奉皇帝命所捕之罪犯也。）日久未获。

某密探知庄潜住徽州，遽以白常州府，奉饬往拿，得之泾县乡间。泾县令欲居首功，以二百金为赂，遂让之。庄赴苏，旋即正法。

未几，某晨起，将衙参。忽睨空而诧曰：“庄午可来矣！”又曰：“入内矣！”遽逃入卧室，顾家人曰：“速挡住，勿令入！”旋又顿足曰：“入室矣！奈何？”遂逃入床中，以手死握帐门，狂呼求救。移时气竭声嘶，（嘶，音斯。【玉篇】嘶，噎也。【按】声嘶，声将绝貌。）七窍流血而死。

其七

武进令某，为南汇县时，值己酉庚子，鸦片烟禁严，吸食者死。地方官一月获十五起者，立与升阶。

时裕谦巡抚江苏，督办严厉。令迎合其意，两月间报获百余案。裕大喜，为之请加同知衔。时以半年为限，限内无死法，而所获既多，大半毙于狱。

越数年，令自武进调元和，得卓异。（三岁大计群吏之治，最优者曰卓异，遂得升迁。）赴都引见。駉駉有驾五马、建双熊之势。（駉，音侵。【诗经】载駉駉。【注】駉駉，骤貌。【潘子真诗话】礼，天子驾六马，三公九卿四马。汉时朝臣出使为太守加一马，故曰五马。【刘阶表】冯熊轼而督盗。【注】太守车轼画双熊。【按】此句犹言将有升知府之势。）

舟行至清江浦，其家人在前舱，闻令大言：“若等有话好说，勿动手！”时所坐为常州花船，船妓与令素有染，疑其相谑也。（谑，音榼，入声，犹戏也。）继复闻呼叱声，又言：“我辈尚不应死，何忍置之死地？”

家人始异之，同趋入视。见令颜色沮丧，（沮，音举。【礼记·儒行篇注】沮，谓恐怖之夜。【按】此句犹言恐怖而失色也。）作手撑足拒状。众人入，始定，曰：“幸汝等来，不然殆矣！（殆，危也。）问以何事，又默不语。或劝之姑请病假，折回苏州，不可。

明日遂渡黄，（黄，黄河。）至王家营。行未两程，病大作，昏不知人，所言皆与人争愤。时其子从行，遂决计奉之南归，昼夜遄行。

（遄，音传。遄行，疾行也。）及常州之奔牛，（奔牛，镇名。）病已濒危。（濒，音宾，迫近也。）忽以两手自扼其舌，（扼，口侯切，音暇，平声，犹扼也。）大叫而死。

坐花主人曰：盗劫人财，王法所不容。捕而诛之，宜若无罪然。然果实心为国，除莠安良，（莠，犹恶也。）谁曰不宜？又或地方捕盗官吏，因案搜擒，在官为举职奉公，在盗为情真罪当。盗死于法，何敢仇执法吏？（【宋史·刑法志】执法之吏，不可轻授。）然为民父母，不能教养其民，至穷而为盗，则从而骈戮之，哀矜勿喜，（【论语】如其得情，则哀矜而勿喜。）仁者犹有憾焉。若境非本辖，（辖，音侠，管也。）官非有司，事非因公，徒以覬觐迁擢，（覬觐，音冀俞。【正韵】覬觐，欲得也。迁擢，与上拔擢义同。）越境购拿，就使赃真盗确。一念之私，盗已得而仇之。况其中更多不实不尽，或张冠李戴，（四字，古谚语。）或李代桃僵，（僵，音姜，仆也。【古乐府】虫来啮桃根，李树代桃僵。【按】此二句，譬喻诬良为盗也。）或鼠窃狗偷。（【旧唐书·萧铎等论】小则鼠窃狗偷。【按】鼠窃狗偷，小贼之谓。）本无死法，而罗织以成之。（【唐书·来俊臣传】俊臣与其党，造《告密罗织经》一卷。【按】罗织，犹文致之谓。）遂至负屈含冤，俯首就戮。死而有知，不于获盗迁官之人是仇，而谁仇乎？三十年来所见，以此迁擢者，大都贺者在室，吊者已在户。兹择其尤显著者数则，书之如下，以为有位者儆。

【白话】

其一

江苏昭文县主簿（审判官）李先生，精明强干，一心想有所表现而得升官。想到主簿之职是冷官，难以受到保举提拔，只有捕获邻省之盗贼，才可以越位升迁，他就不惜出重金，买通暗线进行追捕，确实有所收获，但被捕获者都不是首犯。

当时有一外号“九斤王”者，是浙江省的著名大盗。李得到了他的踪迹，就秘报上级，取得了拘捕证。李越境出击，把他抓了回来，只经一次审讯就供罪了，并依法处理了他。

李因查获邻省大盗有功，被推荐送刑部引见受奖，所以他来到省城等待公文，暂时住在旅店里。另有一位也等待升迁的同级官，来向李借钱。李进房内开箱取银，锁不知怎么打不开，而来借钱的人催得又紧，李猛力扭动着锁，箱子里的东西震动摇晃。

锁打开了，一把刀子跳出来落在地上。李一怒之下顿了一脚，鞋子脱了，光脚踩在刀上面，狂叫一声，倒在地上。恰好王菊如少尉（县主簿）也等在省城，住在同一个寓店里，与李很相好。听见叫声，王赶紧跑来，只见那把刀从脚底穿入直透脚背。

王立即把刀拔出，血涌如泉。把李扶上床，王去找来骨伤科大夫，敷了药，痛疼止住了。李虽不能走路，但饮食谈笑仍然正常，王菊如陪伴他直到天黑才回去。

第二天早上王去李寓看视，家丁告诉他：“主人睡着以后，神魂不安，通夜口中喃喃说着话，听不清说什么！”王急忙进屋，见李背靠在枕头上，呆坐在床上，看见王来，也不动。

王和他说话，他语无伦次。王怀疑他病了，劝他先回去，说：“你还是先回县署，调理几天再来苏州吧！”李瞪大眼睛，发怒说：“我是浙江人，属浙江管，应浙江抓我，不应江苏抓我。现在要我去，还送我去浙江！”

李是山东人，而他说话的口音，像是嘉兴湖间的人。王知道，他是被九斤王鬼魂附体了，就替李雇了船送回昭文县去。临走时，李还在对王说：“你要叫我回去，就送我去浙江！”王顺口应付着，让李的家人扶他上轿，王一直看着船启航了，才回到寓所。没过三天，就传来李死的消息。

其二

会稽有一姓施的，起初任广东巡检。因为多次捕获海外强盗有功，而越级提升为知县，连任了几个肥缺大县。后因未能通过计典（满清时，国家规定三年一度考核官员政绩的制度。）而被罢官。他的小儿子，生来很聪明，大家称赞他是“千里驹”。

施回乡后，小儿子突然得了精神痴呆症。成天对着墙壁跪拜，口中絮叨说：“这个案子不关我的事，广东的那件案子，我都没有插手。”翻来覆去，就是这两句话。他父亲要是一向他询问，他就怒目而视，说：“都是你害我的！”后来竟因癫痴而死。施氏夫妇，也相继死去，一家人就此星散。

其三

王伯阳司马（副县级），代理上海县令之职，招募一批乡勇，在海上缉捕海盗。其中有周氏父子两人，身强力壮，骁勇善斗，每次出洋，必有所获。

有一天，父子俩出海回来，报告说捕获大盗十二名，人船全部抓获。王司马大喜，马上提审，口供说是福建、广东的贩盐走私船，船上有银数千两，都是贩盐所得，此外并没有其它赃物证据。王司马认为他们不承认是盗匪，大怒，严加拷打并上了颈枷镣铐，他们都被迫承认是强盗。究竟是否属实，就不得而知了。

在抓获这批强盗的第二天，周乡勇的儿子，因为把东西遗忘在出洋捕盗的官军船上，打算上船去取。而官军的船太大，不能开进吴淞口，来往必须用驳船摆渡，周的儿子就驾了驳船来到军船傍，逞着自己骄健，奋身跳上船去。他拿了东西，又一跃而下，不料想驳船此时被横向吹来的风吹离了原地，周子失足落入海中。大家赶忙抢救。正值退潮，周子被潮水卷走，连尸首都未捞到。

王司马直到现在还不觉悟，竟以巨盗罪定案。十二人被押至省城，全部被杀。因为缉捕强盗精明能干，王司马将受到晋级，周乡勇也被提拔为守备。

王司马接到升迁令不到三天，无病而突然死去，死时似乎看到了什么。当时人们都知道，这是一桩冤案，却没有人出来上诉。但是上天的施报，却是丝毫不差的！

其 四

道光乙巳丙午年间，江南发生一起抢劫杀死官员的大案，长期未破。上级重金悬赏捉拿。有人来报，说盗首隐藏在江北里河一带。苏州抚台派一名司马和一名县令前去，会同地方官缉拿查办。

不到两月，报称已捕获二十多人，严加刑讯之下，这些人都俯首认罪，全部被处以斩首。公众舆论不以为然。但那位司马和那位县令因破案有功而得到上级奖励。

不到两年，那位县令被委任为常州某县令，到任仅七天，就无病突然死亡，死时似乎见到了什么。第二年那位司马被提升为徐州守备，接到调令行至袁浦，也无病突然死亡，死时似乎也见到了什么。

两人都是四十左右，年富力强，且都死在升官得意之时。人们都觉奇怪，认为是办前案办得太冤屈的原因所致。

其五

松江参军（相当于公安局副局长）江某，急欲得到一个知县职位。有一位华亭县令与他相好，把自己抓获的几名盗贼送给江某，作为他的业绩，为他上表请奖。上级认为抓获的人数不合保奖条例，未予批准。

江某就出钱买了二名被捕盗贼，补足了名额。于是江某便得到推荐，送刑部引见。后来得到部里旨命，以知县资格任用。刚到任，突然跌倒在地，扶他起来以后，说话就语无伦次，好像在和人争吵指骂，到了半夜，就死了。

其六

阳湖县主簿（刑审官）某，性贪婪狠毒。他开始在娄县作主簿，就有“血逆师姑”的绰号。后主簿调来阳湖县，当时有一名钦犯庄午可在逃，很久都未捕获。

主簿密访，得知庄潜逃去了徽州，就向常州府报告了。主簿得到飭令，前往徽州缉拿，在泾县乡间捕获了钦犯。泾县县令想得首功，用二百银元行贿，这位主簿就把庄让给了县令。庄被押往苏州，很快被正法。

不久主簿某早晨起来，准备去县衙上班。忽然仰头对空大喊：“庄午可来了！”又喊：“进来了！”他急忙跑进卧室，对家人说：“快把他挡住，不要他进来！”接着又顿脚说：“啊呀，已经进房里来了，怎么办？”他一下子逃到床上，两手死死把住帐门，狂呼：“救命啊！救命啊！”过了一会，声嘶气竭，七窍流血而死。

其七

武进县令某，在南汇县任内时，正是己酉庚子年，禁止鸦片很严，凡吸食者，都判死刑。地方官只要一月之内抓获十五起，立即升官。

当时裕谦任江苏巡抚，督办禁烟很严厉。这位县令，为讨好巡抚，两月之内就上报破获一百多件烟案。裕谦大喜，为他上书申请加为“同知”的官衔。以半年为期，在此期限内，县令抓捕了許多人，都没有罪当杀头的，而大半都被囚死在狱中。

过了几年，这位县令从武进县调任元和县。三年一度的政绩考核

中，他赢得了卓异的评语，要进京城引见。看其势头，大有升太守、乘五马之势。

舟船行至清江浦，住在前舱的家人，听到这位县令大声说：“你们有话好说，别动手！”当时所乘的是常州的花船（有妓女陪客调笑、饮酒作乐之船），这船上的妓女与这位县令素来相好，家人以为他是在和妓女调笑戏谑。接着又听到他的呼叱声，又说：“我们还不该死，为什么忍心把我们置之死地！”

家人才觉得奇怪，一起来到后舱看个究竟。只见这位县令神色沮丧，手脚作出撑拒的样子。家人进舱后，他才安定下来，说：“幸好你们来了，不然就糟了！”问他出了什么事，他又沉默不语。有人劝他请病假，返回苏州，他不同意。

第二天，船过黄河，来到王家营。船开了不到两个码头，县令的病就大发作起来，昏昏地不知人事，嘴里说的话，都是在和人争吵。当时他儿子也随行在船上，决定护送他南返回苏州，昼夜兼程。船行至常州的途中，县令病已濒危了。忽然他两手抠挖自己的舌头，大叫而死。

坐花主人说：盗劫别人财物，为国法所不容。抓捕杀头，应当不算罪过。当官者，果真是实心为了国家利益而除莠安良，有谁能说不对呢？地方官吏根据案情进行搜捕，这是尽职奉公；对盗贼而言，这是情真罪当。盗贼依法而死，他怎么敢仇视执法的官吏呢！然而，身为人民的父母官，不能教养所辖之民，以致穷困而成了盗贼，被捕而杀头，内心本该有哀怜之情，不应感到高兴。有仁慈心的人，甚至会

感到遗憾。如果不是自己所管辖的范围，而自己又不是专门负责的官员，又不是出于公心，只是一味想自己升官跃迁，而越境出钱购捕，即使赃真盗确，就是这一念私心，那盗贼就可以仇恨他！何况其中还有更多不符事实与不尽人意之处。或者张冠李戴，或者诬良为盗，或者仅是鼠窃狗偷，本不该死，却多方罗织罪名而定以死罪。他们负屈含冤而俯首就死，这样的人，死而有知，能不仇恨那些因此而升官进爵的人吗？我三十年来所看到的，凡以这种办法升官提拔的人，多半都是祝贺者还在家里喜庆朝贺，而吊丧的人已来到门前了。因此之故，我就挑选了几件比较明显的事例，记述下来，作为身居官位者的儆戒。

广平生

雅操坚持讷偶松，为贪苜蓿曲相从。

本来或不膺奇疾，监毙之言嘱得凶。

广平生，（广平，县名。）余父执，（【曲礼】见父之执，不谓之进，不敢进。【注】父执，父之同志友也。）不敢斥言其名。（斥，音敕，指也。）博学，能文章，兼工八法。（谓善书也。【书法苑】点为侧，横为勒，竖为弩，钩为趯，左上为策，左下为掠，右上为啄，右下为磔。古人用笔之术，多于永字取法，以其备八法之势，能通一切之势也。）饩于庠，（饩，音戏。饩于庠，补廩之谓。）屡蹈省门不第。（犹言屡次乡试不中。）家贫，出就幕，（幕，幕友之略称。）当道争延致之。（当道，执政柄者之称。）

既而至毗陵，（毗，音皮。毗陵，即常州。）为太守聘掌书记，宾主甚相得。不数年，入资得教谕。捐事甫成，即得奇疾。初类软脚病，继而手挛不能动，（挛，音鸾。【正韵】挛，手足曲病也。）继而头僵颈折不能仰，绝似身被三木，囊头桎梏状。（桎梏，音质固。【后汉书·范滂传】皆三木囊头，暴乎阶下。【周礼·秋官】中罪桎梏。【注】桎在足，梏在手。【按】此二句，犹言如罪人荷枷带锁之形状也。）太守送之归，归未匝月而卒。（匝，音贖，周也。）

生素淳谨无大过，忽罹此惨报，人咸谓其薄命，不应得官。虽青毡一片，（【晋书·王献之传】有偷儿入其室，盗物都尽，献之徐曰：青毡，我家故物，可特置之。群盗惊走。【按】世谓师位为青毡，本

此。)亦无福消受，致得奇疾以终。然书记馆谷薄，(馆谷，俸给之意也。)生又有家累，何遽能积千金捐教职，人亦以是疑之。及生歿数年，偶与曹竹楼言及，始知生之死，殆有孽报矣。

生客毗陵时，与郡之富家某相得。某有族人素无赖，屡以事讹索富家，至不能一日安。控官薄责之，(控，告也。)出则闹愈甚，无以为计。商之生，许以能除害，当奉千金为寿。(【马祖常诗】千金为人寿。【按】为寿，以财赠人之托辞也。)

生固拒，而微露欲捐教苦无资意。富家遽曰：“君能为我去此害，即当代为入资。”生始许之。以无赖子不法事告太守，太守素疾光棍，(疾，恨也。光棍，无赖匪徒，以敲诈为事者之俗称。)遽以亲访，飭县捕而置之狱。

生复为嘱县尉监毙之。(县尉，典史之称。)无赖子既死，某果代生入资，得教谕。未半年而病作。曹与生之至戚某善，闻其言若是，吁亦可畏矣！

坐花主人曰：以生之醇雅，一时之误，遽蒙惨死，人咸惜之。虽然，天道神明，人不可以独杀。(二句出《汉书·严延年传》，延年母谓延年语。【师古注】言杀多人者，己亦当死。)若无赖子者，非奸非盗，特苦累其族人而已。即族人亦非真势不两立也。一富一贫，而饥寒迫身，冀以宗盟，得沾河润耳。(宗盟，犹族谊也。【左传】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后汉书·皇后纪赞】身当隆极，族渐河润。【按】沾河润，即邀周济之谓。)夫事既为人情所或有，人即非国法所必诛。乃操同室之戈，(郑康成与何休为难，著《发公羊墨守》一书，谓之

同室操戈。【按】世谓同族相斗为同室操戈，本此。）尚为剥肤致痛，（【易经·剥卦】象曰：剥床以肤，切近灾也。【按】世谓灾害切身者，为剥肤之痛，本此。二句指富家除族人之害言。）设弥天之网，（弥，满也。）竟因人手多赃。（赃，音脏。【广韵】纳贿曰赃。【按】此二句，指生致死无赖子言。）卒之彼既狱底冤沉，生亦幕中疾作，手牵颈折，状类俘囚，（俘，音孚。俘囚，罪人也。）非所谓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者与？

【白话】

广平县一书生，是我父亲的好友，不便直言他的名字。他博学，擅于写文章，书法也很有造诣，是补廪生，但每次乡试都不中。家境很贫穷，他就出来当幕僚，许多地方都争相聘请。

他接受了毗陵（常州）太守的邀聘，作了书记，相处很融洽。过了几年，用钱捐了一名教谕，刚刚成功，就得了怪病。开始时像是软脚病，接着手就挛曲不能动了，后来头颈曲僵变硬，不能抬头，好像带着颈枷镣铐。太守就把他送回老家，他到家不久，就死了。

该生一生淳诚谨慎，没有大过错。忽然遭此惨报，人们都说他命薄，不该得官，即便是一名教谕这样的清职，也无福消受，以致得这种怪病而死。但是，太守府中的书记的官粮很薄，他家累又重，哪里突然能有千金用来捐买教谕之官职？大家对此也心有怀疑。他死后过了几年，我偶然间与曹竹楼谈起此事，才知他的死是孽报所致。

他在常州时，结识了当地一富豪之家，来往很亲密。这家有一同

宗族人，是个无赖，经常找茬生事去敲诈，使他们天天不得安宁。富豪上告官府，官府只是对那无赖轻微责罚一下。无赖出来后，更加闹得厉害。富家没有办法，就和广平县的这位书生商策办法，许诺说若能除去此害，愿奉送千金作为寿礼。

这位书生拒绝了，但透露出自己想捐一个教谕而没有钱之意。富家马上说：“先生要能为我除去此害，这笔钱我代你出。”书生才答应下来。他把无赖的敲诈行为告诉了太守，太守最憎恶光棍无赖，就亲自查，并下命县府捕吏，把他抓捕入狱。

这位书生就嘱咐县尉把这无赖关死在牢中。无赖一死，富家果然代书生出了钱，捐了个教谕。未到半年，书生就发病了。这些话是曹先生从书生的一位至亲那里听来的。唉，真可怕啊！

坐花主人说：像这位书生，虽醇厚清雅，却由于一时之误而遭惨死。人们都为他惋惜。虽然如此，但天道却清楚地表明：人是不可以随便杀的。就拿这无赖说吧，他既非奸，又非盗，只是对他的族人苦苦相缠累。这个同族之人也并非与他势不两立。一个富，一个贫，无赖只是由于饥寒逼身之苦，而希望在同宗人身上得点好处罢了。这种事，既是人情之中可能发生的，这种人也不是国法所必须诛杀，而又同室操戈为敌，要想除灭族人之害。书生却布下大网，就因为得了大笔赃款，致使他狱底沉冤，而自己也得奇病发作，手挛颈折，像似俘囚一样。这不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最好写照吗！

吴门细娘

怨而不怒可怜渠，两首新诗信笔书。

覆辙鉴来休自蹈，嘉兴高某是前车。

壬子秋闱。嘉兴高生，首场三艺后，忽大书《绝句》二首曰：记否花阴立月时，夜阑偷赋定情诗？（夜阑，夜深也。）者番亲试秋风冷，（者番，这番也。）冰透罗鞋君未知。（其一）黄土丛生玉骨眠，凄凉回首渺如烟。不须更织登科记，（【唐书·艺文志】崔氏唐显庆《登科记》五卷，李奕唐《登科记》二卷。）绣到鸳鸯便是仙。（其二）后书吴门细娘，（吴门，即苏州。）题于浙江锁院。（锁院，即贡院。）

生出阁后，即星夜买櫂归，（櫂，与棹同。买櫂，谓雇船也。）未及家而死。此必始乱终弃，至抱恨以死者。然诗句怨而不怒，（四字出《论语》可以怨句注。）颇得风人之旨。（风人，即诗人。）而竟失身匪人，致成怨偶，（【左传】怨偶曰仇。）亦可哀矣！

【白话】

壬子年秋季考试期中，嘉兴的一位姓高的考生，首场的三科目考过以后，忽然提笔写了二首绝句，其一是：记否花阴立月时，夜阑偷赋定情诗。者番亲试秋风冷，冰透罗鞋君未知。其二是：黄土丛生玉骨眠，凄凉回首渺如烟。不须更织登科记，绣到鸳鸯便是仙。后面落款是吴门细娘，题于浙江锁院。

高生出了考场，连夜雇船启程回家，还未到家，就死在半途之中。

从此件事看，一定是高生先与细娘有苟且之事，后来抛弃了她，致使她抱恨而死。但从诗句看，怨而不怒，很有诗家的意趣。竟然因失身于一个不值得倾心之人，而造成了这桩怨情难销之憾事，也真够令人哀伤的！

某烈妇

敢将野合供嬉笑，乙丙开端罪不轻。

握辮原推烈妇烈，三人同律乃持平。

烈妇，上海之陈家巷人。为童养媳于某氏。操作谨慎，能得舅姑欢。咸丰壬子秋，始成婚。会木棉登场，烈妇从其姑捉花于野。（捉花，摘取棉花也。）日晡，（晡，音逋，平声，申时也。）姑馁甚，（馁，弩罪切，音睽，上声，饿也。）先归。烈妇以花捉未净，独留。

恶少某甲，（恶少，谓年少之无行者。）与其徒乙丙三人，同行过其旁。见烈妇少艾，（【孟子】知好色则慕少艾。【注】艾，美好也。《楚辞》《战国策》所谓幼艾，义与此同。）乙与丙戏对甲曰：“尔能与之野合，当醵金置酒相贺。（醵，音具。醵金，犹言合金也。）”甲笑曰：“是何难哉？”遽前抱妇，调以游语。

妇出不意，大惊狂呼。甲见四无应者，遂摔妇于地，（摔，昨没切，音昨，入声，犹拖也。）碎其裙。妇以手持甲，嗔目大骂，（嗔，音琛。嗔目，怒目也。）声益厉。甲怒，以土块塞妇口，将去其小衣，妇竭力撑拒。（撑拒，不从貌。）移时不动，抚之僵矣！

乙丙惧而奔，甲亦将遁，屡起屡仆，初不知辮为妇所持也。有同村人过者见之，惊告其家。

其舅姑及夫偕至。观者一时麇集。（麇，音群。【左传】求诸侯而麇至。【注】麇，群也。）执索将缚甲，见其辮犹在妇手，劈之不开。（劈，音披，裂破也，分也。）

舅与夫泣而祝曰：“某甲不良，致汝死于非命，今我等皆在，不能遁矣。盍释其辮，当鸣官以伸汝冤，而请旌尔烈。”祝讫，手不劈而自解。观者咸谓烈妇之灵，虽死不爽。（不爽，不散失也。）遂缚甲送官，复捕乙丙至，三人皆论如律。

坐花主人曰：嗟乎！于野田蔓草之中，（蔓，音曼。【诗经】野有蔓草。【注】蔓，延也。【按】野田蔓草，旷野之谓。）而强暴忽来，呼援无路。（援，犹救也。）如是则生，不如是则死，使非执持有定，其能守死弗二哉！尝见古今来贤士大夫，平居坐论，皆能谈忠孝而希圣贤，其视茅檐节义，（茅檐，谓草屋中之愚夫妇也。）若无足重轻者。一旦利害切身，行检堕地，（【北史·卢怀仁传】怀仁有行检。【按】行检，犹言操守。堕地，犹言丧失也。）始泫然曰：（泫，户献切，音炫，上声。泫然，流涕貌。【礼记·檀弓】孔子泫然流涕。）“吾非不欲为是，其如力不能为。何以视烈妇之生，则百折而不回，（【蔡邕桥太尉碑文】有百折不回，临大节而不可夺之风。【按】百折不回，谓操守之坚，不可屈也。）死犹为厉鬼而杀贼者，贤不肖之相去，何其远耶！”

【白话】

有位烈妇，是上海陈家巷人。她曾在一家作童养媳，操持家务等，勤快谨慎，公公婆母都很满意。咸丰壬子年秋，她才和丈夫结婚圆房。正是采木棉的季节，她和婆母在郊外摘木棉。到了下午，婆母饿极了，先回家去，她因为木棉还未采完，留下来继续采摘。

这时有一恶少某甲，和其同伙某乙及某丙走过。见她年轻美貌，

乙和丙对甲说：“你能和她在这野地里那么一番，我们俩出钱请你喝一顿！”甲笑着说：“这有什么！”就抢上前去，一把搂住她，说些下流话挑逗。

她遭此意外，大惊，狂呼救命。甲见四周没有人应，就把她摔倒在地，扯碎裙子。她用手死死抓住甲，大骂，声音越来越大。甲怒，抓了一把土块，塞在她口中，剥她的内衣，她死命撑拒。过了一会儿，她不动了，一摸，已死了。

乙和丙吓地逃之夭夭，甲也想逃，但起身就跌倒，这样几次，终未能脱逃，他不知道自己的辫子被这位妇人死死抓在手中。同村人这时从此经过，见此情景大惊，跑回去告诉了她家里人。

她的公公婆母和丈夫一起赶来，同时有许多村人都来群集围观。大家拿出绳子把甲捆了起来，见他的辫子还在妇人手中，掰了一阵都掰不开。

公公和丈夫哭着说：“某甲黑心，使你死于非命。现在我们都来了，他跑不掉了！你把他辫子松开，送他去官府，给你申冤；再为你请旌，表扬你的节烈！”祝祷完毕，烈妇的手自动就松开了。在场观看的人，都说烈妇的灵魂，虽死犹生。众人立即把甲送官，又把乙和丙抓来，三人都受到了律法的制裁。

坐花主人说：唉，烈妇在郊野荒草之中，突遭强暴，呼救无应，顺从则生，抗逆则死。在此生死关头，如果不能抱定贞操，哪能有决死不二之心！曾见古今贤士大夫，平时高谈忠孝，仰慕圣贤，认为那些茅棚陋屋之中的贞节忠义之人不值一提。一旦遭遇利害切身，平日

的行为节操就丧失殆尽。然后痛哭流涕，说：“我并不是不想那样做，而是力不从心呀！”看看这位烈妇，生时百折而不回，死后犹做厉鬼而杀贼。贤良和不肖的差距，有多大啊！

费封翁

招房善格中丞意，万代公侯办法增。

不是好名兼弋宠，小孙也要做中丞。

乾隆间，苏省荒。江阴令抚循无术，民变，揭竿为乱。（【贾谊过秦论】揭竿为旗。【注】揭，高举也。【按】民间无旗，高举其竿以代也。）令遂以谋叛闻。

巡抚某公，闻变亲至。过常州，费鹤汀中丞之祖，方为郡招房吏。随守出迎，谒抚军于舟次，使费候于外。

久之，抚军送守出，见费，奇其貌，询守曰：“若何人？”守以招吏对。

时乱民之首谋及党羽数十人，俱就缚。而外议以谋叛须屠城，（屠城，谓敌破城时，尽其民而杀之也。）民情汹惧。（汹，许拱切，音兄，上声。汹惧，大惧之貌。）抚军因唤费入曰：“若为招吏，列案当熟。江邑饥民作乱，例应无少长骈戮，若何方得情罪允协？（允，信也。协，合也。）”

费对曰：“公将执法办耶？抑公侯万代办耶？”抚军曰：“汝试言二者之分，吾将择焉。”

对曰：“若果阖城背叛，固应屠戮。然江邑事起仓卒，皆贫民因饥觅食，冀得升斗以糊口，非敢叛也。倘竟拟以屠戮，恐非圣天之爱养小民之意。今幸首犯已就拘执，某愚见，不如照强盗聚众行劫例，将为首拟以斩梟，（梟，音消，平声。斩梟，谓斩首悬于木上以示众

也。）余众分别军流，似于情罪允当，此万代公侯办也。”

抚军深然其言，遂令费拟稿上，斩一人，流十余人。

识者谓费以一言救万人之命，其后必有兴者。生子某，由副贡仕至陕西潼商道。孙开绶，即鹤汀中丞。封翁累封至光禄大夫，（累，音磊，屡次也。）振威将军，至今簪纓不绝。

【白话】

乾隆年间，江苏省遭灾荒。江阴县令安抚措施失当，民众造反，有人领头闹事。县令就宣上报民众谋叛。

当时巡抚大人听说此事，亲自前来视察，路经常州。当时费鹤汀中丞大人的祖父，正是常州郡的招房吏，随郡守出来迎接。郡守到船上进见巡抚，让费先生在外面等候。

隔了很长时间，巡抚大人送郡守出来，见到了费先生，觉得他相貌奇特，问郡守：“他是什么人？”郡守答说是招房吏。

当时乱民的头头和他的党羽骨干共几十人，已经被抓。外面传闻说，因为谋叛之罪大，全城人都要被杀，群情十分恐慌。抚军大人就把费先生叫进去，说：“你是招房吏，历来的案情应当很熟悉。江阴县饥民作乱，按例应当不分青少年长，一律处死。怎么处置才能做到人情与罪愆公允适当？”

费先生回禀说：“台公是打算依法处置呢，还是以公侯万代之虑来处置？”巡抚说：“你说说看，二者有何区别？我来决择。”

费先生回说：“如果是全城背叛，固然应该全部斩首。但是江阴

之事，事起仓猝，都是因为穷苦百姓饥饿求食，希望得到升斗之粮以糊口，并不是胆大妄为想反叛，倘若因此就屠戮全城，就不是圣上天子爱养小民之本意。现在幸亏首犯已经拘捕。依在下的愚见，不如按照强盗聚众行劫论处，把为首的斩首，其它人分别处以充军流放。这样办似乎于情于罪较允妥恰当。这就是公侯万代处置的办法！”

巡抚极其同意他的看法，当即命令费先生照此拟定呈文，斩一人，流放十儿人。

懂得道理的人，都说费先生一言救了万人之命，他的后辈中一定要出发达的人。费先生生了一个儿子，由例贡资格，任命为陕西潼商道台；孙子名开绶，就是费鹤汀中丞。费老先生屡次受封至光禄大夫，振威将军。至今后人中做官受封的连续不断。

费善人

真赃现获复何词，说盗偏精善士思。

英饼十番钱四贯，笑他邻老太便宜！

费耕亭观察之祖，开南北杂货店，慷慨仗义，乡里称为善人。里邻之贫困者，多就食其家。

会岁暮，有邻老来就食后，坐店中帐柜旁，（柜，音举，木名。吴中方言称櫃为柜。）久不去。店伙开柜，失洋十元，遍觅不得，咸疑邻老，执而搜之，果然。当是时，众口交詈，邻老几无所容。

适善人出，询得之，曰：“若等大误，是我因渠贫困，（渠，音衢，彼也。）取以与之，偶忘向若等言，何得遽而辱詈？”复向邻老谢曰：“伊等无知，（伊等，他等也。）万勿见怪。然君亦太迟钝，何不直告系我所送，（系，是也。）而甘受辱耶？”又曰：“君适言十洋，尚不敷，（不敷，不足也。）可再持钱四千去，以为卒岁资。（卒岁，犹俗言年底也。）”邻老遂持钱洋拜谢而归。

其行事大率类此。后生孙耕亭先生，由己卯会元，官至福建粮道。善人屡膺诰封。天之报施善人，固不爽也！

坐花主人曰：二费封翁，皆隶籍常州。其行事，至今人皆啧啧称道之。（啧啧，音责。啧啧，称道不绝口貌。）说者谓鹤汀封翁，以一言而救万人之命，其所全者大，非耕亭封翁所可比，故其食报亦有大小，予独不谓然。何则？鹤汀封翁之所言，凡识轻重之大体者，皆能见及。特其对中丞数语，不激不随，（激，抗直也。随，附和也。）婉而善入，

（犹言婉委动听也。）为难能也！至耕亭封翁之所为，则彼以盗来，赃皆现获，责之固非过刻，释之便足明恩，而乃委曲周全，务为讳饰。且惟恐人犹或致疑，更于十洋之外，代之请益。此等居心，真是广大慈悲，无微不至！昔苏次公谓范忠宣曰：（宋苏子由，名辙，东坡之弟，故称次公。范尧夫，名纯仁，谥忠宣。）“公是佛地位中人！”吾于善人亦云。

【白话】

费耕亭观察（道台）的祖父，开了一家南北土特产杂货店，慷慨仗义，乡邻称他为善人。邻里中贫困之人，多半在他家吃饭。

有一年岁末，一邻居老人，来吃了饭以后，坐在店里的帐柜旁，很长时间不走。店伙打开钱柜，少了十块钱，到处找不到，都怀疑这位老人，就搜他的身，果然搜到了。当时在场的人七嘴八舌地辱骂他，这位老人被骂得羞愧难当，几无容身之地。

恰好此时，费先生出来，询问情况后说：“你们真搞错了！是我因为他贫困，拿了给他的，忘了告诉你们。你们怎么能这样辱骂他！”又对这位老人谢罪说：“他们不知道，你千万不要见怪！你老先生也太迟钝，为什么不告诉他们这是我送给你的哩，而甘愿受骂？”又说：“刚才你说这十块钱还不够，再拿四千铜钱去，作过年钱。”邻老就拿了钱，拜谢而去。

费先生的为人行事，大都类似这样。后来得了个孙子，就是耕亭先生，他由己卯会试中头榜，而官至福建粮道（粮食厅长）。费老先

生屡次得封诰。上天回报行善之人，的确一丝不差！

坐花主人说：两位费老太翁，祖籍都是常州，他们的事迹，至今还受到当地人的啧啧称赞。评论之中，有说费鹤汀的太翁，一句话救了万人之命，他所保全的功德大，不是费耕亭的太翁所可比的，所以享报也有大小之分。我却不这样看。为什么？因为鹤汀的太翁所说的话，凡是能够认识其中轻重大体的人，都能有相同的见解。他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对巡抚所说的话，不偏激不随流，委婉而有说服力。至于耕亭的太翁所为，大不相同。那位老人确是偷盗而且赃物现获，加以责备本不算苛刻，饶恕他也就是以表明自己的宽厚了。他反而设法委曲周全老人的名声，为他掩饰，而且生怕别人还会怀疑，又在十块银之外，再加四千。这样的居心，真是广大慈悲、无微不至了！以前苏次公（即苏辙，东坡之弟）曾对范忠宣（即范尧夫，谥忠宣）说：“公是佛位中人！”这句话我也要用来赞叹耕亭的老太翁！

张明德

礼貌微嫌肆征轻，笑他明德愧芳名。

献茶索费心非很，天道从来善剂平！

华亭户书张明德，奸巧善舞文。夤缘为漕胥。（漕胥，即漕书。）既得志，益肆行无忌。乡民之良懦者，（懦，音糯，弱也。）都横遭吞噬。（噬，音誓，食也。【按】此句犹言皆受其害也。）与人有睚眦怨，（睚眦，音崖自。【史记·范雎传】睚眦之怨必报。【按】睚眦，恨视貌。）辄中以危法。（辄，音哲，陟掇切，即也。）以故其同侪，皆侧足视之，（【南史·郭祖深传】远近侧足，莫敢纵恣。【按】侧足，畏惮之貌。）弗敢与抗。（抗，抵敌也。）

有皂役陈大忠者，性伉直，独弗为之屈。明德积不平，思有以中伤之，久之未得闲。（闲，音咸，隙也。）壬寅春，漕事将竣，明德以粮串数百石，嘱大忠赴乡，催收折色。（折色，漕米折价征银之谓也。）时每石折收洋银五元六角。大忠既行，明德遂白官，（白，告也。）增其价至六元三角。

及大忠回，如前数收缴，明德遽曰：“是尚缺三百余元，得无汝中饱耶？”大忠赧然曰：“我行时只五元六角，城中骤增价，我安得知？”与之忿争而散。

明德竟以大忠侵蚀告官。（蚀，音食，犹亏也。）官拘大忠，责令赔补。大忠抗不承，遂下狱，坐侵用官银，遣戍河南。（戍，音树，去声。遣戍，犯罪充军也。）

大忠有屋数楹，田十余亩，尽卖之为安家及行资，已署券矣。（署券，写契也。）明德闻之，往告买主曰：“大忠侵亏国帑，（国帑，库银也。）其产应变价偿官，尔敢私售犯产，（售，买也。犯产，罪人之产也。）当与同罪！”买主惧，厚赂之，而请计焉。

明德故为踌躇曰：（踌躇，音俦除，顾虑不决貌。）“价已付乎？”曰：“未也。”曰：“未付，尚可挽。尔速取契及买价来，我为尔呈官。大忠来索价，令其赴库请领，则尔无患矣。”买主从之，尽以价与明德。

大忠之遣戍也，已预报家产尽绝。闻之，怨愤而已，竟不敢领价。

是冬，大忠赴戍，（赴戍，行往充军之所也。）寄其妻子于外家，号痛出城，哀动行路。当是时，大忠身负奇冤，千里赴戍，一家星散。自问还乡无日，抱恨终身。而明德徒以大忠礼貌微嫌，既入其罪，复罄其资，意气骄横，自谓泰山磐石之安，（罄，音盘。磐石，大石也。

【荀子】国安于磐石。【按】泰山磐石，譬喻势大，不可摇动也。）更无有与之为难者矣。

会豫河决口，（豫，河南省之名。）道阻，遣戍者皆奉文还本县监，俟水退再往。大忠于癸卯二月十二日复返华亭监。未旬日，而明德难作。

先是华邑兑丁费重，（兑丁，兑漕之夫役也。）民间折色迟缓，漕总先筹款垫给，不足数，则船先发，而留丁以俟。历年遵办无少误。

是年，邑令刘公莅任未久，明德思有以挟制之，预白官，新漕须俟帮费清始能开。不信，则日喉运丁水手，（喉，音叟，指使人物也。）

入署晓索。（晓，音器，犹闹也。）令怒，以责明德，明德因服生鸦片至门房，意谓以觅死图赖，令必将活我，而别筹款以给运丁。漕艘既开，（艘，音搜。【正韵】船总名。）则官项可任意侵蚀矣。（侵蚀，犹侵吞也。）

及与阍者语，（阍，音昏。【礼祭义】阍者，守门之贱者也。）阍者见其须有生烟，大骇白令。令怒，急下明德狱。未入狱门，已昏瞶不能语。（瞶，音茂。【玉篇】瞶，目不明貌。）

凡服生鸦片者，得凉水即解，忌热茶，饮之立死。大忠在狱，闻明德将入，喜极，预储热茶以俟。（储，犹备也。）见明德入，迎谓之曰：“明德，汝亦来此乎？”手捧茶劝之。明德昏乱中遽饮之，饮竟，即扑地，不移时死。

死后明德妻子，欲携尸自监墙上出，大忠与同监者不可，（监，狱也。）曰：“必反我售产资，（售，卖也。资，价款也。）而予同监者千金，乃可。”

当明德在时，恃其巧诈，凌砾同类，（砾，音立。凌砾，犹欺侮也。）同类咸疾之。（疾，恨也。）大忠之事，人尤不平。及其死也，莫不称快，至是竟无有为之解者。其子费千二百金，尸始得出。盖距大忠之反，仅十日而明德死。

死后两月，大忠复赴戍。濒行，以己及明德先后获罪下狱始末，属人叙其事而镌之版，（镌，音涓，刻也。）遍送四方，以示报施之巧焉。

坐花主人曰：果报之巧且速，无逾此者。天岂专为一陈大忠偿其

冤哉？特大忠一事，其险恶尤为显著耳！阴谋积久，自堕网罗。君瓮子矛，（瓮，乌贡切，音雍，去声，坛类。【唐书】周兴为人诬告，武后令来俊臣讯之，而兴不知。俊臣问兴曰：囚多不承，当以何法治之？兴曰：置一大瓮，令囚入内，外用炭火炙之，自承。俊臣曰：有旨，请君入瓮。【韩非子】有鬻矛盾者曰：吾盾之坚，物莫能陷。又曰：吾矛之利，物无不陷。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不能应。【按】君瓮子矛，犹自作自受之义。）古今一辙。（一辙，犹言一例也。）阴险何益哉！

【白话】

华亭县户书张明德，奸巧权诈，善于巧构文章，走后门通关节当上了漕胥（征粮官）。得志之后，张明德更加肆无忌惮，百姓中之善良胆小者，都受过他的坑害。他与人只要有一点点小怨，常以重罪中伤。因此同事人都怕他几分，不敢和他对抗。

有一名皂役陈大忠，性情亢直，就是不买他的帐。张明德积忿难平，心中无时不在盘算中伤他，一直找不到机会。壬寅年春天，催缴公粮之事即将完成，张明德就以还有数百石零星尾数未缴齐，吩咐陈大忠下乡去，折算成现款追缴入库，告诉他每石折收洋银五元六角，陈大忠就动身去了。张明德立即把折算价格增加至六元三角上报县令。

等到大忠回来，按前数上缴粮款时，张明德突然说：“还缺三百多元，该不是你从中私吞了吧！”陈大忠生气地说：“我动身时，只是五元六角，城里突然涨价，我怎么能知道！”和张争执了一阵，不欢

而散。

张明德就以陈大忠侵吞粮款向县令告了。县令拘捕了大忠，责令他赔补。大忠不承认，就被下了监狱，以侵吞公款罪判决充军河南。

陈大忠有几间住房和十多亩地，只得全部卖掉用来安置家人和用作自己的路费，卖契已经双方签字画押。张明德听说此事，就找到买主说：“陈大忠是亏空官银，他的家产应当变卖赔偿缴官。你收买犯人私卖财产，就和他同罪！”买主吓坏了，就送了一大笔钱给张明德，并请他给想计策。

张故意作出颇费踌躇的样子说：“钱已经交付了吗？”回说还没有。张说：“还可以挽回。你快把契约和价款拿来，我替你把它交官。陈大忠来取钱，你让他到官库来取，这样你就没有后患了。”买主听从了他，把全部价款交给了张明德。

陈大忠被判充军时，已知道自己家财尽绝，现要他去官库取钱，不敢前去，只有怨愤而已。

这一年冬，陈大忠被发配，只得寄养妻子在外人家。他嚎啕大哭着出了城，身负奇冤，千里充军，一家星散。陈大忠自问还乡已渺无希望，抱恨终身，怀着一颗哀伤的心踏上征途。而张明德，只是因为陈大忠对他礼貌上有所嫌恶，不但给他加上罪名，而且还把他的全部家产剥夺一空，意气更加骄横，自以为自己的地位像泰山磐石一样稳固，今后更不会有人敢和自己为难了。

恰好此时，黄河决口，道路阻塞，被充军的人，得到公文都返还本县关押，等水退以后再走。陈大忠就于癸卯年二月十二日返回华亭

县，在监狱呆了不到十天，张明德就出事了。

以前，华亭县的漕丁税很重，老百姓缴纳迟缓，水运漕帮总部都是预先筹措一笔款项垫支，让船队先出发，不足的余数，留下一人等待收齐。历年都是遵此办理，没有出过问题。

这一年，新任县令刘公上任不久，张明德想借此挟制新县令，给他一个下马威，就预先向他说，新漕船队必须等到了税收齐才能出发。县令不信，张明德就每天唆使漕运水手到衙署来吵闹。县令刘公生气了，责备张明德。他就吞服了生鸦片来到署衙门房，他心想用寻死来耍赖，县令一定不会让他死，就会另想办法筹足款项交给运丁，打发漕船出发。船队一走，那么以后所收的丁税，就可任意落入自己腰包了。

当张明德和门房守卫说话的时候，门房见他胡须上有生鸦片，吓了一跳，赶紧去禀告县令。刘公大怒，立即下令把张明德关押起来。还未走进监狱大门，张明德就头昏眼黑，不能说话了。

凡吞服生鸦片，只要喝碗凉水，毒就解了，忌喝热，一喝就死。陈大忠在狱中听到张明德也要被关进来，高兴极了，预先准备了热茶等候他。见到张被搀进来，就迎上去对他说：“张明德，你也来这儿啦！”端上热茶劝他喝，张明德昏乱中就喝了下去。喝完扑倒在地，不到一会功夫，就死了。

死后，张明德的妻子想把尸体从监墙上抬出去，陈大忠和同狱人不答应，说：“必须把我房产钱还给我，同时要给同监者一千元才行。”

张明德在世时，倚仗巧诈权谋，凌辱欺侮同事，大家都痛恨他。

陈大忠的事，人们都心怀不平。张明德死了，大家莫不称快，到了这个时候，没有一个人出来解劝。张的儿子花了一千二百元，才将张的尸首才抬出了监狱。这离陈大忠回到本县，只不过十天。

张明德死后两月，陈大忠再度被押送充军。临行前，陈大忠把自己和张明德先后获罪下狱的始末叙说出来，希望把这件事刻印散发，以表明因果报应之巧妙。

坐花主人说：果报之奇巧且快速，这桩事可能是说得最明白的了。上天并非专为陈大忠一人偿还冤债。只陈大忠一事，其险恶程度最为明显。阴险狡诈之事做多了，自会堕入罗网，“请君入瓮”、“子矛子盾”之例，古今并无区别。用心阴险有什么好处！

潘氏世德

有钱难买子孙贤，谁更修来梵果虔？

幸是冢君能济美，应该富贵永蝉联。

吴门潘氏，世载其德。天乃大昌厥后，（厥，其也。）钟灵毓秀。

（成句出处未详。【按】钟，聚也。毓，音义同育。）

以有太傅文恭公，位极三公，身备五福。福履之盛，不独近今无两，即求之古人，亦罕其匹。（罕，少也。匹，对敌之意也。）其发祥所由，（【诗经】长发其祥。）他书记载已多，无烦赘述。（赘，音坠。赘述，复言也。）

而太傅长君恭甫孝廉，乐善好施，不求仕进。太傅当国十余年，恭甫闲岁一至京师定省，（间，音见。间岁，隔岁也。【曲礼】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注】定，定其衽席。省，省其安否。）不久即归。家居，于当道无私谒，就见之，亦弗拒。询地方利弊，对甚悉，然终不干以私，亦弗报谒。（报谒，答拜之谓。）

四十以后，虔修梵行。（梵，音饭，西域浮图种号。【按】梵行，即持戒念佛也。）人无贵贱，皆与均礼。有急难求之，无弗应。有田数千，佃户还租者纳之，不还弗较也。家有喜庆事，或岁小歉，（歉，岁不丰登也。）辄尽免其租。其余一切善举，不可殫述。（殫，音单，尽也。）余往来吴门，闻其行谊甚悉，以为果有天道，其后必昌。

咸丰初元，太傅引年致政。（告老之谓。）今天子优礼元老，（优礼，厚待之谓。【诗经】方叔元老。【注】元，大也。）恭甫犹子祖荫。

（侄曰犹子。【礼记】兄弟之子，犹子也。）以长孙蒙恩钦赐举人。越明年，壬子，成进士，一甲第三人。祖孙鼎甲，遂为词林佳话。此固祖德之厚，亦恭甫有以世济其善。潘氏之兴，未有艾也！

【白话】

苏州的潘氏家族，世人都称颂其善德。上天也使其家族后辈兴旺昌盛，灵秀出众的人才辈出。

就举太傅文恭公来说，他位极三公，身备五福。其操履福报之盛，不但近今找不出第二个，就是从古人之中也难以找到一位能和他匹敌的。他发迹的由来，其他书上已记载了很多，就不在这里重复了。

他的长子恭甫孝廉，乐善好施，不求进仕升官。太傅在任十余年，他来年进京拜省一次，很快就回来。他居住在家，不与当道官员私下交往；如果他们来求见，他也不拒绝。若向他询问地方上的利弊征求意见，他对答得很详细，了如指掌，但始终不以私情相交，也不去回拜他们。

四十岁以后，他虔心修佛。与人相处，不分贵贱，他都待以平等之礼。有急难求他，他没有不答应的。潘家有田产数千亩，佃户主动来交租，他就收下；不来交，他也不计较。家中有喜庆之事，或者遇到天灾歉收，往往全部免除租粮。我往来苏州，听到许多有关他的事迹，所以很了解。我以为，果然有天道的话，他的后辈必定昌盛。

咸丰初年，太傅公告老还乡。当今天子对元老大臣待以优礼。恭甫的侄儿是潘门长孙，蒙皇恩钦赐举人，第三年（壬子年）成进士。

祖孙三人皆是鼎甲，于是成为词林佳话。这固然是由于祖德隆厚，也是因为恭甫以善济世所成。潘氏之兴旺，才开始呢！

解砒毒方

行医原要救人心，任意敲财终不应。

九命误伤皆出尔，九生砒毒判分明！

歙人蒋紫垣，有秘方，解砒毒立验。然求之者必索重资，不满所欲，则坐视其死。

一日行医邻县，中夜暴卒，见梦于居停主人曰：“吾以耽利之故，（耽，音丹，犹贪也。）误人九命。死者诉于冥司，冥司判九世服砒死，今将赴轮回。我赂鬼卒，求以解砒毒方相授。君为我活一人，则我少受一世业报。若得遍传济世，君更获福无量。”言讫，呜咽而去，曰：“吾悔晚矣！”

其方以防风一两研末，水调服，并无他药。又《异谈可信录》载，冷水调石青，解砒毒如神。

【白话】

蒋紫垣，安徽歙县人，有解砒霜巨毒秘方，非常灵验。但是来求秘方的人，他都索要高价。如果不能满足他，就坐视人家中毒而死，毫不动心。

有一天，他行医来到邻县，半夜突然死去。他托梦给他留居的房主说：“我因为贪财，误了九条命。死者在冥司状告我，冥司判我九世都服砒毒死。现在我要去轮回投生了。我买通了鬼卒，请他让我把解砒毒秘方交给你。先生如能用此方为我救活一人，我就能少受一世

业报。如果你能把此方遍传世间，那么先生你将获福无量。”说完悲泣而去，临走时又说：“我后悔已晚了！”

这方子只有一味药：防风一两，研细成末，用水调服，没有其它的药。此外《异谈可信录》记载：用冷水调石青，解砒毒有神效。

云间守

荷担原来歇路旁，笞他冲道已乖张。

死者本是佣人体，偿命须要守自亡！

某太守，以部郎出守云间，（【颜延之诗】一麾乃出守。【按】为知府曰出守。云间，即松江。）性贪暴。每出，骑从所过，（骑，音邹。从，去声。【晋书·舆服志】骑从，即显贵出门前后侍从之人也。）行者避道稍缓，辄遭鞭撻。

一日，自城西归。有为纸店担纸者，担而立于道左。守嗔其不弛担，（弛，音持，置也。【左传·庄公】弛于负担。）令役曳之至舆前，叱责之。其人固愚戆，（戆，音杠，陟降切。愚戆，愚直之谓。）愤曰：“我并未冲道，不弛担有何罪？”守大怒曰：“何物小民？敢尔挺撞！”叱役痛捶之。（捶，音垂，杖也。）

捶竟，复令曳之上，曰：“汝知罪否？”曰：“民何罪见责？实不知！”守固很戾，（戾，音利，乖也。）一旦于街市中，见折于小民，惭且怒，复榜之数百。（榜之，义与捶之同。）血肉横飞，尚不释，令役押发华亭，治其冲道之罪。吏役索店主钱数十千。

幸华令见其伤甚，不复责。押数日，释令归，归而店主怨其生事被累，逐之。其人既横被酷刑，（酷，虐也。）复为店主所逐，遂自缢死。

未旬日，守背生五疽，痛不可忍。医者谓此名百鸟朝凤，幸而不溃，（溃，音愧，犹烂也。）则疾尚可为。一夕，梦见荷纸担者，以手

揭其疽，痛极呼号而醒。呼侍婢烛之，（烛，犹照也。）疽已尽溃，脓血四溢，（溢，满而外出之意。）衽席皆湿，（衽，音刃。【周礼注】衽席，单席也。）诸医咸束手。

自是每合眼，即见荷纸担者立于前，百方祈禳不应。卧不能贴席，惟翘首据席，（翘，音乔，举也。）俯伏床上，略一转侧，痛入心肺。见者谓此真地狱变相。号呼数十日而死。死时，阖署咸见挑纸担者云。

坐花主人曰：士大夫当威福在手时，一意妄行，初不顾人之难堪。呜呼！人吾同类也，而顾可以逞吾残忍，（逞，音骋，极也。）自取快意乎！卒之血肉横飞时，彼固无如我何；疮溃脓溢时，我亦无如彼何矣！吾愿世之为士大夫者，慎弗至无如彼何之时，而后悔也！

【白话】

某太守，本是部郎，外放云间（华亭）做太守，性情贪婪而暴戾。他每次出府，骑马在前开道的卫队所过处，路上行人躲避稍有迟缓，就遭鞭挞。

有一天太守从城西回府，有一个为纸店担纸的挑工，担着担子立在路的左边。太守嫌他不放下担子就生气了，命轿旁的役夫把他拖到轿前，呵责他。他性格愚憨，生气地说：“我没有冲道。不放下担子，有什么罪？”太守大怒说：“你是什么东西？竟敢顶撞！”大声叱令役夫把他痛打一顿。

打完，太守又命把他拖到轿前，说：“你知罪不？”答说：“小民有什么罪而遭责打？真不知道！”太守本性很傲慢，现在竟然在街市

广众之中被这小民顶撞，恼羞成怒之极，又下令打了几百棍，打得他血肉横飞，还不放他，命令役夫把他押送到华亭县府，治他冲道之罪。吏役乘机勒索纸店店主数十千钱。

幸亏华亭县令见他伤得很重，没有再责打他，只关了几天就放了出来。他回到店里，老板埋怨他惹出事来牵连老板，把他赶了出去。他无缘无故遭到酷刑，回到店里又被逐出，一时实在想不通，就上吊自杀了。

不到十天，太守背上生了五个疽痈，疼痛难忍。医生说这种疮名“百鸟朝凤”，幸好没有溃烂，还有救治的希望。有天夜里，太守梦见担纸的人，用手揭他的疽疮，痛极大叫而醒，呼来侍婢拿烛火一照，全部溃烂，脓血四溢，被褥都湿透了。医生已束手无策。

从此太守每当合眼，就见担纸人立在床前，想尽办法祈祷消灾，都归无效。太守不能仰面平躺，只有用肘撑住床板翘着头，俯伏在床上，稍一转动身体，就痛入心肺。见此情景的人都说这真是地狱变相。太守就这样痛苦号叫了几十天，才断气。死时，署里的人都说见到了那个担纸的人。

坐花主人说：当官掌权的士大夫，当你威福在手之时，任意妄行，一点不考虑别人的难堪处境，可悲啊！大家都是人，难道可以随意逞显自己的凶狠残忍，以求自己快意吗？你把他打得血肉横飞之时，他固然把你无可奈何；而当自己疮溃脓溢时，你也就无可奈何他了！但愿世上当官掌权的士大夫们，谨慎小心，不要把事情弄到“无可奈何”的地步，就后悔莫及了！

雷殛阴谋

久存诡计用谋心，害命贪财大不应。

妇在田间天已灭，殛夫须令罪宣明。

丹阳北门内民家，颇殷阜，（殷阜，富也。）开六陈行于门前。（六陈行，即粮食行之称。）兄弟四人，惟仲有一子，仅数龄，四房共育之，珍如掌上珠。手镯项圈，皆黄金而饰以珠玉，值百余金。

乳娘尝抱之，戏于店堂。忽来一妇人，携糕饼以与其子，随乳娘入其家。自言系北乡洲上人，貌中平而言僮利。（僮，音暄，隳缘切。僮利，敏捷之谓。）众颇爱之，稍坐即去。自是频频来，（频频，犹数数也。）来必抱持其子，或袖出点果与食，或抱之街中，买以予之。如是者数月，家人习以为常。

一日，复抱其子去，久不归。众皆疑其有亲串住城中，不以为意。至夜寂然，（寂然，无音信之意。）四觅无踪，于是合宅腾沸。（沸，音费。沸腾，乱貌。）姑往北乡沿村询访，杳无其人。（杳，音咬，倚晓切，冥也，渺无着落之意。）

数日后，有人来言，离城十余里，山脚下深洞中，有一婴儿，反扑于地。驰往视之，果其子，僵矣！七窍皆有沙泥，而衣饰尽弛。（弛，音池，脱去之谓。）始悟其妇因垂涎金饰故，（垂涎，欲食而涎沫下垂也。【贾谊新书】垂涎相告，今以状歆羨之辞。）频来保抱，为谋财害命计。控官勒缉，未获。

而不知妇，实七里庙农家妇也。妇孀居，与邻村某甲奸。甲家贫，

衣食皆仰赖于妇。力不给，则拐盗以足之。行恶多端，顾不于其乡，故无有知之者。

既谋儿命，尽以金珠与某甲，变价作本，行贾于外，（贾，音古。）妇家居。

一日，与村妇数辈馐饷田间，（馐饷，音叶享，送田饭之谓。）坐待食毕。忽阴云骤合，雷电奋兴，旋绕于众妇之首，众咸惊栗。（栗，音立，惧也。）是妇尚夷然谓人曰：（夷然，自若貌。）“雷击亏心人。有亏心事者，速言之，可免天谴。”言未已，（已，止也。）霹雳一声，妇跪而死。

某甲行贾于外，距家尚数十里，同日为风雷挟之至儿死处，跪于地，曳之不能起。霹雳震其顶，紫雾绕其身。神已痴而口尚能言，尽吐其与妇窃盗奸拐，并谋死婴儿事，翌日始毙。（翌，音亦。翌日，明日也。）而某家之嗣竟绝。

坐花主人闻之而叹曰：雷霆之威若是，其神且速也！噫！以此警民，民犹有阴谋毒计，肆行而罔知顾忌者，（罔，无也。）何其冥顽不灵哉！

【白话】

丹阳县北门内，有一民家，开了一间粮食行，颇富有。兄弟四人，只有老二有一儿子，只有几岁，四房共同哺育，爱如掌上珠。这孩子颈上金项圈，双手金手镯，还都镶上珍珠宝玉，值百多两黄银子。

乳娘常抱着他在店堂里玩耍。忽然来了一位妇人，带着糕饼逗弄

孩子，后又跟随乳娘进到家里，她说是北乡洲上的人。这妇人相貌平平，而口齿伶俐，很得家人好感，坐了一会儿，就走了。从此她就经常来，来就抱着孩子，或者拿出糕点水果给他吃，或者抱着他到街上去买给他吃。这样经过了数月之久，家里人都习以为常了。

有一天，她又抱着孩子出去，很久没有回来，家人都疑心她抱着孩子到城里的亲戚家串门去了，没有在意。到了天黑，依然不见孩子回来，家人四处寻找，没有一点踪影，于是全家闹开了锅。家人就往北乡沿村询访，杳然无人。

几天以后，有人来说，离城十多里地的山脚下深洞里，有一个婴儿，扑在地上。家人急忙赶去，果然是这孩子，已经死了，七窍塞满了泥沙，被剥得精光。这时大家才明白，这妇人因垂涎金宝饰物，才常来抱弄孩子以图财害命。家人就控告到官府，官府出了通缉令捕捉，一直未获。

其实，这妇人是七里庙的一农家妇，死了丈夫，与邻村某甲通奸。甲家中贫困，生活衣食全赖她供给。供不起，她就用拐骗偷盗来弥补，作了许多恶事，但她不在本乡作恶，所以当地人都不知道。

她把孩子杀死后，就把金珠全部给了甲，变卖作本钱，在外做起了生意。农妇本人住在家里。

一天，她和本村几个妇女送午饭到田间，坐着等他们吃完。忽然之间，阴云四合，雷电大作，在她们头顶上旋绕，大家都胆颤心惊。这个农妇却若无其事地说：“雷殛亏心人。做了亏心事的，赶快说出来，才可免遭老天谴罚！”话还没有说完，一声霹雳之下，她就跪着

死了。

某甲正在外行商，离家还有几十里，同一天被大风雷电挟持到孩子死的地方，跪在那里，人们拉他，拉不起来。一道霹雳电光击中他头顶，浑身绕着紫色烟雾。他神识已经痴呆，口还能说话，把自己和农妇通奸、偷盗，拐骗和谋杀婴儿的事，点滴无余全部讲了出来，到了第二天才死去。而开粮行的那一家，也绝了后嗣。

坐花主人听说此事，感叹说：雷霆之威力，就是如此得神奇而迅速！唉！用这样的方式来警告大众，竟然还有人施设阴谋毒计，肆无忌惮，而不知道应该有所忌畏，真是顽固不化到了何种地步！

牛头人

前生杀孽今生追，孽镜照时识祸胎。

幸得中途从释子，重修忏悔转轮回。

浙东王生，（浙东，即绍兴。）春日郊游，遇老犍于田间。（犍，音字，母牛也。）举角相触，生趋而过，牛反身欲追，为牧者掣其绳而止。（掣，音彻，曳也。）犹矫首顿足，目眈然相视也。（眈，音撑，去声。眈然，直视貌。【释惠洪诗】瞪目眈然作直视。）

是夕，王生梦为皂衣隶拘去。（皂，黑色。）至一官署，与多人对簿，（【史记·李广传】大将军使长史，急责广之幕府对簿。【按】对簿，对责之谓。）或男或妇，皆牛首而人身，咸称谓王生所害。上坐者戴珊瑚冠，朝服挂珠，如今世中丞仪服。讯生何以杀此多牛，生自陈祖父以来，家承儒业，戒食牛犬肉，已历三世，何由杀牛？

上坐者命绿衣吏持一镜，引生自照，恍悟前世本屠者，器利而技精，常一日解十余牛。（解，犹杀也。）至中年深悔执业之非，惧遭孽报，因削发入天台山为僧。戒律精严，（戒律，僧徒所守之法也。如五戒杀、盗、淫、妄、酒之类。）八十余端坐而化。以宿孽故，（宿孽，过去世之孽障也。）不能生忉利天。（忉，都牢切，音刀。【法苑珠林】三十三天，总名忉利天。）

生既悟往因，俯首自认。上座者谓之曰：“尔既从释子轮回，（释子，和尚之称。转生曰轮回。）今世尚通知内典否？（佛经曰内典。）”王对曰：“十二岁时，曾为父母书《金刚经》七卷，以资祖父母冥福。

自后每逢朔望，必诵是经三周，虽场屋舟车不少辍。（辍，音绰，止也。）”

上座者霁颜曰：“尔诚如是，则事易为矣！”因为众牛头人曰：“王生已放屠刀，诚修佛果。徒因杀孽未净，复堕轮回。今欲责令为尔等忏悔，复生人道，何如？”众皆允服。

生请合家茹素四十九日，奉《金刚经》五百卷，以祈讼者往生净土。上座者以喻众，众皆感激欢跃，愿释往冤。上座复命皂衣隶送之归。

及门而醒，诵经如约，又书金字经十卷，分送各庙供奉。事竣，复梦诸男妇来谢曰：“仗君经力，皆得脱生畜道，转生富贵家矣！”咸欢喜罗拜而去。（罗拜，环而拜之也。）

【白话】

绍兴府一位姓王的书生，春天到郊外去踏青游玩，在田间迎面遇到一头大母牛。它头一低，伸着双角就抵过来，王生见势侧身小心地躲了过去。牛转过身来想追，被牧牛人拉住拴绳才没有能追上来。但还是翘起头，使劲蹬着蹄子，睁大眼睛瞪着王生。

当天夜里，王生梦见被一位穿黑衣的役隶拘捕，来到一官署，要他与许多人对质。这些人有男有女，但都是牛头人身，异口同声说是被王生害死的。大堂上首坐着一位头戴珊瑚冠，身穿朝服挂珠，气度服饰像中丞一样的人。问王生为什么杀死这么多头牛？

王生陈述说，从祖父以来，都以儒业传家，而且戒食牛肉和狗肉，

已经三代了，怎么会杀牛呢？上面的人就吩咐绿衣吏拿来一面镜子，让王生自己去照。一照之下，恍然而悟自己前生是一个屠夫，屠刀锋利，技术精熟，经常一天之内要宰杀解剖十多头牛。到了中年屠夫深悔自己从事的行当罪业沉重，怕遭孽报，因而入天台山削发为僧，严持戒律，精进修行。八十多岁时，他端坐而化。因宿孽太深，未能往生忉利天。

王生由于悟到了前生之因，就俯首认罪。上面的人对他说：“你既然以佛弟子而转生轮回，今世是否还通晓佛典？”王答：“十二岁时，曾经替父母抄写《金刚经》七卷，为祖父母资增冥福。此后，每逢初一、十五，必诵《金刚经》三遍，不管在考场，还是在家，或乘船坐车，都没有间断过。”

上面的人脸色和悦下来，说：“你要真是这样，那么事情就容易办了！”就对众牛头人说：“王生已放下屠刀，虔诚修佛。只因杀孽未净，所以才又堕入轮回。现在我想责令他为你们作忏悔，让你们再生人道，你们意见如何？”大家都同意了。

王生请求说：“我愿全家吃素四十九天，奉诵《金刚经》五百卷，以祈祝他们往生净土！”上座的人把这话对大众宣布了，大家感激欢跃，表示愿意解除前世之冤债。上座人就命黑衣役隶把王生送回去。

到了门口，王生就醒了。王生依约奉行，此外又用金粉抄写《金刚经》十卷，分送给各庙供奉。事情办完之后，又梦见那些男子妇人都前来致谢说：“仰仗先生诵经之力，我们都脱离了畜牲道，投生富贵之家了！”说完大家高兴地罗拜而去。

坐花志果卷五

仁和调生汪道鼎 著

鹞峰樵者 音释

受污不辩

遗食好安贫者脉，偿银藉慰病人心。

气宽量大储阴德，如此良翁哪里寻！

常州魏观察之封翁，乐善好施，精于岐黄。（【史记】黄帝使歧伯尝味草木，典医疗疾。【按】黄帝咨于歧伯而作《内经》，世称医为歧黄，本此。）求医者不论贫富，皆尽心治之，不索谢。赤贫无力者，（赤贫，贫之甚者，谓空尽无物也。）转捐资赠以药。遇乡民来城就医，必先与之粥或饼饵。（饵，音耳。【说文】饵，粉饼也。）食已，始诊脉。（诊，音軫。【说文】视也。）

曰：“远行而益之以饥，血脉多紊乱。（紊，音稳，亦乱也。）我遗之食，而俟其少休，（休，息也。）脉始可定。我岂好行其德哉？我将以神吾术也。”其托辞以行善皆类此。

尝为人延往治病，病者枕畔失银十两。其子惑谗言，（谗言，毁善害能之恶言也。）疑公取之而不敢问，或教之执香跪于公门。

公见而讶之，曰：“若何为者？”对曰：“有疑事欲问，恐长者见

责，勿敢言。”公曰：“第言之，弗汝责也。”乃以实告。公延入密室，曰：“事诚有之。适暂移以应急需，原拟俟明日复诊时，密归赵璧，（【史记】赵得楚和氏璧，秦请以十五城易之。蔺相如奉璧而往。既献璧，视秦无意偿城，乃给取璧，遣从者怀之，间行归赵。【按】世谓还物曰归赵璧，本此。）今既承询及，可即取去，幸勿为外人道也。”（道，言也。）遂如数兑银与之。

方其子之执香而来也，人咸谓公素谨饬，不宜以秽行重诬长者。（秽行，犹恶行也。）及取银归，则皆喟然曰：“人心之不可知如是哉！”一时谤议繁兴，公闻而夷然不屑也。（夷然，自若貌。【正字通】凡遇事物，轻视不加意，曰不屑。）

未几，病者疾愈，拂拭床帐，得其银于褥底，始大惊悔曰：“失物固在，奈何陷长者于不义？宜速往对众归之，毋使久抱不白冤！”遂父子偕至公门，仍执香而跪。

公见而笑曰：“今又何为者？”忸怩而对曰：“向所失银固在，误疑长者，罪当死。今缴还公所赐银。小子无知，捶扑惟命。（捶扑，责打之谓也。）”公笑扶之起，曰：“是何妨？勿以介意。”

其子从容请曰：（从，七恭切，促平声。从容，舒缓貌。）“前日谗言，得罪长者，何以甘受污名而不辞，致某惭愧无地？今既蒙垂宥，敢问其故？”

公笑曰：“尊翁与我同里闾，（闾，音汗，门也。）素知其勤俭惜财。方在病中，闻失十金，病必加剧，（剧，音具，甚也，增也。）或致不起。是以宁受污名，使尊翁知失物复得，变戚为喜，（戚，忧也。）

病自愈矣！”

病者父子闻之，复长跪顿首曰：“感君厚德，不憚自污以活我，愿来世为犬马以报大恩。”公因延其父子入，置酒款之，尽欢而散。是日观者如堵墙，（堵，音堵。【礼射义】孔子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注】如堵墙，言围绕而观者众也。）皆曰：“长者之所为，固众人不可测也！”于是魏善人之名大噪。（噪，音燥。大噪，犹大震也。）

其后观察自进士起家，仕至某省廉访。（廉访，臬司之称。）公年登大耄，（耄，音叠。【易经】则大耄之嗟。【说文】年八十曰耄。）屡膺封诰。（膺，音应，受也。）诸孙亦多通籍。（【白居易诗】平生同门友，通籍在金闾。通籍，谓贵显也。）识者谓天之报施善人，固不爽也！

坐花主人曰：昔西汉隽不疑，（隽，徂哀切，音眷。）有人误持同舍郎金去，疑为不疑所盗。不疑不辩，偿以己金。后得金，亡金郎大惭，谢不疑，不疑亦弗较。观魏封翁事，古今人何必不相及哉！

【白话】

常州魏观察的父亲，乐善好施，精通医术。上门求医的人，不论贫富，他都加尽心治疗，不图回谢。对那些十分贫困的病人，他反而赠钱送药。遇到远乡来城求医的人，他一定先让喝点粥或吃些饼，吃完，才开始诊脉。

他说：“这是因为走了远路，加上饥饿，血脉多有紊乱。我让他

们先吃点东西，稍稍休息一下，脉才能安定下来。我哪里是想要行善积德，只是要用这种办法来显示我医术的神妙！”他行善所借口的托辞，大多如此。

有一次先生被请往一病人家中治病。病人枕头旁丢失了十两银子，他的儿子听了谗言，怀疑是先生拿了，但又不敢当面问。有人就教他拿一柱香去跪在先生门前。

先生见了，奇怪地说：“这是为什么呀？”答说：“有桩疑难事，想问先生。怕老先生见怪，不敢说。”先生说：“你说吧，不责怪你。”病家子才以实相告。先生把他请进密室，说：“确有此事，我是想暂时拿去以应急需。原打算明天复诊时，如数偷偷还回去。今天既然你问起了，可以马上拿回去。请你千万不要向外人说！”马上如数给了他。

刚才病人儿子来先生门前跪香，大家都说先生一向谨慎高尚，不应该诬陷有道德的人会有这么肮脏的行为。等他们见到病人的儿子拿着银子出来回去了，都异口同声地感叹说：“人心之不可知，竟到如此地步！”于是七嘴八舌诽谤议论之声四起。先生听到之后，神态自若，毫不在意。

不久，病人痊愈。清理打扫床帐时，在褥垫下找到了银子，才大惊而后悔说：“东西并没有丢失，竟然陷害了一位德高的长者，这该怎么办？应该马上去先生家，当着众人面把钱还给他，不能再让他抱不白之冤！”于是父子俩一道来到先生寓所，仍然手奉燃香跪在门前。

先生见了，笑着说：“今天这样，又是为什么啊？”父子羞愧地

说：“以前丢失的银子，没有丢，我们错怪长者了，真是该死。今天来交还先生所给的银子。小子无知，任凭先生打骂！”先生笑着把他们扶起来，说：“这有什么关系？不要放在心上！”

病人的儿子问先生：“那一天我谗言污罪长者，为什么先生甘受污名而不说明，使我今天羞惭无地？今天既蒙先生宽怀，饶恕我们，是否能告诉我们，先生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呢？”

先生笑着说：“你父亲与我是乡亲邻里，我素来知道他勤俭惜财。他正在病中，听说丢了十两银子，病情一定会加重，甚至会一病不起。因此我宁愿受点委屈背上污名，使你父亲知道失物找到，痛戚之心得以转喜，病自然会好起来！”

听到这里，父子两人都双膝跪地，叩头不止，说：“感谢先生厚德，不顾自己名声被污而救活我的性命。愿来世做犬马以报大恩！”先生把父子二人请进家去，设酒款待，尽欢而散。这一天，围观人多如墙一样，都说长者的作为，确是众人所猜测不透的。从此魏善人之名声就传开了。

后来观察先生自进士起家，到某省做到臬台。老先生当正值八十大寿，多次受皇上封诰，各位孙子也多显贵。有识之士都说上天对善人的施报的确不虚！

坐花主人说：古代西汉有一位雋不疑，有人错把同住一房的人的银子拿走了。失主怀疑是不疑所偷。他也不加申辩，把自己的钱赔偿给他。后来丢失的银子还回来了，失主大感惭愧，向不疑道歉致谢，不疑也不计较。看到魏老太翁的事，就可知道，今人不一定不及古人

啊！

腹内蛇鸣

虺蛇乘作腹中鸣，溺女从来罪不轻。

我愿宰官绅士辈，育婴保赤广经营！

湖州贫家多溺女之习。

余母尝言，亲眷家有一侍婢，嫁后生女，辄溺死之。十年中育七女，无一留者。后复有孕，临盆不育，但闻腹内蛇叫，历一昼夜，号呼而死。

诗不云乎，“维虺维蛇，（虺，音悔。【诗经朱注】虺，蛇属，小颈大头。）女子之祥”？然则腹中蛇鸣，岂非被溺之女怨毒所化乎？

【白话】

湖州地区，贫穷家庭若生了女孩子，常常把她溺死。

我母亲曾给我讲过，亲戚家有一个侍女，出嫁以后，生了女婴，就溺死，十年生了七个女孩，都溺死了，没有留下一个。后来她又怀了孕，足月临产，生不下来，只听到腹内蛇叫。经过一昼夜，产妇痛苦号叫而死。

诗经中不是有“维虺维蛇，女子之祥”的说法么？但是肚子里蛇叫，这难道不是被溺之女孩的怨毒所化吗？

救人延寿

同舟推解恰深情，想见翁非作孽身。

阴卒泄机遭贬谪，笑他受累却非轻！

休宁汪翁，岁暮收帐归，扁舟行风雪中。（扁舟，小船也。）岸上一人求附舟，舟子不欲，翁独怜而许之。

及登舟，已冻馁欲僵。翁温以敝裘，饮以火酒。移时始能言，顿首作谢。

诘其踪迹，告曰：“我非人，城隍司勾魂使也！”问所勾何人，出示一册，共三十三名，翁冠其首。（冠，音贯。【韵会】为众之首曰冠。）

大惊，向之长跪乞哀。其人曰：“此奉东岳行勾，虽城隍司弗能救，我何敢玩法？（玩法，轻视法律也。）”固哀之。曰：“无已，念同舟推解之恩，（【史记·淮阴侯传】汉王解衣衣我，推食食我。）置君于末，可暂缓数日。君速归，理身后事。新正三日，候君于庙门左。”翁谢之。

旋至一村，（旋，俄顷之间也。）其人作别登岸，维舟覘之，（维，系也。覘，音掺，平声，窥也。）见其径入一人家，（径，音竟，去声。径入，犹言直入。）有顷复出，其家哭声作矣。翁念其言信，仓皇鼓棹归。（鼓，摇也。棹，橹也。）

甫登岸，见有男妇二人，相持而泣。询其故，以岁暮欲鬻妻以偿逋负，（欠债曰逋负。偿，还也。）无应者，将夫妇偕死。翁念我数日人耳，需多金何为？举收帐所得银，尽与之。

至家已除夕，越明日元旦，召亲族邻里咸会。凡负财而力不能偿者，悉焚其券；鬻田而价未足者，能赎听其赎，不赎则赠其值。（值，价也。）曰：“无为后人累也。”复呼集家人，嘱以后事。既毕，语众曰：“今将与公等长别，宜各尽欢。”遂置酒欢饮，从容竟日，（竟日，尽日也。）及暮始散。

至初三日，竟亲诣城隍庙投到，果遇前使于门左，容色凄惨，谓翁曰：“君累我矣！我在一念不忍，移易后先。昨城隍以君活人夫妇及焚券二事，申奏东岳。东岳谓此人已死，何得有此义举？敕城隍行勘，（敕，即飭也。勘，苦紺切，音堪，去声。行勘，犹言行查也。）以余泄机玩法，（泄，音谢。泄机，犹言泄露天机也。）流贬云南。君则增寿一纪，子孙加注禄籍。君宜益勉为善。后十二年，再当遇君于此。”言讫不见。翁归，竟无恙。

未几，二子相继入泮，家亦日富。后十二年元旦，复梦前卒来告曰：“上帝以君增寿后，戒杀放生，力行善事，已授君某县城隍。今阳数告终，即当履任，后三日，当引驺从来迎。”

及醒，呼子孙至榻前，嘱以后事。届期，沐浴衣冠，端坐以待。忽隐隐闻鼓乐声，翁曰：“驺从至矣！”遂含笑悠然而逝。

坐花主人曰：是则，余乡人及亲族中多能言之。以数日之人，而以为善增寿，天之报施，何其厚耶！至于脱鬼趣而叨冥秩，（鬼趣二字，出《楞严经》。秩，禄也。叨冥秩，指其作城隍而言。）衣冠坐待，鼓乐来迎。以视十二年之前，风雪扁舟，几于道毙者，其舒惨奚啻霄壤！（啻，音翅。奚啻，不异也。霄，天也。壤，地也。奚啻霄壤，

犹言大不同也。）然则人亦何所惮而不为善哉！（惮，畏难也。）

【白话】

休宁县汪老先生，年底出外收账，返程途中，乘船在风雪中行驶。见到岸上有一个人打手势，想搭船，船主不愿意，老先生却怜悯他，同意了。

他上船时，已经冻饿交加，几乎不能动了。老先生把自己披的旧皮衣给他裹上，又拿火酒给他喝，过了一会儿，他才能说话。他起身向老先生行了叩头礼以致谢意。

老先生问他从哪来到哪去，他说：“我不是人，是城隍司下的勾魂使。”问他去勾什么人，他拿出一本名册，共三十三名，老先生的名字列在第一。

老先生大吃一惊，双膝跪地，向他哀求。这人说：“这是奉东岳大帝之命，即使城隍司也救不了，我怎么有胆量玩法？”老先生哀求不已，他说：“没办法。这样吧，念让船救我冻馁之恩，就把你放在最后，可以暂缓几天。先生马上回去料理好后事。新正初三，我在大庙门口左侧等候先生。”老先生致了谢。

不一会船过一个村庄，这人告别上了岸。老先生让船主把船停在那里，静静地观察，只见那人径直进了一家，隔了一会儿又出来了，就听到这家传来了哭声。老先生心想他说的话是真的，就让船家快点行船。

到家刚上岸，遇见一对夫妇，相持而哭，一问，说是岁末要把妻

子卖了偿还欠债，没有人要买，两人准备一同自尽。老先生心想自己已是活不了几天的人，要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就把收账所得的钱，统统给了他们。

到家已是除夕之夜。第二天大年初一，他把亲戚邻里请来开了个会，凡是借他家钱而无力偿还的，债券当众焚烧；卖田产给他家而价未给足的，愿赎就赎回，不赎的，加价偿值。他说这样做，是“不要拖累后人”。然后又召集家人，安排了后事。最后对大家说：“今天要和各位永别了。大家应该尽情一欢！”就设置酒席，请大家就座，慢啜畅谈了一整天，天黑方才散去。

到了初三那一天，他亲自前往城隍庙报到。果然在大门左侧遇到了以前的勾魂使，见他脸色凄惨，对老先生说：“先生拖累我了。我因为一念不忍，变更了先后次序。昨天城隍以先生救活夫妇性命和焚毁债券二事上表，申奏东岳大帝。东岳说此人已死，怎么会有这种大义之举动？下令城隍追查。由于我泄漏机密，无视法纪，把我流贬到云南。而给先生增寿一纪，子孙加封禄籍。希望你以后更加尽力为善。十二年以后，我再与先生在这里相见。”说完就不见了。老先生回到家里，竟然没有任何病痛。

不久，两个儿子前后入了官学，家业也日益富起来。十二年后的元旦，又梦见以前的使卒，他告诉老先生说：“天帝因为先生增寿以后，戒杀放生，努力行善，已经授你去某县当城隍。今天阳寿告终，即当去上任。再过三天我就带坐骑和仆从前来接你。”

醒后，先生把子孙召集到卧榻前，很从容地嘱咐了后事。到时，

沐浴过后，先生穿戴正齐，端然而坐等待着。忽然隐隐约约听到鼓乐之声，老先生说：“接我的人来了！”面含微笑，悠然而逝。

坐花主人说：这件事，我故乡和亲族中很多人都知道。一个只能活几天的人，因为行善而增寿，上天的报施，真是深厚！若说脱离鬼道而得冥官，衣冠严整，鼓乐来迎；再看十二年前冒风雪，乘扁舟，几乎死在路上。两者较比，一舒一惨，真是天壤之别！然而，人又有何所惧而不肯做善事呢！

妒奸误杀

哪堪少女夜迷途，片念差时首已殊。

为了一人伤四命，刀巴解字理非诬。

有陈周二吏，生同里，居同庄，同为豫臬书吏。（豫，今河南省，古之豫州。臬，音孽。臬司，按察使也。）每遇换班往来，皆相约同行。

是年下班归，陈以有事暂留，嘱周先之，周遂独归。骑一牝骡，（牝，婢忍切，音聘。【说文】畜母曰牝。）按辔徐行。（辔，音沛，马缰绳也。句出《史记·周勃传》。）歧路中遇一少妇，（歧路，三叉路也。）骑牡驴得得而来。（牡，音亩。【说文】畜父曰牡。【僧贯休入蜀诗】万水千山得得来。【按】得得，驴行貌。）驴见牝骡而随之，妇亦不辨。

薄暮，（天将晚之谓。）妇询周曰：“欲往某村，尚有几里？”周讶曰：“误矣！某村宜向西行，此地相距且五十里。日暮无伴，恐难达矣！”妇闻周言，惊而泣曰：“将奈何？”

周曰：“予有小庄，离此二里许，姑偕余往，借宿佃家。（佃，音殿。【字汇】佃，代耕农也。）明日循途以往，可乎？”妇不得已，从之。周又曰：“尔少妇，我孤客，恐佃致疑，曷伪为余之戚者？（余，犹我也。戚，亲戚。）”妇勉许之。

遂相驱至庄，周谓佃曰：“余下班归途，遇表妹欲往某村，迷路不得达。幸遇我同来，暂假一宿，明日五更即行。”佃曰：“乡居逼仄，

（仄，音昷。逼仄，狭隘之意也。）无多屋，恐褻慢耳！”随引妇入宿于房内。房外尚有屋一楹，取房门为榻，置周行李于上。

五鼓佃起，呼周不应。遍视堂屋，阒其无人，（阒，音去，静也。句出《易经·丰卦》。）持灯入卧房烛之，（烛，犹照也。）则二人并头卧炕上，不知何时死矣！血流枕席，割而不殊。（殊，断也。）大骇，私念此二人暮夜来，无知者，不如埋之以灭其迹，可免拖累。遂仓皇负尸出，掘土埋之。

次日，牵驴骡赴集上卖。（【左传险其走集句注】集，市也。）适陈归，过集见骡，意周已归。往探其家，曰：“未回。”陈曰：“骡已在集，何言未回？”相与至集视之，骡果在。问其所自，（自，由也。）访至佃家。往返盘诘，（盘诘，穷问也。）佃不能隐，具以实对。

报县起视，果得二尸，一为周，其一则褊衫大袖，（褊，音扁。【说文】褊，衣小也。）秃然僧也。（秃，他谷切。秃然，无发也。）众咸惊噪。官令陈尸于场，募能识者。

或辨为某庵僧之徒，飞签往捕其师至。则色变而语遁。（语遁，辞穷而隐避也。）威之以刑，即吐实曰：“昨与徒在某家礼忏，夜归过此，闻地中呻吟声。（呻，音申，痛疾而发声者曰呻吟。）启视，见男女二尸，女已复活。某意图奸匿，徒执不可，故杀而埋之。”

讯女何在，曰：“现匿庵中。”往搜得之。顾僧事虽白，而杀周者未得主名。

讯佃，是室本何人所居，曰：“某之妹。”唤之至，年二十许，颇有姿色。命暂禁于密室。夜分，唤稳婆验之，已非处子。（女未嫁曰

处子。) 询其与奸为谁，女不能讳，实对为西邻某甲。连夜捕之至，一讯而服。

盖某甲是夜入女室，见二人并头睡，疑别与人有私，妒火中焚，并杀之，而不虞其误也。讞定，（讞，音验，议罪曰讞。）某甲与僧，俱以因奸致死，问大辟。（辟，音僻。【礼记】其死罪，则曰某之罪在大辟。）而坐佃以移尸之罪。

坐花主人曰：昔人有言曰，“奸近杀”，谅哉！（谅，犹信也。）当周生邂逅彼姝，（邂逅，音谢候。姝，音枢。【玉篇】邂逅，不期而会也。【诗经】彼姝者子。【韵会】女之美者曰姝。）要宿佃家，（要，音邀，与邀义略同。）岂不视为生平奇遇哉？乃为欢须臾，丧生俄顷。入室者既变衽席作干戈，（此指周因奸被杀言。）闻声者复化慈悲为残忍。（此指僧杀其徒言。）欲情偶炽，（炽，音赤，盛也。）孽海同沉。一女迷途，四人殒命，（殒，没也。）可勿畏哉？可勿戒哉？

【白话】

有二位书吏，一姓周，一姓陈，出生在同一条巷子，住在同一个庄子，二人同在江西一位臬台大人府中任书吏官。上下班，两人都是相约同行。

这一天，下班了，陈因为有事暂时留了下来，他嘱咐周先走。周就一人骑上母骡，手握缰绳，徐缓悠悠地走着。来到一叉路口，遇见一少妇骑一头公驴迎面而来。公骡见了母驴就尾随在后面，少妇也没有注意。

天将晚了，少妇问周：“请问，我想去某村，还有几里？”周惊讶地说：“去那个村子应该向西走，离这里有五十里。天又黑了，一个人走恐怕走不到了！”少妇一听这话，吓了一跳就哭了起来，说：“这可怎么办才好？”

周说：“我有一个小庄子，离这里有二里左右。你姑且跟我去，在我家佃户家中过一宿，明天再找路回去，行吗？”少妇也只好答应了，周又说：“你是少妇，我又是单身行路，为免佃户生疑，就说你是我亲戚吧。”少妇也勉强答应了。

于是两人相随来到庄上。周对佃户说：“我下班回来，在路上遇到表妹想去某村，迷了路，幸好遇到我同来。她在这里暂借宿一夜，明早五更就走。”佃户说：“乡下的房子小，没有多余的屋子，恐有怠慢！”就领着少妇进内房。房外还有一间，把房门板取下作铺，把周的行李放在上面。

到了五更，佃户起来叫周，不应，到堂屋看了，没有人影。佃户就端着灯进卧房。一照，只见两人头靠头卧在坑上，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死了。枕头席子上都是血，头还连着身体，没有断。佃户吓得几乎失去神智，他想这两人黑夜来，没有别人知道，不如把尸体埋了，以免受牵连。他仓惶之中把尸体背出去，挖坑掩埋了。

第二天，他牵着驴和骡到集上去卖。恰好陈回来，经过集市，见了周的骡子，心想周已经回来了，就去周家看他。家里人说他没有回来，陈说：“骡子都在集上，怎么说没回来呢？”就与家人相随来到集上，骡子果然在那里。陈及周的家人就问这骡从哪儿来的，追问到

了佃户，反复盘问，佃家隐瞒不住了，就吐了实情。

于是陈及周的家人把案件报到县衙，县官下令验尸，果然挖得两具尸体，一具是周，别一具则是褊衫大袖的光头和尚。围观之人都惊讶喧闹。县官下令把和尚的尸体陈放在场子里，让大家辨认。

有人说这是某庵僧的徒弟，县官急发签去拘捕其师父。抓来以后，他脸色吓成灰白，说话支吾。县官威胁他，如果不招就要动刑，他才吐了实情，说：“昨天和徒弟去某家礼忏做佛事，夜里回来路过此地。听到地里有呻吟声，我们挖开一看，有男女二具尸体，女的已经复活。我就想奸污她，但徒弟坚持不可，所以把他杀了，埋在那里。”

问他那少妇在哪里，说现在藏在庵中。前去搜查，果然找到了。至此，僧徒被杀之事已明，但杀周的人还不知是谁。

县令就询问佃户：“这间房子原来是谁住在里面？”答说：“是我妹住。”把他妹妹找来，年龄二十多，颇有姿色。县官命暂时把她禁闭隔离，夜里叫来一个接生婆对她进行验身，发现已不是处女。问她与谁通奸，她无法隐瞒，供出与西邻某甲。连夜把某甲抓来，一加审讯，就招供了。

某甲那天夜里，进入女子住的房间，见是两人并头而睡，疑心女子是与别人有私情，一时妒火中烧，就杀了两人，没有想到杀错了。县官遂判决某甲和僧，因奸致杀人命，判死刑。而佃户因移尸不报，判监禁。

坐花主人说：古人有言，“奸情隐含杀机”，确实有道理！当周生在路上巧遇那位漂亮少妇时，邀她在佃户家留宿，难道不是认为这是

生平常难得的艳遇吗？结果为须臾之欢而丧生俄顷！那个通奸者进得房来，更把偷情变为杀戮。听到呻吟声的那个，色欲顿生，转慈悲为残忍，招来孽海同沉！一个女人迷路，四人跟着丧命。难道不可怕吗？难道不该引以为戒吗？

子死复生

祖愿遗留得九魔，败家毕竟要消磨。

不如赈济资先罄，五子重生福报多。

菱湖王文简公以衞之先世某翁，以财雄于乡。弱冠后，连举九子，顾皆顽钝勿慧。（慧，聪明也。）

乾隆某年，岁大歉，（大歉，大荒也。）人多菜色。（【礼王制】民无菜色。【按】菜色，饿色也。）翁罄已资以赈其乡人，全活无算，而翁家亦缘是中落。（缘，由也。富家忽贫曰中落。）

未几，长子染疾死。不逾年，九子相继夭歿，（夭歿，短命而死也。）无一存者。夫妇悲愤，惘惘若痴。（惘，音罔。惘惘，失意貌。）素奉观音大士，因作一疏，焚于供像前，词颇哀怨。（颇，甚也。）

是晚梦大士谕之曰：“汝向所生九子，是为九魔，皆败子也。缘尔祖有隐愿，（愿，惕德切，音忒，恶也。）令败尔家。昨以尔倾家赈济，阴德浩大，上帝特敕所司收回魔鬼，别降文人，以振尔后。若能益修善果，二十年后，文曲星当生尔家。毋自怗也。（怗，音队，怨也。）”夫妇所梦皆同，遂益兢业为善。（兢，音矜。兢业，戒惧貌。）扶危救困，孜孜如恐不及。（孜，音咨。【书经】子思曰孜孜。【注】孜孜，勉力不怠之谓。）

未几，妻妾数人先后有娠。（娠，音申，怀孕也。）数年之间，复得五子，咸读书，能文章，有声庠序间。再传而文简公，大魁天下，（中状元曰大魁天下。）官至尚书。其弟以锺，（锺，音吾。）即是年

会元，至今簪纓勿替。（【诗经】子子孙孙，勿替引之。【注】替，废也。）

【白话】

菱湖王以銜先生，号文简，他祖父是当地乡里首屈一指的大富翁。二十岁以后，先生接连生了九个儿子，一个个都是顽劣蠢钝，毫无慧根可言。

乾隆间有一年大旱，颗粒无收，老百姓都饿得面黄饥瘦。老先生把全部家产拿出来赈济，救活了许多人，自己家也因此中落。

不久，大儿子得病死了。不到一年功夫，九个儿子前后都夭折了，一个都没有剩下。夫妻两人悲愤之极，神情恍惚，若痴若呆。他们一向供奉观音大士，就写了一份措词相当哀怨的呈疏，在所供的佛像前焚烧，以示泣诉。

当晚梦见观音大士告诉他们说：“你们以前所生的九个儿子，是九个魔头，都是败家子。因为你家祖辈有隐恶，是让他们来败坏你家的。后因你能倾其家财赈济，阴德浩大。天帝特下令所司收回这几个魔鬼，另派文人降生你家，以振兴你的家业。如果能更加努力修善，二十年后，文曲星将降生在你家。不要埋怨不满！”夫妇两人所梦都一样。于是更加兢兢业业作善事，扶危救困，孜孜不倦，生怕做得不周到。

不久，妻妾几人，先后都怀孕了。几年之间又得了五个儿子，都喜读书，而且会写文章，在学界很有好誉。再下一辈就是文简公，大

魁天下（中状元），官至尚书。文简公的弟弟王以铎，就在他哥哥中状元那一年中了举人。至今，他家子孙后代中，考中当官的没有中断过。

殿试卷用淡墨

险哉获间遽相倾，难得王言诘厉声。

淡墨偏教关节合，师生兄弟迹同明。

王文简公以銜与其弟以铻，为诸生时，有声庠序间，为学使窦东皋先生所赏，一时称为二王。

乡捷后，（中举曰乡捷。）同应乙卯会试。窦为总裁，首题“民之所好，好之”二句。窦为学使时，按临湖郡，日诣学讲书，（诣学，为至学宫也。）至此节别有心解。至是适以命题，通场惟二王解与己意合。及揭晓，以铻得会元，以銜第二，下第者遂多浮议。（不中曰下第。浮议，谤言也。）

时和相当国，（和相，和珅也。）以窦骨鲠不附己，（鲠，音梗。【荀子】君有忠臣，谓之骨鲠。【按】骨鲠，刚直之谓。）思有以中伤之。（中伤之，犹言害之也。）闻之大喜，遽以上闻。纯庙为所动，（纯庙，即乾隆帝也。）谪窦官，（谪，音哲，犹降也。）而逐以铻回籍读书。

及廷对日，文简公念师干吏议，（获罪曰干吏议。师指窦东皋先生言。）弟被放逐，郁郁不得志，仅以淡墨书卷，潦草终场，无复奢望。（奢望，犹言过望也。）适和相有馆师，亦于是年中进士，和嘱之曰：“子殿试日，以淡墨书卷，可得鼎元。”及得公卷，以为必馆师也，竟置一甲。

胪唱日，（胪唱，谓金殿传胪日唱名也。）纯庙见其书以淡墨为疑，

和从旁力赞曰：“此人以淡墨书卷，能庄雅若此，较浓墨者倍难，必积学士也。”纯庙以为然，遂得首选。

及唱名，为王以銜，上顾和厉声曰：“此亦窦光鼐所为耶？（鼐，音柰。）”和噤不敢出一语。（噤，音禁，口闭也。）于是窦怨大白，而浮议亦顿息。

甚矣！小人之所为，无往不福君子。小人亦枉自为小人哉！

【白话】

王以銜，即文简公，和他弟弟王以铤做秀才时，在学界就出了名，受到学使窦东皋先生赏识，一时被称为二王。

兄弟二人在乡试中双双获捷，后又一同参加乙卯年的会试。窦东皋先生为会试总裁，出的第一题就是“民之所好，好之”二句。窦东皋先生被派往菱湖郡任学使工作时，常去学馆讲书，讲到“民之所好，好之”这一节时，发挥了独到见解。至会考时，就恰好用上这两句作了命题。所有参考生的答卷中，只有二王的文章旨趣，与东皋先生心意相合。出榜揭晓时，王以铤得会元（第一名举人），王以銜为第二，其他未录取者在言词上多有不平。

当时正是和相国当政，因为窦东皋先生刚直，不去攀附巴结他，他就想找茬加以中伤。听到会考的情况，大喜，立即上报皇上。皇上被他说动，降旨谪去窦的官职，把王以铤逐回本乡读书。

到了廷对（殿试）那一天，文简公想到自己的老师窦东皋获罪皇上，弟弟又被取消举人资格，遣返回乡，心中十分郁闷，只用淡墨书

写考卷，潦潦草草地写完就交了卷子，也不再抱什么奢望。恰巧和相国有一位馆师，也是当年中的进士。和相国曾在廷对前嘱咐他说：“你在殿试的时候，用淡墨书写卷子，可得鼎元。”阅卷时，拿到文简公的卷子，和相国以为一定是馆师的，就排在了一甲（第一名）。

在胪唱日（皇上临场，最后定榜），皇上见卷子是用淡墨书写，心中有疑。和相国就从旁极力加以赞扬，说：“这人用淡墨书写，能写得这样端庄典雅，比用浓墨书写更是难得了，一定是位饱学之士。”皇上也认为是这样，就定为首选。

到了唱名时，却是王以铍銜。皇上瞪着和相国，严厉地说：“这难道也是窦光鼐干的吗？”和相国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口。于是窦东皋先生的冤情才大白于人前，外面的各种议论也就平息了。

真是的！小人的一作一为，件件都成了君子的福运。小人也真是枉为小人一场！

敬师获报

皋比久侍亦前缘，心血遗来数十篇。

寄语夺元诸俊侣，敬师两字是真诠！

浙江某解元，幼时，封翁即延名师训之。教法精严，封翁亦敬礼备至。

自开蒙以至开笔为文，不易师。解元弱冠补博士弟子员，师以生平所作制艺悉授之。（文章曰制艺。）又择其极佳者数十篇，令之熟读，且曰：“吾一生精血，尽在于是，如场屋遇之，皆可抡元夺魁。（抡，选也。）”解元受之，略读皆成诵。

未几，师寝疾，（寝疾，卧病也。）解元父子视医药，必诚必谨。及卒，棺殓精整。又周恤其妻子，馆谷优渥，（渥，音握。修金曰馆谷。优渥，泽丰厚也。）无异师在时。积数年不倦。

及领解之岁，封翁梦师来谢，且曰：“向余有文数十首，以授令郎，恐久而忘之。宜督令熟读，即所以报也。”及醒，以问解元，果有之。因告以梦，且课之读。

至七月初，仅熟其六七。解元拟姑置之，（置，放去之意。）是夕，封翁复梦师至，曰：“昨见令郎夜读余文，尚未尽熟。试期已迫，宜督之，弗遗一艺也。”

既醒，以责解元，不得已，尽熟之。及试，头场三题，师文中得其二，皆照录之，惟缺孟艺。竭一日之力构成之，（构，犹做也。）得与师作，工力悉敌。（谓相等也。）揭晓，遂中解元。

坐花主人曰：自世风日下，素封之家，酒肉征逐，（【韩愈柳子厚墓志铭】酒食游戏相征逐。【按】征逐，会合之义。）声色娱情，虽日费千金，亦所不惜。至于延师训子，则铢锱必较。（锱，音兹。铢锱，喻轻微也。重十二分为一铢，六铢为锱。）若封翁之所以待其师，可不谓忠且敬欤？终食其报，宜哉！

【白话】

浙江有一位解元（乡试第一名），小时，他父亲就聘请名师来教育他，教法和要求精密严谨。老先生对老师也尊重礼敬，十分周到。

从孩子启蒙阶段直到开笔写文章，没有更换过老师。孩子二十岁就考选为“补博士弟子员”。这位老师把自己平生所作应考文章（制艺），全都教授给这位学生。又从中选择最好的几十篇，让学生熟读，并说：“我一生的心血，都在这里了。如果参加科考遇上，都可以抡元夺魁（必中无疑）。”学生受教以后，读一两遍，都能流利背诵。

没过多久，老师患病，父子俩亲自请医侍药，必诚必谨。老师逝世以后，父子备棺装殓，十分认真精心。他们又周济抚恤老师的妻子家眷，报酬优渥，和老师在世时一样，一连几年没有任何厌倦之情。

到了考解元那一年，老先生梦见老师前来拜谢，并嘱咐说：“以前我有数十篇文章，教授给了令郎。我担心时间久了，他会忘记。请你督促他读熟！”

到了七月初，儿子只读熟了六七成，认为没有必要全部熟读。当晚老先生又梦见老师来，说：“昨天夜里见令郎读我的文章，还没有

全部熟悉。试期已近，应该督促他，一篇也不能漏！”

老先生醒来以后，就责备儿子，要他全部读熟。儿子不得已，把文章全部读熟了。到得头场考试，儿子打开卷子，有三个题目，师父的文章就占了两道，他便照抄。只缺有关孟子的一篇，他花了一天时间，精思构架，写成了，功力和老师相当。揭晓发榜，他中了解元。

坐花主人说：世风日下，有钱有势的人家，酒肉豪宴，沉溺声色，虽日费千金，亦在所不惜。至于聘请老师教育孩子，则分厘都要算计。像老先生这样对待老师的做法，能不说是既忠厚且尊敬吗？终于得到酬报，确实应该！

抚院吏

诛恶无私仗祝融，家财性命一时空。

若非祖德宗功在，二子皆归劫数中！

某甲充抚院吏，生平无恶不作，倚势舞文，官民俱畏之如虎。省会有清节堂，以养嫠之无归者，（嫠，音离，寡妇也。）甲夤缘为董事。数年后，其经费多入私橐，堂中妇几无以存活。

又窥某庵尼少艾多资，诱奸之，遂娶为继室。凡官吏有微眚，（眚，音省，上声，过也。）必多方逼索，（逼，勒也。）少不遂欲，即中以危法，每有被累陨命者。（陨，音允。陨命，犹言伤命也。）恶孽万端，不堪枚举。（枚，音梅。枚举，犹言一一举之也。）

有子二人颇长者，见父所为不善，恒规谏之。（恒，常也。劝改过曰规谏。）甲怒，俱分居于外。

嘉庆癸酉春，家遭回禄。（回禄，火神名，故被火曰遭回禄。）甲夫妇及一女，与婢仆数人俱烬焉。（烬，音尽。【说文】火余也。【按】俱烬，皆烧死之谓也。）

先是其家有老仆妇，年七十余，念佛好善，常不义主人所为。一夕，于厅事见一人，（厅事，本作听事，即官府治事之处，后语省直曰听，故加广作厅。）赤面绯袍，（【广韵】绯，音非，赤色也。）如世所塑火神像，（塑，音素，埏土象物也。）大惊，趋避之。次日以告主人，且曰：“宜防火厄。”甲斥其妖妄，驱之出。别雇一妇，入门甫三日，亦被焚死。

其家每夕，内外门必下锁，火发后，家人请开门以求救。甲恐乘势掳抢，坚不允。及官至，命兵役扑门入，入则仆妇妻女俱已焚死，惟甲尚存。兵役掖之出，（掖，音业，犹抱也。）

甲忽念有要案全卷在内楼上，若失，罪当戍。时内楼尚无恙，复入往取。甫上楼，风卷火直扑内室，焚其梯。吏号呼乞救，众环视，无可下手。未几，楼倒，堕火中死。次日检之，头面四肢俱烬，仅存中段，俨如焦木，报亦惨矣！

是火也，仅焚某甲一家，左右壁邻均无恙。其二子以分出，均不及于难。或曰：“其先世有隐德，故报止其身云。”

坐花主人曰：呜呼！天心之仁爱，可谓至矣！如某者，势凭城社，（此句用城狐社鼠典。【晋书·刘鯤传】王敦谓鯤曰：刘隗奸邪，将危社稷，吾欲除君侧之奸，何如？对曰：隗诚始祸，然城狐社鼠也。【按】狐穴于城下，鼠穴于社中，人因重此城社之故，不敢发掘其穴。故世间倚势作威者，曰城狐社鼠。）罪积邱山，（言其罪多也。）报几惨于焚林，（【淮南子】焚林而田。【按】此句犹言烧死之惨，甚于鸟兽之栖于林木中而被焚也。）身竟同于焦木！而克家有子，（【易经·蒙卦】子克家。【按】克家，贤能之谓。）犹承隐德于先人。（此指其二子不及于难言。）比户为邻，不使狂飙之遍及。（飙，音标，暴风也。风不狂，故火不沿烧邻家也。）至于念佛好善之老媪，更令其目睹几先，（几与机同。几先，事机之先也。）身超事外。眚灾肆赦，（句出《书经》。【注】眚，谓过误。灾，谓不幸。肆，纵也。若人有如此而入于刑，直赦之也。）殃岂及池中之鱼？（【广韵】古有池仲鱼者，城门失

火，仲鱼烧死。故谚曰：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按】二句，指二子及老仆妇言。）同恶必惩，罪竟等一邱之貉。（貉，音和，兽名。【汉书·杨惲传】古与今如一邱之貉。【师古注】一邱之貉，言其同类也。

【按】此二句，指甲夫妇及女与婢仆数人言。）或免或否，皆视其人之自取，天何容心也！

【白话】

某甲在巡抚衙门充当班头，一生无恶不作，仗权势欺压百姓，写恶状诬陷良善，官民都畏之如虎。省城中办了一家清节堂，收养无家可归的寡妇。甲就通关节走后门当上了清节堂董事，几年以后，办堂经费大部分落入了他的腰包，堂中的寡妇几乎没有一个活下来的。

他又窥探到某庵中的一个年青尼姑，貌美多姿，就多方引诱加以奸污，然后娶了作小老婆。凡是下属各级官吏，稍有差错，他就想尽方法逼迫勒索，稍不满意，就加之重罪，往往有被逼丧命的。总之，恶孽之多，不堪枚举。

他有两个儿子，却都是忠厚真诚的君子，有长者风范。见到父亲尽做不善之事，他们经常规劝。甲不但不听，反而越来越厌恶他们，最后一怒之下，把他们赶了出去。于是两人都在外分立门户了。

嘉庆癸酉年春某天，甲家遭到火灾，甲夫妇及一女儿，还有婢仆几人，一并烧死。

在此以前，他家有一老女仆，七十多岁，念佛好善，对主人的这种恶行，经常不以为然。一天夜里，她在大厅里打扫，看见一个赤面

红袍的人，像庙里塑的火神，她大惊，躲开了。第二天她前去告诉主人，说：“应该小心火灾！”甲怒斥她是妖妄之说，把她赶了出去，另雇了一个女仆。到家干活才三天，这个女仆也被那场大火烧死了。

他家每天夜里，内外各门都要上锁。火发以后，家人请他把门打开好扑救，甲担心外人乘火灾之乱，进来抢劫财物，坚决不允许。等到官方带士兵赶到，才下令兵士把门撞开。进去时，仆妇妻女都已被烧死，只有甲还活着。兵士把他架了出来。

甲忽然想起有一重要案子的全部案卷还放在里面的一座楼上，如果烧毁了，他要被判流放充军的。当时，那座楼还安然无恙。他就又进去取，刚上了楼梯，一阵风把火焰卷向内室，烧着了梯子，甲号呼求救，大家围在那里，不能近前，无法下手。没过一会儿，楼就被烧塌，甲埋在火堆中烧死。第二天勘验现场，他头面四肢全被烧成了灰，只留身体中段，也已成了一段焦木。报应真是够凄惨的！

这场大火只烧了他们一家，左右隔壁邻居，都未受到波及。他的两个儿子因为早已分居在外，都未遭难。有人说：“甲的先父一定有隐德，所以恶报只落在他一人身上。”

坐花主人说：唉！苍天仁爱之心，真可谓无微不至！罪恶累累，积如丘山，其报之惨，家屋人等一火而尽，自身也成了焦木。而贤能之子，仍得承先祖之阴德而离于劫难；比户隔邻，不使风火遍及。对于念佛好善之老仆，更令她先于事发而见形，得以身超事外。罪福有大小，赏罚有轻重，灾殃难道一定及于池中之鱼吗？同作恶者，必然受到惩罚，其罪等同如一丘之貉。这其中有所谓有罚有免，全在于各人自己

取舍，上天何须用心呢！

吴封翁

伯也开藩次部曹，贤孙又上木天高。

贩来盐肉生涯贱，谁肖苏州吴蠡涛？

吴门吴蠡涛，（蠡，音里。）方伯之封翁，以贩盐肉为生。虽溷迹市贩，（溷，音混，乱也。）而乐善好施，孜孜不倦。衣食外稍有余，即以施贫乏者，乡里咸称为善人。

生二子，皆登甲科。长即方伯，名俊；次树萱，由部曹典试陕西，（部曹，即郎中主事等职。放正副主考曰典试。陕西，即陕西。）仕至监司；（监司，道台之称。）孙慈鹤，入词林，官至侍讲。封翁屡受覃恩，盖盛德之报云。

【白话】

苏州藩台吴蠡涛大人的父亲吴老太翁，以贩卖腌肉为生。他虽然属于商贩之流，而秉性乐善好施，孜孜不倦，除了自己及家人的衣食外，稍有宽余，就用来施舍给贫苦之人，当地人都称他为善人。

他生了两个儿子，都科考登甲。长子就是藩台，名俊，号蠡涛；二儿子名树萱，任郎中主事（部曹），后任陕西主考（典试），升官至监司（道台）；孙子名慈鹤，入翰林，官至侍讲。吴老太翁几次受皇恩封赏，大家都说这是盛德之报。

香 店

洩原由犬弃由人，小利贪时怒触神。

倘使妇言夫不听，妻亡家破也无因！

吴兴某，夫妇二人开一香店。一日曬香于门外隙地，（曬，音攏，俗作晒，曝物也。隙，音细。隙地，空地也。）有犬洩焉。（洩，音搜，尿也。）邻翁以告其夫，夫欲弃之。妇顾虑资本，必不可。夫惑其言，杂置好香中卖之，数日而尽。

不两月，店毁于火。时方酷暑，（酷暑，盛暑也。）妇于卧楼洗浴，从而焚焉。火息后，觅其尸，止一足存，全体皆为灰烬。识者以为秽渎神明之报。

【白话】

吴兴县有夫妇二人，开了一间香烛店。一天在门外空地上晒香，过来一只狗，在香上撒了一泡尿。隔壁一老翁见后，就把此事告诉了店主，丈夫想把这些香丢掉，老婆舍不得这点钱，坚决不同意。丈夫被老婆的话迷惑了，就把这些香掺杂在好香里，几天就卖完了。

不到两个月，这间香店被火烧毁。当时正是盛夏酷暑，妻子正在楼上洗澡，因此被烧死。火息以后，找到她的尸体，只剩一只脚，全身都成了灰烬。懂得的人，认为这是秽渎神明受到的报应。

贱值盘剥三则

重利盘剥富未艰，二十年来田几千。

生子挥金如粪土，岂能刻薄富长年？

时逢水旱大荒年，石粟遽能易亩田。

年近古稀得败子，可知人算报由天！

其一

姜元龙，金山之张堰人。力穡致富，（耕田曰力穡。【书经】若农服田力穡。）其所置产，大半以心计得之。（心计，工于算计之谓也。）又放重利，窥人有美田宅，必伺其窘乏而贷以资。（资，财也。）利息既重，有负其利者，更复利上生利，积久难偿，则收其产。以是居积，二十年间，得田数千。

后生一子，名德璋，不事家人生产。（句出《汉书·高祖纪》。【按】犹言不理事业也。）甫冠，（【礼记】男子年二十冠而字。【按】甫冠，年才二十之谓。）即以嫖赌为事。每出门，必携田单数纸为博资，（博，赌也。资，本也。）常以单抵人十金。博而罄其金，及次日往书契，其人故给之曰：（给，音殆，欺也。）“昨若假我五十金，岂隔宿遂忘之乎？”德璋不置辩，竟书五十金契付之。人见其易欺，群起而给之。不十年，荡其产而死。（荡，废尽之意也。）

其二

丹阳之黄堰桥，有周圣章者，家本小阜。（阜，犹富也。）乾隆某年，麦大熟，大麦至二百钱一石。圣章故有田百亩，所收更倍他人。丹阳、金坛二邑，人皆以大麦为粮。圣章适于是年连得数会，因尽以囤大麦，（囤，音顿，又音屯，小廩，所以积米谷者。）几四千石。

及次年大荒，春秋两熟，颗粒无收，米麦均昂贵。圣章闭其囤不赍。是年冬，运河水浅，商贩不通，麦种几绝，惟圣章有囤积。于是近村居民，咸向告贷。圣章初不允，求之再三，始许以田一亩，易麦一石，又杂以糠粃。麦尽而积契盈箱，得田五千。性本俭嗇，又善居积，不数年，田产逾万，金钱山积。

顾无后，百计祈祷。至暮年，始得一子。以六十八所生，即名之曰六八。未十龄，圣章即死。

及稍长，视金钱如粪土。每出必携多金，尽罄之而后归，或是日无可，则奉而掷之田塍。（塍，音乘，平声，稻田畦也。）时方行社仓法，（【朱子奏劄】臣所居乡，有社仓一所，系乾道四年，乡民艰食，本府给到常平米六百石，共赈贷，至冬令还。次年夏间，依旧贷与人，每石量收息，米一斗。此后逐年依此敛散，或遇小歉，则蠲其息之半；大歉，则尽蠲之，至今十有四年。以此虽有凶年，人不缺食，窃谓其法可以推广行之。）举一乡之殷实者充社正，（殷实，富者之称。）因以六八膺其役。（膺，音应，任也。）

乡人欺其稚弱，凡假米于仓者，及秋相约不归，每年赔偿无算。又性好博，一掷千金。其后家日落，乃鬻其产，契不及书，至刻板以

售。其死也，无一椽之屋，一亩之田。家君官丹阳主簿时，六八之子无以自存，至充门皂以糊口。（门皂，管门之贱役也。）至今其乡人言败子者，必詈之为六八云。

其 三

赵炎奎者，华亭之漕泾人，以贩私盐起家，横行乡里间。有俞姓颇殷富，家居张家库，（库，音舍。）而漕泾有屋十余楹，炎奎觊觎之。

俞有孤孙，少年浮荡，炎奎命其子松，诱之嫖赌。无资，则假以数十千，而令书屋契为抵。未及一年，屋遂据为已有。因大出资营造，于庚戌之四月落成，（【左传】楚子成章华之台，愿与诸侯落之。【注】宫室始成，祭之为落。）轮奂一新，（奂，音焕。【礼记】晋献文子成室，晋大夫发焉。张老曰：美哉轮焉，美哉奂焉。【注】轮，轮囷，高大也。奂，奂烂，文彩灿明貌。）居然巨室。

是年秋，官以炎奎为私梟首，（梟，音消，俗称贩运盐者曰私梟。）捕之急。有建议招抚者，炎奎遂出投诚，充巡役。既而以捕私过激，旧时牙爪，（羽党曰牙爪。）悉成仇讎，竟聚而拆其屋。盘剥数年，一转瞬而瓦砾成堆。（瞬，音舜。转瞬，犹言一转眼也。砾，音立，小石也。）吁！何益哉！

【白话】

其 一

姜元龙，金山张堰村人，从事农业生产致富。他买置的田产房屋，

大半都是通过巧用心计到手的，又加之放高利贷。他看到谁家的田地肥沃，房屋质优，就随时等待机会，待他们缺钱窘迫时，就想方设法把钱借贷给他们，利息很重。凡到时无力还息者，他就将息算作本，这样利上生利，时间稍久，就无力偿还，他就把田产收为已有。用这种办法，二十年间，他就占有田地数千亩。

后来他生了一个儿子，名德璋，根本不从事生产，也不理事业。此子刚二十岁，就沉迷于嫖赌，每次出门，总要带上几份田产契约作为赌资，经常以此单据抵押十两银子，赌博要是输尽了，第二天就去签约划押。有些人就欺骗他说：“昨天你借了我五十两银子，难道隔了一夜你就忘了？”姜德璋也不辩解，就写欠五十两银子的契约给人家。人们见他容易受骗，就纷纷设法骗他，不到十年，家产荡尽而死。

其二

丹阳县黄堰桥镇，有一位名叫周圣章的人，家境原来小富。乾隆间有一年，麦子丰收，大麦卖二百钱一石。圣章本来拥有田百亩，收成自然多于他人。丹阳和金坛两县的百姓都以大麦为主食。圣章恰好在这一年一连得了几个会款，（起会，是民间经济互助组织形式。参加者人数不等，每人出相同数量的资金，排好名次，定期轮流收取所集之会款，以解急难。）就全数用来囤积大麦，几近四千石。

第二年却遭大荒，春秋两熟，颗粒无收，米麦价昂贵。周圣章封囤不卖。当年冬季，运河水浅，商贩不通，几乎连麦种都断绝了，只有圣章仓中有囤积，于是近村百姓都前来求借。圣章开始不答应，求

之再三，他才同意以田一亩换麦一石，其中他又掺杂糠粃。麦子贷尽时，田产契约已经装满一箱，圣章得田五千亩。周圣章本性节俭而吝嗇，又善于囤积居奇，不过数年之久，拥有田产超过万亩，金钱山积。

他想到自己没有后人，就千方百计祈祷神灵，到了暮年才生了个儿子。因为是他六十八岁所生，便取名六八。六八未满十岁，周圣章就死了。

周六八长到十七八岁，视金钱如粪土。他每次出去都要带上许多钱，用完了才回家。如果这一天无处可用，他就拿出来撒在田埂上。当时正在推行社仓法，（其法是由当地官方出面，出官仓米赈贷给饥民。贷期至冬季不偿还，每石计息米一斗，次年夏又照此借贷。年年照此贷收，逢小歉，则减息一半；遭大歉，则息米全免。此法得使凶年时，人不缺食。）实行社仓法，必须推举一乡之中的殷实富户作社正，负责出贷和收贷事宜。大家就推周六八担任。

乡里的人欺侮他幼稚无能，凡是从社仓借米的人，相互串通，到期不还，因此每年他就要大量赔补。他本人又好赌博，一掷千金，从此家势日渐衰落。到得后来，周六八只好出卖家产，甚至连书写契约都来不及，就把它刻成板印刷。到他死的时候，不剩一屋一亩。家父在丹阳县作主簿时，周六八的儿子无以自存，来县府充当守门皂役以糊口。至今，当地人提到败家子，都骂之为“六八”。

其三

赵炎奎，华亭县漕泾镇人，贩私盐起家，横行乡里，为当地一霸。

张家库有一姓俞之家，颇殷富，在漕泾有十几间房子。赵炎奎看上了这些房子，想得到手。

俞家有一个独孙，少年浮荡，赵就唆使儿子赵松前去引诱他嫖赌。他没有钱，赵松就借给他几十千钱，并让他写好卖房契约作抵押。不到一年，赵就把所有房子据为己有。于是赵投资大加营造修缮，于庚戌年四月竣工落成，高敞宏大富丽堂皇，居然成为豪富巨室。

当年秋季，官府以赵炎奎贩运私盐判斩首，紧急追捕。有人建议官府招抚，赵炎奎就投案自首，充当巡捕。他为立功心切，查捕走私过于激烈，过去的同伙都成了仇人。他们竟然纠结起来，把他新建的房屋拆掉了。他盘剥数年所得，一转眼间，便成一堆瓦砾！唉，得到了什么好处！

白云庵

荒唐酣醉赴神前，妄想科名欲吉签。

慢骂神明干神怒，三场到底似春蚕。

吾杭湖上白云庵，祀月下老人。其签诗多集经史成语，下至词曲佳句，凡求科名婚姻者，灵应如响。（【千字文】如响斯应。）以故省试前后，士子祈签者麇至。

钱庠某生，恃才放诞。（诞，音旦。放诞，纵放不羁，好为妄言也。）辛卯场前与友人游湖上，酣饮既醉，乘兴至老人祠求签，语颇不佳。

生笑曰：“岂有某而不中者？”因复求，仍如故。生怒曰：“所问非所对，尚言灵耶？”因指神祠谩骂，语多秽褻。既而曰：“我再缴一签，若仍不合，当毁尔像！”

遂抽得一签，其词曰：“休休休，似春蚕作茧，到死把丝抽。”同行友大惊，知其干神怒也，咸劝之出。

是秋，生入试，至三场，因如厕，（厕，初寺切，音册，去声。【史记·项羽纪】沛公起如厕。【按】厕，出大便之所。）若有所遇，号叫而出。（号，音豪，大呼也。）回号坐定，（号，音浩，场屋坐号之略称。）号军闻其寂无声，（号军，秋闱供应杂差之夫役也。）掀帘视之，死矣！

虽不知是何因果，然观其敢于侮慢神明，则平日之狂荡可知。而月下老人之灵异，亦可畏哉！

【白话】

我们杭州西湖上有一白云庵，祭祀月下老人。庵中的签诗都摘自经史成语，以及词典佳句，凡是求问科名、婚姻等事，十分灵验。所以省考前后，学子前来祈签问卜者，络绎不绝，十分拥挤。

钱塘学校的某生，自恃有才，高傲放肆。辛卯年考前，某生与朋友来湖游玩，喝得醉意朦胧，乘兴来到老人祠求签，签语不太好。

某生笑着说：“像我这样的才学，哪会不中的！”又再求一次，签语照旧，某生发怒，说：“所问非所对！还说他灵验！”就指着神祠，大声谩骂，挟带许多污秽褻渎的话。然后他又说：“我再抽一签，如再不合，就把你的像毁了！”

接着抽得一签，签词是：“休休休，似春蚕作茧，到死把丝抽！”同来的几个朋友看了大惊，知道已经惹神发怒了，便你劝我推，把他拉出了庙堂。

这年秋试，该生入闱，考到第三场时，去了一趟厕所，在里面好像遇到了什么，大声号叫着跑了出来，回到自己的号房里坐下。外面守号的军勇，听到里面没有动静，掀开帘子一看，该生已经死了。

虽然不知这其中是什么因果关系，但看他敢于侮慢神明，就可推想出他平日是如何地狂悖放荡了！而月下老人的灵明神灵，也是应该有所敬畏的！

颜太夫人

擅开仓米济民荒，全仗诸君赈得当。

有罪临来惟子任，拼将破产补公仓。

颜瀚甫中丞，（瀚，同净。）初知山东平度州。廉明慈惠，有古循吏风。（循，长也。《汉书》有《循吏传》。）其太夫人就养于署，每以仁爱训其子。

乾隆某年五月，中丞以事晋省。（晋，进也。）州境忽发大水，淹没庐舍无算，乡民逃窜入城者数万口。（窜，音篡，义同逃。）而水愈涨盛，城不没者三版。（句出《战国策》。）

乡民无所得食，号哭之声，震动天地。官吏束手，无可为计。太夫人闻之，遽令发常平仓谷，（【汉书·食货志】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增其价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其价而粜，以贍其民。名曰常平仓，民便之。）以赈饿者。幕中友不可，曰：“是须申请待报后行，且官不在署，谁敢擅动者？”（擅，音善。擅动，谓专权举动也。）

太夫人闻之，怫然曰：“常平谷本以备缓急，今数万人嗷嗷待哺，（嗷，音敖。哺，音捕。待哺，犹言待食也。【诗经】哀鸣嗷嗷。）若必待报而行，不皆成饿殍乎？吾家颇殷实，若上司以擅动见责，倾产尚足以偿。倘虑吾儿有异言，老人一人承之，无预诸君事。（谓与诸君无干也。）”

立命请教佐各官至，亲出告之。各官咸吐舌不敢语，太夫人怒曰：“公等无忧拖累，果有事，当令吾儿独任之。公等但为老身稽查监放

可耳。”众不得已，遵命以行。

一时欢声雷动，咸庆复生。（咸庆，皆喜也。）城中绅富，感太夫人之德，亦多出米谷，以助官之不及。七日水始退，谷已尽罄。

中丞于省中得报，急驰归。入署，幕友辈以发粟事告，中丞笑曰：“吾母所办极当！速为我具稿，据实通禀。我即专人回籍变产，（回籍，言往本乡也。）以便赔补，诸君无患也。”及禀上，抚藩大骇，遂以擅动仓谷，飞章劾奏。（劾，户概切，音河，参揭也。章，奏章。飞章，迅速出奏之谓。）

纯皇帝览而嘉之，朱批：“汝为封疆大吏，有如此贤母良吏，不保举而反参劾耶？”复降旨以所动仓谷，准作正项开销，无庸赔补。中丞既感上恩，益刻厉为善。（刻厉，刻苦勉励也。）

及上东巡，中丞时已调济南府。召见时犹细询前事，特赐太夫人匾额以宠异之。后中丞屡蒙简擢，官至黔抚。（黔，音箝，即贵州。抚，巡抚。）子检，由部曹至直督；（部曹，郎中主事等职。直，直隶。督，总督。）孙伯焘，由词林至闽督；侄孙以燠，由中书出守，现任东总河。其余内官词林部曹，外任监司郡守者甚众，皆太夫人积善所致也。

【白话】

颜净甫中丞（抚台），最先出任山东平度州知府，廉明慈惠，很有古时循吏的作风。他的母亲颜太夫人随子生活在州署之内，常常以仁爱之理教育净甫。

乾隆间有一年五月，中丞因公事去了省城。平度州境内突发水灾，漂没了无数庐舍农家，逃难进城的乡民达数万之多，而水势不退且更加凶猛，连县城都几乎变为泽国。

难民们没有食物果腹，号哭哀告之声，震天动地。城中官吏都束手无策。颜太夫人知道后，就要他们打开常平仓，放发谷子，以救饥民。（当时官府为利民生产，建立常平仓，谷价贱时，加价出售；谷价贵时，减价出售，以平抑粮价。）府中幕僚都说不能这样做，必须上报获准才可以；而且主要官员不在，谁敢擅自动用？

太夫人听说，生气地说：“常平谷本来就是备以应急的。现今数万人嗷嗷待哺，如果非要等到上报批准下来，那人还不都饿死了！我家产还颇殷富，若上司以擅自动用仓谷怪罪下来，把我家全部家产作抵，还足以偿还。你们倘若顾虑我儿回来有异议，我老婆子一人承当，与各位无关！”

她立即把下属各部官吏邀请前来，亲自出面说明，各官听了都吐着舌头不敢说一句话。太夫人生气地说：“各位不必担心受牵连。如果真出了事，我会让我儿出面一人负责！各位只要替我老婆子做好调查，监督发放就行了！”大家不得已，只好遵命而行。

一时间难民欢声雷动，共庆又得活命复生。城中绅乡富户，有感于太夫人的德行，也大多数拿出米谷，以助官粮之不及。七天之后，水才退去，仓谷已尽。

中丞大人在省城得到报告，急忙赶回，一进府衙，幕友们就把开仓放谷事告诉他，他笑着说：“我母亲做得极其恰当。请你们尽快为

我起草报告，据实通禀上司。我立即派人回我原籍，变卖家产，以便赔补。各位就不必担心了！”等报告到了省府，抚藩吓得胆颤心惊，就以擅动仓谷罪名，连夜拟好奏章，派专人兼程飞报入京，弹劾中丞大人。

皇上阅览了奏章，很赞赏，用笔批示：“汝为封疆大吏，有如此贤母良吏，不保举，而反参劾耶？”接着又降御旨，已动用的仓谷，准与作为正项开销，无须赔补。颜中丞诚感上恩，更加尽力为善。

等到皇上东巡视察时，颜中丞当时已调任济南府。皇上召见他时，还曾仔细询问那时的情况，并特赐给太夫人一块匾额，以表褒扬。后来中丞多次承蒙选拔升官，做了贵州省巡抚，儿子颜检由部曹（中央部办专员）升任直督（中央特派负责官员）；孙子颜伯焘由翰林作了闽督（省长）；侄孙颜以燠，由中书（内阁官员）升任东总河。其它晚辈中在翰林、部曹做内官的，外任监司、郡守的，相当多，这都是太夫人积善所感之果报。

照例办二则

为官清白未贪污，身后何因斩绝辜？

具疏城隍问报应，示他照例顺情无。

其一

归安费公，起家县令，官至臬司。性公廉，不受私谒。（私谒，以私事请见之谓。）既司宪柄，（臬司称总宪。柄，犹权也。）遇事执法，无所委曲。老而无子。

致仕后，自反仕宦数十年，（自反，自己反问诸心也。）而清白一节，（一节，犹言无二也。）何以得绝嗣报？遂具疏城隍庙自诉。

是夕，梦城隍神遣吏请去，（遣，差使也。）坐定，谓公曰：“顷见公诉词颇悻悻，（悻，音幸。【孟子注】悻悻，怒意也。）故特请公至一决之。公之不爱钱、不徇情，此心实可对天，然公司宪有年，平日所恃以尊主庇民者何事？愿以赐教。”公曰：“无他，惟事事照例办耳。”

神笑曰：“公之无子，正坐此照例办三字。”公愕然曰：（愕，音恶。愕然，惊异貌。）“然则例不可用乎？”神曰：“不然。公儒者，独不闻律设大法，礼顺人情乎？（律设大法二句出《汉书·卓茂传》。）愚民无知，误陷法网，（法网，言刑法之密如网罗也。）若事事照例，民何以堪？且公总司宪柄，能保州县必无误入耶？（误入，误入人罪也。）况又自信太过，案有近于疑似者，公一断之己见，其中岂无无

辜被戮？（辜，罪也。）揆之圣人罪疑惟轻之旨，（揆，度也。【书经】罪疑惟轻。）似不若此。水至清则无鱼。此公所自作，无怪天道之错置也。”

公默然颇自悔。神复慰之曰：“公生平清公正直，将来与余有同官之谊，俎豆一方，（俎，音祖。俎豆，祭器。此句犹言享一方之祭祀也。）何藉子孙为？”因复遣吏送之归。公寤后，求子之念始息，竟以侄为嗣。

临终，见卧榻前似有报冤者，叱问之，则陈臬某省时，（【书经】汝陈时臬。【传】臬，法也。【按】楚谓作臬司曰陈臬，本此。）有匪犯六人，罪不至死，而公执法以入之者。（入之，入之于死罪也。）公自知不起，遂索衣冠服之而卒。后相传为某郡城隍云。

其二

昔有张廉访者，陈臬河南，每事执法严办。遇有势力及富家郎，尤不稍贷。（贷，犹宽也。）

时严习教之禁。（习教，言人于匪徒之邪教也。）有富人为邻家控其习教，以图不轨者。（不轨，犹言不法也。）廉访闻其饶于财，（饶，犹富也。）执而严梏之。首府及观察某公，知其诬，为之力白于廉访。

廉访笑曰：“有是乎？一白丁耳，（【陋室铭】往来无白丁。【按】世称无功名者曰白丁。）而能使观察太守为之尽力，是汉武帝所谓郭解家，固不贫者也。（解，音蟹。【汉书】汉武帝徙郡国豪杰于茂林，辄人郭解，关东大侠也，亦在徙中。卫青为言郭解家贫不中徙，上曰：

解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卒徙解家。）”竟文致入其罪。

富人死，家属戍边，（戍边，充军至边荒之地也。）一时称冤。

后其孙某，以主簿需次吾浙。生三子，某卒。其少子与侍婢奸，虑为两兄所禁，鸩杀之。（鸩，音镇。【玉篇】鸩，毒鸟，食蛇。其羽画酒，饮之即死。【按】鸩杀之，犹言毒杀之也。）事露，戮于市，其后遂绝。有知廉访生平者，皆谓清而过酷之报云。

【白话】

其一

归安县费公，从县官起家，做官至臬司（省司法厅长），禀性公正廉洁，不接受私下的拜谒。他掌握司法之大权，遇事执法，无所委曲，老而无子。

退休后，他反思自己宦海几十年，始终保持清白气节，为什么会得绝嗣之报呢？他就写了一份疏表，去城隍庙自诉。

当夜梦见城隍差人来请，到了大殿，见城隍亲自走下台阶迎接。宾主坐定，城隍对费公说：“见到公的诉词，颇有悻悻然不满之意，所以特请公来加以说明。公不爱钱，不徇私情，这种用心确实可以昭然对天。但是公专司法权柄多年，平日你是依据什么原则来上尊皇恩下护百姓的呢？愿听赐教。”费公说：“没有别的，只有凡事处处照例办就是了！”

城隍笑着说：“公之所以无子，就错在这‘照例办’三个字上！”费公听了感到惊异，说：“这么说来，律例不能用吗？”城隍神说：

“不然。公是儒者，难道没有听说过‘律设大法，礼顺人情’（语出《汉书·卓茂传》）吗？愚民百姓无知，误陷法网，如果事事都照律例办，百姓怎么受得了？公总掌司法大权，能担保下属的各州县的案子没有错判的吗？何况您又太过自信，所理案件中有些疑惑而相类似的，都以自己的见解加以决断，其中难道没有无辜被杀的吗？依据古圣旨，托罪有疑点者，应当从轻，似乎不应照例办吧。水至清则无鱼，这是你自作的结果，不应该责怪天道不公！”

费公听了之后，沉默无言，颇感自悔。城隍又安慰说：“公生平一向清廉、公正、梗直，将来还要一道和我做官共事，享受一方的祭祀哩！何必为子孙事耿耿于怀？”说完城隍命吏役送费公回府。费公梦醒之后，也就不想求子之事了，认侄儿作了自己的后嗣。

临终时，费公见床前隐约有几个冤鬼影子。他大声叱问，他们陈述说，费公在某省任臬台时，有匪犯六人，罪不当死，是费公执法定罪判死刑的。费公自己知道阳寿已尽，就命侍者拿来衣冠，穿着正齐，盍然而逝。后来流传说，他当了某郡的城隍。

其二

从前有一位名张廉访的人，在河南省任臬台，每件案子都执法严办。遇到犯案者是有权势的或富家子弟，他更加不饶分寸。

当时对教习武功法禁极严。有人控告其邻家一富户习教武功，图谋不轨。张廉访听说被告很富有，就把他抓来，施以酷刑。太守和观察使，知道此案是诬陷，极力向张廉访说明情况。

张廉访听了后，冷笑着说：“是这样吗？一个毫无功名的白丁，而能使观察太守亲自出面，为之尽力，真类似汉武帝所谓“郭解的家本不贫穷”的故事（事见《汉书》）一样！”他不但不听，反而巧做文章，定了罪。富人处死，家属充军流放，成了当时的一大冤案。

后来张廉访的孙子在浙江任主簿，候补升迁，未能实现。留下三个儿子，张某就死了。他的小儿子与侍婢通奸，怕他两个哥哥不同意，就用毒酒毒死了两个哥哥。事情败露以后，小儿子被处以极刑，斩首于闹市区示众，廉访家绝了后。知道他一生作为的人，都说这是清而过酷之报。

杨协戎

制府贪财十万金，反遭大辟罪临身。

岂知隔日阴灵至，触柱破头髓满厅！

乾隆末，有盗横行江浙洋面。奉旨严拿，为崇明协镇杨天相所获。提军陈大用飞章入告，仓卒未会制府衙。（制府，总督之称。）

制府某，耄而贪，（耄，音帽。【礼记】八十、九十曰耄。【注】耄，昏忘也。）衙提军之独奏也，（衙，恨也。）思有以中伤之。（中伤，谓攻人过失，而陷害之也。）会奉旨交江督申明正法，盗因以十万金贿制府，制府受之，决欲翻案。

适扬州府某太守，自侍御外擢，（侍御，御史之称。外擢，犹言外放也。）谒制府，制府语以是案情有可疑。太守遽曰：“绿营习气，（绿营，即绿旗兵。其旗用绿为别，起于明时，清因之。）多诬良邀功。明公宜详察之，毋冤平民。”制府大悦，即以是案属之。

时盗已得制府报，遂捏诬系沿海良民，（捏，音捏，签合附合之谓也。）以捕鱼为业，为天相所诬，非刑拷责，故诬服。太守先入制府言，信之，竟称诬良为盗定案。制府立出盗于狱，而劾提军协戎，请褫职治罪，（褫，音耻。【韵会】解也。）竟杀天相于海口。提军以纵庇属员，革爵遣戍军台。

天相死之明日，制府出行香。将上轿，忽叱从者曰：“杨大老爷来，若辈何以不传禀？”遽反走，若与客偕行者，至花厅。

初作拱揖状，口喃喃，若与人争。继复作相搏状，又以两手自批

其颊，（批，掴也。）颊尽肿。良久，忽曰：“我不合得盗金，置汝以死！我该死！我偿尔命！”又以自手扯其发，复曰：“勿扯！我去！我去！”遂以头触厅柱，脑浆尽出而死。一时无不知为天相索命。

逾年，盗忽至山东巡抚衙门投到，历供在江南被获，行贿得脱状。东抚不欲兴大狱，诛盗而讳其事。（讳，隐瞒也。）惟扬州守竟以功名终。

盖太守素正直，其审此狱也，非有意迎合制府，徒以任京职久，谗闻外省绿营，（谗，音审。谗闻，熟闻也。）遇事畏蒞，（蒞，想里切，音徙。【论语注】蒞，畏惧貌。）好诬良邀功，遂以偏执之见，致成冤狱。其过出无心，故报应不及，然功名卒不显。且天相死之岁，即生一子，桀傲不驯，（桀，音杰。驯，音训。桀傲，骄纵也。不驯，不顺也。）几败其家。

太守与余家有年谊，常见其自叙年谱，（年谱，用编年法纪载生平之事实也。）犹以此案为平反云。（反，音番。【韵会】录囚平反之，谓举活罪人也。）

坐花主人曰：余幼时即熟闻是案之冤。及长，薄游娄东，（娄东，即崇明。）父老谓余曰：“天相与提戎皆素为军心所归。方天相就难时，提协两标兵皆呼冤击鼓，愿退名粮，一时积甲如山，将成大变。幸提戎稽颡劝慰，（稽颡，犹叩首也。）始得归伍。”嗟乎！贪毫者政以贿成，（贿，音悔，财也。四字出《左传》。）守正者见由偏听，（【汉书·邹阳传】偏听生奸，独任成乱。）遂致冤同三字，（【宋史·岳飞传】秦桧曰：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韩世忠曰：莫须有三

字，何以服人？）狱坐元戎。（元戎，协镇之称。）衅几起于脱巾，（衅，音信，去声，祸也。几与机同。【司空图诗品】脱巾独步。【按】此借用，指兵皆弃甲，将成大变言。）报竟昭于触柱。而守正不阿之太守，（不阿，犹不偏也。）亦几同罹惨报。然则于狱者可弗慎哉！

【白话】

乾隆末，江苏浙江一带海面上，常有海盗出没。各地奉旨严拿，强盗被崇明州的协镇（驻防军官）杨天相捕获，提军（驻防军司令）陈大用便紧急写好奏章上报，仓促中没有通禀制台大人。

制台某，老而贪，心中怀恨提军一人上奏，没有他的份，就暗想中伤他。后提军接到上旨，让他交给两江总督审明后正法。海盗就用十万金贿赂制台，制台收下这笔脏款，决心翻案。

恰好，一位御史大人自京城外放，任扬州府太守，前来拜会制台，制台就把此案向太守说了，并说此案情有可疑之处。太守顺口说：“绿营习气多诬良邀功。明公应该详察，不要冤屈了平民百姓。”制台一听很高兴，说这案件就属此类。

当时海盗已经得到制台府暗中通风，就捏造说自己是沿海良民，捕鱼为业，被杨天相诬陷，非刑拷打，屈打成招。因太守已先听信了制台的话，竟然就把此案定为“诬良为盗”。制台立即释放了海盗，并对提军和协军进行弹劾，呈请撤他们职，加以治罪。因此杨天相竟被杀于海口，提军也以放纵包庇下属之罪而革去爵禄，流放军台。

杨天相死的第二天，制台大人准备去庙上香，正要上轿，忽然对

随从人大声叱责说：“杨大老爷来，你们这些人为什么不来通禀一声？”立即转身，像陪着一位客人似的，进了府衙，来到花厅。

制台先作了一个揖，嘴里叽哩咕噜说着什么，似在和人争论。接着他好像和人打架一样撕扯起来，又用两手自打耳光，面颊被打得红肿。隔了一会儿，他说：“我不应收受海盗的钱置你于死地，我该死！我偿你命！”他又用手扯头发，说：“别扯！我去！我去！”说完，就用头撞在厅柱上，脑浆尽流而死。一时之间，大家都知道是杨天相索命。

过了一年，那位海盗自己来到山东巡抚衙门自首，详细供出了他在江南被捕、行贿得释的经过。山东抚台不愿把此事张扬出去，以免扩大事态，牵连多人，只杀了海盗，其它事也就隐讳不提了。只有扬州太守一人，安然无恙，直至寿终，功名未受任何影响。

大概是因为他素来正直，他审理此案并不是有意迎合制台，而是因为他长期在京城做官，经常听说外省的绿营军兵，遇到事情畏首畏尾，不敢向前，而总好诬陷良善而邀功请赏。这种说法听多了，他就形成偏执之见，致使造成这桩冤案。他的过错纯粹是无心的，所以报应没有涉及他。但是他的功名也并未显赫，而且杨天相被处死的当年，他生了一子，桀傲不驯，胡作非为，几乎把家败尽。

太守与我家有年谊之交，我常见他自己叙说一生历年所做之事，其中特别提到此案应当平反。

坐花主人说：我小时就常听大人说起这桩冤案。长大以后，我曾去过崇明州，当地父老对我说：“天相与提戎都深得士兵拥戴。天相

被害时，手下的两标兵士，都为他击鼓呼冤，要退出兵营，放弃口粮，不当兵了。一时军装枪械扔了一大堆，看来要成兵变。幸亏提戎出面极力劝解抚慰，他们才平静下来。”可悲呀！贪妒成性的老头子，以贪贿赂而成其政绩；自以为恪守正见的太守，却是由偏听而自以为是。结果造成了这桩“莫须有”的大冤案，竟然使带兵的勇将含冤坐狱，兵士激愤而怒弃枪甲。报应却是昭然明显的：一个撞柱而脑浆迸裂，一个守正不阿却几乎遭受同等惨报！以此看来，掌握生杀予夺的权柄者，难道不应谨慎从事吗！

某选郎

事关众望得名时，焉得从中独徇私？

弟可乘机先捷足，无如谋算有天知！

故事从六品以下佐杂，及教职之需次者，免其赴部投供，惟按次铨选。（铨，音全，犹选也。【庄子注】铨，铨量人物也。【唐书六典】吏部有三铨法。）得缺后，以文凭咨交本籍督抚，所以示体恤，免微员跋涉之劳，（【诗经·邶风】大夫跋涉。【传】草行曰跋，水行曰涉。世谓远行为跋涉，本此。）守候之累，甚盛意也。

顾需次者，以不知选期故，或游幕他省，（游幕，谓远游而作幕友也。）或挈眷远出，（挈眷，携带家眷也。）且有病故漏报等事。往往选缺后，辗转咨查，或有竟无下落者，多致员缺虚悬。

会福建某君为选郎，（选郎，即吏部文选司郎中。）其弟援例得某官，名次在后，无由得缺。选郎乃倡为新例，命教职之需次者，每年取具本员在籍候选，并无过犯文结，由府县申送督抚咨报到部，方许铨选。如名次在前，而文结未到，即以在后而文到者，越次选用。

例既行，令其弟亟回籍具呈。时直省均未知，而其弟文结先到，遂越众得缺。然需次之人，多一次结报，即多一方需索。贫而无力者，明知选期已届，而无可罗掘，（罗掘，借用《唐书·张巡传》罗雀掘鼠典。无可罗掘，犹言无可设法也。）往往耽搁不行。其乡居及远出者，又多误于不知。

选郎徒以私其弟之故，创为此谋。未及一年，以掌铨有私，为言

官所发，（言官，即御史。）革职遣戍。其弟得缺后，亦到任未几，即遭罢斥，阴谋何益哉！

【白话】

依照惯例，凡需递补六品以下的办事人员和杂务人员，以及各级教职的人，无须亲自到吏部递交申请和资历，唯须依次量才推荐选拔。得到职缺以后，官员把自己的文凭材料上交本人所属的督抚，就可以了。这种程序，体现了对下的体恤和关怀，免得使基层人员跋涉之劳和等候之累，用意是很好的。

但是，递补候职的人，不知道选拔日期，有的受聘到外省去充当幕僚，有的携带家眷出了远门，而且还有病故和漏报者等等诸多，往往选拔定职之后，要辗转查找此人下落，有的竟然找不到，因此常常缺员虚职。

这里，福建某君，任吏部文选司郎中（负责审查选拔的办事官员）。他的弟弟按例应得某个官职，但名次排在后面，无法得到这个官缺，这位郎中哥哥就想出一个新招，下令让等待候补教职者，每年应在原籍候选，并要具备本人没有违法乱纪行为等的证明文件，由当地县府申报，送省督抚核实，上报吏部，才能进入候选名单。如果名次在前，而证明文件未到，即以名次在后而文件先到者，越次选用。

此令一下达，他马上让弟弟立即回原籍写好材料和呈文上报。当时各省还不知这一消息，他弟弟的呈文先到，就越众次得到了官缺。凡候缺之人，多一次总结上报，就多一次机会补缺。贫穷的候补者，

明知选期已到，无力筹办，也就往往不去办理了。有些远在边远乡间或出远门的人，又多因为不知情况而耽误了。

这位选郎，只为了私下照顾他弟弟一人，想出了这条计谋。不到一年，被御史（监察官）发现，以审选候补工作中假公济私罪揭发，而被革职，充军流放。他弟弟得缺后到任不久，就遭免职。由此看来，耍阴谋诡计，有什么好处！

附：苦乐表

娑婆八苦	生	苦	在胎俨如囚狱，出胎风刀解体	等苦
	老		力弱、容改、神衰、智钝，人不喜近	
	病		四大不调，坐卧不安，汤药无效	
	死		抽筋拆骨，孽境俱现，惊空无量	
	求不得		名利福寿，凡所欲事，求之不得	
	爱别离		一家恩爱，无常到来，各自分散	
	怨憎会		欲离反会，常生憎恶，如眼有钉	
	五阴炽盛		身心迁灭，念念不停，如火炽盛	

净土八乐	无生	乐	识托莲胎，纯净化生	等乐
	无老		功德之身，永无改变	
	无病		清虚之体，毫无痛痒	
	无死		寿与佛同，称性无灭	
	无求不得		不求而成，不假造作	
	无爱别离		清净海众，常得亲友	
	无怨憎会		诸上善人，同心喜悦	
	无五阴炽盛		身心清净，常住不迁	

坐花志果卷六

仁和调生汪道鼎 著

鹜峰樵者 音释

义犬

报警三番爪叩门，殉灾似愧负深恩。

而今人事多颠倒，义气偏教犬独敦！

外祖母陈太夫人家，畜一黄犬，太夫人次嫂王太君，极爱怜之。犬亦绝解人意，与常犬异。会有仆妇某媪，失主人欢，恒背人诅祝。

（诅，庄助切，音阻，去声。祝，音咒。【书经】厥口诅祝。【疏】诅祝，谓告神明，令加殃咎也。以言告人，谓之祝。请神加殃，谓之诅。）

一夕，内宅门已闭，犬忽以爪叩门，嗥声甚哀。（嗥，音豪，号哭也。）太君异之，亲持灯出照。门甫启，犬遽衔太君衣，若牵之行者。益异之，因呼童仆之未睡者俱至，而谓犬曰：“有何事？汝前走！”犬遽舍衣而行。

人随之至积薪所，有烟出。视之，则或置火煤于薪下，急抽去之。心知某媪所为，顾隐忍不能决遣。（遣，使之去也。）越数日，犬复嗥于门外。急往视，则薪已将燃。幸人众，即扑灭之。又不遣媪去，惟每夕人定后，查察加严而已。

数月后，防范稍懈。一夜，人尽睡，太君梦中忽闻犬嗥声，惊醒。听之，嗥声极哀厉，遑遽披衣出。（遑遽，惊惧急迫也。）门启，则浓烟已密布。薪室故在厅侧，急唤众往救，则火已及厅前门，无路可进矣！

犬复来衔太君衣向后门，似导之使遁者。（导，引也。）仓卒无计，遂与其娣各持一田房契匣，（娣，音弟。）率家众自后门出。

犬伺于门侧，见人已尽免，复反身入，呼之不出，竟自毙于火。若自憾其报信之迟，（憾，恨也。）误主人事，负豢养恩，（豢，音患。

【礼记·月令注】养牛马曰刍，养犬豕曰豢。【又疏】食草曰刍，食谷曰豢。）故以身殉焉！

【白话】

我外祖母陈太夫人家里，养了一只黄狗。陈太夫人的二嫂王太君非常爱怜这只狗，这只狗也极其通达人意，和一般的狗迥然不同。当时有一老女仆，不得主人欢心，经常在背后诅咒憎骂主人。

有天夜里，内宅门都已上栓，这只狗忽然用脚爪抓叩门扇，嗥嗥哀叫。王太君听到，感到奇怪，就亲自撑了灯出来。刚把门打开，这只狗就急急上前用嘴咬着太君的衣角，像是要拉她到什么地方去。她更加惊奇，就把还没有睡的僮仆叫来，对狗说：“有啥事？你前头带路！”狗就放了衣角，向前走。

大家跟随来到堆放柴草的屋子，见里面有烟向外冒，一看，柴草下有一块燃着的煤炭火，赶忙把火拨了出来。她心里明白这是那位仆

妇所为，但又不忍下决心把她打发走。过了几天，狗又在门外抓叩嗥叫，急忙赶去，见柴草马上就要燃烧了，幸好人多，立即把火扑灭了。这一次王太君还是没有赶她走，只是每晚夜静人睡之后，加严查看。

过了几个月，王太君防范松懈下来。一天夜里，人都入睡了，王太君睡梦中忽然听到狗的哀嗥声，一惊而醒，仔细一听声音极哀厉。惶恐之中，她匆忙披衣跑出来，门一打开，浓烟已充满了客厅，柴房就在厅房旁边。她连忙大呼众人来救，此时火已烧到了客厅前门，无路可走了。

黄狗这时跑上来咬住太君的衣角，拉她向后门，像是要带她从后门跑出去。王太君仓惶无计，就和我外祖母各人抱了房田契约匣，和家人从后门跑了出来。

黄狗就蹲在后门边守候，看到家里人都已得救，又转身进了着火的房子。大家连声呼叫，不见出来，它竟然被烧死在里面了。好像它自己以为报警迟了而误了主人的事，有负于主人豢养之恩，因此以身殉职了。

报恩猪

何来白蹄冲仪仗，奇煞常州吕又新。

生受深恩死殉节，羨他猪也胜于人！

常州吕又新司马，（司马。同知之称。）官吾杭东防同知时，一日出行，忽有两猪俯伏舆前，（舆，轿也。）作举首乞哀状。鞭之不动，驱之不去，大异之。驻舆令随役查察来自何家。

旋带一屠户至，称两猪皆数日前买自田家者，今日将就屠，忽逸去，（逸，逃也。）不虞其冲突仪仗也。猪见屠户至，益俯伏哀鸣，齧觫万状。（齧觫，音斛速。【孟子注】齧觫，恐惧貌。）

吕公顾而悯之，因谓屠者曰：“猪畀我，予若原值。”立命取钱，如其原价与之，而豢猪于署。

次日公晨起，至前院，二猪俯伏于前，作叩首状。叱之去，行数武，（武，犹步也。）遥立，见公入内，乃还溷。（溷，音混，养猪之所。）自是每清晨必至前院，候公出，则叩首如前状。或逢公自外回，遥闻铎声，即欢跃似相迎者。

公罢官后，呼语之曰：“我今归去矣！养汝数年，不忍汝复就屠，当送汝至放生道院。”两猪皆踟躅哀鸣，似不愿者。

公知其意，复慰之曰：“汝不欲离我，仍携汝归去，何如？”猪即作叩首状，遂带回常，豢养十余年。及公歿，两猪日夜哀鸣。饲之食，不食。不数日，竟饿死。

坐花主人曰：观于陈吕二事，而慨然曰：（慨然，叹息之貌。）义

犬之事，见于纪载者甚众。至猪于六畜中最蠢，（蠢，愚也。）乃一受活命恩，生则尽礼，歿则竟以身殉，彼俨然人也！而有愧于是猪者，岂少哉？今人每詈人以狗彘之行，（彘，音滞，猪也。）若陈氏之狗，吕氏之彘，恐其正不屑与不知义之人伍尔！（轻视之不加意曰不屑，与众杂处曰伍。）”

【白话】

常州有位司马，名吕又新。他在我们杭州作东防同知时，有一天出去，忽然跑来两只猪，爬在官轿前的地上，抬着头像是在哀求什么。他用鞭抽，仍不动，驱赶不走。吕同知十分惊奇，就下令停轿，让随从去调查这两只猪来自谁家。

不久他带来一名屠户，说这两只猪都是几天前从一家姓田的那里买来，今天就要宰杀，忽然跑掉了，没想到它们冲撞了大人的仪仗。两猪见到屠户来到，更是俯伏在地上不敢动，浑身颤抖，哀鸣不已。

吕公见状，发了怜悯之心，就对屠户说：“这猪就给我吧，我照原价给你！”马上命人拿钱，按原价付给屠户，把猪带回署衙，养在圈内。

第二天吕公早上起床来到前院，两猪俯伏在他面前，作叩头的样子。他大声叱喝它们走开，它俩走了几步，站在那里，见吕公走进屋里，才返回圈内。从这天起，它们每天清晨都要到前院来，等到吕公出房，就向他叩头。要是吕公从外回府，听到远处的开道锣声，两猪就欢喜跳跃，好像是等着迎接他。

吕公下任时，对两猪招呼说：“我今天要回去了！养了你们几年，不忍心再让你们遭屠宰，就送你们去放生道院吧！”两猪犹豫不安，哀鸣不止，好像不愿意。

吕公懂得它们的意思，就安慰说：“你们不愿离开我，那就还是带你们一块回乡去，怎么样？”猪就作出叩头状。于是吕公就把它带回了常州老家。吕公豢养两猪了十多年。到吕公逝世，两猪日夜哀鸣，喂饲料给它们，也不吃。不几天，它们就绝食而死。

坐花主人说：看到陈太夫人家的黄狗和吕家的猪的事，感触甚深，说：有关义犬的记载，倒是很多。至于说到猪，那是六畜之中最蠢不过的了，却能一旦受到活命之恩，活着知道尽礼，死时竟然以身殉义，简直就如同人了！而人类中有愧于猪的人，难道还少吗？现在的人骂人时常说：“行同猪狗。”像陈家的狗、吕家的猪，恐怕还不屑与人为伍哩！

周云岫

清官必刻成通病，君子从来矜不争。

德薄未容挥彩笔，方知天上重科名。

仁庠周云岫，（岫，音袖。）为赘婿于毗陵余氏，（赘，朱芮切，音惴。赘婿，就婚而住于妇家之称。毗，音皮。毗陵，即常州。）因家焉。云岫沉湎于酒，（湎，音緬。【书经】沉湎冒色。【注】沉湎，溺于酒也。）虽隶诸生籍，（犹言虽为生员也。）久不与省试。岁己酉，其子亦举茂才，（【汉书】武帝有《求茂才异等诏》。【按】世称秀才为茂才，本此。）云岫因携之回杭，父子同入棘闱。（【通典】礼部阅试之日，严设兵卫，梘棘围之，以防假滥。【按】世称贡院为棘围，本此。）

云岫甫入号，即觉神情恍惚，口喃喃，不知作何语。邻号生揭帘视之，即拍案大骂。邻号生初未知其中邪，（中邪，谓为邪气所著也。）与之争辩。号军及同号者闻声集视。

云岫瞠目四顾，（瞠，音撑。瞠目，直视之貌。）骂不绝口。忽趋出，举号板，逢人即打，众皆趋避。云岫复舍号板，取号军劈柴刀乱砍，状类疯颠。同号者急请官至。

云岫忽见蟒衣补服者，欢跃曰：“好！好！监临来提，尔等尚敢打骂耶？”复四面指曰：“非我要动粗，若辈骂我，我不得不回口；打我，我不得不回手。”忽又向空中挥拳曰：“若等尚要打耶？”

号官无如之何，往回提调。提调至，疯如故。不得已，令有力者

抱持之，请于监临，繫其手足。（繫，以绳缚之也。）派人于至公堂看守。犹谩骂如故，语皆不可辨。

初十日门启，令人扶出。适其子缴卷出场，遇之，与接考者扶持归寓。

其族弟云吉慕陶两孝廉，闻而趋视。云岫忽跃起，执两人手曰：“汝二人已被监临缚去，案未审明，从何处逃回？”两人愕然，而云岫颠益甚。其子二场因亦不能往，急买櫂回常州。（櫂，同棹。买櫂，犹言雇船也。）

甫下船，神气顿清，以场中事诘之，（诘，音结，问也。）茫然不知。云但见男妇多人，环之打骂，因亦与之相詈对敌而已，回常后竟无恙。

此不知是何因果。云岫谨厚安分，惟知嗜酒，（嗜，音视，好也。）不应有隐慝。或云其父曾为州牧，（州牧，即知州。）清而刻，疑有误入人罪事，故致罚于子孙，使不能终试，以取科第欤。

【白话】

仁庠县有位周云岫，当了常州余氏家的上门女婿，就在常州安了家。他嗜酒如命，经常烂醉，虽然身为生员却久不参加省试会考。到了己酉年，他儿子也考上了茂才（秀才）。云岫就带着儿子回到杭州，父子两人一同参加礼部主办的考试。

云岫刚入考场在自己的号位坐定，就觉神情恍惚，口中喃喃地说些听不清楚的话。邻号考生揭开帘子来看，云岫就拍案大骂。那位考

生起先不知他已中了邪，就和他争辩起来。守场的军勇和同场的考生都集拢来看。

云岫瞪着眼睛，向四面望着，骂不绝口，忽然起身走出号房，抓起号板，见人就打，围观者都跑开了。云岫丢了号板，拿起号军的劈柴刀乱砍，像是发疯了。同考生急忙把考场监官请来。

云岫一下子看到穿蟒袍官衣的人，欢喜跳蹦说：“好！好！监临官来提你们了，看你们还敢打骂我！”又向四面指指划划说：“不是我要动粗。他们骂我，我不得不回口；他们打我，我不得不还手！”突然又向空中挥拳说：“你们还要打！”

号官拿他没办法，就回去向提调官报告。提调官来到考场，云岫依然发着疯。不得已，提调官下命令几个劲大的兵勇抱住他，前去向监临官禀告，就把他手脚绑起来，关在公堂里，派人看守。他还是骂个不停，但听不清骂的什么。

到了初十，才打开门，让人把他扶出来。正好他儿子已考完交了卷子，出场路过，遇到了，就和前来接考生的人扶着他回到寓所。

他的堂弟云吉和慕陶两位孝廉，听说以后也来探视病情。云岫突然站起来，握住两人的手说：“你们两人已被监临官绑去，案子还未审明，是从哪里逃回来的？”两人听得莫明其妙，愕然不知说什么。云岫从此更疯颠了。他儿子因此也不能去参加二场考试，急急忙忙雇了船，护送他返回常州。

刚下船，他的神志立即清醒了，问他在考场中发生的事，他茫然不知，只说看到有男女多人围着他，又打又骂，所以他也和他们对骂

对打。回到常州以后，竟然不疯不颠，一切如常。

这件事不知是什么因果。云岫一向谨慎厚道，安分守己，只是贪杯好饮，按理不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有人说，或许是他父亲曾当过州牧（知州），为人清廉但却苛刻，怀疑他曾误冤人不应之罪，所以致使罚报于子孙，使他们不能考完所有的科目以取功名。

王中丞

奇哉刀笔作中丞，善恶分明若响应。

听到事关名教重，闻风顽懦一齐兴。

广陵王中丞，（广陵即扬州。）逸其名。（逸，犹遗失也。）少孤贫，为刀笔以养母。年二十，补弟子员，秋试连荐不售。

某年除夕，梦二青衣唤之去，至一官署，极巍焕。（巍，高大貌。焕，光明貌。）上坐者，冠服如王者，傍二朱衣吏，执长榜以待。王者标判已，（标判，以朱笔标点所判定者之谓。）吏传呼王某上。

王匍匐堂下，窃窥王者色甚厉。掷一册令阅。见上载己名下，当由某科联捷入词林，官至总督，以刀笔孽，削除殆尽。阅甫竟，王者拍案曰：“知未？（知未，犹言知否也。）”王叩首乞哀。王者曰：“姑念汝事母颇孝，宜速改行，尚可还汝科名。若始终怙恶，（怙，音户。怙恶，不改之谓。）当追汝命。”复命青衣引之出。

王私问王者为何神，曰：“文帝也。所签即来年秋榜，汝能改行为善，尚可入此榜中。勿负帝君谆谆见训苦心。（谆，音窳。【诗经】诲尔谆谆。【朱传】谆谆，详熟也。）”言已，以手推之。瞿然而醒，则一灯荧然，（荧，音萤。【说文】荧，屋下灯烛之光。）邻鸡尚未鸣。

追忆所梦，历历如见。思欲改图，默念贫家无力为善，即不为刀笔，何以盖宿愆？（宿愆，犹言旧恶也。）沉思竟夕，（竟夕，犹言终夜也。）恍然曰：“刀笔可杀人，独不可救人乎？”若即是道反行之，宜可得神佑。意既定，遂披衣起，坐以待旦。

质明，即至文昌宫，焚香默祷。自是凡遇讼者至，必委曲为之排解。理曲而欲讼者，必力斥之；（斥，音赤，屏拒也。）惟理直而不能自白者，始为之具词；无力者，更倾身以助之。行之期年，（期，音稽，周也。）学使者以冠军饩于庠，（【史记·灌夫传】夫名冠三军。【按】冠军，借作考第一解。）以是益力为善。

邻有少寡而得遗腹子者，（少寡，少年之寡妇也。）家小康。族众诬以不洁，讼之官。谓其孕非真骨血，恐异姓乱宗，乞官断令大归。（大归，妇人被出，归其母族而不复反也。）妇之母家，柔懦不敢出一言。妇冤莫白，惟朝夕哭，以死自誓。

有邻媪知之，以语王。王察知妇实贞洁，乃访至其母家，为之具词，令其母至官申诉。妇兄弟有难色，王以义愤激之，始感动。诉词既投，王复聚同学与里之耆老，将于月朔令尹谒庙，（令尹，知县之称。谒庙，谓拈香于文庙也。）宣讲圣谕时，公言之。

或惕以事不干己，（惕，音替，警也。）王曰：“保节全孤，事关名教，皆读书人所应为，非包漕揽讼，有干例禁者比。果得罪，某请以一身任之。”众嘉其义，咸踊跃。

遂于朔日齐聚学舍。俟令尹至，宣讲既毕，即出公禀求阅。令亦明决，阅其词，曰：“事关名节，即为诸君确讯之，若果族众诬蔑，当按例严惩。然诸君体访宜实，毋自贻伊戚。（四字出《诗经》。【按】犹言毋自取其罪也。）”

生直前力陈其诬告状，言论侃侃。（【论语注】侃侃，刚直也。）令见其词直，慰遣之。不数日即集讯，族众理诘，（诘，音屈，枉曲

也。) 俱自服诬告，妇冤遂白。

案既结，妇嘱其母出百金谢王，王不受。固与之，王怒曰：“我岂觊觎谢仪，故为是耶？”严拒之，声色俱厉。(言其怒也。) 其人惭而去。

是年除夕，复梦前二青衣来，召之行，仍至前处。见帝君霁颜谕之曰：“余嘉汝改行之速，已还汝科名，然汝应于下科中式。因有保节全孤一事，善行动天，本年即捷矣。汝其益励厥德毋怠，(厥，其也。毋，勿也。) 前程远大，未可量也。”王叩首谢。复命吏引之出。

途遇二老者一少年拜于侧。王不知谁何，见其拜亦拜。二老及少年以首顿地而告曰：“蒙恩全我似续，(【诗经】以似以续。【注】似，嗣也。续，谓续先祖以奉祭祀。) 保我田产。愚父子祖孙，愧无以报大德，适闻帝君宠召，(适，正也。) 故谨候于此。”王心知即某氏之舅若夫也，因曳之起。(曳，音业，犹扶也。)

老者复指少年谓王曰：“豚犬受君大恩，(【三国志】曹操见孙权，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如刘景升儿子，豚犬耳。【按】世谦称其子曰豚犬，本此。) 知君尚无子，当乞冥司，即令其为君子以报。”

王逊谢而别，急觅青衣人，亦不见。徘徊歧路，(歧路，三叉路也。) 意殊惘惘。(殊，极也。) 忽遇一皂衣人谓之曰：“汝尚未归耶？幸遇我，不然殆矣。(殆，危也。)”遂携之行，甚迅，(迅，音训，速也。) 瞬倏已见家门。(瞬倏，音舜叔，极速之谓。)

王叩皂衣者名氏，笑曰：“同居有年，胡弗相识？(胡，何也。)”固询之，则灶神也。相偕入己室，见其母妻相对作喜团，一男子侧卧

床上。惊异间，皂衣人从后推之，顿觉己身与床上者合为一。大呼而醒，其母妻果皆在房。王乃备述梦中所历，亟起焚香叩谢灶神。

自是益勉力为善。次年遂领解，联捷入词馆，至大中丞。领解之年，得一子，恍睹梦中少年入室而生，亦以科甲至大官。

坐花主人曰：刀笔救人，虽王生之创见，（事为往日所无，而突见于今日者，谓之创见。）顾人独不能以是救人耳。果其能之，则天下事之可济人利人者，又孰刀笔若哉？王生之厚蒙多福也宜哉！

【白话】

广陵（扬州）的王中丞，名字已忘，少年时死了父亲，家境贫寒，靠给人写诉状赚钱以养母。他二十岁时经考试得补弟子员，秋试几场考下来，都不中。

这年除夕，他梦见两个穿青衣的人把他叫去，带到一座官署，极其宏大壮丽。正堂上端坐一位冠服像王者一样的人，旁边有两位着红色衣服的吏使，手拿长榜，王者用笔标判。标判完了，吏使传呼王生进见。

王生上殿，匍匐在地上，看到王者脸色十分严厉，扔下一本册子让他看。王生见到册子上有自己的名字，下面标明他本应由某次科考得中，并联捷而入翰林，官至总督，但以昧心替人写诬状之孽，功名已被削除殆尽。他刚看完，王者拍着长案问道：“看清了吗？”王生叩头乞哀，王者说：“姑且念你侍奉母亲孝顺，应当立即改过，还可以还你功名。如果始终不改自己的恶行，就要追索你的性命！”又命

青衣将王生带出去。

王生悄悄问青衣人，这王者是什么神，答说：“文昌帝君！他刚才标判的是来年的秋榜。你如能改行为善，还可以在这一榜上登名。不要忘了帝君谆谆训诫的苦心！”说完伸手推了王生一掌，王生一下子被吓醒了。床头的油灯仍在飘乎发着黄光，隔壁的公鸡还没有打鸣。

王生回想所梦的情景，历历如在眼前。想到改过，他觉得自己家境贫寒，没有力量去作善事；而如果放弃刀笔写状生涯，又用什么办法弥补前罪？翻来覆去，沉思通宵，他恍然有悟：刀笔可以杀人，难道就不能用来救人吗？就用此道反而行之，一定可以得到神明庇佑。主意拿定之后，也睡不着了，就披衣下床，坐等天亮。

东方微明，他就来到文昌宫焚香默祷。自此以后，凡遇讼之人前来，他都想尽办法劝说调解。那些没有道理而要讼的，他加以申斥说理。对于那些有理而不能自己申说清楚的人，他才运用自己的文才为他们写状子，而且全力给以帮助。这样做了近一年，他考中补廪生第一名，能每月受到官府的定额资助，因此更加努力为善。

邻里中有一少寡之妇人，家属小康，怀有身孕，是遗腹子。族中之人诬陷她不贞洁，告官说她腹中之子不是真骨血，怕乱了宗族血脉，求官府判她大归（把她休回娘家，不准继承产业）。她的娘家软弱怕事，不敢说一句话。她受了大冤，无法辩白，整天哭泣，发誓要以死证明自己清白。

有位邻居老婆婆知道了，来告诉了王生。王生作了调查，知道少妇实是贞洁之人，就访问来到她娘家，写了上诉状，让她母亲去告官

府。这妇人的兄弟显出很为难的样子，王生就用道义激励。他们很受感动，于是把状子递了上去。同时王生又招集同学和本地有德望的老者，告诉他们知县将于初一要到文庙宣讲圣谕，到那时把这桩案子公开提出来。

有人认为，此事与己无关，不愿出面。王生说：“保护贞节，维护遗孤，这是有关道德仁义的大事，都是读书明理之人应该做的，并不是为一己之私利包揽诉讼。不能把这件事等同于违法犯禁来看。如果怪罪下来，我王某一人承担！”大家都很赞赏他的大义之心，都愿意支持他。

到了初一，大家都来到文庙学舍，等候知县来到。知县宣讲完毕，大家呈上禀文请他阅览。知县也很明理，看完以后说：“这是件牵涉名节的事，请在座诸君认真了解落实，如果确属于族人诬陷，一定按律例严惩。但各位查访一定要确实，不要自取其罪。”

王生向前，尽力申叙族人诬告的详情，言辞刚直，条理分明。知县见他词理正直，慰勉了几句，让他下去了。没有几天，知县即开庭讯问，族人都被问得理屈词穷，承认自己诬告。少妇之冤才大白。

此案结了后，少妇嘱咐娘家拿出一百金答谢王生，王生不受。他们坚持要给，王生生气地说：“我难道是想要你们的酬金才这样做的吗！”声色俱厉，严加拒绝，妇家人惭愧而去。

当年的除夕，王生又梦见以前的那两位青衣使者前来召他。他走到以前的地方，见文昌帝君和颜悦色地对他说：“我很赞赏你改行之快，已经还你科名。你原应在下一科中试，因保节全孤一事，善行感

动上天，本年就能考取。你应当更加多修善德，不要懈怠，前程远大，不可限量！”王生叩谢。帝君命吏使领他出去。

王生在大门外遇到二老一少，在道旁向他跪拜。王生不知他们是谁，见他们向自己拜，他也对之回拜。他们跪在地上叩头说：“承蒙君恩，使我后人得以保全，继承香火，又保住了我们的田产。我们愚父子孙惭愧，无以回报。刚才听帝君宠召王君，所以我们在这里等候！”王生明白了，他们是那位寡妇的父翁和丈夫，就搀扶他们起来。

老者指着少年，说：“我这儿子受君大恩。我知道你还没有儿子，我要去请求冥司，让他投生做你的儿子，来报答你。”

王生谦让，致了谢意，双方就分手了。王生急急四顾，找带路的青衣人，已经不见了。正在心慌不知去路之时，忽然他见到一位黑衣人，对他说：“你还没有回去呀！幸好遇到我，否则就糟糕了！”就带着他急急走去，走得很快，眨眼之间，见到了家门。

王生请问他的姓氏，他笑着说：“我们住在一起多年了，怎么不认识我哩？”王生一再请问，他才说是灶神。两人进了家门，见他母亲和妻子正在一起搓团子（元宵），一个男子侧身躺在床上。王生感到惊异，黑衣人从背后推了他一掌，马上感到自己和床上的人合而为一，大叫一声就醒了。见他母亲和妻子真的都在房里。王生就把他所经历的事告诉了她们，立即向灶神焚香叩谢。

从此，他竭尽全力行善。第二年他就中了解元，联捷入了翰林，官至大中丞（巡抚）。考中解元那年，他生了一个儿子，恍惚中像是看到梦中的少年进门来。儿子后来也以科考中第一名而做了大官。

坐花主人说：刀笔救人，虽然是王生的创见，只是人们就是不愿以此行当救人罢了！果真刀笔能救人，那么天下能用来济人利人的行当，哪里只限于笔写状这一种职业呢？王生之蒙恩多福，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李晓林

何须迎合炫才思，宽猛由来贵并施。

试看青阳严令尹，连呼我错已嫌迟。

李明府晓林，（明府，知县之称。）以名解元作令皖江。（皖，音晚，上声。令，知县之称。皖江，即安徽。）文采风流，（【杜甫丹青引】文采风流今尚存。）倾其侪偶，（侪偶，同辈。倾，佩服之谓也。）而性颇严刻。需次省垣，日谳狱于首府署。（谳狱，审案之谓。）

时制府中丞，政皆尚猛，晓林又迎合，（迎合，谓迎合督抚之意。）遇事务从刻深。口才既敏，（敏，快利也。）判决如流。案经其谳定，（谳定，犹言判定也。）虽老吏无以难。缘是大得督抚意，而凡事皆从重比，（重比，谓以重罪拟定也。）伏法者未必尽当其罪也。及后历任剧县，（剧县，犹言难治之县也。）皆以严为治。

旋由宣城移知青阳。（犹言由宣城县移主青阳县。）一日赴乡相验。肩舆行至中途，（肩舆，轿也。）舆夫忽闻官厉声呵叱，初以为嗔己也，（嗔，音琛，怒也。）继复喃喃，似与人辩者，语多不可晓。

但闻疾呼曰：（疾，急也。）“我错！我错！我不应妄入汝等罪，致汝等骈首就戮。”言已，寂然。及至尖宿处停舆，（尖，音坚，旅行中途小憩饮食处也，俗谓之打尖。）而官不出，揭帘视之，僵矣！两手自撻其颈而死。

坐花主人曰：为政尚严，已失哀矜之意，况复出于揣摩迎合之私心，（揣，楚委切。摩，上声。揣摩，犹测度。）民将何所措手足乎？

（【论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天道神明，人不可以独杀。吾愿为民上者，弗至舆中遇鬼时，而始呼曰：“我错！我错！”也，则善矣！

【白话】

李晓林，是很知名的一位解元，在安徽做知府。他文章写得极其华采风流，倾倒了同辈学者，但他个性却相当严刻。他后来递补到省，每天在省府署衙中审案。

当时制府、督抚主张执政严猛，李晓林有意迎合上峰心意，遇到案件都一概从严从重。他的口才敏利，判决又快又词意流畅，案件凡经他下定判词，即使是多年从事审判工作的有经验的老吏，都挑不出什么纰漏，因此极得督抚大人的首肯。但是，凡事从重处置，那些被杀者未必都是罪该应得。他以后历任一些难以治理的县份，都是贯彻从严路线。

不久他由宣城县调任青阳县。一天，他下乡对某案件进行勘验。官轿行至中途，正行间，轿夫听到轿内老爷厉声呵叱。开始轿夫以为老爷在生自己的气，接着轿夫又听到里面喃喃而语，像是在与人辩论，大部分话听不懂是什么意思。

后来听到老爷大声疾呼道：“我错了！我错了！我不应妄定你们死罪，致使你们一起被杀。”说完，就寂然无声了。等到轿子来到打尖过夜的小镇上，停了下来，不见老爷出轿。轿夫就掀开帘子一看，老爷已经僵硬了，两只手掐在自己的脖颈上死了。

坐花主人说：执正而崇尚严判，已经丧失了哀矜之怜悯心，何况这种严判又出于揣摩迎合某人的私心，那么老百姓就更不知该怎么办了。天道神明鉴照，绝不能以个人之意而随意杀人。我诚愿那些主宰百姓之人，不要弄到在轿中遇鬼才大喊：“我错了！我错了！”的地步才好！

伪书保节

听到哭声萌善念，轻财仗义曲传神。

想来定是文公后，愿买黄金铸此人。

嘉兴朱生，先世本徽人。幼聪慧善读，稍长失怙恃，遂废书。

其乡人某，远出设巨肆于嘉兴，（肆，店也。）携生往学贾。（贾，音古。）凡学贾者，即以肆主为师。生勤敏诚笃，师极爱怜之。业既成，以勤俭积百金。生故聘有妻，将谋归娶。师许之，而念其资薄，复助百金，为择期而送之。

行未十日即归，讶其速。生辞以中道被盗，（道，路也。）尽丧其资，念徒手回乡无益，（徒手，空手也。）姑俟一二年后，稍积余资，再作归计矣。师闻其言，为之咨嗟久之，（咨嗟，叹声。）而不知生之非被盗也。

生之南归也，至某处，舍舟遵陆。（遵，犹行也。陆，旱路也。）夜宿逆旅，闻邻有哭声甚哀。谛听之，（谛听，细听也。）似妇女二人，彻旦不已。（彻旦，犹言通夜也。）

天明，以询逆旅主人。主人曰：“言之可伤。昨哭者为姑媳二人。其姑少寡，抚一子成立，为娶妇。妇美而孝。其子完娶后，甫一年，（甫，仅也。）以饥驱幕游川中，（【陶潜乞食诗】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岁得薄修，寄归以膳母；（膳母，犹言养母。）不足，则妇以针黹佐之。（黹，音止。针黹，刺绣也。佐，补助也。）近因川楚被兵，道路梗塞，（梗塞，犹阻塞也。）已三载不通音问。适际俭岁，（际，

逢也。俭岁，荒年也。）薪桂米珠，（【苏轼诗】尺薪如桂米如珠。【按】极言米价柴价之贵。）万难存活。其姑不得已，将鬻其媳。昨媒者来言，有富家子艳妇之色，以三百金纳为妾，有成约矣。妇恋其姑，（恋，音练，不忍离之谓。）姑亦念妇贤孝，不忍别，故彻夜哀号。（号，哭也。）”

生闻之恻然，（恻然，心中不忍之貌。）因细询其家世族，及子之名号年齿相貌，主人一一言之。生因曰：“余适有事，须暂停半日再行。”主人诺而去。

生归房，尽出囊中金，又伪为其子书，携之往。叩其家门，一姬启门出，（姬，音遇，老妇之称。启，开也。）泪眳荧然，（眳，音自，眼角也。荧然，有光貌。【韩愈诗】泪眳还双荧。）见生讶问曰：“客从何来？”生曰：“此是某姓否？”姬曰：“是。”“有人在川中游幕否？”曰：“有之。”询其名号，姬备述如逆旅言。

生请见太夫人。姬曰：“老身即是。”因导之登堂，询其所自。生举二百金，及伪书告曰：“某贩货川中，与令郎为莫逆交。（【北史·黎景熙传】与范阳卢道源为莫逆交。【按】莫逆交，即至好之谓。）今载货南归，令郎嘱带银信，乞收存。”姬大喜，欲留生坐，详问其子行踪。

生曰：“令郎旅况大好，（旅况，在外作客之状况也。）发财巨万，不日即可旋里，书中谅备言之。某尚须赶路，不及细言。”遂作别而去。绕道归寓，即函致家中，托言被盗，请缓婚期，而身自归店。其师以其诚谨，颇倚任。

年余复积资归，仍宿于前逆旅，询主人以某家姑媳究竟何如。主人曰：“大是奇事！前我告客后，即于是日有远方人，携其子家书，及二百金至其家，委之而去。其姑得金后，即告媒者绝富家婚。未及数日，其子忽回，拥资十余万，今成富室矣。顾在川中无托人带银信事，不知书自何来。疑神明悯其姑之苦节、妇之贤孝，而默佑之也。”生颌之，（颌之，对之点头也。）次日遂行。

毕姻年余，仍赴肆。又宿于前逆旅，阻雨不得行。偶步门外，适遇邻姬肩舆过门，生急避入。

俄顷，邻生衣冠而至，邀生过其家。生不可，曰：“素昧平生，何忽蒙宠召？”笑曰：“无他事。适闻旅主人言，知君善书。顷将发一远信，某苦不能执笔，而记室复他出，（【汉书·傅毅传】车骑将军窦宪，请毅主记室。【按】专司书启会计者，谓之记室。）故以丐君。”生固辞，强而后可。

邻生入取信稿出曰：“请依此一挥。（一挥，谓一笔写就也。）”遂书以付之。俄顷，即有二仆出，设一椅于堂中，地下铺红氍毹，（氍毹，音衢输。【风俗通】织毛褥曰氍毹。【按】红氍毹，即红毡毯也。）如将有卑幼见尊长者。生踱索堂中，（踱，音夺。踱索，闲步也。）不知何事。

忽前姬及其子妇，皆装束整严自内出。生遑遽欲遁，（遑遽，惊惧急迫也。遁，逃也。）二仆挟持之不得行。邻生复令媪婢数人，扶生上坐，左右执其手，使不能动。于是母拜于前，子妇从于后，叩首以谢曰：“某母子夫妻，若非大恩人，何以有今日？”

生坚不承曰：“萍水之人，（【滕王阁序】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注】萍浮水上，随风漂流，故人称邂逅相遇曰萍水。）不知何事，君乃作此恶剧，（剧，音句，戏也。）使我置身何地？”众罗拜毕，其母乃曰：“恩人亲持银信，面交老身。三年以来，梦寐不忘大德。虽大君子施恩不望报，然愚母子何以自安？今幸天遣相遇，（遣，使也。）不致抱恨终身！”

因令其子出前后手书以为证，复往召逆旅主人示之。主人沉思久之，曰：“此无疑。”因备述生闻哭后，絮絮询其邦族，（絮絮，如絮之绵延不绝也。）及中途折回之由。

生至此始不得已，自承曰：“此不过一时惻隐之心，亦天悯母之苦节、嫂之贤孝，故假手于某尔，何敢贪天之功？”邻生因留生于其家，曰：“无以报大德，但乞小住数日，稍尽敬礼之心。”

生见其意诚，为之暂留，馆于其斋中。邻生询其年长已一岁，遂请以兄礼事之，生亦乐从，彼此友爱，虽同胞弗及也。

既知生父母未葬，因曰：“弟有典肆，距兄家不远。今年于肆傍三四里间得一地，地师言葬后科第不绝。寒家相去既遥，（寒家，谦言寒微之家也。）且又无福以承之，吾兄善畏人知，福根深固，敢以奉献。伯父母窀穸之费，（窀穸，音淳夕。【韵会】窀穸，下棺也。）请以一身肩之，（肩，任也。）稍酬大德于万一。”

生逊谢再三始受之。遂择日复与邻生归，相地卜葬，（相，视也。）适年向皆吉。邻生大出己资，为之经理，终事不费生一钱。

既葬，邻生欲留生主典肆事，且曰：“幸有微业，可给饗飧，（饗

飧，音雍孙。【孟子注】饗飧。熟食也。朝曰饗，夕曰飧。可给饗飧，犹云可不忧衣食也。）兄何事再赴嘉兴，远离乡井为？”生不可，曰：“肆东待我厚，我中道而舍之，背惠不祥。（背惠，负恩也。）”

遂辞邻生而行。及归肆，会其乡人有先至者，以生前后事备告肆主。肆主惊喜曰：“我始以朱生为诚笃人耳，不意其见义勇为，而又能不矜不伐若此，（矜伐，皆夸也。【书经】尔维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尔维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是将有厚福。”因益倚任之。

及肆主将歿，止一子尚幼，因举肆授之生，令以十年为期，归本银于其子。生接手后，利市十倍。及期，生总其本利核之，（核，音合，考验也。）得银数十万。念肆主恩不忍负，举其资中分之，与肆主之子各取其半，两家皆成巨富。

生后生二子，长嘉吉，甲戌会试亚元；次逵吉，丁丑亚元。并入词林，叠官清要，今富贵尚未艾也。

【白话】

嘉兴有一位读书人，姓朱，原籍徽州。他幼年时聪明，擅于读书，十二三岁时死了父母，就只好放弃读书。

他的同乡某远出到嘉兴，开了一座大商店，也就把朱生带去学做买卖。凡学做生意的人，都以店主为老师。朱生勤快，办事机敏，为人诚笃，很受师父爱怜。等到他事业有了成就，因为勤俭，积蓄了百两银子。他从小就订有一门亲事，就准备回家乡去完婚。师父答应了，想到他的百两银子还不大够，又资助他一百两，选好日子送他动身。

走了不到十天，他又回来了，师父见他这么快就回来，感到惊讶。朱生说半途遭盗，银子全被偷走。空手回去，不能办事，暂且等一二年后，稍积点钱，再回乡。师父听他这么一说，很替他惋惜。叹息了一番，并不知道他说的是假话。

（事实上）朱生南归返乡时，到了一个地方，船停码头，他上了岸。晚上他住在一家旅店里，听到隔壁传来哭泣声，十分悲哀。他仔细一听，像是两位妇女，一直哭到天亮。

他就向店主打听，店主说：“说起来也够令人伤心了。昨天哭泣的是婆媳二人。婆婆从少守寡，抚养一子成人，并给他娶了媳妇，媳妇很美而且孝顺。结婚后才一年，遭遇荒年。为饥荒所逼，儿子只好去四川充当幕僚，一年中挣了点钱，寄回家来赡养母亲，不足之数，由他媳妇做刺绣手工贴补。最近因川军和楚军打仗，道路不通，至今已三年未通音讯，又遇荒年，柴米贵如桂珠，难以存活下去。婆婆不得已，准备把媳妇卖了。昨天媒人来说，有一富家子看上了媳妇的美色，出三百两银子纳她为妾，已经成交了。儿媳舍不得婆婆，婆婆也舍不得儿媳，想她既贤淑又孝顺，怎么丢得开，所以哭了个通宵。”

朱生听了也感到悲恻，就仔细询问了婆媳两人的家世和儿子的姓名以及年龄和相貌，店主都一一说了。朱生就说：“我正好有事，还须在店中多留半天再走。”主人答应了。

朱生回到房里，把钱全部拿出来，又以儿子的名义写了一封假信，带了去到婆媳的家门前。他敲了敲门，一位老婆婆出来开了门，泪眼红肿。她见了朱生问：“客人从哪里来？”朱答：“这是某家吗？”婆

婆说：“是。”朱又问：“你家有人在四川工作吗？”婆婆答：“有。”问他的姓名，婆婆都答得和客栈中所了解到的一样。

朱生说要见太夫人，婆婆说：“我老婆子就是。”就把朱生领进堂屋。婆婆问他从哪里来，朱生拿出二百两银子和那封假信，对婆婆说：“我去川中贩货，与你的儿子是莫逆之交。今天运货南归，你儿子嘱咐我把银子和信带来，请你收下。”婆婆高兴得不得了，想留朱生坐一下，详细了解一下儿子的行踪。

朱生说：“你儿子情况非常好，发财上万，不久就要回家来了。想来信中都详细说到了。我还得赶路，没时间细说了！”就告辞而去。朱生绕道回到客栈，给自己家里写了封信，借口说路上被盗、婚期要推迟等等，自己就返回到嘉兴店里。他师父因为他一向诚实谨慎，也就没有引起任何怀疑。

一年多以后，朱生又积蓄了钱动身回乡，仍旧住在那家客店。他向店主询问那家婆媳的情况究竟如何了。店主说：“真是大奇事。前次我把她家情况告诉你以后，当天就来了一位远方客人，带着她儿子家信和二百两银子去到她家，放下以后就走了。婆婆得了钱，立即告诉媒人，取消了富家的婚约。没过几天，她儿子忽然回来了，发了大财，有十余万银子，现在已成富户了。回想他在川中并没有托人带信和钱的事，不知道那封信是谁写来的，疑心是神明怜悯他母亲苦守贞节、媳妇贤淑孝顺，而暗中保佑她们。”朱生只是点头，也没说什么。第二天朱生就动身回家了。

朱生完婚以后，在家住了一年多，启程去嘉兴商店干活，中途又

歇息在那家客店。因为下雨不能动身，朱生就偶然到外面随便走一走，恰好遇到隔壁的老婆婆乘轿过来，朱生一见，赶紧躲进店里。

不一会儿，隔壁的先生就衣冠整洁地来到客栈，邀请朱生到他家去。朱生不去，说：“咱们素不相识，为什么忽然要请我去你府上呢？”那位先生笑着说：“没有别的事。刚才听客栈主人说你擅于书法。我要给远地发一封信，我自己又不会写，我的记室（秘书）有事外出了，所以来乞求先生！”朱生坚持不去，他强迫着把他拉去了。

他拿来信稿，请朱生照抄一遍，朱生抄写好，交还给他。隔了一会，出来两位仆人，在堂屋正中摆了一张椅子，地上铺了红地毯，那样子好像是晚辈要拜见尊长一样。朱生在堂屋里踱来踱去，不知是什么事。

一会儿，以前的那位婆婆领着儿子和媳妇，装束整严，从里面出来，朱生仓惶之间想走，两名仆人就在他挟持在中间不能动。那位先生又叫几个仆妇和婢女，搀扶着朱生坐在上座，把他的左右手捉住，不让他动。然后婆婆在前，儿子和媳妇在后，跪倒在地叩头致谢，说：“我一家母子夫妻，如果不是大恩人，怎么会有今天！”

朱生坚决不承认，说：“我们萍水相逢，不知因何事，先生开这样的大玩笑，让我置身何地？”罗拜完毕，他母亲说：“恩人亲自把信和银子交给我老婆子。三年来，梦寐不忘大德。虽然大君子施恩不望报，然而我们母子又怎能心安。今天幸喜上天安排我们相聚，才使我们不致抱憾终身！”

母亲就让儿子拿出前后两封信为证，又把客店主人请来，让他鉴

定。老板想了好一会儿，说：“绝无问题！”就详细把朱生听到哭声，仔细询问她家情况以及中途返回等前前后后说了一遍。

到此，朱生才不得已承认了，说：“这只不过是一时起了恻隐之心，也是上天悲悯你母苦节，嫂夫人贤孝，假借我的手办了这件事，我如何敢贪天之功？”邻生就此挽留朱生住在家里，说：“无以报大德，但求你小住几日，让我们尽点礼敬之心吧！”

朱生见他真心诚意，也就暂时留住下来，安顿在书斋之中。邻生询知朱生比自己大一岁，就请以兄长之礼对待，朱生也欢喜地接受了。两人彼此十分友爱，连同胞兄弟都难以与他俩相比。

后来邻生得知朱生的父母都还未下葬，就说：“弟有一间铺面，离兄家不远。今年在店旁三四里处得到一处地皮，风水先生说葬后子孙科考将连中不绝。弟家离那里又远，且没有这福分承受。哥哥你为善不愿人知，福根深固，就送给哥哥吧。下葬费用，请哥哥允许我一人承担，以稍报你的大德于万一。”

朱生谦谢再三才同意了。于是朱生择日与他义弟回到家里，相了地势，卜日下葬，恰好年月日和坟墓朝向都吉利。义弟大出钱财，为他经办，直到料理完结，没有让朱生花一分钱。

葬事已毕，义弟想留朱生主管那间店铺，说：“幸好有这点小产业，足以供温饱，哥哥何须再去嘉兴，远离乡井呢？”朱生不同意，说：“店东待我宽厚，中途离开他，就是背弃他的恩惠，是不会吉祥的。”

于是朱生辞别了义弟，动身前往嘉兴。朱生回到店上以后，正巧

他的一位同乡先他而到，已把朱生前后的事详细告诉了店东。店东惊喜地说：“我起先以为朱生是个诚恳老实人，没有想到他竟会见义勇为，而又能不做不夸，将来必定有厚福！”因此更加信任依赖他。

到得东家年老去世时，只有一个儿子，还很幼小，店东就把整个店铺托咐给朱生，以十年为期，让他到时把本钱交还给儿子。朱生接手经营，获利十倍。到了期限，朱生把本利结算出来，得银数十万，心中想到不能辜负店主之大恩，就把全部钱财，分给了东家的儿子一半，两家都成了巨富。

后来，朱生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名嘉吉，甲戌年会考，中了亚元（第二名）；二子名逵吉，中丁丑年亚元。两人都入了翰林，都先后多次担任显要之官职。现在他家的富贵正是兴旺之时。

阴鹭两榜

夫仁妇义保冰清，母子团圆仗大恩。

如此阴功天报厚，与君乡会两科名。

山阴徐上舍，（上舍，监生之称。）司典总于苏州，三年一归省母。某年回家，以年四十无子，谋欲纳妾。

会里有诸生某早卒，其妻生子女各一，仅数龄，家小阜。（阜犹富也。）而弟乙无赖，（无赖，无职业并利入于家也。）以博罄其资，（博，赌也。资，财也。）与妻谋思逐嫂而踞兄之产，（踞，占据之意也。）遂乘隙先诱其子女出卖之。嫂心知乙所为，终日号哭求死。

会乙妻闻邻媪言上舍欲纳妾，即以嘱媪，媪绳之于上舍。（绳，犹誉也。）上舍夫妇皆喜。适嫂以清明日出扫生墓，乙命媒约上舍往相之。上舍意得甚，遂以百金为聘，择日迎娶，而嫂未知也。

届期，乙夫妇令媒伪为觅得其所失子者，需嫂亲往领归，赚之出。（赚，音撰，去声，骗也。）肩舆径至上舍家，入门升堂鼓吹。

上舍妻张氏，亲揭帘引之出，见其衣青衣，（前衣字，去声，音意，著衣也。）嗔媒者曰：“何不为新姨易吉服？”嫂方欲与主人叙礼，闻其言大讶，谓媒者曰：“我儿何在？此位何人？”

媒者密告之曰：“汝至此尚未知耶？汝家小郎，（小郎，小叔也。）已将汝卖与此间为侧室。（侧室，妾之称，犹言偏房也。）主人徐姓，适即大娘，请速易吉服拜天地。主人夫妇，皆忠厚善人，较在汝家为小郎朝夕凌贱，不啻天壤矣！”

嫂闻之，木立若呆，不能置一词。继而双泪承睫，（睫，音捷。【说文】目旁毛也。【桓谭新论】孟尝君喟然叹息，双泪承睫而未下。）哽咽良久，（哽，音梗。哽咽，悲极气塞貌。）忽向阶墀奋身欲掷。（掷，音致，投地寻死之意。墀，音池，阶下地也。）张氏急令婢媪扶持之，叱媒者曰：“此何等事？可强做不令本人知耶？”

上舍时偶入内，闻鼓乐声，亟出见。而知其为节妇也，急谓其妇曰：“速撤香烛，请入内室，别图善策。徐某宁无子，强逼孤孀作妾，断勿忍为。”嫂闻言稍慰。

张氏延之入己室，细询家世，有无子女。嫂历陈颠末，（颠末，犹言本末。）张亦为之嗟叹良久。曰：“既至此，将奈何？”泣而对曰：“此皆兽叔昧良！事已知此，荣辱死生，惟夫人命。若得苟全名节，以见先夫于九泉，愿为侍婢以报大德！”

张惻然悯之，（惻然，心悲貌。）出以告上舍，上舍悯之。既而询其夫之名氏，骇然曰：（骇然，惊貌。）“是宦裔也！（宦，音患。裔，音易。宦裔，仕宦家之后裔也。）”谋送之归，张氏不可，曰：“如此兽叔，若复与之同居，是仍置之死地也。”上舍沉思无计，白之母。

母曰：“儿能为此盛德事，何患无子？新人既不能复归，不如我认为义女，与我同宿。既全节操，又别嫌疑，汝出门日多，更可伴我姑媳寂寥，（寂寥，音既聊，静也。）一举三得，儿以为何如？”上舍曰：“娘言甚善。”促张往告之，喜诺。

即日，撤花烛筵为汤饼会，（【唐书】明皇后爱弛不自安，诉上曰：陛下独不念阿忠脱紫半臂易斗面，为生日汤饼耶？上戚然悯之。【按】

凡生子及寄子，设筵会亲友，世谓汤饼会，义本此。）既拜母，复以兄嫂礼见上舍夫妇，上舍亦以妹畜之。（畜，音旭，养也。）妹婉顺能得母心，亦代嫂操作，惟时时以子女为念，母嘱上舍为留意。

上舍偶出城，过道旁土地祠。有老僧素识上舍，延之坐。有小沙弥可七八龄，（沙弥，初出家者之称。梵语，息慈之意，得安息于慈悲之地。）持茶上。上舍睨之，貌秀雅，颇类妹，疑之。询僧曰：“何处得此高徒？”

僧喟然曰：“言之长矣。是祖若父，僧皆识之。祖歿，父即世，（【左传】成公、献公即世。【注】即世，卒也。）叔沉酣于赌，（沉酣，无厌倦之谓。）诱之出，将卖为优。（【史记·滑稽传】有优孟优旃，善为优戏，而以优著名。【按】世称演戏之人为优，本此。）僧见而恻然，以十金得之。闻其母在，拟送之归。恐仍为其叔卖也，故因循以待他日。（因循，迟延之谓。）”

上舍讶曰：“然则固予甥也！其母失子后，不半月又失其女，感伤成疾，惟日觅死。老师能发慈悲，以子还我，请倍价以偿。”

僧曰：“此僧之本愿也。是子颖悟非常，（颖悟，聪明之谓。）必成大器，望施主善训之。（施主，对于佛寺布施者之称。）然切勿令其叔知，负老僧一点婆心。（婆心，仁慈之心也。）”遂令与上舍偕归。

上舍携甥至家，径入母室，呼妹至曰：“请视此沙弥，为谁氏子？”妹睇之而泣曰：（睇，音替，视也。）“非吾子乎？兄何处得来？”甥熟视其母，遽投于怀而哭，妹亦哭。

上舍母在张氏室，姑媳闻之俱至。妹携其子遍拜之曰：“非外祖

母及舅父母，我母子尚冀重逢乎？儿长毋忘大德！”上舍笑曰：“此土地祠老僧之德也，不然甥将为伶。（伶，音零。乐工也。）”因历述僧言，咸切齿于其叔。（切齿，恨也。）

次日，上舍持二十金往谢老僧，僧不知何往。香工手一缄与上舍曰：（手，犹言持也。缄，信函也。）“师濒行时，命留此以奉施主。”拆视之，儿卖契也。契后大书六语曰：“震男兑女，（【易经】震为男，兑为女。）一气相生。厥有弱息，（弱息，幼女之称。）在彼中林。山湄水涘，（湄，音眉；涘，音俟。【尔雅·释水】水草交为湄。【说文】涘，水厓也。【江淹诗】乃出巫山湄。【诗经】在水之涘。）松柏森森。（森森，茂盛貌。）”

读而异之。香工曰：“师命语施主，此去东南二里许，速往访之，可得女耗。（耗，消息也。）袖中二十金，以为赎女资，庙中不需此也。”

上舍如其言往。约二里，果见一土山当路。循山而南，（循，依也。）溪流浩瀚，（浩瀚，水势大貌。）松柏成行，中有瓦屋数间，门半掩。见一女子，约六七岁。

上舍熟视之，貌酷肖义妹，（酷肖，甚似也。）然无由得其实。忽一老翁拄杖出，（拄，支持也。）上舍拱而询曰：“翁尊姓？”曰：“姓林。客何为者？”

上舍曰：“适睹一异事，故冒昧求教。（冒昧，不问事理，冒然进行也。）”翁曰：“何事？”上舍指弱女曰：“此女某甥也，何以至此？”翁错愕良久，曰：“既是君甥，何以卖与人作婢？”上舍告以为人略卖之故，（略卖，略取他人幼童出卖以营利也【汉书】家贫为人略卖。）

请倍价赎之。翁不可，曰：“此女并不识汝为舅，汝岂能冒认？”

徐无以夺其说，欲归告妹，虑事中变，筹思无策。忽有少年自内出，则苏城旧友也。见上舍，询曰：“君几时回府？比从何来？”上舍语之故。

少年指翁曰：“此即家君也。”复告翁曰：“此君即儿所言乐贖人急之徐上舍也。”翁惊喜，舍杖为礼，延上舍入，款洽甚至。（款洽，相待殷勤之谓。）

上舍复以赎女请，父子皆诺。少年遽入，携女持券，出与上舍。券署其叔名，（署，犹书也。）与僧券同。上舍出袖中金曰：“以半赎甥，以半为翁寿。”父子皆固辞。上舍不可，曰：“许之赎，已荷高谊。

（荷，音贺，承蒙也。）若不受值，某心何安？”委金于案，（委，置也。）遽携女归以还妹。

大喜过望。上舍复为甥延师训读，慧甚，读日数十行。当是时，上舍母意外得一女伴朝夕，又见其子若女，皆聪慧秀丽，能得老人欢，而张氏贤淑柔顺，无丝毫德色。（【汉书·贾谊传】借父糲粗，虑有德色。

【按】德色，谓自矜施德于人，而现于色也。）上舍意慰甚，遂择日复如苏。

渡江至杭州，取道嘉兴。舟泊西水驿，（泊，音薄，舟附岸曰泊。）忽梦老少二生，至舟向之拜谢，且曰：“蒙君全我妇节，完我子女。我父子诉诸上帝，与君高科贵子。君宜急回杭州，应乡试。天榜已定，应中高魁，毋至苏也。”

上舍笑曰：“中举须作时文，我生平不知时文为何物，安得中举？”

老者曰：“不难。明午，君泊舟于此，有卖旧书者，君尽买之。中有窗稿二本，皆某平生旧作，今科诗文题皆备，无虑曳白也。（【唐书·黄晋卿传】晋卿以张奭为第一。奭本无学，议者嚣然。帝御花萼楼覆实，奭持纸终日笔不下，人谓之曳白。）”醒而异之。

及明，将解缆，（缆，音览，系舟索也。）大风忽起，舟不得进。沉闷无聊，于船头闲望。日晡，果有人携旧书十余本索卖。因忆昨梦，以钱百文买得，果有抄本书二。阅之，似所谓时文者。书末一卷，皆五言律诗。

默念梦果应，宜先录遗，不如反棹归杭。忽又自哂曰：“世间安有不读书人而能中举者？勿受揶揄！（揶揄，音爷俞。【后汉·王霸传】市人皆大笑，举手揶揄之。【按】揶揄，犹言戏弄之也。）且乡试二三场，须经文策论，此二本中未必皆有，安能终场？”遂决意俟风息前行。

念甫定，忽觉体倦，坐而假寐。（【诗经】假寐永叹。【注】不脱衣冠而寐，曰假寐。）梦两书生复至，曰：“君何多疑？若患不能作经文策论，驿西旧货店有书两束，东首第一本即经文，西首第三四本即策，今年题皆备，即录遗策亦具。速往购归，无自误也！”少者以手拍其肩曰：“君勿自误！明年会试题，皆在此中矣！”

及醒，益异之。因如其言至驿西，果得所谓经策者。买之归，心益狐疑不决。（狐性多疑，每渡冰河，且听且渡。故谓疑者曰狐疑。）

时七月初旬，暑气方盛，不能成寐。阅所买书，得《棘闱果报录》一卷，中有言交白卷而中举者。心颇动，曰：“我果如梦中言，得毋

类是。”然卒不敢信。倦极思睡。

睡则两书生又至，且怵之曰：（怵，音黜，犹恐也。）“君若不见信，当请君父至。”语未竟，果见其父至。上舍迎谒，父怒之以目，曰：“冥间极重科名。我方恨生前不教尔读书，今仗伊乔梓力，（【说苑】乔木高而仰，梓木卑而俯。商子曰：乔者父道，梓者子道也。【按】世称父子为乔梓，本此。）蒙帝畀尔科名，现成举人进士不作，不肖子欲何为耶？”（不肖，犹不贤也。）

生惧而应曰：“儿即刻回杭州，不敢再作他想。”父曰：“如此方是。”因指老者曰：“此若妹之翁。少者，则其夫也。”上舍始悟，复欲有言，父复曰：“好为之，使尔父得封诰，为泉壤光。（泉壤，犹言地下也。）”以手推之而醒。

天明，乃命舟子改道归杭，觅寓湖上。托门斗为之起文。（门斗，学官供役者之称。）不数日录遗。

携所得文字入，题果皆在。缮写而出，竟获高取。及试三场，题皆备。场事既毕，仍留寓以俟榜发。果捷，领宴而归。

及至家，其妻方与报子鬩，（鬩，胡贡切，音哄，去声，犹闹也。）谓：“我家男子在苏司典总，安得到杭乡试？何来拐子，（拐，音拐，上声。以术骗人财物者曰拐子。）欲诱人财物？”报者大哗曰：“亲见汝家新贵，在至公堂簪花领宴。今作此语，欲赖报钱耶？”

正喧攘间，上舍忽入。报者见之，曰：“此非新贵人耶？”张氏见之，曰：“君何忽回来？”徐笑曰：“且开发报子去，再以语汝。”遂出金重犒报人。（犒，赏也。）入拜母，一家团聚。

生历述所以应试中举之故，复向妹备言老少二生面貌。妹泣曰：“果翁若夫也。”张氏复告曰：“君知天道之近否？”徐问何事。

妹曰：“兽叔瞰兄行后，（瞰，苦滥切，音看，去声，视也。）即以宗祀为词，登门索子女，（索，讨取也。）屡次鬩闹。一日夫妇偕来，尚未入门，忽雷电交作，提至市心，相对跪于地，身如黑炭而死。”徐亦叹异，曰：“然则房屋如何？”皆对曰：“不知。”

次日往谒县令，备述妹之节烈，及为其叔略卖事，而求为之清理家产，令许之。时尚遗田数十亩及住屋，为族人所踞，皆理归之。

次年复入都会试，竟联捷，出为知县。而张连举丈夫子五人，（【家语】商瞿年四十无子，孔子曰：勿忧，后当生五丈夫子。）皆登科第。其甥弱冠后，亦联捷成进士。两家婚姻不绝，至今为山阴望族。（望族，为乡党推重之姓也。）

坐花主人曰：以不知文艺之人，而欲角试棘闱，题名蕊榜，（蕊，音齷，上声。世传大罗天放榜于蕊珠宫，故曰蕊榜。）是诚理所必无矣，而竟为事所或有。岂非能意外为善者，乃能意外获报哉！若夫妻贤不妒，终获麟儿，（【杜甫诗】天上麒麟儿。）节母全贞，亦叨凤诰。

（【邺中说】石季龙诏书，以五色纸著凤口中，侍人以百文绋绳，辘轳回转下之。【按】世称诰书为凤诰，本此。）禽心兽行之夫妇，卒至同遭雷殛，对死通衢。（通衢，大道也。）彰善瘅恶，（瘅，音旦，句出《书经·毕命篇》。【按】彰瘅，犹赏罚之谓。）理固宜之。然而完嗣却金之老僧，复乎尚矣！（复，与迥同，远也。）

【白话】

山阴县徐上舍（道台府中高级官员之称谓），在苏州任典总，每三年回家省母一次。有一年回家看望母亲，因本人年已四十，还没有儿子，打算娶妾。

恰好邻里有位读书人早死，留下妻子和一子一女，才几岁，家境比较富有。读书人的弟弟某乙是个无赖，因赌博输光了家产，和老婆商量，要把嫂子赶走，霸占哥哥的家产。某乙就先找机会把嫂子的一儿一女诱骗出去，卖掉了。嫂子心里明白，这是某乙所干，又拿他没办法，只有终日号哭，求早死以了此苦。

某乙的妻子听邻居老婆婆说徐上舍要娶妾，她就托付老婆婆把嫂子说给徐。上舍夫妇听了之后很高兴，同意了。正值清明，嫂子要去给亡夫扫墓。乙就要媒人去和上舍约定当日前去相亲。上舍看了人很满意，就拿出百两银子作为聘礼，择定了吉日准备迎娶过门。此时嫂子完全蒙在鼓里。

到了迎娶日，乙夫妇让媒婆假装说他丢失的儿子找到了，但必须嫂子亲自前去认领。他俩就把她诓骗出门，上了轿。轿子径直把嫂子抬到了上舍家，进了门，入了正厅，一时鼓乐齐响。

上舍妻子张氏，亲自上前揭开轿帘，扶嫂子出来。张氏见她身穿青衣，生气地对媒婆说：“为什么不给新姨娘换吉服？”嫂子这时正想与主人行礼，听她这么说，十分惊讶，问媒婆：“我儿在哪里？这位夫人是谁？”

媒婆悄声说：“你到现在还不知道啊？你家小叔已把你聘给这家

做小房了！主人姓徐，刚才是大娘子。请你快点换上吉服拜天地吧！这家主人夫妇都是忠厚善良之人，比在你家朝夕受小叔的欺侮凌辱，不是好到天上去了么！”

嫂子听说之后，一时呆若木鸡，说不出一句话来，只是双泪长流，呜咽悲泣了好久，突然奋身向阶墀撞去。张氏急叫婢媪把她扶抱住，叱责媒婆说：“这么重大的事，怎么能强迫人家，不让她本人预先知道呢？”

徐上舍听到鼓乐之声出来相见，看到此景此情，知道她是位贞节之妇，急忙对妻子说：“快把香烛撤去，请她到里屋，另想办法吧！我徐某宁可无子，强逼寡妇做妾，绝对不能这样做！”嫂子听到他这么说，心里稍稍安定了点。

张氏把她请进自己的房里，详细询问了她的家世、有无子女等，她一一都说了。张氏也为她慨叹了一番，说：“现在弄到这步田地，该怎么办才好啊？”嫂子哭着说：“这都是禽兽不如的小叔子黑着良心干的！既然弄成这样，生死好坏，就听夫人定夺了！如能保全名节去见九泉之下的丈夫，我愿意做婢奴来报答你们的大德！”

张氏也十分同情她，出来告诉了徐上舍。徐也很怜悯，就问她丈夫的姓氏，一听之后惊讶说：“是做官的后人呀！”便想送她回家。张氏说：“不行。这种犹如禽兽的小叔，再和他住在一起，还会把她置之于死路！”上舍想了很久，找不出妥善办法，就去向母亲禀告。

母亲说：“我儿能做这样盛德之事，还怕将来会没有儿子吗？她既然不能回去，不如我把他认作义女，和我同住。这样既保全了她的

名节操守，又能避了嫌疑，你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她在我身边还能陪伴我们婆媳俩解闷，一举三得。你看如何？”徐公说：“娘说的很对！”告诉张氏去把这意思转告嫂子，她高兴地同意了。

徐家当下就撤去花烛婚宴，改为汤饼会（儿子满月或收养义子举办的宴会）。嫂子拜认了干娘，又以兄嫂之礼拜见徐上舍夫妇，夫妇也认她作义妹。她本性婉谦柔顺，很得母亲心喜，又代嫂操持劳作，只是时时想念自己的亲骨肉。太夫人嘱咐上舍留意查访其子女的下落。

有一天，徐公偶然出城，路过土地祠。祠中一老僧素来就与徐上舍人熟悉，请他进庙坐一坐。有一个小沙弥，大约七八岁，端茶上来。徐公细看这孩子，见他长得秀雅，有些像他的干妹，心中一动，问老僧：“你从哪里得到这位高徒？”

老僧感慨地说：“说来话长。他的祖父和父亲，老僧都认识。他祖父去世，父亲也接着离世了。他叔叔沉湎于赌博，把孩子骗出来，准备卖给戏班子。老僧见了，心中恻然，就花了十两银子买了回来。听说他母亲还在，我本打算送回去，又怕再被他叔叔卖了，所以就拖延着，等以后看情况再说。”

徐公惊讶地说：“这么说来，是我外甥了！他娘自从失去他不到半月，又失掉了女儿，伤心难过得了病，成天想寻死。老师父能发慈悲，把孩子还我，我愿以双倍之价偿还。”

僧说：“这正是老僧的本愿。这孩子非常聪明，将来必成大器，希望施主好好训教。但是千万不要让他叔叔知道，不然就辜负了老僧这一点婆心了！”他就让小沙弥随上舍徐公一起回去。

徐公领着外甥回到家，直接来到母亲的屋里，喊义妹过来，让她看这小沙弥是谁。义妹一见就哭着说：“这不是我儿子吗？兄长从哪里找到的？”小沙弥对着母亲端详了一阵，一下子扑到母亲怀里，哇地一声哭了起来，母子相抱，哭作一团。

徐公母亲正在张氏房里，婆媳俩听到哭声，一起过来。义妹领着儿子向他们一一叩头，说：“如果没有外祖母和舅父舅母，我母子哪得重逢啊！我儿长大以后，不要忘了他们的大恩大德啊！”徐公笑着说：“这是城外土地庙老僧的恩德，不然外甥就被卖到戏班子里去了！”接着就把老僧的话叙说一遍，大家都无不切齿痛恨那个不仁不义的叔叔。

第二天，徐公带了二十两银子去土地庙向老僧致谢，已不知他的去向。庙里的制香工人，递给徐公一封信，说：“师父临走时，留下让我交给施主的。”徐公拆开一看，是外甥的卖身契，在契约背后写有六句话：“震男兑女，一气相生。厥有弱息，在彼林中。山湄水溪，松柏森森。”

徐公读后感到诧异，香工说：“师父让我转告施主，从这里往东南二里多地，快去查，可以找到小女儿的下落。您带来的二十两银子，就作为她的赎身费，庙里不需要这东西！”

徐公沿着所说的方向找去，走了约二里左右，果然有一座土山当路。沿着山脚往南走了一会儿，他见有一条大溪岸边松柏成行，林中有几间瓦房，门半掩着，一个六七岁的女孩站在那里。

徐公仔细瞧了瞧，相貌极像义妹，但又无法完全肯定。忽然一位

老翁拄着拐杖走出房来。徐公上前鞠了一躬问：“老先生尊姓？”老翁回答说：“姓林。客人前来，有何贵干？”徐公说：“刚才我见到一桩异事，所以冒昧向您请教。”老翁说：“什么事？”

徐公指着幼女说：“这小女儿是我外甥女，怎么到了这里呢？”老翁有些惊诧，愕然良久才说：“既然是先生的外甥女，为什么要卖给人家做婢女呢？”徐公告诉他孩子是被人骗卖的，请老翁准许他用双倍价钱赎回去。老翁不答应，说：“这女儿并不认你是她舅，你怎么能冒认呢？”

徐公无法驳倒老翁的说法，想先回去告诉义妹再来，又怕中途生出变故，想来想去没有好办法。正在无奈之际，忽然一位年轻人从里面走出来，正是徐公在苏州的老相识。他见了徐公就说：“先生几时回府的？是从哪儿来的？”徐公把原因告诉他。

青年人指着老翁说：“他就是我父亲。”又对老翁说：“这位先生就是儿所提到的那位乐于助人之急的徐上舍啊！”老翁惊喜，放下拐杖向徐公行礼，请上舍进屋，殷勤招待。

徐公又提起赎女的事，父子两人一口答应。青年走进里屋，拉着小女和卖身契出来，交给徐公。徐公见契约上署着她叔的姓名，和老僧那份契约一样。徐公就拿出银子说：“一半用来赎外甥女，一半用来为老先生祝寿！”父子两人坚持不收。徐公不同意，说：“你们允许我赎回外甥女，已深感你们厚重的情谊了，若不收下赎金，我心怎么能安呢！”徐公把银子放在桌上，就领着小女回到了家里。

一家人高兴得难以言说。徐公又为外甥聘请老师训读。孩子十分

聪明，每天能读会几十行。徐母意外得到一个女伴，朝夕嘘问寒暖，又见这对小孙孙聪慧秀丽，讨人喜欢，十分高兴，而张氏既贤淑又柔顺，没有丝毫做脸做色的嫉妒心情。见此情景，徐公甚觉宽慰，就决定动身去苏州。

徐公渡过钱塘江来到杭州，准备取道嘉兴，船行至西水驿靠岸过夜。睡梦中，徐公见一老一少两位读书人登船前来拜见，感谢说：“承蒙先生保全我内人的贞节，让她母子女团圆。我父子已向天帝上疏陈请，给先生以高科和贵子。先生宜急速返回杭州参加乡试。天榜已定，先生将中高魁，不要再去苏州了。”

徐公舍笑着说：“要想中举，必须学作时文，我生平根本不知时文是什么东西，怎能考中？”老者说：“这事不难。明天中午，请先生停船等在这里，会有一个卖旧书的人经过，先生就把这些旧书买下。其中有二册手写稿本，都是我平生所作，今年科考的诗文题目都在里面了，不必担心会交白卷。”徐公醒来，感到诧异。

天亮，船工准备解缆启航，忽然起了大风，大家只好等待。徐公无聊，站在船头眺望。到了日当中天时，果然有一人拿了十几本旧书，叫嚷着出售。徐公想起梦中之事，就花了百文钱买了下来，果有抄本二册。他读了一下，似乎就是所谓的时文体，书末都是五言律诗。

徐公心中暗想：梦竟然应验了。应该先把这些文章记熟，不如掉转船头回杭州去。忽然又自我嘲笑说：“世上哪有不读书而能考中举人的事，别招人戏弄了！何况乡试二场、三场须写经文策论，这两册之中未必都有，怎么能坚持到终场呢？”于是他决定待风停息后，仍

去苏州。

主意刚一拿定，他忽然觉得浑身困倦，就坐在椅子上打起盹来。恍惚中，他见两位书生又来了，说：“先生为什么多疑？如果担心写不出经文策论，在水驿西边有一旧书店，那里有两本书，东边第一本就是经文，两头第三、四本就是策论，今年的题目就完备了，连录遗策也都有了。请快去买回来，不要自误了！”那少年书生拍了拍徐公的肩膀说：“请先生不要自误！明年的会试题，也都在里面了！”

徐公醒后，更加觉得奇异，就照梦中所言，向水驿的西边走去，果然找到了所谓经策的书。徐公将书买了回来，一路走一路想，心中更加拿不定主意，没法下决心。

当时已是七月份，正是暑热酷盛，徐公终日汗水涔涔，无法入睡。他就随手翻阅买来的旧书，看到一本描写考场果报的故事集，其中有说到科考交白卷而中举的事。他心有所动，想：“我真能像梦中所说的那样，得果报类似这则故事吗？”但他又不敢断然相信，思前想后，困倦已极，就睡着了。

他刚一入梦，那两位书生又来了，唬喝他说：“先生如果还不相信我们，那就只有请先生的父亲来了！”话音刚落，就见他父亲到了。徐公起身迎接，他父亲生气地用眼睛瞪着他，说：“冥间极其重视科名。我才恨生前没有教你读书，今天仰仗他们父子两人的诚心之力，又幸蒙天帝赐你科名，现成的举人进士你不要，你这不肖子想要做什么！”

徐公害怕了，说：“儿马上回杭州，不敢再胡思乱想了！”父亲说：

“这样才对！”又指着老者说：“他是你义妹的公公，这位青年是她丈夫。”徐上舍才明白过来。他还想说什么，父亲打断他的话，说：“你好自为之，让你父亲也得个封诰，在九泉之下也光彩荣耀一番！”然后他伸手一推徐公，徐公就醒了。

等到天亮，徐公就命船家掉头返回杭州。到了杭州，他在西湖边找了一家客店住了下来。他又请门房管账先生把有关文章抄写出来。没过几天，文章都抄好送来了。

他就带着这些文章进了考场，所出考题果然都在里面。于是他照着抄写一遍交了卷，竟然获得前几名。连第三场，题目都在他所备好的文字里面。全部考试完了，他仍留在客店等待发榜，结果真中了举人。他参加了上赐的鹿鸣宴后，动身回家。

到了家门口，听到妻子正在和报子（送考中喜报的差役）争吵，她说：“我家男人在苏州当典总，怎么会去杭州参加乡试哩？哪里来你们这些骗子，想来诱骗人家钱财！”报子一听哗然，七嘴八舌说：“我们亲眼见到你家新贵人，在至公堂簪金花，领受上赐宴会。现在说出这种话来，莫非是想赖掉我们的报喜钱不成？”

正在吵吵嚷嚷不可开交之时，徐上舍忽然来到。报子一见他就说：“这不是那位新贵人嘛？”张氏见了问：“怎么突然回来啦？”徐公笑着说：“先把报子打发了，再告诉你。”于是徐家拿出银子重赏了报子。徐公转身来到母亲房里拜见母亲，一家团圆。

徐公向全家老少一一叙述了如何去应试，及怎样中举的详细经过之后，对义妹又仔细地描述了梦中所见一老一少两生的外貌。义妹流

着泪说：“确是我公公和丈夫！”张氏搭话说：“夫君可知道天道是近还是远？”徐公问：“什么事？”

义妹说：“那个不是东西的小叔，知道兄去苏州后，就借宗祀之事，上门来要我这一儿一女，胡搅蛮缠了多次。一天他夫妇俩又一起来，还未进门，忽然雷电交作。两人被雷电追到市中心，面对面跪在地上，浑身烧成黑炭一样死了。”徐公也感慨叹息，称奇不已，问：“那么房屋财产怎么样了？”大家都说不知道。

第二天，徐公前去拜见县令，详细述说了义妹之节烈和她母子女被小叔拐骗欺侮的经过，并请求县令为她清理家财，县令答应了。当时还有田产几十亩和住房被族里人占据着，经清理之后，也都归还了义妹。

第二年，徐公又去省城参加会试，竟然联捷，被任命为知县。他妻子张氏也接连生了五个儿子，个个都很有出息，长大后全部登科。徐的外甥在二十岁时也联捷考中进士。两家联姻不绝，至今仍是山阴县的望族。

坐花主人说：若说不懂科考写文制艺的人想在考场竞争中获胜，按理实是绝无可能的，但是这样的事却竟然发生了。这难道不是胸襟宏大，做出了超出常情的善事的人，才能意外获得的善报吗！若能做到夫贤妻不妒，终毕获得大有出息的儿子光耀门庭；苦守贞节之母，亦有幸获得皇上颁赐的凤诰。那禽心兽行的一对夫妇，突然遭到雷殛，相对而跪，死在大街之上。这个中的惩恶扬善，就道理而言，的确应该！然而，那位成全别人的子嗣而又拒不受酬金的老僧，其高尚的品

德，又超出得太远了！

陶 顺

为仆理应顾主人，岂能淫窃两伤名？

自为不悔犹诬丐，冥府何容尔狡情！

陶顺者，余外叔祖姚文僖公仆也。文僖公宦京师日，（宦，仕也。

【诗经】惠此京师。【注】天子所居曰京师。）外曾祖家居，令陶顺司阍，（阍，音昏。司阍，守门也。）顺与一婢私，每盗主物易钱以与婢。

四舅氏所居书室中，失单被一床，顺所盗也，室固近常时出入之侧门。适有丐者至门外求乞，（丐，音盖。丐者，乞食之人也。）顺因诬以盗。丐不服，顺遽率群仆攒殴，（攒，音贻，聚也。殴，音讴，以杖击也。）见伤重始释之。丐出，不数日即毙。

未几，文僖公提学粤东，迎翁就养，顺随往。居数月，因患疹，忽发狂。

值严冬，裸身而舞于庭。（裸，音瘵，赤体也。）有力者抱之置床上。甫脱手，遽跃起，跪而自言：“程安两县城隍，因我不合偷盗主人物，反以诬丐者，又殴毙之，今提我会审。”随自喝打嘴，即以手自批其颊数十，复喝打腿，即伏于床，自敲无算。两臀青紫，（臀，音屯，平声。人身两股上端，与腰之相连部位也。）若被杖状。

如是数日，号叫而死。其将死时，向守视者索银。取枕畔银包与之，摇手曰：“不是。”复往市冥资示之，（冥资，纸钱之类。市，买也。）作喜色。即焚之床前，顺向空麾手曰：（麾，与挥同。）“若辈可取去，（若辈，汝辈也。）勿嫌薄。”此足征冥资之说，不尽无稽。（【书

【按】无稽之言勿听。【按】无稽，不可考也。）

【白话】

陶顺，是我外叔祖父姚文僖老先生的仆人。叔祖父僖公在京做官时，我外曾祖住在家里，叔祖让陶顺留在家里做看门人。陶顺与家中一婢私通，经常偷取主人家的东西去卖，得了钱送给那位婢女。

我四舅妈的房中丢了一床单被，是陶顺所盗，这间房子就在家人经常出入的侧门旁不远处。恰好有一位叫花子来在门外要饭。陶顺就嫁祸在叫花子身上，诬陷是他偷的。这个叫花子不服，陶顺就纠集中仆役，把他抓住痛打，见叫花子已被打成重伤，才放了。叫花子出去不几天，就死了。

不久，文僖公调任广东提学，把外曾祖接去共住奉养，陶顺也随之去了广东。住定后过了几个月，陶顺身上长了疹子，忽然发了疯。

当时正是隆冬，他光着身子在院子里跳个不停。于是叫劲大的人，把他抱住，放在床上。刚松开手，他一蹦而起，跪在地上，自言自语说：“程安两县城隍，由于我不该偷盗主人之物，反而诬陷叫花子，又把他打死，今天提我去会审。”接着就自己一边吆喝一边打嘴巴，用手自己批打脸颊数十下，后又吆喝打腿，他就爬在床上，自己擂打臀部无数，全部成了青紫色，就像遭庭杖打的一样。

这样一连闹了几天，最后在号叫声中死去。临死前，他向侍候他病情的人要银子，那人把枕头边放的银包递给他，他摇手说：“不是！”那人就到街上去买了冥钱回来，给他看，他才面露喜色。当即就把冥

钱在他床前焚烧。陶顺向空中挥手说：“你们可以拿去，不要嫌少！”

这件事也可以证明，焚烧冥钱的说法不全是无稽之谈。

附录：人何以要学佛

列位要知道人们何以要学佛的理由，须先知道释迦牟尼佛何以出世的原故。《法华经》说：“佛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什么大事？就是人们的生死大事。

列位要知道，人人都有一个本来面目，在佛教的名词，叫作“佛性”，在世俗通用的名词，叫作“灵性”，本是无形无象，不可以言语形容的。历代祖师，于无可形容之中，假定一种形容的话头，说是圆陀陀、光灼灼、赤洒洒、一丝不挂，也不过形容个大略罢了。

列位要晓得，我们的本来面目，在那无始以前无明未动的时候，原是不死不生，与佛的心性一样。因为无明一动，就钻进了生死的圈子，从此就生生死死，尘尘劫劫，在生死苦海里面随业流转，永远跳不出这生死圈子。并且虽在生死苦海里面，往往不以为苦，反以为乐。譬如苍蝇一般，终日营营，撞来撞去，不知忙些什么。

在我佛如来慧眼，观看众生这种颠倒情状，真是可笑可怜。正如《法华经》所说：“如是等种种诸苦，众生没在其中，欢喜游戏，不觉不知，不惊不怖，亦不生厌，不求解脱。于此三界火宅，东西驰走，虽遭大苦，不以为患。”

我们娑婆世界的本师教主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劫以前早经成佛，因为怜念我们众生长久的沉沦在生死苦海之中，愚痴不醒，永无回头到彼岸的机会，因此发了大慈悲心，不惜应身救世。当中国周朝的时候，在中印度天竺国地方，降生为净饭王太子，其母摩耶夫人破右肋而生，舍弃国荣，出家于雪山成道，说了四十九年大法。现在佛教各

种经典，都是释迦牟尼佛金口所说。

但是千言万语，说来说去，说到归根结底，无非是度人脱离生死，超出苦海。所以《法华经》说：“佛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我佛慈悲，既为众生之生死大事而出世，我们众生，再不彻底觉悟，再不勇猛发心，那真是辜负佛恩，自暴自弃，千万亿劫无由出离生死苦海咧！

人皆有生，即人皆有死，即人皆贪生而怕死。人们想要脱离生死，只有发心改恶修善，志诚念佛，即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享那永远不死的快乐。否则愈怕死，愈要死，在轮回之中，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纵经世界微尘数劫，亦难出离六道轮回。则永远在贪生怕死之中，即永远在生生死死之中，跳不出这个生死圈子。若要跳出圈子，劝君赶紧学佛。

坐花志果卷七

仁和调生汪道鼎 著

鹞峰樵者 音释

雷劈盗弁

肆意江中起盗心，伤心巨柁压船沉。

隔宵同伙皆天殛，莫道无神却有神！

粤匪跨江而踞瓜镇，（瓜，瓜州。镇，镇江。）大帅集舟师于焦山，（焦山，在江苏丹徒县东九里大江中，以后汉处士焦先隐此而名。）以堵其由江入海之路。（堵，音赌，犹截也。）有李某者，本艇船舵工，积劳得把总，行恣肆，（恣，音自，去声。恣肆，放纵也。）恒有南塘夜出事。（恒，常也。【晋书·祖逖传】宾客义从，皆暴桀勇士，多为盗窃。逖遇之如子弟，抚慰问之曰：比复南塘夜出否？【按】南塘夜出，谓抢劫也。）

丙辰之冬，有翁媪自扬州携家南渡，驾一渔船，扬颿下驶。（颿，同帆。驶，音史，疾行也。）经李舟傍，李钩致其舟，托盘查为由，率其徒入舱搜缉。倾筐倒篋，（筐，音匡，篮类也。篋，音愜，箱类也。【晋书·列女传】郝夫人谓二弟司空中郎曰：王家见二谢，倾筐倒篋；见汝辈来，平平耳。）得银二百余两，金银首饰盈匣，尽没入之。

翁媪不伏，争索再三。（索，讨还也。）李惕以威，翁惧，请舍首饰而还银，不可。请尽舍之，而薄给行李资，又不可。翁勃然曰：（勃，音博。勃然，变色貌。）“世界反覆，岂遂无天日乎？”反舟解缆竟发。（起行曰发。）

李虑其控己也，因为好语以给之曰：“吾特与翁戏耳！然日暮携取不便，请俟明晨，尽归原璧。（原璧，犹言原物。出处与卷五《受污不辩》篇“赵璧”同。）”遂维翁舟于舵楼之下。（维，系也。）

至晚，举巨舵以压之，舟沉，翁全家及两子，溺毙者十一人。李扬然甚自得也。当是时，李同船二十余人，其不预谋者五人而已，（预，与也。）余皆从而染指焉。（【左传】染指于鼎，尝之而出。【按】世谓分润曰染指，本此。）

有水勇某甲，素奉三官道教，（三官，道家所奉之神：天官、地官、水官。）非遇战阵，即日夜跪头舱底，讽三官经不辍。（讽，方凤切，音风，去声，诵也。不辍，不停也。）闻是事，以为大戚，（戚，忧也。）曰：“此必有显报。顾吾侪同舟，可奈何？”李党皆诽笑之。

翌日，李访友于他舟，骤患头痛，急唤渡归。至江心，忽停桡不前。（桡，音饶，楫也。）李询之，舟子指李船曰：“君不见船头有雷神怒目而立乎？”李大怒，叱为妖言，举刀背以殴之。舟子不得已，鼓楫而至。（楫，音及，橹也。鼓，犹摇也。）

李甫跃登己舟，霹雳一震而毙。同舟之人，见雷发船头，皆趋避于后艖。雷复大震，劈其舟为两截。其后截及人，皆随声而溺，前截仍浮水面。

时某甲尚诵经于头舱底，闻雷声屡震，出视，见李毙，而船仅存其半，同舟无一人在者。大骇，携其行囊，号呼求救。或以小舟渡之，棹发未盈丈，雷声复作，前截顿沉。

其不预谋者五人，皆为雷提之对岸沙滩，移时始醒。询之，曰：“当雷震李某时，亦随众避匿。恍见金甲神挟之以行，如梦如醉，初不知其何以至此也。”

坐花主人曰：嗟乎！自粤匪扰乱以来，红巾遍地，白刃摩天，攘货物如探囊，（攘，如两切，音壤，平声，夺也。探囊，以手入囊取物也。【五代史】李谷曰：中国用吾为相，取中原如探囊中物耳。）等人命于刈草，（刈，音义，割也。）如某弁者岂少哉？（弁，音汴，营中千总、把总之称。）夫其恃伏波横海之威，（【后汉书·马援传】玺书拜援伏波将军，南击交趾。【史记·卫将军传】将军韩说，以待诏为横海将军。【按】伏波横海，今引作将军二字解。）值斗转参横之际，（值，当也。【钱起诗】斗转月未落。【秦少游诗】月落参横画角哀。【按】斗转参横，谓半夜时也。）弱之肉而强之食，（句出韩愈《送浮屠文畅师序》。）夫谁得而诛之？而况一舟之中，若者善，若者恶，又孰从而辨之？而彰瘕之？（【书】彰善瘕恶，谓明其为善，病其为恶也。）异矣乎！雷霆一震，泾渭立分，（泾渭，音经谓，二水名。泾水清，渭水浊。【按】泾渭，今借作善恶解。）同恶毕诛，无辜罔及。（辜，音姑。无辜，犹言无罪。罔及，犹言不及。）谓天梦梦，（梦，音孟。【诗经】视天梦梦。【注】梦梦，不明也。）天究何尝梦梦哉！

【白话】

粤匪（太平天国的军队）渡过长江，占据了瓜州和镇江两地。朝廷派大军集中水军兵船在焦山，堵住他们顺江入海之通路。水军中有一名姓李的，原来是军船上的舵工，因劳积资深当上了把总。他行为放肆，经常夜间出去抢劫。

丙辰年的冬天，有一对老年夫妇携带全家人，从扬州乘船南渡。他们驾了一只渔船，顺风下驶，从李把总的船旁驶过。李就用钩索把渔船抓住，借口要对之进行盘查，带领他一伙人登上渔船。他们入舱搜索，翻筐倒箱，得银二百余两和满满一匣金银首饰，全部没收。

老人夫妇不服，和他再三争要，李就威胁吓唬。老人怕了，愿意把首饰给他，而求把银子还给他们，李不答应。老人又求他全部拿去，稍给留点行李路费，李又不同意。老翁一怒之下说：“世道反复多变，难道就因而暗无天日了吗！”说完竟然拔转船头，解了缆绳要走。

李把总担心他会控告自己，就换了副面孔骗他说：“我特地给老先生开个玩笑！现在已天黑，搬动东西不方便，请您等到明天早晨，我将全部原璧归还！”于是把老翁的渔船用索系在军船舵楼下方。

到了深夜，李用船上的巨舵把渔船压沉，老翁夫妇及两个儿子等共十一人，全部淹死。李把总却扬扬自得。当时，与李同船有二十多人，其中只有五人没有参与这场谋杀，其他的人都插了手。

其中有一水兵某甲，一直信奉三官道教，只要不是出兵打仗，总是跪在头舱地板上，诵读《三官经》不停。他听到这件谋财害命之事，感到十分忧虑，说：“这件事必然会招显著的报应。咱们共事在一条

船上，有什么办法呢？”李把总一伙人，都讥笑他迷信。

第二天，李把总到另一条船上去拜访朋友，骤然间头痛起来，急忙唤随从用船载他回去。船到江心，划手突然停手不划了。李把总问为什么停下来，划手指着李把总的船说：“你没看见那船头上站着雷神，怒目瞪着我们吗？”李听后大怒，骂他是妖言惑众，用刀背狠击他。船手不得已，只好摇动船桨靠了上去。

李把总刚登上自己的船，一声霹雳把他殛毙。船上的人见船头打雷，都向后艄跑，雷又轰鸣起来，把船拦腰劈为两截，后半截随着雷声连人带船全部沉没。前半截此时还浮在水面。

某甲仍在头舱底诵经，听到雷声几次发作，就走上甲板来看。只见李把总已然殛毙，一只完整的船只剩一半，同船之人不见一个。他十分恐慌，伸手抓起行囊，大声号叫呼救。有人划着小船来救他，未及划出丈把远，又听一声炸雷，船舱前半截也当即沉入水中。

没有参与谋杀的五人，都被雷电挟将提到对岸沙滩，过了好一会才清醒过来。有人问他们当时的情形，都说：“在李把总被殛毙时，我们也随着大伙向船尾躲避。恍惚中见有金甲神挟着自己，如梦如醉，根本不知道怎么会来到这里的。”

坐花主人说：惨啊！自从粤匪开始骚乱以来，红巾随处可见，寒光森森的大刀随处闪动，抢劫货物犹如探囊取物，随意杀人好像割草，像把总这种人为数还少吗？他仗恃自己在海上之淫威，借着月黑风高之暗夜，弱肉强食，又有谁能奈何他们呢？何况一船之上，谁善谁恶，又依据什么去辨别，去扬善惩恶？不一样啊！雷霆一震，黑白立分，

同恶者定杀，无辜者必免。都说苍天昏蒙无知，从此事看来，苍天何尝是昏蒙无知呢！

掘坟卒

士卒本应身守法，岂堪盗墓掘坟茔？

破棺露骨无人见，雷殛当途罪自明。

丙辰之夏，丹阳北门外，有卒五人，同行赤日之中。震雷骤起，毙其三人，其二人皆无恙。

或询三人平日所为，二人惕然曰：“今日始知雷之可畏也！此三人者，平日从军所至，专以发掘坟墓为事，不虞其上干天怒也！”

【白话】

丙辰年夏，丹阳县北门外，在赤日炎炎的路上，走着五名兵卒。突然晴空炸雷响起，殛毙了其中三人，另外两名都安然无恙。

有人向这二人问起那三人平日的所作所为，他们有所感悟说：“今天才知道天雷之威真可怕！他们三人平常随着军队，开到什么地方，总要去挖掘人家的坟墓，专门干这种事，根本不曾顾虑到这样干会招惹天怒！”

雷警不孝

耄鰥已属可怜身，谩骂相加太蔑伦！

但警不诛原有故，为他赶鸭是粗人。

江右某甲，以赶鸭为生。其父耄而鰥，（鰥，音关。【孟子】老而无妻曰鰥。）甲以其坐食也，恒诟辱之。（诟，音构，去声，骂也。）

一日方肆谩骂，忽震雷一声，提甲跪于院中。乡里趋视，见其须眉衣裤，尽为雷火所焚，神魂皆痴，不言不动。里有能辨雷书者，谓急翻釜底视之，当有异。

如其言，果有朱书篆文，辨为“雷警不孝”四字。众为醮资建醮，（醮，音具，去声。醮，子肖切，音较，去声。醮资，犹言合钱。【正字通】凡僧道设坛，祈祷曰醮。）并携某甲跪于父前。三日醮毕，始能言。自是改行，乡党称为孝子。

【白话】

江西有一人，赶鸭为生，他父亲年纪已很大了，且老妻已丧，孤身一人。这个赶鸭人因为他不干活，坐着等饭吃，经常辱骂他。

一天，他正在放肆地谩骂他的老父，忽然响起一声炸雷，把他提到院子里跪着。邻居跑来观看，只见他的头发胡须、衣服裤子全被雷电烧尽，神识痴呆，一动不动。其中有能够识别雷书的人说：“快去把铁锅翻过来看，一定有奇异花纹！”

众人于是持锅翻转，果然有红色篆文，经此人识别，是：“雷警

不孝”四字。大家凑钱为某甲请僧设道坛回向，并把他抬来跪在老父面前。三天后醮忏结束，他才能开口说话。从此他改过更行，邻里的人都称他为孝子。

埋尸获报

尸裹氍毹路畔埋，青天司马若安排。

方知科第凭阴鹭，殿榜文章并不佳。

萧春帆司马之尊人，品三封翁，官湖北宜昌府司狱。值白莲教蹂躏楚省，（蹂躏，音柔吝，犹糟蹋之谓。）宜昌告警。封翁誓以身殉，令一老仆侍司马入都，依其兄之为部掾者。

时干戈蔽天，骸骨盈野。尝于当道遇一死尸，裸体横陈。司马惻然，命仆夫埋诸道旁，并撤己所坐红氍毹以裹之。

辛酉闱中，本房某太史得司马卷，（太史，翰林之称。）将弃之。忽睹案前有物植立，遍体皆红，而不辨面目手足。

大骇，疑所弃卷有他故，复取阅。以为不佳，决弃之，则是物复植于前。三弃三现，遂荐诸主司，大遭申飭。（申飭，诘责之意。）太史默不辨。

是晚，主司亦屡有红色者往来案侧。次日告人，有知某太史弃卷事者，举以白主司，主司颌之。至夕，复睹红色者植立于前。姑取卷复阅之，即不见；置诸落卷中，则植立如故。不得已，取中榜尾。

揭晓后，太史以询司马，司马茫然无以对。归语其仆，其仆曰：“是殆当日道旁所埋死尸乎？”司马曰：“何以竟体皆红？（竟体，犹言全身也。）”对曰：“主人撤所坐红氍毹以裹之，岂遂忘之耶？”司马为之恍然。（恍然，觉悟之貌。）

后司马以大挑得知县，官江苏，有萧青天之称。官至苏州府同知。

坐花主人曰：春帆司马尝宰南汇，（宰南汇，犹言作南汇县知县。）有惠政。歿后，其眷属侨寓兹邑。甲寅之秋，邑遭匪扰，城陷，匪党多乡民，相戒弗犯萧青天家。翌日，具舟楫，（备船之谓。）尽举其家众财贿，护之出境，罗拜而去。虽盗亦有道，（【庄子】跖之徒问于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适而无有道？）亦足见廉吏之可为也！

【白话】

司马萧春帆的父亲萧品三老先生，在湖北曾担任宜昌府的司狱（典狱长）。当时正值白莲教猖獗，湖北省受到该教蹂躏糟蹋，不久宜昌府被围告急。萧老先生发誓以身殉职，就派了一个跟随自己多年的老仆人侍候萧春帆进京，去找他在京城某部中当书吏（文书）的哥哥。

当时到处都在打仗，真是干戈蔽天，骸骨盈野。主仆二人一路走来，胆战心惊。正行之间，两人见当路横陈一具死尸，全身被剥得一丝不挂。萧春帆见了心中感到凄恻，就叫老仆把尸体在路旁找个地方埋了，并把自己所乘马鞍上所铺的坐红毡用来裹尸。

辛酉年京中大考。萧春帆所在考场的阅卷官太史某，阅到萧的卷子，认为不好，准备不取，放在落选卷中。忽然他见到案桌前站立着一个东西，遍体通红，但分不清眉眼手脚。

太史大惊，心里对这张弃置的卷子产生了怀疑，觉得必有什么原因，就又取过来再看一遍。他还是认为不佳，决心不取，这红色的人形又出现在案前。如此三次丢弃，三次出现。他不得已，就把这份卷

子推荐上去给了主司官。主司一看卷子，对他大加申斥责备，太史任他责骂不加申辩。

当天晚上，主司也屡次见到红色人形在他书案旁来往。第二天，他对人谈起这件奇事，其中有知道太史阅卷时发生相同事件的人，就对主司说了，主司记在心里，没有说什么。到了晚上，主司又见那红色人形站在面前。主司姑且把那份卷子拿来再批阅时，那人形就不见了；当他又想丢弃，人形又站在那里了。不得已，他就把此卷取为最后一名。

发榜以后，太史拿这件怪事问萧春帆司马，萧也茫然，无话可答。回来后，萧就告诉了老仆。老仆说：“该不是那天在路边掩埋的那具尸首吧？”萧说：“那为什么全身红呢？”仆回答说：“主人不是用鞍座红毡包裹的吗，怎么忘了呢？”萧司马才明白过来。

后来萧司马被破格提为知县，去江苏做官，有“萧青天”的美誉。最后他官做到苏州府同知。

坐花主人说：萧春帆司马曾一度在南汇县做官，给当地百姓做了好事。他去世以后，他的家眷留居在该县，没有回老家。甲寅年秋，该县遭土匪骚扰，县城被占。土匪之中有许多是当地乡民，他们之中彼此告诫提醒，不得侵犯骚扰萧青天的家。土匪占领县城的第二天，他们准备好船，把萧青天的家属和财产全部装船，并护送他们出境。抵达县境时，众人都一齐跪地向萧家叩头拜别而去。虽然为盗，亦有其道。从这件事也足以看出，做一名清廉之官吏是值得的！

陝右生

夫供闾草是耶非，心惴犹夸搏鬼威。

游戏终成无益事，冤魂索命竟乘机。

陝右某生，学申韩术。少时因引例不当，误入一人死罪。恒惴惴，（惴，音坠。【诗经】惴惴其慄。【注】惴惴，惧貌。）每举以语人，惧阴报之不免也。

后就某县聘，同人多好说鬼者。生以胆自诩，（诩，音许，上声，夸也。）谓果有恶鬼，当手搏之。同人思有以试其胆。

会将有公讌，（讌，同燕，燕会也。）先期同人偕诣城外驿中，不见一人，惟于马厩遇一闾草夫，（厩，音救，马房也。闾，音札。闾草，以刀切断喂马之草也。）面目枯瘠，（瘠，音籍，瘦也。）黑而长，饶有鬼气。众密议曰：“是可以试某生矣。”

因以语其人，且曰：“明日当令人引尔入伏榻下，俟某睡后，潜出揭帐以惊之，尔能乎？”曰：“能。”“能则当厚贲尔。（贲，音赖，赐也。）”其人色然若甚喜者。（【公羊传】诸大夫见之，皆色然而骇。）

次日讌罢，已二鼓，生归房即卧，众伏窗下潜伺之。须臾，其人自榻下出，不即揭帐，拊胸搏膺，（膺，音应，亦胸也。拊搏，皆击也。【北齐书】以手拊胸而退。【左传】晋侯梦大厉被发及地，搏膺而踊。）鬼气森然，（森然，阴冷貌。）众咸疑之。

忽见其人踞某书案坐，探怀出文书一角，朱墨烂然，（烂然，鲜明貌。）睨帐中人而笑，众益疑之。其人骤起，直扑卧榻，揭帐而呼。

遥见生亦揭帐出，相对良久，其人攘臂而前，（攘臂，奋臂以起也。）生狂呼扑地。

众大惊，破门入救，生气已绝。四觅其人，不知去向，询诸驿中，并无其人。众始悟为冤鬼，乘机索命云。

坐花主人记是，而慨然曰：世之以申韩学佐人者，可弗慎哉？虽然，如某生者，徒以少年学术未精，比例偶误耳，然阅年既久，惨报犹罹。彼身膺生杀之权，（膺，受也。）而惟贿是视。金钱才入，黑白遽淆，（淆，音摇，乱也，混也。）故出则死者含冤，（故出，谓有意出人于罪也。）故入则无辜被戮。（故入，谓有意入人于罪。）为官为幕，若而人者，其受报又将何如哉？

【白话】

陕西有一位书生，学的是起草诉讼、纂写公文等事项的刑名文书之业。他年轻时，因引用刑律条例不当，误把一人定成死罪。他后来察觉，一直心中惴惴不安，常在与人谈话中举出这件事向别人说道，害怕逃避不了阴报。

他后来应聘去某县工作，同事之中闲聊，喜欢说说鬼故事。他就自我夸口胆量大，说如果真有恶鬼，一定要亲自用手把鬼抓住。同事就想找机会试一试他的胆子。

正好县府役吏要举办一次公宴，同事们都提前先到城外的一个驿馆去作准备工作。大家进了驿馆，不见一个人，找到马厩，才遇到一个铡草夫，此人面目枯瘦黑长，颇带几分鬼气。大家都商量说，请此

人来试探一下那小子倒很合适。

大家就去找到铡草夫，把打算告诉他，说：“明天我们叫人把你领到他房里，潜藏在他的床下。等他睡下后，你就悄悄出来，揭开帐子吓唬他。你能行吗？”他回说：“能！”他们说：“要能行，一定给你重赏。”这人脸上显出高兴的样子。

第二天，大家吃喝完毕，玩了一阵，已到二鼓天，某生就进到房里上床睡了，同事们悄没声息地躲在窗外向里偷看。不一会儿，这个人就从床下出来，没有立即去撩开帐子，只是双手拍打胸脯，散发出一股阴森森的鬼气，令人毛骨悚然。大家都心生疑团。

忽然见他坐上了书桌，从怀中摸出一纸文书，黑墨写的字，朱笔点的红，鲜明夺目。他用眼角瞟着帐中睡着的人，笑了，大家更加生疑了。只见这人猛然起身，直扑卧榻，撩开帐子大叫。远远瞧见某生也揭开帐子出来，两人相对了好一阵，这人伸出双臂向前，某生狂呼一声扑在了地上。

众人大惊，撞开门进去救援，某生已经气绝。大家四处找那人，已不知去向，又向驿站上的人打听，都说这里没有这样长相的人。大家才意识到，这是冤鬼乘机来索命债的。

坐花主人在记叙这件事时，感慨万分地说：凡世上为人写诉讼状和做官府秘书的人，能不谨慎行事吗？像某生这样的人，只因为年少时学术还不精通，引用律条偶然失误，然而经历多年，惨报仍然不免。他手握生杀之权，却只看到金钱贿赂之利。这种人只要一沾贿赂，黑白立即混淆，开脱了一个，另一个死者就含冤地下；笔上加罪，无辜

者就会遭杀。所以当官做幕僚者，将来所受报应会是什么样呢？

柯桥某

负兄所托效新台，啮腿惊看黑犬来。

廉耻俱无身可杀，鬼呼快活正堪哀！

会稽柯桥镇某甲，病将死，以幼子养媳，嘱其弟某乙曰：“我死，弟又未娶，宗祀惟此子是赖。幸弟善抚之，得成立以延似续，虽死不朽。”言讫，执弟手而逝。

乙因其侄为子，其初抚之甚笃，乡里称之。时子仅弱龄，而媳已及笄，（笄，音鸡，簪也。【杂记】女虽未许嫁，年二十而笄。【按】及笄，女子年二十之谓。）贫家无多屋，朝夕共居。

未几，乙竟忘易簧之言，顿蹈新台之耻。（顿，犹骤也。蹈，犹犯也。【诗经新台章朱注】卫宣公为其子伋娶于齐，而闻其美，欲自娶之，乃作新台于河上而要之。国人恶之，而作此诗以刺之。）丑声四播，乡里之称之者，皆反而诽谗之。（诽谗，音悱肖，犹讥笑也。）越数年，子已弱冠，乙犹日使媳侍寝，而卧子于床下。子恒终夕饮泣，不敢言。

会冬至，乙念兄浮厝田间，（厝，音措。浮厝，停柩之谓也。）覆草朽坏，无以蔽风雨，因编茅为席以易之。甫至厝所，忽有黑犬自棺后突出，啮其腿，（啮，同咬。）狂呼倒地。同行者扶之归。

至家，即作甲语，责其负兄奸媳，自批两颊，颊尽肿。复自裂其肾囊，囊碎，肉片片堕。口称我为祖宗杀此无廉耻人，遂连呼“快活”而死。

【白话】

会稽柯桥镇的某甲生了重病，临死时，他把幼小的儿子和童养媳托付给弟弟某乙，说：“我死了，弟弟又没成家，咱家的香火就靠这个孩子继承了。希望弟弟好好抚养他，能够使他长大成人，顶门立户，延续宗祀，我死也就放心了！”说毕，某甲握着弟弟的手，瞑目而逝。

某乙就把侄儿认作儿子，起初抚养照料得尽心竭力，受到邻居乡里的称赞。当时儿子才十几岁，而养媳已近二十。由于家境贫穷，没有多余房间，三人朝夕相处住在一间屋里。

没有过多久，某乙竟然忘了自己对哥哥所作的诺言，把儿媳给奸污了。于是丑声传了出去，乡里原来称赞他的人，都反过来指责讥笑他。过了几年，儿子已经二十，某乙仍然让儿媳陪他睡觉，而让儿子睡在床下。儿子常夜里哭泣，不敢说什么。

有一年冬至，某乙想到哥哥的棺木还露天封藏在田野里，上面覆盖的稻草已经朽坏，不能遮挡风雨了，就动手编了一张新草席去更换。刚来到放置棺木处，突然从棺木后面蹿出一只黑狗，咬住他的小腿肚，他痛得狂呼大叫，倒在地上。在田里耕作的人见了，扶着他回到家里。

一进家门，他就以他哥哥的口气责骂他辜负誓言奸污儿媳，自举双手自打嘴巴，打得脸颊都红肿了。接着他又自己撕裂阴囊肉，片片坠下，嘴里说：“我替祖宗打死这个无廉耻的人！”接着连连说：“痛快！痛快！”一会儿就死了。

安港东岳庙三则

泰山岱岳属齐青，乡镇之神乃亦灵。

听说丹徒安港事，几人春梦陡恹惺。

其一

丹徒县安港镇，有东岳行宫，灵威显赫，感应如响。邻村有不孝子，其母讼之巡司，巡司拘系之，案未决。其妇日号泣于母侧，为子乞哀。母转怜之，因以番银二十元，授安港镇赵某，请为之馈巡司，而释其子。

赵匿其大半，仅以五元献巡司。巡司怒，却之，且宣言将解县。赵出，则给讼者，以巡司所望奢，非速馈四十元，即解县，照忤逆例严办。

母惧而归，将鬻产以献。会有传言其妇将自缢者，巡司虑干人命，即解其子于县。妇闻之，果自缢死。

死数日，赵方昼寝，忽跃起，狂奔入东岳庙，沿途大呼：“某不合匿某姓十五金，致讼案不结，妇遭惨亡！今为妇所控，岳帝勾我质讯，我殆将死矣！”

入庙，即伏案下，号呼甚惨，如遭扑责状。继而寂然。视之，两股杖痕重叠，气息仅属。（属，接也。）扶掖而归，越日竟死。

其二

有某姓少年病瘵。（瘵，音债，肺癆病也。）或言猫衣胞合药可治，其家如言购得之，和药以食病者，（食，音四。）病果愈。

越数月，病者忽见二青衣持票来勾，言为猫所讼。遂以一人守其尸，一人导之行。至一公廨，（廨，音解，官署也。）宫殿极宏敞，（敞，齿两切，音厂，上声。宏敞，高大貌。）岳帝衣冠南面坐，仪卫森列。（森列，排列貌。）一猫伏案下，作人言，诉因被取胞衣，致遭枉死状。

病者辨系家人所为，（辨，答辨也。）已不预知。帝即命掌颊二十，以示薄惩。复谕之曰：“今释汝去，速延某观道士度彼，使归人道，毋结来生债。”某伏地顿首谢。

青衣人仍掖之归。醒则两颊尽肿，急语家人往延某道士设醮。道士索价昂，家贫无以应，姑置之，而心恒惴惴。

一日，方与家人笑语，忽瞋目狂呼曰：“青衣人又至矣！”遂复昏瞢。多时，口作青衣人语曰：“我奉帝命，奔驰远道。今留此，为汝家人看守房舍，岂一盏清茶，尚吝之耶？我若去，房舍一坏，安能复履人世？”言已，作切齿状。（切齿，恨貌。）

家人急与之茶，尽十余盏。其邻众闻之，竟来询冥中家属，随所问以对，无弗验。约一昼夜，复作青衣人语曰：“汝家人回矣！”语訖而扑。

俄顷复醒，神清如常。询其故，则仍至前处，岳帝责以负约。虽呵叱甚厉，未遭扑责，惟命速回超度而已。其家乃竭力如命措办，后遂寂然。

其三

安港江面有老鼃，（鼃，音元，大鳖也。）率其族以居，生息蕃衍。（蕃衍，众多也。）沿江渔者，尝捕得鼃大如盆，以献素封赵某。赵食而甘之，厚与之值。渔者大喜，益百计捕鼃，得即献赵，恒获重利以归。如是以为常。

越岁余，赵忽梦至东岳庙，与一人对簿，（对簿，谓受审问也。）锐头而肥躯，（躯，音区，体也。锐，尖也。）自称江中老鼃，诉赵以口腹之欲，杀其子孙。岳帝问赵，赵具服渔者献鼃状。

帝因责赵曰：“老鼃窟宅于此有年，（窟，苦骨切，音枯，穴也。）素不为行旅害，彼渔者何知？尔素封之家，不知放生惜福，而反纵其饕餮，（饕餮，音滔鈇。【韵会】嗜饮食曰饕。【玉篇】饕，贪食也。【左传】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谓之饕餮。）多杀生灵，阴律不能为尔贷！（贷，音代，犹宽也。）”

赵哀求改过，且发愿：“如蒙释回，当戒杀放生。凡牛犬及不常见之物，永禁不食，以赎前愆。”陈乞再三，乃命薄与杖责，以泄老鼃之怒。（泄，音谢，减也。）

杖讫，复谕之曰：“一念之善，鬼神福之。尔果能戒杀放生，永禁牛犬，自有善报。若仍恣肆如前，不复尔宥也。”因命鬼役导之出。

及醒，两股青紫，肿痛数日，杖而能起。不自掩讳，述以戒人。遂举鼃鼉龟鳖及牛马驴犬之类，合家戒食。又不惜金钱，买物放生。数岁之后，家资日富，财雄一乡。

【白话】

其一

丹徒县安港镇，有一座东岳大帝的行宫，有求必应，灵感异常，盛名远扬。邻村有一个不孝子，他母亲告到镇巡司所，巡司就把不孝子抓了。案子还未判决，儿媳妇成天在母亲身边哭诉，替儿子哀求饶恕。母亲也很怜悯她，转了念头，就拿出二十块银元，交给安港镇一个姓赵的，让他送给巡司，放了她儿子。

赵某私自扣下大半，只拿五元献给巡司。巡司生气地拒绝了，并宣告说马上要把儿子押解去县上处置。赵某回来，欺骗这位母亲，说巡司要价高，如果不马上送去四十元，就立即解送县府，按忤逆罪严办。

母亲一听害怕了，回到家里准备卖掉房产凑足送去。恰好又有传闻说儿媳妇要上吊自尽，巡司担心要出人命，马上将儿子解送县府。媳妇听到这消息，果然自缢身死。

不几天，赵某正睡午觉，忽然一跃而起，失魂落魄向东岳庙狂奔，一路跑一路大声呼叫：“我不该私吞他家十五元钱，致使讼案不能了结，妇遭惨死！今天被妇所告，东岳大帝勾我去对质，我活不成了！”

他一进庙，就爬伏在神案前，号呼不停，甚为凄惨，像似遭到鞭挞。一会儿不听有声响。大家进去一看，只见他双腿满是木棍所打的痕迹，气息奄奄。人们把他扶回家中，隔了一天他就死了。

其二

某家有一少年，得了肺癆病，久治不愈。听说用猫的胎胞和药服下就能好，家里人就用钱买了，和药给他吃，少年的病果然痊愈了。

过了几个月，这位少年忽然见到两个穿青衣的人，拿了拘捕票来勾他，说他已被猫告了。二人随即留一人看守他的尸体，另一人带他去。二人来到一座官府衙门，宫殿极其宽敞宏大，岳帝身穿天衣天冠，向南而坐，两旁仪仗卫队排列森严。一只猫伏在神案下，口吐人言，诉说因被取胎胞而遭枉死。

少年辩解说是家里人所做，自己预先并不知道。岳帝就命衙役掌颊他二十下，以示薄惩，又对他说：“今天放你回去，马上去请某道观中道士超度它，让它投归人道，不要再结来生的怨债！”少年跪地叩谢。

那位青衣人又把他扶了回来。他醒来之后，两颊全部红肿，他急忙把此事告诉了家里人，家人马上去道观延请道士设醮超度。但道士要价很高，少年家中贫困，无法支付，也就拖延下来，但他心中总是惴惴不安。

一天，少年正和家里人谈笑，忽然瞪大眼睛狂呼：“青衣人又来了！”当下就昏晕过去。隔了很长时间，他嘴里说着青衣人的话：“我奉岳帝之命，远道奔波。现在留在这里为你家人看守房舍，难道连一盏清茶都舍不得吗？我要是走了，房舍一坏，他怎么能再回人间来呢？”说完，作出愤恨切齿之状。

家里人赶忙给他泡茶，他一连喝了十几杯。左邻右舍听说此事，

都竞相前来打听自家已故亲属在阴间的情况，他随问所答，一一都准确无误。大约过了一昼夜，少年又以青衣人口气说：“你们家的人回来了！”说完就昏过去。

不一会儿，少年又苏醒过来，神情如常。家人问他经过情形，他说仍然去了以前的那个地方，岳帝责备他没有履行诺言。虽然岳帝呵责得很厉害，但没有再打他，只是要他回来快点超度。家里人便竭尽全力筹措操办超度之事。从此以后，便一切平安。

其三

安港水域里有一只大鼈（甲鱼），全族都生活在这里，生息繁衍。江边打渔人曾捕捉到一只大如脸盆的甲鱼，献给了当地的一家名门大户赵家。赵老翁吃了以后，觉得味道十分鲜美，就给了渔夫很多钱。这个渔夫十分高兴得意，越发想尽办法去捕甲鱼，只要捉到，就拿去献给赵家，经常能获得大利。这样也就成了常例。

过了一年多，赵翁忽然梦见自己来到了东岳庙，与一个人对质。此人尖头长颈，身躯肥硕，自称是江中老鼈，申诉说赵某因为贪恋口腹，杀了它的子孙。岳帝责问赵，赵就据实详叙了渔人献鼈的前后经过。

岳帝责备赵说：“老鼈在此地穴居安家已经多年，从来没有受到来往行旅的伤害。那个打渔的人能有什么见识呢？你却是名门之家，不知放生惜福，反而贪纵口腹，厉吃大嚼，多杀生灵，阴间律法是不能饶恕的！”

赵一再哀求准予改过，并且发愿说，如果能获宽恕放回，一定戒杀放生，凡是牛肉、狗肉等不常见的东西，永远守禁不食，以赎前罪。求之再三，岳帝始命给予杖责，替老鼋消除怒气。

杖责完毕，岳帝又告诫赵说：“一念之善，鬼神会加福。你如真能戒杀放生，永远禁食牛犬之肉，自有善报。如果仍像以前那样恣纵放肆，就不再宽恕你了！”接着岳帝命令鬼役领赵出去。

赵翁醒来之后，发现两腿青紫红肿，疼痛了几天后，才能拄着拐杖起床行走。他便不加掩饰隐讳，向人讲述前后经过，以劝戒别人。于是他要求家人，彻底禁食鼋鼉龟鳖及牛马驴犬等生物之肉。他又不惜金钱，买物放生。几年过后，其家资日富，财雄一乡。

蔡方伯

一纸批回手自填，代他弥补项三千。

而今始信轮回说，朝服来联隔世缘。

蔡小霞先生，屏藩陕右时，（【诗经】价人维藩，大邦维屏。【按】屏藩陕右，犹言作陕西藩司也。）属令某，（属，下属。令，知县之称。）以老疾乞休，（乞休，谓请求致仕也。）有挪亏库项三千金，（挪，音雒，犹移也。）为后任所揭。（揭，音皆，发见也。）时功令甚严，挪数百金以上，即籍没监追；（抄家曰籍没，下狱追缴曰监追。）限满无偿，罪至死。

令居官廉，乞休后几不名一钱。又耿介寡交游，（耿，音梗。【后汉书·王符传】符耿介不同于俗。）同寅中无可通缓急者。（同寅，同僚也。缓急，引伸为需要之义。）惟静听严参，束手待毙而已。

蔡公闻而怜之。翌日，召令入，屏人而谓之曰：（屏，音丙，退也。）“君所亏三千金，吾知君无力缴完。可具一解批来，当为君掣批完案。”令愕然曰：“不敢。”

公笑曰：“非戏君也。我怜君廉介，且因公被累，欲以应得养廉为君弥补。然事非一日所能了，故欲先掣批回，免君羁旅之累耳。”令出不意，感极不能言，顿首趋出。

次日即具批呈送，公手自填注收讫月日，钤印而归之。（钤，音乾，犹盖也。）令具朝服入谢，叩首大言曰：“某荷公再造恩，（荷，仰承之意。再造，犹再生也。）今生老矣，图报无从，（图，谋也。）

死后当乞生公家，以报大德。”遂归。

后十余年，蔡公亦致政归里。书坐厅事，朦胧间，（朦胧，音蒙龙，不分明貌。）忽见某令朝服入谢，无异曩昔。（曩，乃朗切，音攘，上声。曩昔，犹言旧时也。）公念是地非陕藩署，且令归久矣，何以得来？正惶惑间，某令径趋入内。

公惊唤而寤，则内室报生公子矣。公曰：“是再来人也！当振吾家。”因名之曰振武，字麟洲。

未冠，即冠童子军。（此句犹言应童试，考取第一也。）以丙申进士入词馆，观察粤东，（此句犹言作广东道台。）有政声。屏藩开府，（【北史·魏太武帝纪】诏诸征镇将军王公，杖节边远者，听开府辟召。【按】屏藩，即布政司之谓。开府，即总督巡抚之谓也。）指顾问事也！（【东都赋】指顾倏忽也。【按】指顾问，犹言容易也。）

【白话】

蔡小霞先生在陕西任藩台时，其下属某县令因年老多病呈请退休，他在任中曾挪用亏空了国库三千金，这件事被他后任县令揭发出来。当时吏律十分严厉，凡挪用数百金以上者，就没收家产，收监追缴；到了期限还不能补偿足数的，就是死罪。

这位县令做官廉洁，呈请退休后，几乎没有剩下一两银子。他性情又很梗直清高，很少结交朋友。因此，在此急难之时，同事中找不出哪一个愿意借钱或出力相助的，他只好静等严参，束手待毙了。

蔡公知道以后，很同情他。第二天蔡公传召这位县令进府，把周

围的人打发开，单独对他说：“你所亏空的三千金，我知道你无力缴完。你可以写一份请求报销的呈文交上来，我为你批准完案。”这位县令一时愕然惊疑，说：“不敢！”

蔡公笑着说：“不是开你玩笑！我是怜惜你廉洁清操。同时你因受公事拖累，我想为你争取一笔应得的养廉费（即退休金），作为补偿。但此事并不是一两天所能办妥的，所以我想先把报销呈文批了，免得你被此案纠缠不能回家。”这突发的意外，使县令感激万分，说不出一句话来，他叩头之后退了出来。

第二天蔡公便写好呈文送上，且亲自给填注收文日期，盖了官印，交还给县令。县令穿戴好官服前来谢退，他跪地叩头，郑重地说：“我承蒙公再造之恩，今生已老，图报无从。死后当愿投生恩公之家，以报大德！”拜谢之后，县令就回了老家。

以后又过了十多年，蔡公也已告老还乡。一天，蔡公正在书房静坐看书，微觉困倦。朦胧之间，他忽然看见县令身穿官服进来告谢，和以前一模一样。蔡公想：这里又不是陕西的藩台署衙，而且这位县令早就退休回乡了，他是怎么来的呢？”正在惶惑思考之间，这位县令径直走进内院去了。

蔡公大声叫他，就醒了过来。这时，内院仆役来报，夫人生了个公子。蔡公说：“这是再来人啊！一定会振兴我家的！”就给他取名振武，字麟州。

这孩子不到二十岁，就成了童子生中的冠军。丙申年他考中进士，入了翰林，在粤东做观察使，很有政绩。后来他做到布政司，又任总

督巡抚。这前前后后的一切，只是转瞬之间的事！

杀婢索命

杖刑炮烙太心凶，姑劝殷勤竟不从。

两婢约齐来索命，人相容处鬼难容！

吾杭富家某之妻，极骄悍，（悍，音翰，凶也。）待侍婢甚酷虐，（酷，犹暴也。）小不如意，即榜掠无完肤，（掠，音略。榜掠，鞭笞也。）尝毙一婢于杖下。其姑闻而严训之，弗悛也，（悛，音圈，改也。）后更为炮烙之刑。（炮烙，音庖洛。【史记】纣作炮烙之刑。）

一日，有一婢忤意，怒甚，以烙铁置炽炭中烧红，（炽，音斥，旺也。）脱婢衣而遍烙之，竟体焦灼，叫嚎而死。（嚎，音豪，同号，哭也。）

不数日，妇遂病狂。先后二婢同附其体，称欲索命。或自拔其发，或自批其颊，针刺刀戳，（戳，音蹕，犹刺也。）一如当日待婢之法。其姑往问之，则跪地称老太太，且曰：“蒙老太太恩，虽死不敢忘。”

其姑因劝令勿索命，当为延高僧追荐。二婢皆不可，曰：“当时少奶奶若肯听老太太话，婢等何至死于非命？（非命，谓非正命而死也。）老太太前，婢等断不敢无礼。然欲缓其死，弗能也。”

自是每遇姑至，则神气稍清。姑去，则闹如故，竟索其命以去。

【白话】

我们杭州有一富家某，其妻十分骄横凶悍，对待婢女非常酷虐，稍有不如意的事，就打得人家皮开肉绽，体无完肤，曾经狠毒地当场

打死一个婢女。这个悍妇的婆母知道后，曾对她严加训诫，但她听而不闻，依然如故，后来竟然想出了炮烙之刑来虐待婢女。

一天，有个婢女违逆了她的意思，她大怒，拿了一把烙铁放在炭火中烧红，剥了婢女的衣服，在她赤裸的身上到处烫，直烙得她浑身焦黑，痛得惨嚎不止而死。

没过几天，这泼悍之妇就发了疯病。两个死婢都附在她身上，说是要向她索命。她一会儿自扯头发，一会儿自打耳光，一会儿针刺，一会儿刀戳，就像先前虐待婢女那样。她婆母前来看她，她就跪在地上，口称老太太，说：“承蒙老太太的恩待，虽死不敢忘！”

婆母劝她们不要索她儿媳的命，为她们敬请高僧做佛事超度。她俩不同意，说：“当时少奶奶如果肯听老太太的话，我们何至于遭此惨死？在老太太面前，我们绝不敢无礼。但想饶她不死，不行！”

从此每当婆母过来看望，她神智就稍稍清醒。婆母一走，其疯闹如故，竟最终疯死了！

无头人

罪关大辟要精详，虽届瓜期心莫慌。

里正原难比司马，可怜贱命贵人偿！

丙辰之秋，大军云聚丹阳，大帅向忠武公薨于军。怡悦亭制府，自常州赴军护帅事。

有广西标弁六人，奉翼长令，（【按】军中有左翼右翼之名。翼长，一翼之长，即带兵官也。）迎谒而归。（迎谒，恭迎而请见也。）道出吕城，所坐船与民船竞，（竞，音竟，争也。）六弁倚势持刀，跃入民船，以刀背殴一人下水，（殴，击也。）并搜括其舟中银物。民船人号呼求救。

时吕城团练民兵，方麇集两岸，接大帅未散，闻水面号呼声，遽奔救，六弁持刃死斗。众疑为盗，并力御之，格杀三人，（格杀，击而杀之也。【后汉书】叱奴下车，因格杀之。）其三人已就缚。

时万众腾沓，（腾沓，乱貌。）刀棍齐下，不复可以理喻，（喻，音裕，晓也。）遂并毙之。惟长夫二人，得乘隙逸归，（隙，音戏，间也。）奔诉于翼长。翼长大怒，严饬丹阳县缉犯拟抵。（缉，音集，搜捕也。抵，谓抵罪也。）

时令丹阳者为某司马，摄事一年，（摄事，犹言署事。）瓜代已有人矣。（【左传】齐侯使连称管至父戍葵邱，瓜时而往，曰：及瓜而代。）忽遇此巨案，且责令获犯结案，方准交卸。（卸，音谢，去声。交卸，犹交代也。）司马惧甚，悬重赏以购犯。不二旬，获犯五，惟金阿德

一犯未获。

时翼长必欲一命一抵，缺一不可。而阿德之兄，本充吕城里正，以解犯在城，遂并下之狱，与五人者同正法于市。案结，司马交印，旋省。（旋省，谓返至省垣也。）

甫至省寓，即病。寓中大小，皆见一无头鬼，随一长发人往来厅际。易箠之日，有仆妇某，自司马卧房出，见长须者携无头鬼，直入卧内，仆妇即大呼扑地。守视者闻声惊救，仆妇醒，而司马长逝矣！

坐花主人曰：“凡事起仓卒，小民生死所系，（系，关系也。）司牧者能据理以争，（【左传】师旷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按】司牧者，凡道府州县是也。）为民请命，上也。即不然，调护上下，化重为轻，使生者无冤，死者折服，（折服，犹言甘服也。）犹其次也。若置民生于不顾，惟权势之是徇，（徇，承意循行之谓也。）哀此小民，控告无所，驯至骈首就戮。（驯，音训，犹旋也。）身虽死而心未死，其为厉也宜哉！（厉，恶鬼也。）

【白话】

丙辰年秋季，官军集结在丹阳县，主帅向忠武公在此时逝世。怡悦停的制府大人，受命从常州前来丹阳军中料理和护送大帅遗体返乡安葬事宜。

军中的翼长（模拟团长之职）下令广西军的排长和士兵共六人，前去护送。经过吕城，所乘的船和民船抢道，这六人就依仗军势，手提大刀，跳上民船，用刀背把一船民打落入水，并且搜刮抢掠民船上

的财物。民船上的人就呼号求救。

当时吕城的团练民兵也来迎送大帅灵船，还没有散去，集中在岸边。民兵听到河上呼救声，都赶来救援，那六人就持刀抵死拼斗。大家以为他们是强盗，就合力进攻，杀死三人，另三人也被捆绑起来。

这时，大家都杀红了眼，杀作一团，已经不听招呼，不可理喻了。众人把那三人也杀了，六人船上只有船长和一船夫找机会逃了出来。他俩急忙逃回向翼长禀告。翼长大怒，下令丹阳缉拿杀人犯以命抵命。

当时丹阳的县令是某司马，代管县政事务一年准备卸任，正式县令已经委任。遇到这样一件大案，而且翼长的命令中责成他捕获罪犯结案后才能准他交卸，这个司马恐惧万分，悬重赏缉拿。不到二十天提到五人，只有金阿德一名未能捕获。翼长坚持一命抵一命，缺一不可。

正巧阿德的哥哥是吕县城关的里正（地保），此时正负责押解犯人在城里。于是就把他也一同下狱，连同其他五人一起在市区正法，结了此案。司马才得以交了官印，来到省城回命。

他刚到省城住下，就病了。客店中的人都看见一个无头鬼跟随一个长胡子的人在厅房里进出。在接交县务完毕那一天，有一个侍候司马的仆妇从司马卧房出来，见长胡子带着无头鬼径直走进司马卧室。仆妇大叫一声，扑倒在地。侍者听到喊声慌忙前来抢救，仆妇醒了，但司马却死了。

坐花主人说：但凡事发仓促，有关于老百姓的生死大事，地方官能据理以争，为民请命，这是上等作法。即使做不到这样，也应上下

调和维护，化重为轻，做到生者无冤，死者心服，这仍算是次一等做法。如果把小民的生命不当一回事，只顾顺随权势，那么这可怜的无辜，控告无门，只得听命被杀。身虽死心却不死，他们变成厉鬼讨债，也就是应该的了！

朱书闱卷

平生所作须留神，身入乡闱报自明。

梦觉连呼三错后，朱书闱卷十科停。

咸丰辛亥，浙闱头场，有鄞县某生，三艺已毕，真草俱脱稿。天尚未曙，（曙，音署，晓也。）坐而假寐。

朦胧间，忽大声曰：“吾过矣！吾知罪矣！”即于卷面大书曰：“绝人宗嗣，罚停乡试十科，仍注入孤独册中。”傍书“伏魔大帝”四字。天明后，踉跄出号交卷。

受卷官见卷面朱字淋漓，（淋漓，音林离，未干貌。）搜其考篮，并无朱笔。视其人，则昏迷若痴，知尚为鬼附。扶之出，而登其名于蓝榜。（发表试卷之诸谬，登其名字而屏之者曰蓝榜。）此姚君又青于闱中亲见之者。

【白话】

咸丰辛亥年间，浙江考场的第一场考试中，有一位鄞县来的考生，卷题三艺已全部答完。他看看天色还没有亮，就坐在自己的号房里闭眼休息。

朦胧之中，他忽然大声说：“我错了！我知罪！”就在卷面上提笔写道：“绝人宗嗣，罚停乡试十科。仍注入孤独册中。”旁边落款是“伏魔大帝”四字。天亮以后，他跌跌撞撞走出号房，把卷子交了。

收卷官见卷面上有朱笔写的字，还没有干，搜检了该生的提篮，

没有发现朱笔。再看这人，神情昏迷痴呆，收卷官知道是冤鬼附在他身上。收卷官就把他搀扶出去，把他的名字登上了蓝榜。这件事是姚又青君在考场中亲眼所见。

梦中鹤舞

隔宵梦鹤却何因，广座场中若有情。

不意鹤飞徒盼望，有情之处变伤心。

吾杭先达某公，家贫，美恣容，有玉人之称。（【世说】裴令公有隽容仪，时人谓之玉人。）乡捷后，馆于吴门巨室。会巨室有嘉礼，（【宋史·礼志】旧史以饮食、昏冠、宾射、飨宴、脰膳、庆贺之礼为嘉礼。）张筵受贺，妓乐毕陈。（毕，皆也。）

名妓某，色艺冠时。（冠，音贯。冠时，犹言为一时之首推。）先夕，梦于广座间，见一鹤屈一足，对之而舞，羽衣蹁跹，（蹁跹，音骈先，旋行貌。）修洁可爱。傍立者谓妓曰：“此即汝终身所托也。”妓为之梳其翎，振翮飞去，（翮，音核。振翮，张翅貌。）妓亦惊寤。

翌日，至巨室侑觞，（侑，音又，助也。世以奏乐助饮酒之兴，谓之侑觞。）见华堂灯彩，一如宿昔所见。维时吴郡名贤，半皆在座，顾不知谁为应梦之人。

中酒，客皆起，散座更衣。（更衣，如厕也。宾主相见，不宜言秽褻之事，故如厕皆托言更衣。）先达去衣冠，服白袷，（袷，音夹。

【韵会】袷，夹衣也。）以一足加椅上，适向妓而立，（适，正也。）仪观俊伟，（仪观，容貌也。俊伟，不凡也。）眉目如画。（【后汉书·马援传】马援为人明须发，眉目如画。）有素识妓者，戏调妓曰：“此某郎也，足相配否？”

妓虽微哂，而念梦与境合，且见先达风度端凝，知其必贵，遂乘

间密通款曲，（间，音见，去声，隙也。款曲，犹言情意也。）招先达至其家，愿以身托。先达既艳其色，且见其情意绸缪，（缪，音谋。绸缪，缠绵貌。）不忍峻拒。（峻，犹严也。）时方断弦，（诗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故谓丧妻者若琴瑟之断弦也。）遂有白头之约。（【汉书】司马相如将聘茂陵女子为妾，卓文君作白头吟，相如感之，乃止。

【按】此句谓约为夫妇以偕老也。）

妓固拥厚资，（拥，犹抱也。）既以身许先达，自喜得所归，即杜门谢客。（杜门，犹言闭门。）凡先达意之所欲，无不竭力代致之。次年公车北上，妓厚与之金，得广交游，遂捷南宫，（中进士之谓。）入词馆。（点翰林之谓。）假归道吴门，（犹言乞假归里，便道过苏州。）缱绻有加。（缱绻，音遣卷，不散也。）约俟到杭稟知父母，即备礼奉迎。

及旋里，则封翁已为联姻某氏矣！封翁家训严，先达不敢措一词，后竟爽约。（爽，犹失也。）妓候久不至，托人访诸其家，知已就婚。

妓遗书责之，且陈愿为妾媵意，（媵，音映，犹妾也。）亦不答。假满入都，过苏州亦不敢经其门。（经，犹过也。）妓谢客久，韶华歇寂，（犹言色衰也。）资用又罄，有劝其复抱琵琶者，（犹言劝其复接客也。）辄长叹不答，竟抑郁以终。

先达闻其死，每与人言及，恒呼负负。（【后汉书·张步传】步曰：负负，无可言者。【注】负，愧也。再言之者，愧之甚也。）后晚年得一子，见妓入室而生。稍长，即好游荡，竟倾其家。（倾，毁也。）

坐花主人曰：先达以不敢违亲之故，致甘蹈薄幸之愆。（薄幸，

犹薄情也。【杜牧诗】赢得青楼薄幸名。）原情定罪，似尚可从未减。虽然，既艳其色，复罄其资，彼其绸缪好合之时，岂不知家有严亲，而顾轻于一诺欤？不得已，甘就小星之列，（甘，愿也。小星，谓妾也。义本《诗经·召南》小星章。）亦可为降心相从矣，（降心，谓抑下其心志也。）而卒不一答也。呜呼！忍哉！

【白话】

我们杭州有位老前辈某，家境贫穷，但长得十分俊美，外号“玉人”。他乡试中榜之后，在苏州一大富之家设馆教书。恰好这家有喜事设宴请客，规模宏大，并延请了乐队和歌舞妓乐表演助兴。

有位名妓，色艺双绝，名冠一时。宴会前一日夜里，她梦见在众多的宾客中，有一只白鹤，立起一足，对着她蹁跹而起，洁羽飘飘，优雅可爱。站在旁边观看的人，对这位名妓说：“它就是你托付终身的人！”这歌妓就伸手抚摸白鹤，为它梳理羽毛。不一会，白鹤展开双翅，飞走了，她也一惊而醒。

第二天，她来到这家为宾客劝酒表演助兴，见厅堂华丽，彩灯高悬，就像她头天夜里梦中所见一样。当时苏州郡的所有名士贤达来了大半。她看来看去，不知道其中谁该是应这梦中之人。

酒过数巡，宾客起身更衣，走了出去。这位书生脱去衣冠，身穿一件白色绸袍，一只脚踏在椅座上，恰好面对这位歌妓。她一看，他仪表俊美伟岸，眉目清秀如画。妓女的一位好友，开玩笑地对她说：“这就是那位俊小伙。配得上你不？”

妓女虽然稍感羞涩，却想起和梦境完全投合，又见他风度端庄凝重，知道将来必然显贵，就找机会悄悄向他透露了自己的爱慕之意，约他去她家里相会。幽会中，她表示愿以终身相托。这位前辈既爱慕她的美色，又见她情意绵绵，不忍当下拒绝，何况他又新丧妻室，于是就和她发誓相约白头偕老。

这位名妓本来就积攒了很多钱，现在既然已找到终身的依托，心中十分高兴，自己终有所归了，随即放弃了歌舞卖笑生涯，不再接客。凡是这位前辈所想要的东西，她都无不尽力满足。第二年，他和诸生北上进京赶考，这位名妓给了他一大笔钱，他才得以广泛结交，人事亨通，一考而中，入了翰林词馆。他请假返乡路过苏州，情人相见，恩爱有加。这位前辈答应名妓，等他回到杭州稟明二老后就备礼前来迎娶。

及至他回到杭州，才知他父亲已经为他订下了亲事，而且这位老太翁家教极严，这位前辈竟然不敢说一句不同意的话，于是也就背弃了自己以前的誓约。名妓在家翘首等待，久久不见音讯，便在焦急无奈之下托人去他家打听，才知他已成婚。

她写信去指责，并述说愿意作小妾，但也不见回信。这位前辈假满之后在返京时，路过苏州也不敢从名妓门前经过。昔日的名妓因谢客已久，色技皆衰，所蓄资财也已荡尽，有人劝她重操旧业，她只是长叹，不置可否，就这样抑郁忧苦，悲哀而死。

先达每次与人谈到她时，常常大叫：“愧疚啊，太愧疚了！”后来到了晚年，妻子生下一个儿子，当时看见那名妓入了门来。此子十几

岁就好游荡，最后把家败得精光。

坐花主人说：这位前辈由于不敢违逆父亲意志，使自己甘愿犯了薄情之错。从情理上论定其罪过，似乎可以从轻。理虽如此，但书生既爱慕她的姿色，又用完了她的积蓄，在不顾一切地和她缠绵绸缪之时，难道心里就不知道家中严亲不会允许吗？竟然轻浮地发誓许诺。而她在不得已时，甘心当个小妾，也可说是降心相从了，而竟然不给一个回音。唉，也真忍心得下！

雷震后妻

临终就识后妻心，嘱托殷殷泪亦淋。

何忍伤心下毒药？天雷断臂戒之深！

某甲中年丧妻，遗一子，仅数龄。甲不耐鰥居，（鰥，音关，无妻之谓。）闻同巷某氏女有美色，纳为继妻，生二子。

氏阴险，仇视前妻之子。幸某甲阳纲尚振，（阳纲，喻言男子之志气也。）氏未敢遽逞。（逞，音骋，放纵也。）虽心有偏向，而于某甲前保抱抚育，反若逾于所生。

不数年，某甲亦卒。濒死，执前妻子手谓氏曰：“我薄产三分分之，尚敷温饱。（敷，足也。）是子幼即丧其母，微卿抚育，（微，无也。）安能长成？今我死矣，幸卿终善视之，弗令失所。”恋恋而卒。（恋，音练。恋恋，依依不舍之貌。）

卒后，氏顿萌恶念，奴视前妻子。（犹言视前妻子如奴也。）衣服饮食，皆弗令与己子并。芦花黑心，（【孝损事实】闵损为后母所苦，冬月以芦花衣之以代絮。【清异录】莱州于义方，著《黑心符》一卷以传后。【按】《黑心符》所言，皆防继妻之虐待前妻所生子女也。）无是恶也。尝梦其夫严训之，犹弗悛。顾其子颇孝，每事思得后母欢。及年稍长，学业于钱肆，有所得，辄以奉母，而氏忌之益甚。

一日手蒸年糕，唤长子归，将以食之。忽霹雳一声，提氏跪于院中，手执是糕，自言中有毒药，将药死前妻之子，俾己子得尽据遗产，被夫及前妻奔诉于神，致遭雷殛。（殛，诛死也。）

其长子闻之，急归，亲率二弟号呼祷天，求赦其母。历一周时，雷复大震，折氏一臂，始能起立。自是洗心改行，视三子如一焉。

【白话】

有一个某甲，中年丧妻，留下一个仅几岁的儿子。他忍受不住鳏夫的独居寂寞，见到同巷一家的女子有姿色，就托人说合，娶为继室，生了两个儿子。

这位后妻生性阴险，对前妻之子心怀仇恨。幸好某甲还有男子之威，后妻不敢放肆。她内心虽有偏爱，但当着丈夫的面，对前妻之子却怀抱亲抚，看上去比对自己的亲儿还亲。

没过几年，某甲去世。他临死时拉着前妻之子的手对后妻说：“我的产业虽薄，分作三份，每子一份，还可温饱糊口。这孩子从小死了母亲，要不是你的抚养，怎么能长大成人？现在我要死了，希望你要善待他，不要使他没有个依怙而流离失所！”恋恋不舍而亡。

他死之后，后妻顿萌恶念，无所顾忌，把前妻之子作奴仆对待。衣着饮食，她全与亲生子分别对待，极尽其虐待之能事。她也曾梦见丈夫严厉责备，但依然不改。而前妻之子却很孝顺，每做事都想着让后母高兴。这孩子到了十四五岁，去钱庄上找了份工作，领了工钱，总是拿回来交给母亲。而后母看到他能挣钱了，心中不但不欢喜，反而更加忌恨。

有一年将近岁底，后母蒸好年糕，打发幼子去店中叫长子回来吃。谁知突然响起一声炸雷，把后母提到院中，手捧年糕跪在地上，自己

说年糕里下了毒，要药死前妻之子，以便让亲生子独得家产，因被丈夫和前妻告到了神那里，所以遭到了雷殛。

长子听说以后，急忙赶回家来，亲自带领两个弟弟跪在地上向天祈祷号哭，乞求上天饶赦母亲。过了一个对时，又响起一声炸雷，打断了后母的一只手，她才能站起身来。从此以后，她洗心改行，对三个儿子一视同仁了。

附：劝戒杀诗

劝戒杀诗

汪绍庭

欲知世上刀兵劫，大半皆由自作孽。
平时宰杀觅金钱，异日遭凶伤铁血。
室家顷刻叹焚如，妻子仓皇惊泪别。
此时悔恨已嫌迟，任尔肝肠几寸裂。
好杀存心恶贯盈，将来遇劫受刀兵。
多因甘脆伤原气，每为肥浓损卫生。
宜戒腥膻充作馔，勿贪肉食用和羹。
要知宰割哀鸣苦，试听屠门夜半声！

坐花志果卷八

仁和调生汪道鼎 著

鹞峰樵者 音释

顾云樵

伤心玉树折三枝，背本亡亲报若斯。

鬼馁难期人寿永，为他不可斩他枝！

顾云樵，其父本浏河程氏子，嗣于顾。至云樵而本宗程氏无后。两姓亲族，咸谓云樵有兄，嫡出也，应后顾，（犹言为顾氏后。）而云樵还程氏本宗，于礼于律为宜。云樵以不便其私，执不可。程氏之祀竟绝。

时云樵有三子，颇聪俊，可冀成立。其长子年逾弱冠，将授室矣，忽病。病中见有男妇数人，向之索祀。遂成癡疾，（癡，疯狂也。）每呼云樵，责以背本亡亲。见者皆知程氏之鬼为厉，（厉，祸也。）咸劝云樵为长子娶妇而归诸程，云樵犹不可，长子竟不起。

云樵旋为其叔季二子娶妇。（行二曰叔，行三曰季。）逾年，二子又相继歿。云樵复为两孀媳各继一孙，旋又殤其一。云樵亦相随下世。

（下世，谓死也。）今仅存一孙尚幼，然已有吐血症。一线之延，鬼神不知能阴相之否也。（相，助也。）

坐花主人曰：余与云樵有一面之识。闻其人颇醇谨，乃以一念之差，竟罹九泉之恫。（恫，音动，痛也。九泉，地下也。【按】此句绝嗣之谓。）为人子孙，其可见利忘义哉！

【白话】

顾云樵的父亲，原本是浏河县一家姓程人家的儿子，过继给了顾家作儿子。到了顾云樵这一代，程家本宗没有了后嗣之人。顾程两姓的族人都认为，顾云樵有个哥哥，是顾家的嫡派子孙，应当承继顾家香火，顾云樵应当还归程氏本宗，这样于礼于律才相宜。但云樵出于私利考虑，坚持不同意，致使程氏家族绝了香火。

云樵有三个儿子，都长得聪明俊秀，很有希望。长子到了二十岁，准备完婚，忽然得了病。昏朦中长子见有几个男人和女人，要求他给他们设祭延祀。不久他转成癫狂，常常叫云樵来，当面训责他背本亡亲。见到这种情况的人，都知道这是程家之鬼在作怪，都劝云樵给长子娶了媳妇，然后让他回归程家。云樵还是不同意，长子竟然一病不起。

云樵接着又给老二和老三娶了媳妇。过了一年，两个儿子前后都死了。云樵就给两个守寡的儿媳妇各人过继了一个孙子，不久就死了一个。云樵也相随去世了。现今只剩一个孙子，年龄还小，但已染上了吐血病，这脆弱的一线血脉，还不知道鬼神冥冥之中是否能给以佑助，很难说。

坐花主人说：我和顾云樵有过一面之交。听说他为人很醇厚谨慎，

就是因为这一念之差，遭到绝后之痛。为人子孙的，岂能见利忘义啊！

口 报

两番不可互相持，隔未多年报亦奇。

听信内言家必索，牝鸡安得把晨司？

有巨族某君，赴都谒选。自江右挈妻子，奉太夫人以往，至扬州。适族兄某司马，为南监掣同知，寄其孥于署，（孥，音奴，妻子也。）而身自入都。

未及选，卒于京邸。（【按】邸，犹寓也。）时太夫人年已高，其妻将临蓐，（蓐，音入，席也。临蓐，妇人临产之谓。）多病。凶问至，（凶问，死信也。）司马谋暂秘之，俟某妻娩身弥月后，（娩，音免。妇人生产曰娩身。弥，满也。）再行以闻。

司马之妾某氏，自司马正室没后，以房老专内政。（【拾遗记】石崇妾翔风，年三十，妙年者争嫉之云：胡女不可为群。石崇受潜诉之言，即推翔风为房老，使主群少。）闻是议，独持不可，曰：“各分门户，安可以凶丧久住人家？”遽往以实告，且促令赁屋另居，（令，使也。）以便设座成服。（丧礼，于大敛后，五服各以亲疏，易所应持之服，为之成服。）司马虽咎之，然业已言之，亦无如何矣。

越数年，司马以荐擢大郡，（【按】此句犹言得保举，升任知府。）只身赴任，留眷属于金阊，（阊，音昌。金阊，即苏州。）俟进止。当是时，太守年才强仕，（司马已升知府，故称太守。【礼记】四十曰强而仕。）循良之考，（循良，政治之美称。考，即《书经》三载考绩之考。）冠于三吴。（【指掌图】以苏常湖为三吴。【按】此句犹言为江苏

第一。) 特达之知，(特达二字，本《礼记·聘义》。) 受之九陞，(陞，音避，阶也。九陞，朝廷之制。【按】此二句，谓受知于天子也。) 开藩陈臬，(开藩，谓作藩司。义本《诗经》价人维藩句。陈臬，谓作臬司。义本《书经·康诰》汝陈时臬事句。) 指顾可期。(犹言容易也。)

而某氏既摄内政，(摄，音社，总也。) 俨同敌体。(【春秋纪伯姬卒注】内女唯诸侯夫人，卒葬皆书，恩成于敌体。【按】敌体，正配之谓。) 是岁为某氏三十生辰，至期，方张灯设乐，遍受亲戚贺仪，以自鸣得意。而不知太守未及履任，行抵袁浦，遇疾暴卒。

先某氏生辰仅一日，而凶问至矣。子侄辈咸谓，宜俟过某生辰，再行告众举哀。而选君之子适在苏，独持不可，曰：“此何等大事！安有吊者在门，而犹张乐受贺者乎？(张，犹作也。【战国策】张乐设饮。)” 竟入内以凶信白某氏，而身自率众，尽除灯綵，易服举哀。

坐花主人曰：是事口语相寻，不过三数年间耳，至今犹传为口实。(口实二字，本《书经·仲虺之诰》。) 嗟乎！女子小人，不明大义，往往好假正论，以自便其私。彼受之者，一时虽无可置辞，而衔心刺骨，(犹言怀恨也。) 亦已久矣。投种于地，待时而发。(二句成语，谓有因有果也。) 语云：“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悖，音倍。【大学注】悖，逆也。)” 信夫！

【白话】

有一人，出身大家族，进京去候选官职。他带着怀孕的妻子和年高的母亲，从江西出发，到了扬州。遇到同族兄某司马在此任南监同

知（代理太守），于是他就将妻子和母亲暂时留在族兄家，自己只身进京。

没有等到开选，他就死在京城寓所了。当时他的老母年事已高，妻子将要临产而又体弱多病。噩耗传到扬州，司马想暂时保密，等死者妻子产后满月，再让她知道。

但司马之妾，自从正室（正妻）死后，就以资格渐老把持家政。她听说后，坚持反对说：“虽是同族，已各立门户，怎么能身服凶丧，长久住在别人家里！”她就自作主张，前去把实情告诉了那位即将临产的弟妇和老母，并且要她们赶快另找房子搬出去，也好安设灵堂举哀。司马虽然怪罪她不应这样做，但已经挑明了，也没有办法，只好任之。

过了几年，司马被举荐调去一大郡任正职太守。他一人先去上任，把眷属留在苏州，等一切安顿就绪，再来接迎。当时太守才四十，年富力强，三年一度的政绩考核，成绩又是江苏第一。特许通知他本人知晓，并要上奏朝廷，以后或任藩台或任臬台，荣耀显赫，指日可待。

他的妾既已统理全部内政家务，俨然就是正位夫人了。这一年恰是她三十生辰，大肆张灯结彩，设乐摆宴，接受亲戚贺仪，得意非凡。却不知太守还未到任，刚走到袁浦，突生大病而死。

噩耗就在某氏生日前一天传到。子侄辈人都主张，等生日过后再公布举哀，而新任太守之子恰好在苏州，坚持主张不能如此，说：“这是何等大事！难道能让前来吊唁者等在门外，而里面仍鼓乐酒宴，受人朝贺吗？”便直进内院，把凶信告诉了某氏，并亲自带领家人把灯

彩全部摘除，更换孝服，设灵堂举哀。

坐花主人说：这件事的发生前后不过三四年。至今大家都还在说道。唉！女子小人不明大义，往往喜好借口大道理来实现自己的私心。受此伤害的人，一时虽无话可说，但心中的伤痛刻骨铭心，久久不能忘怀。投种于地，待时而发。常言说：“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真是说得对啊！

石大郎

牧牛人去谒龙王，争羨崇明石大郎。

论到浏河无海患，理该两地祀馨香。

石大郎，崇明人。性伉爽，有勇力，尤好放生。少时为人牧牛海上，凡虾螺蚌蛤之属，辄拾而放之，一物不妄杀。

尝有一大蚌，随潮而至，止于沙滩。每一翕张，（翕，音吸，合也。）光采耀目，入夜尤甚。观者皆谓中有夜光珠，获之致富不资，争欲劈而取之。大郎不可，曰：“神物也，不宜加害。”因辟众，（辟，同鬪。辟众，谓用力以排除众人也。）举蚌投诸海，随潮而去。

其后数年，边海稻田，常为物所践。（践，音贱，上声，踏也。）或伺诸田，见一牛。驱之，向海滩而遁。遂指为大郎所牧牛，告其主责之。大郎默不辨，顾自念所牧牛未尝纵逸，（纵逸，犹言放也。）安得蹊人之田？（蹊，音奚。【左传·宣公】牵牛以蹊人之田。【按】蹊，径也。）会复有以牛食田禾告者，大郎忿极，（忿，怒恨也。）暮夜往其处，隐身以俟之。

翌日黎明，果见一巨牛，毛角甚俊，（俊，雄伟也。）颇似己牛。自海岸而来，游戏田塍，（塍，音乘。）大遭蹂躪。（蹂躪，音柔吝，乱踏也。）大郎暴起擒之，（暴起，犹突起也。）牛惊觉，反身遁。追之，逡巡入海。（逡，音夔。【按】此逡巡，非却退貌，当作渐渐解。）大郎怒，随之入海。

水中分，洪波壁立。忽睹一府第，门墙峻峙，（峻峙，音俊侍，

屹立也。)金碧辉煌，牛腾跃入门去。(腾跃，纵跳貌。)大郎忿，复随之入门。卫者诃之止，(诃，同呵。卫者，守门之人也。)大郎不服，挺身争斗。

见一少年郎，衣服丽都，【国策】妻子衣服丽都。【注】丽都，皆美称。)自内出，喝众曰：“何来此撞门贼？速擒之，毋使逸去！（逸，逃也。）”众皆尽力来擒。大郎正惶急间，少年睨之再三，忽惊询曰：“尔非海埂牧牛之石郎乎？（埂，而缘切，音捩，平声。【正韵】岸边地也。）”曰：“然。”曰：“然则我恩公也，何自来此？（自，由也。）”叱退门者，（门者，即守门人也。）延之升堂。

坐而告曰：“是为龙宫，余龙王之少子也。昨偶化蚌出游，非恩公垂援，几厄于儿童之手。（厄，危害也。）厚意久未报，幸邀覩止，（覩，音构。【诗经】亦既覩止。【按】覩止，犹言遇见也。）实惬素心。（惬，音篋，快也。）顾此地已深入海底，君何以能来？”

大郎以实告。王子讶曰：“然则君能来，不能往矣！奈何？”石请其故，王子曰：“君适所逐者，（适，犹才也。）龙宫之犀牛也。其二角善分水，故君得随之以来。今休矣！出此门，即一步不可行，尚冀复履人世乎？（履，犹至也。）”

大郎窘，（窘，急迫也。）长揖乞救。王子曰：“当为君请命家君，（【易经】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按】世俗称父为家君，本此。）以报大德。”遂去。俄顷，持一珠以赠曰：“此辟水珠，水府之至宝也。君持此出海，当如履平地。顾宜慎重，（顾，但也。）弗为他人所得。”遂殷勤送之。

甫出府门，万顷烟波，无可投足。试举手中珠，对水挥之，陡觉奔腾浩瀚中，（陡，音斗，顿也。奔腾浩瀚，波浪大貌。）见一坦道。（见，音现。坦，平也。道，路也。）循之而行，瞬息登岸，衣履不濡。（濡，音儒，湿也。）众咸异之。

大郎不能自慎，恒向人炫其技，（炫，胡亩切，音眩，去声，犹言夸也。）握珠出入于洪波巨浪间。众谋设计夺之。一日，有牧牛郎六七辈，窥大郎假寐未醒，群起搜夺。大郎惧有失，无以对龙王父子，因含珠口中，而奋身与众斗，咸辟易而散，（【史记·项羽纪】人马俱惊，辟易数里。【注】辟易，言人马开张，易旧处也。【按】辟易，败貌。咸，皆也。）珠亦堕入喉间，吐之不出，吞之不下，竟以是死。

死后或棺而置诸海滨。一夕，风雨震撼。（撼，音憾，摇也。）旦起视之，置棺处已成一巨坟。明年海水泛滥，大郎坟前复拥起一沙岗。凡海水所经，地多坍卸，惟大郎坟，巍然独存。（巍然，高大貌。）

海滨人以为神，遂庙而祀之。大郎亦屡著灵异。先是浏河多海患，致商贾裹足。（裹，音果。裹足，谓足如有裹而不前也。）大郎没后，浏河居民尝梦一神人，仪卫赫奕，（赫奕，威严貌。）呼而告之曰：“余崇明之石大郎也！闻浏河将没于海，余深悯焉。可速往迁余棺，当海口葬之，可免汝厄。（厄，灾难也。）”同日而梦者数百人，咸惊异。

急往询崇明人，果有石大郎坟。欲迁其棺，崇明人不可，为吁于大郎庙，（吁，音预，呼号也。）请其行像以归而埋之。马鬣崇封，（鬣，音猎。【礼记·檀弓】从若斧者焉，马鬣封之谓也。【注】封，筑土为坟也。若斧者，上狭如刃，俭而易就，故俗谓之马鬣封。【按】马鬣，

筑坟封土之形。崇，高也。）即坟为庙。工甫竣，海水骤涨，竟及墓而止。自是浏河无复海厄。

近年生聚日蕃，（蕃，与繁同。）将复旧观矣！而石大郎之庙在浏河者，灵爽亦与崇明埒。每岁春秋赛会，（世俗具仪仗、箫鼓、杂戏迎神，谓之赛会。）仪从甚盛云。

坐花主人曰：石大郎一农家子耳。一念好生，生免波涛之厄，死获享祀之隆。然则何嫌何疑，而不亟亟于为善哉？

【白话】

石大郎，崇明州人，生性梗直爽快，身体强壮，力气很大，特别喜好放生。他少年时给人家在海边放牛，凡遇到虾蟹螺蚌之类，总是拾起来，丢到水里，不妄杀一物。

有一次，一只蚌被潮水冲卷到沙滩，搁浅了。蚌一张一合，放出耀眼的光彩，到了夜里，更是灿烂。看到的人都说，其中一定有夜明珠，如果得到将发大财。众人争相抢夺，要割开取珠。石大郎不同意，说：“这是神物，不应加害！”于是他拨开人群，将蚌掷入中，蚌便随潮漂走了。

以后好几年，海边稻田经常被某种动物践踏得不成样子。有人就守候在那里观察，见到是一只牛在糟踏庄稼，前去驱赶，这牛转头向海滩逃去。这人就指责是石大郎所放的牛干的，告到主人那里。主人把大郎责备一通，大郎也不辩，心中默想，自己没有让牛乱跑过，怎么会跑去糟踏人家稻田呢？后来又有人来告说，牛把禾苗吃了。大郎

一听气得直喘粗气。天色将暮，大郎就一人来到田边，隐蔽起来，等在那里。

一直等到天快亮时，大郎果然见到一头大牛，毛色头角生得非常俊美，相当像自己的那头。它慢慢从海边走来，在稻田上蹦跳嬉戏，庄稼被踏得一塌糊涂。大郎突然一跃而走，前去抓牛。牛一惊，扭头而去，大郎紧追，牛不慌不忙地向海里走去。大郎一怒之下，不顾安危也随之入海。

浩浩海波向两边分开，像墙壁一样陡立，中间露出一条路。大郎顺路追赶。忽然望见一座府第，门墙高耸，金碧辉煌，那头牛蹦跳着进了大门。大郎心中忿愤，跟着闯进门去。门卫大声把他叫住，大郎不服气，便争吵起来。

这时走出一位身着华丽服装的少年，对众人喝道：“哪里来的这个撞门贼？快抓住，别让他跑了！”大家一拥而上，来抓大郎。大郎一时心慌，正着急间，那少年再三看他，突然惊诧地问：“你不是海边放牛的大郎吗？”大郎说：“是啊！”少年说：“啊呀，是我恩公啊！怎么会来到这儿呢？”就叫门卫们退下，邀请大郎来到正厅。

少年坐下以后说：“这是龙宫，我是龙王的小儿子。前几日我变化成蛤蚌出去游玩，如果不是恩公慈心相救，险些丧生在儿童手中。久久未能报答你的厚意，幸好今天遇见，真使我念念之心大快！这里已是很深的海底，你怎么会来到这儿？”

石大郎说了前后经过，王子惊讶说：“唉，你能来，却不能回去了！这可怎么办？”大郎问为什么，王子说：“你刚才所追赶的，是

龙宫的犀牛，它的角能把海水分开，所以你才能跟在后面来到这里。现在就没办法了！出了这道门，连一步都无法前进，还想再回人间，完全没有希望了！”

石太郎一听，感到十分窘迫，向王子作了大揖，恳求他搭救。王子说：“我替你去求家父，以报你的大德！”说毕转身走了进去。不一会儿，他手里托着一颗珠子送给太郎说：“这是辟水珠，水府中最珍贵的宝物。你拿上它出海，就像走平地一样。但必须谨慎，不要让别人拿去！”就亲自热情地陪送太郎出去。

一跨出门，太郎眼前全是兰幽的海水，无法下脚。他试着举起手中的宝珠，向前一挥，突然觉得碧蓝浩瀚的海水中显出一条平坦大道，顺着它，不久就走上了海岸，浑身上下没有沾上一滴水。岸边劳作的人，见太郎从大海里走出来，都觉奇特。

太郎管不住自己，经常向人炫耀自己的本事，拿着珠子在巨浪喧嚣的海中出出进进，因此惹得一些人眼馋，想法子夺他的宝贝。一天，有六七个牧牛郎，见太郎躺在树下睡觉，便一涌而上，按的按，搜的搜。太郎怕丢失了珠子，对不起龙王父子，就把珠子含在嘴里，一个鲤鱼打挺，奋身与他们争斗。他身壮力大，他们不是对手，就都四散逃走了。但珠子已卡在喉头，吐又吐不出，咽又咽不下，太郎竟被憋死了。

人们就把他装进棺材，放置在海边。有天夜里刮起了暴风雨，狂风呼啸，大雨滂沱。早晨雨止风停，人们见置棺的地方已成为一个大坟丘。第二年海水大涨，太郎坟前被海浪推耸出一条长长的沙岗，拱卫

着坟丘，其它凡潮水所到之处，被冲刷坍塌陷落，只有大郎坟巍然独存。

滨海之人以之为神，建庙祭祀。大郎也每每显示灵异。以前浏河一带常常发生海难事故，以致商船都不敢经过。大郎死后，浏河居民曾梦见一个神人，仪仗卫队，威风显赫，对他们说：“我是崇明岛石大郎。听说浏河将沉入海中，我深感悲悯。你们速去崇明岛把我的棺木迁来此地，对着海口埋葬，可免此难！”当天做同一个梦的人，有数百之多，都感到很惊异。

于是众人急忙来到崇明岛，询问当地人，果然有石大郎坟。他们想搬迁棺木，崇明人不答应，双方来到大郎庙，向大郎祈请。最后众人把大郎塑像请了回去，埋在当海口，筑起一座高大的坟墓，墓前建了一座庙。刚刚完工，海水大涨，冲到坟前竟然停住了。从此浏河再没有发生过海患。

近年来，浏河又渐变得热闹起来，很快就可恢复原来繁茂的样子了。浏河的石大郎庙与崇明的庙，都同样很灵验，每年都要在这两处举行盛大的祀会。

坐花主人说：石大郎只是一个农家子，由于一念好生的慈悯心，活着时能免波涛溺毙之厄，死后受到人们隆重的享祭。而世上的人们为什么总是怀疑而不积极为善呢？

风卷麻裙

为雪沉冤越俎谋，竟从盗窟获根由。

而今尽学山阳令，谁肖梁公硬出头！

观察梁公，令阜宁日，（令阜宁，犹言为阜宁县知县也。）尝有事诣郡。起早行，已入山阳境。（山阳，县名。）遥见舆傍一少妇，缟衣麻裙，（缟，音稿，白色也。）持纸锭踽踽独行，疑为新丧者。

忽旋风卷其裙，（旋风，螺旋状之风也。）中露红裤，大异之。约仪从缓行随之，或远或近。近望麻裙中，裤白如故。稍远，必有旋风吹之，则变而为红，浓淡不一色。行约里许，至一新坟，妇扫地化锭，哭而不哀。忽旋风吹其纸钱四散，堕公舆前。遥望妇颜色沮丧，（沮丧，谓意兴颓败也。）跪地叩祝无算。

公知其有故，唤从役随妇行。密访其姓名村落，及死者为妇何人，死何日，没何病。役归，知死者为妇之夫，无病暴卒。卒后遽殓，殓竟即葬，诸甚草率。而妇颇有丑声，家亦不甚贫乏。

公既得其实，至郡谒太守后，具以所见语山阳令。山阳令笑其迂，置不理。公愤以告太守，（愤，怒也。）太守笑曰：“君休矣！此山阳事也，何劳君越俎以谋？（俎，音祖，祭器。【庄子】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按】世谓干预他人之事为越俎，本此。）”

公愈愤，因往谒孙季圃节相于袁浦，（宰相出为总督，称之曰节相。）历陈所见，且曰：“叨朝廷爵禄，目睹冤抑而不能为之申雪，惭负幽明，何用此官为？”节相闻而器之，（器，犹重也。）因询之曰：

“汝既欲办此案，将作何措手？”

公曰：“请檄山阳县，会卑职开检，如不得伤，请撤任。与一月限，可必得其致死之故。限满不得，愿如律反坐。（反坐，法律名词，诬告他人，其人应得何罪，即使诬告之人反受之也。）”节相许之。

及开棺，尸尚未腐，竟体无毫发伤。上下哗然，咸以梁公为喜生事、诬良善。山阳令且激少妇，令阻公舆不得归。公厉声叱之曰：“朝廷法吏，既有所见，自合查办。查办不周，致生者衔冤，死者暴露，自有国法在，岂若辈所得凌辱？”正色升舆去，无敢阻之者。

公归，即带印亲至袁浦，缴印听参。节相固素重公，至是谓之曰：“语汝弗妄动，今果无伤，可奈何？”

公对曰：“愿甘参处。如荷见怜，请如前请，与一月限，廉访必可得实。（廉，察也。）顾虑仓卒间，须擒犯讯供，而地方文武，强分畛域，（畛域，音枕玉，疆界也。）或致凶犯远扬，（扬，音阳。远扬，犹言远逃也。）为可惧耳。”节相曰：“审尔，可持予令箭往。一月不得，予当不尔庇矣。（庇，袒护也。）”公顿首，持令箭出。易服更装，四出查访。已越两旬，迄无所得。（迄，音气，竟也。）

一日，公伪为布客，行于山阜之交。（山，山阳。阜，阜宁。交，交界也。）日暮无所之，（之，往也。）欲觅地寄宿。迤迳里余，至一村落，不及十家，均已掩门。惟去村数武，有茅屋数间，犹露灯光，急趋而往。柴扉半掩，推扉径入。

有一老姬，倚灯缝纫，（纫，音认，以线贯针也。）见公而惊曰：“客何为者？”公陈借宿意，且曰：“日暮途穷，计无复之，请假数

尺地，以蔽风雨。房金多寡，不敢吝。”

老姬曰：“借宿亦无不可。顾我家儿子某，性恶，恐归时得罪耳。”遂引之置某屋中，曰：“客暂卧此，如闻某归，幸弗声张，（声张，声响警动之意也。）以免饶舌。（【吴越备史】忠懿王以诞日斋僧，僧行修遍体疥癩，径据上坐。王见大不敬，遣之去。斋罢，僧延寿告王曰：长耳和尚，定光佛化身也。王趋驾参礼，行修默然，但云：延寿饶舌。【按】饶舌，谓多言也。）”公颌之。坐草度假寐，以待天明。

至四鼓，有叩门声，知某归。闻老姬叱之曰：“年丰幸可得度，汝尚为此，终累老娘矣！”某默不作声。旋闻取火赴灶下觅食，母告之曰：“柴屋中有客借宿，汝宜善视之。”

某携火入，熟视公，微哂曰：“母殊不经事，（不经事，犹言不晓事也。）幸是善人，不然殆矣！”遂呼公起。公见其意不恶，起坐为礼。互询姓名，（互询，彼此相问也。）又问所自来。

知公尚未饭，（饭，吃饭也。）急延至客坐，取酒肉食与公对饮，语颇豪迈。公询其作何生计，笑而不答。公复询曰：“此间梁公作官何如？”曰：“清正而爱民者也，今殆矣！”公故问曰：“何也？”笑曰：“因山阳某氏谋死亲夫之案也。梁公诚明察，能知此案冤，然非询诸我，亦终不能得其实也。”

公闻其语有因，复故激之曰：“道路籍籍，（【前汉书·江都易王传】国中口语籍籍。【注】藉藉，语声也。）俱谓此案梁公喜生事、诬良善。今子言若此，然则真有冤耶？”某笑不答，公亦置不问。但饮酒剧谈，颇相得。公请结金兰之好，（【宣武盛事】戴洪正每得密友一人，则书

于编简，焚香告祖考，号金兰簿。【按】此句犹言请结为弟兄也。）亦不辞。遂焚香交拜，并拜其母。

次日公欲行，某固留之。至晚，公复询以是案，某犹不答。公怒曰：“我辈既结弟昆，当以肺腑相示，（肺腑，犹言心腹也。）岂容复有隐藏？然则弟尚以兄为外人，请从此辞。”愤起欲出。

某笑曰：“非敢隐也，所关者巨，故不敢妄言耳。今当为兄一剖之，（剖之，分解之也。）然不可为外人道也。（道，言也。）”遂起杜门，（杜，犹闭也。）复延公入，笑而言曰：“请兄视弟何如人也？”公亦笑曰：“江湖之豪士也。”

曰：“然。城乡有不义者，必暮夜往取之。既以自贍，亦施贫乏。行之有年，幸未败露。前月闻山阳某村某家，匿客资千金，（匿，隐没也。）将往取之，误入死者之家。栖于庭树，见有男妇对饮，意态褻狎。饮已微酣，忽闻叩门声，妇人即收饮具，藏男子于房外夹巷中，始开门。复有一男子入，步履踉跄，入房即倒卧床上。妇唤之不应，撼之不动，扶之起，复倒。因出唤前共饮之男子入，出铁钉一，自发中钉入。滚地移时，即不复动。其男子起，开门出。妇遂号呼四邻入视，均以为中毒暴卒，无验及发际者。昨开检时，某亦在场，见共饮之男子，以银一巨包，遗山阳仵作。（仵作，官署检查刑伤之吏也。今改称检验吏。）虽验及发际，亦报无伤痕。某是晚归，虽吾母前未尝漏言。顾念此事终当败露，某之误入其家，殆天意令某为佐证也。”

公曰：“然。”复笑曰：“弟视我何如人也？”曰：“抱布贸丝者也。（抱布贸丝，布客之谓。四字出《诗经·卫风》。）”曰：“非也，即阜

宁之梁某也。”某闻言，面色灰败，（灰败，颓丧毫无生气之谓也。）跪而叩首请死。公笑止之曰：“弟无然。兰谱已定，（兰谱，即本篇金兰典。）岂可复更？况是案非吾弟，余当有万里之行。（谓充军于万里外也。）弟，吾恩人也，必有以报大德。顾讯案时，不得不奉屈作证耳。”是晚，公仍宿其家，谈笑如故。

次日，公遂至袁浦，谒节相，具陈颠末。复檄山阳县，会同清河阜宁，督率三县仵作，一同开检，果于发际出巨钉一。传奸妇上，讯之不服。唤某至案前，令陈是晚谋害情形，历历如绘。（绘，音会，画也。）遂俯首服罪，并供奸夫姓名。缚之至，不复讳饰，一如妇供，并论如律。

节相益重公，遂荐诸朝。不数年，观察淮阳。迎某母子至署安养，复为之置田产、立室家，终其身礼之，如亲昆弟云。

【白话】

有一位观察使梁公，在阜宁作县令时，曾因公事要去郡府拜谒。他一大早就动身，一行赶路已进了山阳县境。远远望见轿旁有一少妇，身穿白色孝衣麻裙，手提几串纸锭，一人心事重重地走着。梁公心想，这一定是新丧。

忽然刮起一旋风，卷起了她的麻裙，露出下面的红裤，梁公颇觉蹊跷，就令随从慢慢走，或远或近地尾随着。近看麻裙下面却是白裤；等她稍稍走远一点，必有旋风刮起，则显出红色，浓淡不一。少妇走了约一里多路，来到一座新坟处，这位少妇扫了墓地，开始火化纸锭，

但哭而不哀。忽然旋风把纸钱吹得四散，有的飘落到梁公的轿前。远远望去，这位妇人神情沮丧，跪在地上不断叩头。

梁公心知其中必有缘故，就吩咐随从夫役尾随着妇人，秘密了解她的姓名和村落，死者是谁，哪一天死的，得的什么病。夫役回来禀告说，死者是少妇的丈夫，突然死亡，没有生病，死后很快就入殓，殓后就安葬，诸丧事都很草率。这位少妇名声很不好，家境也不太贫穷。

梁公了解到实情后，来到郡府拜谒了太守，就把所了解到的情况转告了山阳县令。山阳县令听后，笑梁公太迂痴，置之不理。梁公很生气，又去告予太守。太守笑道说：“你就算了吧！这是山阳县的事，哪里用得着劳烦你去越俎代庖呢！”

梁公听了更加生气，就到袁浦去拜见节相（宰相出任地方总督，称节相）孙季圃，把情况仔细陈述了一遍，说：“恩蒙朝廷爵禄，眼见冤案而不能申雪，辜负了阴阳两界，实觉惭愧。要是这样，要这种官有什么用？”节相听后，很为器重，就问他：“你既然想办此案，有什么具体措施？”

梁公说：“请节相下令山阳县会同卑职开棺检验。如果查不出致死之伤，我请求撤我职！给我一月期限，一定能查到致死原因。限期已到，如查不出，卑职愿按律反坐！”节相答应了。

等到开棺，尸体还未腐坏，全身上下查不出一丝伤痕。上官下民一片哗然，都说梁公无事找事，诬陷良善。山阳县令也激励少妇去阻拦梁公的官轿，不让他走。梁公严厉地高声喝叱说：“我是朝廷执法

之吏，既然有所见，自然应当查办。查办不周到，致使活人受冤，死者暴尸，自有国法在，哪里容得你们这种人来凌辱刁难！”说毕威严庄重地登轿而去，没有人敢上前阻止。

梁公回府后，便带上官印亲自来到袁浦，缴了官印，听候申斥处理。节相一向重视梁公，到了这个时候，对他说：“我告诉过你不要妄动乱来，现在果然查不出伤，可有什么办法？”

梁公回答说：“甘愿接受参处。如果能得到节相宽怜，请准许按照我以前的请求，以一月为期，限我微服查访，必可得到实情。因为查案紧迫，必须捉拿案犯审讯，而地方文武官员又都分疆划域，各据一方，就会使凶犯钻空子逃跑。我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节相说：“我仔细考虑过了，你可以拿我的令箭去。如果一个月还办不妥，我就不能再庇护你了。”梁公带上令箭，叩首谢恩而出。回来后，他便换了装束，四出密访。两旬过去了，仍一无所获。

一天梁公化装成布商，走在山阳和阜宁交界地区。天色已晚，不能再走，他想找个地方寄宿。向前走了一里多路，他来到一个村庄，住户不到十家，都已关门。只见离村不远处有几间茅屋，还亮着灯光，梁公紧赶几步，走上前去。柴门半掩，他就推开门径直进去。

只见一个老婆婆在灯下缝补东西。见有人进来，她吃惊地说：“你来要干什么？”梁公述说想借宿之意，并说：“天黑已晚，不能再走，我又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前来请婆婆借我几尺宽的一块地方，好蔽夜晚的风雨。至于房金多少，全由婆婆做主，我绝不吝嗇。”

老婆婆说：“借住一晚倒没有关系。只是我儿子性情凶恶，怕回

来后得罪先生。”她就起身领梁公来到一间屋里，说：“客人暂时在这里休息。如果听到儿子回来，千万不要声张，免得多事。”梁公答应了，坐在草席上，闭目养神，以待天明。

到了四更时分，听到敲门声，梁公知道是她儿子回来了。听得婆婆生气地说：“遇上这好年成，日子满过得去，你还干这些事，终究要把老娘拖累死！”儿子默不作声。接着听见他点了火去灶房找吃的，母亲对他说：“柴房里有一位客人借宿，你应该好好待人家。”

儿子拿了火进到梁公的房里，对他看了好久，笑嘻嘻地说：“妈，你真不懂事！幸亏是个好人，不然的话就糟了！”他随即把梁公叫起来。梁公见没有恶意，就起身打了招呼。相互通了姓名，他又问梁公从哪里来。

知道客人还没有吃饭，他就急忙请客人就座，拿来酒肉食和梁公对饮，言语很豪爽。梁公问他做什么活计，他笑而不答。梁公又问：“这里的梁县令做官怎么样？”他说：“那是清正爱民的好官啊！现在却危险了！”梁公故意问：“为什么？”他笑着说：“就是那桩山阳妇谋杀亲夫一案么！说真的，梁公确实明察秋毫，知道此案是冤。但要是从来问我，终究得不到实情。”

梁公听他话中有因，故意拿话激他：“街头巷尾都在说，这件案子是梁公好生事、诬良善。现在你又是别一番说法，这其中真有冤情吗？”他笑而不答，梁公也就不再提及。两人只顾喝酒闲聊，非常投机。梁公提出要和他结金兰之好，他也不拒绝。于是二人就焚香交拜成礼，并叩拜了他母亲。

第二天梁公要走，他坚持要留客。到了晚上，梁公又提起此案，他仍然不说。梁公生气地说：“我们既然已经结拜为兄弟，应当彼此坦诚以肺腑，怎么还能有什么隐私不说？看来你这个弟弟仍然把我这哥哥当外人，那就从此绝交算了！”说着，就气愤地站起来要走。

他笑着说：“不是我有心隐瞒，因为事关重大，不敢乱说。现在我就对兄长详细说一说，但是绝不能告诉外人！”他立即起身把门关好，又请梁公进房，笑着说：“请兄长看看，小弟我是什么人？”梁公也笑着说：“江湖上的豪士！”

他答说：“是的。凡城里乡间有不义之人，天黑以后我必定要去取他钱财。一方面养活自己，一方面也用来救施贫乏之人。我干这一行，已经有点年代了，幸好没有败露。前几月，我听说山阳县某村某家藏匿了客商资财千金，夜里前去盗取，不想误入了那个死者之家。当时我躲在院子里一棵大树上，看见屋里有一男一女在喝酒，情态淫秽。两人喝得微醉时，忽然听到敲门声。妇人立刻麻利地收拾起饮具，把那男人藏在房外的夹道里，才出来开门。见又有一个男人进来，走路歪歪倒倒，进了房，就倒在床上。那妇人叫他不应该，摇他不动，把他扶起来，他又倒下去了。这时那妇人走出房来，把以前那个一起喝酒的男人叫进去，拿出一枚铁钉，从醉酒男人的头发里钉了进去。那人滚翻在地上，隔了一会就不动了。一同喝酒的那个男人站起来，开门出去了。那妇人就大声嚎哭喊叫，把四邻叫进来看，大家都以为是中毒暴死，根本没有注意到其头发里。上次开棺验尸，我也在场，看见那个喝酒的男人塞了一大包银子给山阳县的验尸作伴。他虽然检验

到头发处，也报说没有伤痕。我那天晚上回来，在母亲面前都没敢露半个字。我寻思着，这件事迟早总会败露。我之所以误入她家，那是老天有意要我作见证人啊！”

梁公说：“对啊。”又笑着说：“义弟你看看我是干什么的？”他说：“是布绸贩子。”梁公说：“不对，我就是阜宁县之梁某啊。”他一听，脸色一下子变成灰白，爬在地上叩头请死。梁公笑着说：“义弟不要这样！我们已成结拜兄弟，怎能更改？何况这件案子，如果不是义弟，我还得跑断双腿，也不一定能破得了。义弟是我的恩人啊，今后一定报答你的大德。但是问案时，就不得不请兄弟你屈尊作证了。”当晚梁公仍然住在他家里，两人谈笑如故。

第二天，梁公动身去袁浦，拜见了节相，详细禀告了事件的始末。节相就又下令山阳县令，会同清河县令、阜宁县令，监督三县仵作，一同开棺验尸，果然在死者头发里取出一枚大铁钉。

府衙立即传讯奸妇，她拒不承认。主审就把梁公义弟某叫到案桌前，让他说出那晚所见的谋害经过，幕幕如画。那奸妇这才服罪，并招供出奸夫姓名。县衙立即将他捉来，他没有推饰，和妇人供词相同，最终二人按律论处。

节相从此更加器重梁公，立即向朝廷上表举荐他。不到几年时间，梁公就被任命为观察使，驻镇淮阳。他把义弟母子接到署衙安居，又给他购置了田产，安了家室，终身对他像亲兄弟一样。

弃米圜中

恶习偏传祝米名，时当九月发雷声。

旁人话点真阴德，五谷从来不可轻！

浦东有恶习，（浦东，地名，属松江上海县。）凡人受诬，不能自白，则以手握米，向天而祝曰：“我实不为某事，而某强以诬我。今我将此米弃圜中，（圜，音清，粪坑也。）若我为此，则天雷击我；若彼诬我，请天雷击彼。”祝毕，即弃米于圜中。习俗之恶，莫是为甚。

咸丰壬子九月中旬，雷已收声。有京货店学徒某者，因店中失物，为店东所责，某颇不服。至下午，忽阴云四作，雷声殷然，（【诗】殷其雷。殷然，雷发声也。）旋绕屋顶，不即下击。

店外有晒物，恐为骤雨所濡，（濡，音儒，湿也。）命某往收，强而行。甫出屋，雷声亦随之而出，盘旋顶上，如有所待。而某神已痴矣。

时有知某因失物为店东所责者，曰：“小子无知，得无蹈祝米恶习乎？（蹈，音导，犹犯也。）”询之，果然。曰：“速自往取米出，用水漂净，煮而食之，当尚可救。”时雷声益怒，复有紫电旋绕某身。众为之叩首代求，雷电稍缓。

某随众匍匐至圜中，（匍匐，音蒲伏。【说文】匍匐，手行也。）幸甫倾入，（倾入，倒入也。）未经便溺动摇，米仅合许，尚聚而未散。遂命淘圜者设法取之上，而某手自一一检出，用水漂净，如言煮食。

方淘圜取米时，丰隆之声，（【淮南子】季春三月，丰隆乃出。【注】

丰隆，雷师。) 犹不离左右。及食竟，雷息云散，月明如昼。

【白话】

浦东（松江上海一带地区）有一种极劣的习俗，凡是有人遭到诬陷，又无法表明自己的清白时，就手中握一把白米，对苍天祈祝说：“我实在没有做那件事，而某人强迫诬陷我。现在我把这米丢进粪坑里，如果真是我做了那件事，请天雷殛我；如果是他陷害，请天雷劈他！”祝祷完后就把白米丢进茅坑。习俗之中，这是最最恶劣的了。

咸丰壬子年九月中旬，已经过了雷雨季节。有个学徒，在一家京货店工作，为店中丢失了东西，受到店老板的责骂，他很不服气。到了下午，忽然乌云从四面涌来，隐约中传来雷声，在屋顶上空盘旋，没有立刻劈下来。

店外晒着东西，老板怕东西被大雨淋湿，就强迫这学徒去收。他刚迈脚出屋，雷声也随着滚过来，在他头顶上方不停轰响，好像在等待着什么。而这学徒的神智已经痴呆了。

当时在场的人中，有知道他曾因店里丢了东西被店东责骂的事，就对他说：“你这小子不知好歹，该不是你干了那种用白米祷天的恶习吧？”一问，果然如此。那人急忙说：“你赶快亲自去把米取出来，用水漂干净，煮成饭吃掉，还能有救！”这时雷声更显震怒，同时有紫色电光围绕学徒周身。大家都替他跪地叩头求饶，雷声稍稍缓和下来。

这学徒就和几个人一起爬到茅厕处。幸好米刚倒进去，还没有被

屎尿淹没，大概有一握左右，还堆在一起没有冲散。于是就叫淘粪工设法把米淘上来，学徒亲自用手一粒粒挑捡出来，用水漂了，煮熟吃了。

在从粪坑中淘米时，雷声仍然滚动，不离左右。等他把米吃完，雷息云散，月明如昼。

埋骨不慎

检骨埋棺古道敦，个中难辨细评论。

前车能鉴周明府，枯骨无知自报恩！

南汇习俗，多停棺不葬。或盖以草，或砌以砖，（砌，音气，去声，堆垛砖石曰砌。）置之内外城根，及田野间。历年既久，子孙日益贫困，每致棺木朽脱，尸骨暴露。

咸丰乙卯，家大人是邑二尹。（二尹，县丞，典史之称。）偶散步郊原，见而伤之。谋之包山甫学博，（学博，教官之称。）相与捐廉以葬之。（捐廉，谓分其廉奉也。）时余适自大营假归，家大人命与李吟香明经，（明经，贡生之称。）亲率人夫，检拾埋葬。

吟香因为余言，检骨之难，稍一不慎，立致奇祸。乾隆间有周明府，（明府，知县之称。）莅任兹土，观暴骨而惨之。捐廉购地，检骨分埋。经理者不得其人，任听泥夫乱行检拾。（泥夫，掩埋之土工也。）男女不分，彼此不辨，颠倒混淆，零星抛散，以致此胫彼肘，（胫，音径，足骨也；肘，音帚，臂节也。）共入一坛，女足男头，合为一具。又有棺尚坚整，或有朽坏，犹可修补，掩埋者辄皆硬行劈开，搜取棺中所有。以埋骨掩骼之仁心，（骨，音渍。骼，音格。【礼记·月令】掩骼埋胔。【注】骨枯曰骼，肉腐曰胔。）几成摸金发邱之虐政。

（【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文】操又特置发邱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

事竣，司其事者即病。病中见男女无数，或折一臂，或跛一足，

（跛，音簸，足偏废也。）或男子而双翘纤小，（双翘，足也，出处未详。【按】翘，举也。行必举足，故称足曰双翘。）或女貌而躯干雄奇。其余穴背洞胸，缺唇眇目者，（眇，音藐。【说文】眇，一目盲也。）不知凡几，环向卧榻诟詈。病者厌其扰，合目不视，则拧耳拔眉，（拧，音宁，执而捩之也。）不胜其苦。百方祈祷，毫无应验。

未几，明府亦病，病中辄闻呼冤声。众口哢哢，（哢，音器。【诗经】予维音哢哢。【注】哢哢，告诉也。）不可悉辨。大约皆谓骨殖错乱，（骨殖，犹言骨干也。）及横遭抛散，滥被发棺，已请命于神，屈公亲至冥司清理等语。竟与司事者相继而终。凡与斯役者，数年中无一存者。

坐花主人曰：为善不慎，反受冥谴。似足辜人向善之诚，（辜，犹言辜负也。）不知有为善之念，而不以实心实力行之，卤莽灭裂，（卤，音鲁。【庄子】郑子罕曰：为政弗卤莽，治民弗灭裂。【按】卤莽灭裂，不谨慎貌。）其害又甚于不为者。况已沽为善之虚名，（沽，买取也。）彼受残骸之实祸。鬼而有灵，能无恫者？

【白话】

南汇一带，有种习俗，死了人不下葬，把棺材停放在城墙内外根处，以及田野里，上面盖上草，或用砖把棺材砌包起来。年代一久，子孙日益贫困，就无力照看，也就弃置不管，常常棺木朽散，尸骨暴露在外，无人过问。

咸丰乙卯年，我家大人在该县任县丞。一次他偶去郊外散步，见

到这种情状，实感伤心。他就和教官包山甫商量，准备自己捐钱，把这些遗骨埋葬了。当时我恰好从军营放假回家，我家大人就叫我和贡生李吟香两人负责带领民夫，去捡拾遗骨埋葬。

吟香因此就向我说起捡骨之难，稍一不慎，就会立即招来奇祸的事。他说，乾隆年间，有位周明府，在这里当官。他看到骸骨曝野，甚觉悲惨，就自己捐钱买了地，捡骨分埋。但经办人没有找好，他任凭民夫乱捡乱堆，男女不分，个体不辨，颠倒混淆，零乱抛撒，以致弄得这个人的腿骨和那个人的肘骨装进一个坛子，女人的脚和男人的头合成一具。还有更糟的是，棺木还较完整或虽然朽坏还可修补的，那些民夫往往硬用斧头劈开，搜取棺木中的东西，把一颗收埋掩藏荒骨的仁慈之心，几乎变成了偷财盗墓的大虐政。

事情办完之后，经办人就病了。他病中见无数男女，有的少一臂，有的缺一腿，有的男人长一双三寸金莲，有的女人却是一付雄纠纠的丈夫身。其它有背上一个洞，胸前一个洞，缺嘴少眼的，不知有多少，都围在他病床周围骂他。他不堪其扰，闭上眼睛不去看。这些人就拧他耳朵，拔他眉毛，不胜其苦。他想尽一切办法祈祷，一点不起作用。

不久，周明府也生了病，病中常常听到呼冤声。众口嘈杂急切，听不清楚，大概都是诉说骨殖错乱及横遭抛撒和滥被破棺，已经向神请命，要委屈周公到冥司去清理等诸如此类的话。周明府竟然与经办人相继而亡。凡是参加这件事的，数年之中，一一都亡故了，没有一个存活的。

坐花主人说：做善事不谨慎小心，反而受到阴界的谴责，看来似

乎完全辜负了别人一片向善之诚意。但人们不知道，有了做善事的心意，而不用认真的态度和踏实的努力去做，随随便便粗心卤莽，所造成的遗害，会比不做这件善事更糟。何况你自己担了行善的虚名，那些实受骸骨之残的被祸害者，虽已为鬼而有灵性，能不实感痛苦吗？

承德令

国庆何堪不报荒，发仓有罪一身当。

斯民直道犹三代，爰戴何殊召伯棠？

故湖南衡永道施观察道生之父施公，以乡魁令奉天承德县。（第二至第五名举人称乡魁。）县有旱荒，夏无麦，秋无禾，饥馑流离，（馑，音仅。【论语注】谷不熟曰饥，菜不熟曰馑。【按】饥馑流离，犹言因饥馑而流离也。）十室九空。

是岁国有大庆，（大庆，凡大婚万寿之谓。）枋国者，（枋，音方，与柄同。枋国者，宰相之谓。）不欲以一隅偏灾劳睿虑，（睿，音锐，犹圣也。称天子之虑曰睿虑。）留都卿尹，咸顺厥旨。公请赈之稟，三申三驳，且引甘肃冒赈案，为危词以怵公。

公愤极，（愤，恨也。）尽发常平仓谷，以赈饿者。或止之，公笑曰：“余擅动仓谷，（擅，音善，专权也。）不过籍没监追，（籍没，抄没家产也。监追，下监比追也。）限满无偿，亦罪止一身耳。余为一邑主，岂惜以一身救万民哉！”

发竟，遂以擅动仓谷自劾。上官震怒，飞章题参，竟以侵蚀拟大辟，（大辟，死刑也。）瘐死狱中。（瘐，音俞，病也。句出《前汉书·宣帝纪》。）

时公夫人已先没，观察尚幼，同僚无过问者，（僚，音聊。【左传·文公】荀林父曰：同官为僚。）流落辽沈。（辽沈，音聊审。辽，辽阳。沈，沈阳，今奉天省。）转徙入都，年十五六，为酒家佣以自给。

一日，有数客饮于酒家，观察聆其音为承德人，（聆，音灵，听

也。)亦效其语以相问答。(效,学也。)客惊曰:“子岂我乡人耶?”曰:“非也,吾家江左,(江左,即江南。)特生长君土,故能效君语耳。”“然则子何姓?”曰:“姓施。”

客皆起立,曰:“有官吾邑父母者,子何称?”观察泫然而涕,哽咽不能作声。客遂不复问,曰:“今日二鼓收店后,可访我于某胡同,(京中称巷为胡同。)幸无失约。”观察许诺。

至晚,托辞而往。出店门未数武,即有衣冠而候于途者,曰:“君承德之施公子耶?”曰:“然。”遂扶掖登车。及某胡同,则候问者络绎于道。(络绎,音洛亦,缠连不绝貌。)入门,门尽辟,(辟,开也。)灯彩烂然。

甫下车,复有衣冠十余辈,扶之升堂,簇拥正坐,(簇,音促,聚也。)罗拜而致词曰:“某等求公子有年矣!使公子流落至此,皆某等之罪。幸先公有灵,俾某等入都相访,今果得相见,岂非天耶?”当是时,观察年尚幼,且去公没时,已七八岁,又沦落日久,(沦,音伦。沦落,即流落之谓。)忽为衣冠所尊礼,出不意,目瞠然,不能置一词。(置,设也。)

客具为观察言:“公发粟赈饥,甘以一身罹罪辟,(辟,即大辟也。)而存活者数万人。某等皆当日食粟之灾黎也,(灾黎,即灾民之谓。)频年岁稔,(频年,连年也。)思报大德。知公已没于狱,闻公子流转辽沈,分遣数十人遍访无迹。昨邑庙住持梦公莅任,且示以公子所在,故某等得来都相访。”遂为之沐浴,易新衣,开正寝以舍之。次日置酒作乐,更番上寿。(【史记·滑稽传】奉觴上寿。【注】更番,人众挨

次之谓。上寿，进酒之谓。）

有官道长者，（道长，未详，疑谓各道监察御史之长，即左右都御史之称。）是日亦至，对众曰：“某全家八口无恒产，（【孟子注】恒，常也。产，生业也。恒产，可常生之业也。）曩遇奇荒，非先公不能生。先君见背时，（【李密陈情表】慈父见背。【按】见背，父死也。）尝执某手而言曰：‘施公以救万姓故，撻奇祸，（撻，音纓，触也。）一家星散。尔幸忝科名，苟不能报施公者，非吾子也。’某受命于今数年矣，朝夕萦怀，（萦，音莹，绕也。）恨难藉手。（犹言欲报无由也。）今幸睹公子仪状俊伟，（犹言容貌非凡。）必能致身通显，（【北史·邢邵传】此子后当大成，位望通显。）继先公未竟之志。请君等奉以归，异日公子功名事，某请独任之。”众遂奉以归承德。

先是公没后，家人草草殓殮，弃棺丛祠中。（丛，音从，平声。【柳宗元诗】丛祠古木疏。【注】丛祠，荒庙也。）至是承德人亦为择地安葬，又为公建专祠，置祭产。观察至之日，适祠宇落成，（适，正也。落成，建筑完竣之谓也。）众咸奇之。

遂奉公子居祠内，衣食用度，以一老者主之，皆取之公中，必丰必厚。复为延名师训迪之，（迪，音狄，开导也。）然观察幼即罹难，时过后学，（【礼学记】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无复神悟。读数年，虽文义粗通，而于举子业茫如也。（举子业，即时文。茫如，犹言不明也。）

道长闻之，招之入都，俾入方略馆充供事。又为之论昏世族，（昏，与婚同。）并为延誉公卿间，（【晋书·张华传】穷贱之士，有一介之善

者，每咨嗟称咏，为之延誉。**【按】**延誉，称扬之谓。）竟以道长力得官。旋从军南楚，（南楚，即湖南。）奋发自厉。（厉，勉励也。）不数年，至太守，荐升观察。乞归，（乞归，致仕也。）闻今为承德人矣。

坐花主人曰：为民司牧，能不惜一身以救万姓，诚不愧父母斯民之任矣！然使穷檐遍活，（穷檐，言穷民之居于茅檐者。）而牢户独填，（牢户，牢狱之户也。填，音田，塞也。**【易林】**牢户之冤，脱兔无患。**【按】**此二句指公发粟活民，而缘是得罪，以至瘐死言。）灵车则永弃丛祠，（灵车，棺也。）弱息复沦为厮养。（厮，音斯。**【前汉书·陈余传】**有厮养卒。**【注】**厮，取薪者也。养，炊烹者也。**【按】**弱息，子也。沦，犹言流落也。厮养，贱役也。此句指公子为酒家佣言。）长兹落落，（落落，困厄之义。此句总指上文数句。）为善者能无惧乎？而乃死作阎罗，（**【隋书·韩擒虎传】**生为上柱国，死作阎罗王，斯亦足矣。**【按】**此句指公作承德城隍言。）生留遗爱。（遗爱，出《左传》，孔子以称子产。）彼都人士，（句出《诗经》。）既葬朱邑于桐乡，（**【汉书·朱邑传】**初邑病且死，属其子曰：我故为桐乡吏，其民爱我，必葬我桐乡。及死，其子葬之桐乡西郭外。民共为邑，起冢立祠，岁时祀祭，至今不绝。**【按】**此句指承德人为公择地安葬言。）复访郎君于京洛，（天子建都之地曰京，周都洛，故曰京洛。今借作京都二字用。）感通梦寐，（此句指邑庙住持梦公莅任，且示以公子所在言。）奉以言归。出诸粪壤之中，（粪，音奋。粪壤，犹粪土，喻言污下卑贱也。）置之青云之上，（二句出《世说》。）丰其衣食，完其室家。而又润之以诗书，导之以师保，奋之以功名，卒使振翻云衢，（翻，音核。振

翻，张翅高飞之谓。）著鞭王路，（二句谓终使公子功名显达，如鸟之高飞于天，马之驰驱于道路也。）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二句出《左传》。）施固厚也，报亦至矣。虽甘棠之爱，（【诗经·甘棠篇朱注】召伯循行南国，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而后人思其德，故爱其树，而不忍伤也。【按】世谓官长有德政者，曰甘棠遗爱，本此。）自足发其素心，（此二句犹言公之遗爱，原足感发承德人之本心。）而蹈德咏仁，（四字出《东都赋》。【按】即感戴之谓。）迟之又久，必求报于其子而后快。此邦风谊，庶其犹敦古处哉！（【诗经】逝不古处。【按】古处，以古道相处也。）

【白话】

已故湖南省衡永道道尹施道生观察使，他的父亲施公，以乡魁（第二名举人）被任命为奉天承德县令。该县遭到大旱，夏无麦，秋无禾，百姓饥馑，流离失所，十家就有九家逃荒要饭。

这一年恰好是全国万寿大庆，宰相大人不愿以这小小一方的灾情去劳烦圣上焦虑，而留在京都的各部卿相道尹，也都顺从宰相之意，隐情不报。施公上报请求赈济的禀文，三次上报三次被驳回，而且批复中引用了甘肃省谎报灾情冒领赈济一案来恫吓他。

施公气愤已极，就把常平仓全部打开，发放仓谷来赈饥民。有人劝他不要这样做，施公笑着说：“我擅自动用仓谷，至多不过查抄我的财产，把我收监追缴。即使期满无力偿还，杀头的只我一人。我作为一邑之主，哪里能为了保全一人之身，不去救那些受饥挨饿的千万

百姓呢！”

仓谷发放完毕，施公就以擅自动用仓谷而上表自我弹劾。上级官员震怒，立即上奏章参劾施公，最后竟然以侵蚀罪判他死刑，他就病死在狱中。

这时，施公的夫人已先去世，儿子施道生年龄还小，施公的同事们没有一人来照顾他，他辗转流落在辽沈一带。后来稍长，他徒步流浪来到京都，年纪大约十五六岁，在一家酒店当伙计，挣口饭吃。

有一天，几位客人来酒店喝酒，道生听他们的口音是承德人，也就用承德方言上前与他们搭话。客人们很吃惊：“你难道是我们故乡人？”道生说：“不是，我老家在江南。我是在你们那里长大的，所以能说你们的地方话。”客人问：“那么你姓什么？”道生答：“姓施。”

客人们一听都站了起来，说：“有一位曾在我们县邑当父母官的，是你什么人？”道生眼泪扑簌簌地落了下来，哽咽得说不出一句话。客人们不再多问，对他说：“今晚二鼓收店打烊以后，你到某胡同来找我们，千万不要忘了！”道生答应了。

到了晚上，他找个借口请了假，就出了店门。走了没有多远，就有几位衣冠整洁的人在路旁等候，上前问他：“先生是承德的施公子吗？”道生答说：“是。”他们就扶道生上了马车，来到某胡同，只见许许多多人相随前来问候。进了大门，只见所有的门大开，里面张灯结彩，灯火辉煌。

下了车，有十多个衣冠楚楚的人，走上前来，搀扶道生走进堂，安坐在正位上。然后大家对他叩拜，有一人代表大家致词：“我们寻

访公子多年了！让公子流落到这里，都是我们的罪过。幸喜先公有灵，让我们进都寻访，今天果然相见，这难道不是天意吗？”道生当年还小，施公去世时才七八岁，又在外飘泊流浪多年，今天忽然受到这群有地位身份的人的尊崇礼敬，确实出乎意外，瞪着双眼，不知说什么好。

客人们于是向他详细转说了当年施公开放仓粟赈救饥民，甘愿一身担罪而受到大辟，救活了数万人的经过。他们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当年吃赈灾粮的。近年来，年年丰收，大家想报施公大德。知道他已在狱中去世，又听说公子流落在辽沈一带，我们分别派出几十人到处查访，没有踪迹。昨天，邑庙住持梦见施公到任，并且指示了公子的所在，所以我们才来京都寻访。”接着就为施道生洗澡，换上新衣，打开正房卧室，让他安住。第二天，众人开设酒宴，轮流向道生祝酒庆贺。

有位都御史，当天也来了，他对大家说：“我全家八口人没有房屋地产，突然遭遇大荒之年，若不是先公，就无法活命。前几年家父辞世时，握着我的手说：‘施公为了拯救万民百姓，身遭奇祸，一家星散。你今天侥幸考取了功名，如果不能替我报答施公的大恩，就不是我儿子。’我受家父之命，到今天已经好几个年头了，时时都挂在心上，只恨找不到机会。今天有幸见到公子，公子仪表俊伟，以后必能显达，继承先公未竟之志。我们诚请公子回承德，他日施公子功名方面的事，请让我一人负责。”大家就把公子护送回到承德。

之前，施公去世后，家人草草殓殓，把棺木放在一座古庙里。后

来承德人为施公择了墓地安葬，又建了施公祠，购置了祠产以供享祭。公子到达承德那一天，恰巧遇上祠堂竣工落成，众人都觉惊奇。

大家就把公子安顿在祠堂里，由一位老者负责他的衣食日用，费用全部由公众供给，极其丰厚。又聘请名师教他读书和修养，但是道生由于从小就遭不幸，这时已过了学习的年龄，不能敏悟神解。读了几年，他虽然能粗通文章的义理，但对科考时文，还是一窍不通。

都御史听说后，把他招到京都，安排他在方略馆当供事。都御史又为他娶了一位名门世家的女儿作妻子，并为他在公卿显贵之中广为介绍推荐。后来道生竟然借助都御史的力量当了官。不久就他随军到了湖南，发奋自励。没过几年，他就当上了太守，又被举荐升任观察史。后年老辞官归里，听说他现在已是承德人了。

坐花主人说：做管理教化民众的官员，能够不顾惜自己的身家性命以救万民，确是无愧于百姓父母之责任了。但是，却使他生活窘迫，孤独病死狱中，灵柩弃置古庙，遗孤幼子沦为佣役，困厄连绵。这样看来，有心做善事的人，能没有畏惧吗？然而，死后做了冥官城隍，生前留下爱子独苗；那一方的百姓择地安葬遗骨，建祠享祭，又在京都访寻公子，诚挚之心感通梦示，而得以迎归本土；使其出离困顿而平步青云，为他供给丰足的衣食，成立温馨的家室；又延名师加以训导，以诗书陶冶其灵性，激励他在仕途上奋进，才使他得以展翅高飞，奋蹄大道。真所谓“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施公的奉献固然厚重，民众的回报也达到极至！虽说行德政者的恩德足以感动受恩民众朴实的心胸，而民众亦感恩不忘，载思载德，时间虽久而必求报之于他的

儿子，才能一畅其怀。这样的民心民风，实具古道衷肠的敦厚！

鬼文入彀

三十金堪成进士，大慈悲获大便宜。

吴中作令时存恤，无限深情互报施。

皖江诸生某，（皖江，即安徽。）赴金陵试。（试，乡试。）阻风不得发，舫舟江浒，（舫，音蚁。浒，音虎。舫舟，犹言泊舟。江浒，犹言江滨。）登岸闲游，迤迳入一村，见有数人议于途，咨嗟叹悼，若无可为策者，耳中隐隐闻哭声。又行数武，哭声益近，音兼哀怨。

又遇数人搓手顿足，嗟叹之状，与前遇者无异。惟闻左侧一人曰：“此时若得一大慈悲人，慨然助以一棺之费，今日之事尚可两全。”众曰：“正尔为难，（正尔，犹言惟此。）何言之易也！”

生闻之，拱而询曰：（拱，拱手。）“诸君何忧之深也？行道之人，（行道，行路也。）可得闻欤？”众皆谓左侧者曰：“是殆君所谓大慈悲人也！（殆，盖也。）盍语之？”左侧者曰：“安知其非也？”

因具以告生，曰：“此地皆某一姓聚族而居。族弟某，死而遗其妇，能守节，子仅数龄。妇事舅姑孝，纺织以供甘旨。（甘旨，美味也。供甘旨，奉养之谓。）一月前舅病，延医购药，悉索一空，（【左传·襄公】悉索敝赋。【按】悉索，搜括之谓。）昨死矣，无由得棺木，不得已，将鬻妇以为殮。妇方恨不能终守，又痛舅恋姑，且难舍其子，自昨至今，痛极而晕者数四。某等又因连年荒旱，不名一钱，叹族中有此节孝之妇而不能保全，故相与太息耳。（【说文】大声叹曰太息。）”

生闻之，慨然曰：“需金几何便可成殮？”众曰：“但得三十金足

矣。”生因邀众入舟，出银示之，曰：“某此行携四十金，当分三十金相赠。留此十金，足终场事。”众皆感叹。有泣下者曰：“此真大慈悲人矣！”适风色转顺，舟子挂帆欲行，（帆，同帆。）生急挥众上岸，彼此匆匆，（匆匆，急遽之貌。）各不暇诘姓氏，拱手致谢而别。

生至金陵，资用不给，贷于其邻之贸易金陵者，（贷，音代，借也。）得免匮乏。（匮，音愧，竭也。）及入场，先有老者兀坐号舍中，（兀，音误。兀坐，正坐不动貌。）诘其何自，（何自，犹言何来。）曰：“与子同号。”生殊惘然，（殊，极也。惘，音罔。惘然，不解貌。）惟觉号舍甚宽，与老者共坐一榻，不嫌狭隘。（狭隘，仄小也。）

遂互询里居姓氏，（互询，彼此相询也。）并金陵考事，谈文讲艺，相得欢然。将寝，老者曰：“子安睡，勿问我。”及四鼓，题纸下，见老者伸笔疾书。欲起，如被魇者，（魇，音演，梦惊也。又读压，义与压略同。）昏然复睡。

至次日交午始醒，则老者不知何往。取己卷视之，草稿字迹已满。大讶，展读则文雄浑而诗工雅，四艺皆备，真抡元夺魁作也。异而询号军曰：“同号之老者何往？”号军漫应之曰：“去矣！”生遂不复置诘。（置诘，设问也。）疑与老者素昧平生，何忽为创文艺。反复展读，叹赏不置。执笔构思，不能别成一字，遂照录之。

及二场入号，则老者又已先在，迎谓生曰：“合与君有宿缘，（宿缘，前世之因缘也。）复得同号。”生以头场事致谢，而咎其不别而行，（咎，犹责也。）曰：“丈人胡再不谋。（四字出《左传·襄公》。【按】胡同何。）”老者笑曰：“宿世中应偿君数篇文字，是有鬼神知之，何

劳致谢？暮夜，君但高卧，幸勿多问。”如其言。

及次日起，则老者又不知所在，而经文五艺皆成矣。三场亦然。场后往其寓访之，无知者。生以事涉怪异，（涉，犹关也。）不敢以语人。

及归，登舟将解维。（维，系也，舟之索。）忽岸上一人奔之，求附舟。视之，前同号之老者也。见生拍掌曰：“真与君有宿缘，又相值矣。”生喜，亟招之入，询其行李，曰：“某孑然一身，（孑，音杰。孑然，无偶貌。）别无长物。（长，音常，余也。【世说新语】平生无长物。【注】无长物，犹言无余物也。）”询其家居，曰：“前途君自知之。”

及至前泊舟处，老者指岸上一村落曰：“此即某家居，某请先行。不嫌蓬筦，（筦，音毕。【杜甫诗】诏许归蓬筦。【按】蓬，蓬庐。筦，筦门。凡人谦言其居室之陋，即谓之蓬筦。）盍赐过从？”遂匆匆登岸。生亟从之，逡巡入村，其行甚迅，追之已渺。（渺，音藐。已渺，犹言不见也。）

彷徨间，（彷徨，音旁皇，观望不前貌。）遇前募棺者，拱揖道傍曰：“先生返乎？”生亟以老者姓字询之，其人惊曰：“此某之族叔，歿已月余，即先生向者解囊为之殓殮者也。（解囊，出己财以助人之谓也。）”生大讶曰：“是何言欤？此君三场，皆与某同号，场后又偕余同舟而返，送之登岸，目睹入村。今若此，岂遇鬼乎？”

其人益骇曰：“然则真某叔之灵也！（灵，魂也。）某叔固宿儒，（【后汉书·班固传】故司空掾桓梁，宿儒盛名。【按】宿儒，犹言积

学之士。)博学擅文誉，(擅，音善，专也。誉，名也。)久困场屋，
赍志以没。(赍，笺西切，音祭，平声。【江淹恨赋】赍志没地。【按】
赍志，犹言抱志也。)八月初，族婶曾梦叔来别曰：‘将赴金陵报棺殓
之德，即藉其文福，(藉，借也。其，指某生言。)以明数十年屡蹶名
场，(蹶，音致，顿也。屡蹶名场，犹言其屡次不中也。)非战之罪也。
(句出《史记·项羽纪》。【按】此句借用，犹言非文章之故也。)’今
先生所遇，适与梦符，何其神也！渠家姑娘，(渠，音渠，他也。)感
君次骨，(次骨，深刻至骨也。)屡嘱某于江岸祗候，(祗，音支，敬
也。)冀得邀先生一顾为幸。今既有是异，请同往渠家一决之，何如？”
生遂与偕行。

至则茅屋笋门，萧然环堵。(堵，音睹。【陶潜文】环堵萧然，不
蔽风日。【礼记·儒行篇注】环，围也。堵，垣也。方丈为堵，东西南
北各一方。)堂前素帟白烛，画像高悬。募棺者指谓生曰：“此即族叔
某之灵也。”近而视之，俨然同号之老者也。生遂备述号中相遇，及
代草试艺事。募棺者入告，其姑娘及孤子，并出罗拜致谢。

生亦恻然逊让曰：“某荷丈人高谊，薄施而厚报，感实不朽。果
能一第，(第，谓登科也。)富贵共之，不敢负大德。”因向灵几展谢
而别。

榜发，果捷高魁。次年成进士，作令吴中。时存恤老者之家，招
其子至署，延名师课读。后竟藉以成立，入词馆。

坐花主人曰：为善发于至诚，是为真善。某生之分金买棺，岂有
丝毫干誉望报之心哉？(干，求也。)直以哭泣之哀，既足增其感；

节孝之行，又足生其敬。爰以真恻隐，发为大慈悲，可谓至诚君子矣！九原戴德，不避幽冥之嫌；八艺代成，遂捷春秋之榜。薄施厚报，人亦何惮而不为哉！

【白话】

安徽有一位秀才，到金陵去赶考，由于风大不能行船，船只得停在江边等候。他就上岸闲游，信步走来，进了一个村庄。他看见有几个人在路上议论着什么，哀怜叹息，好像是想不出办法的样子，他同时听到隐隐约有哭声传来。又向前走了一段，哭声更近了，其中充满哀怨。

他又遇到几个人也在议论，搓手顿脚，叹息不已，与前面遇到几个人相仿。他只听到左边的一个人说：“这种时候，如果能遇上一个大慈悲的人，慷慨资助一副棺木费，今天这件事还可落个两全。”大家同声说：“就这件事最难办，你说的可真容易！”

秀才听到这里，就上前打了一躬问：“各位为什么事这样忧愁啊？能不能让我这过路人听一听啊？”众人都对左边的那位说：“他大概就是你所说的那位大慈悲人啦！你怎么不开口哇？”左边的那位说：“你们怎么知道人家就不是呢？”

于是他把事情前后讲给书生听了。他说：“这里的住户全是同一族姓。我们有位族弟死了，留下妻子和一个仅几岁的儿子。这位弟媳守节不再嫁，对公婆很孝顺，靠双手纺纱织布供养公婆和儿子。一月前，公公得了病，家人请医买药，用完了家里的钱。昨天公公死了，

家人无力买棺木，不得已，准备把弟媳卖了，好装殓死去的公公。弟媳既恨自己不能终守贞节，又悲痛公公的死和舍不下婆婆孤身一人的悲惨处境，更难丢下她才几岁的儿子，从昨天到今天，悲痛至极，已昏死过去四五次了。我们这些人，又因连年荒旱，家里拿不出一文钱，只能眼看着我们族中出了这样既贞洁又孝顺的媳妇，而又无力保全他们，所以叹息。”

书生一听之下，慨然说：“需要多少钱才能办完丧事？”众人说：“只要三十金足够了。”书生就邀请大家来到船上，把随身带的路费拿出来，说：“我这次出门带了四十金，拿三十金送给你们。我留十金，足够赶考用了。”大家都很受感动，有的竟流下了眼泪，说：“这真是大慈悲人唷！”恰巧风势转顺，船老板升帆要开船。书生急忙催促众人上岸，来不及互问姓名，匆匆拱手告别。

书生来到金陵，钱不够用，只好向在金陵做生意的同乡人借贷，勉强够用。到了开考入场那一天，他走进自己的号房，看见已有一位老者先已端坐在那里。书生惊讶，问他从哪里来，答说：“与你同号。”书生感到不解，只觉得号房很宽，与老者共坐一榻，不显狭窄。

两人互通了乡籍姓名，并谈及金陵考试方面的事，又聊起写文章和考场技艺等，很投机。到了睡觉时分，老者说：“你就安心睡觉，不要管我。”到了四更天，考题发下来了，只见老者提笔疾书，书生想起来看题，只觉像是发了梦魇，动弹不得，便昏昏然睡着了。

书生到了第二天近中午才醒过来，不见老者，不知哪里去了。他拿起自己的考卷一看，草稿纸上已写满了字迹。他大吃一惊，打开稿

纸一读，文章写得雄浑，诗作对仗工整，意趣高雅，四艺都完备了，真是抡元夺魁之佳作。他满心诧异，伸出头去问守号军：“我同号的老者去哪里了？”号军心不在焉地说：“走了！”书生也就不再多问，心里却疑惑不定，心想我与老者从不相识，为什么他忽然代我写文作诗呢？他将文章反复读诵，赞叹赏识不已。自己提笔构思，他却另外想不出一个字来，就只好照抄在正卷上。

到了第二场他走进号房，那老者又已先坐在那里了，迎着书生说：“我该当与你有宿缘，又是与你同号。”书生向他致谢头场的事，并责怪他不告别一声就走了，说：“老先生为什么不再考一次试试运气？”老者笑着说：“我前世欠了你几篇文字债，这只有鬼神才清楚，何须劳你致谢？今天夜里，就请先生安心休息，不要多问。”书生就如他所说而行。

第二天书生起身，又不知老者去了哪里，经文五艺都已作好。第三场依旧如此。三场考毕，书生前往老先生所说寓所去看望他，都说不知有此人。因为这件事很怪异奇特，书生也不敢告诉别人。

到回家时，书生上了船，马上解缆开航了，忽然岸上跑来一个人，要求搭船。书生一看，正是同号的老者。老者一见船上站的是书生，就拍手高兴地说：“真和先生有宿世之缘，又相遇了。”书生也很高兴，急忙招呼他进了船舱，问他的行李在什么地方，他说：“我孑然一身，没有多余的东西。”问他家在哪里，他说：“到了前面，你自会知道。”

当船来到以前停泊的地方，老者指着岸上一座村落，说：“我家就住在这里，我就先走一步。如果先生不嫌茅屋柴门简陋，就请过来

坐一坐。”说罢，匆匆上岸，书生急步跟上岸去，见他速度很快，不一会就进了村。等书生赶到，已不见其人影。

正在书生东找西寻不知往哪里走时，遇上了以前向他募化棺木的人，站在路边向他拱揖问好，说：“先生回来啦？”书生急忙说出老先生的姓名，问他认不认识。他十分惊讶，说：“他是我的族叔，死了都一个多月了，就是你出钱捐棺殓的那个人。”书生为之大惊说：“你这是说的什么话？这位老先生三场考试，都和我住同一个号房，考毕后，又和我同搭一条船返回来，我送他上岸，亲眼看着他走进村子。照你这么说，我难道遇上了鬼不成？”

这人一听更加惊骇，说：“这么说，真是我叔的灵魂了！我叔本就是一位饱学之士，博学广识，很有文名，长期考取功名不成，怀志未酬而死。八月初，我婶母曾经梦见我叔前来向她告别说，他要去金陵报答棺殓之德，同时要借助那人的文福，来证明一下他这多年考场失败，并不是自己文章不好。今天先生遇到的事情，正好和婶母的梦相符。他家婆媳感受先生之恩，铭心刻骨，多次嘱咐我常去江边守候，希望能见到先生，请来家中坐一坐。今天既然有这等灵异之事，就请先生随我去他家一趟，落实一下，你看怎么样？”书生就随他一起往前走。

来到一门前，只见墙门破旧，茅屋数间，四面土墙围绕，堂屋里挂着素帏，供桌上一双白烛，中间悬着画像。那人指着画像对书生说：“这就是我叔叔的灵位。”书生上前仔细端详，俨然是那位同号的老者。书生就把他俩在号房中相遇，以及代他起草答卷的事说了一遍。

那人就走进里面去通知婶母。不一会，一位老婆婆就和儿媳带着孤子一起出来，向书生罗拜叩头致谢。

书生内心感到一阵酸楚，逊让说：“我深受老先生高谊，薄施而得老先生厚报，永生不忘。如果我真能考中第一，富贵我们两家共享，我不敢有负大德。”说完，书生转身向灵位叩拜致谢，然后就告辞回了老家。

等到发榜，书生果然捷登高魁。第二年他又成进士，到江苏做了县令。他随时给老者家以照顾，并把老先生的孙儿接到县署之内，请老师教读。后来孙儿也长大成人，功名成就，入了翰林。

坐花主人说：做善事发自真诚的心，才是真善。这位书生拿出钱来买棺木时，丝毫没有想求名誉和希图报答的心念，完全是受哀怜之哭泣的感动，对节孝之行油然而生的尊敬，萌生真实的恻隐，而激发出大慈悲，可谓是至诚君子！死者不避幽明两隔之嫌，代笔成文，助成书生登捷秋榜。薄施厚报，人们又是担心什么而不愿去做善事呢！

冷甲

借宿原来别有缘，纵私图利置田园。

詎料狼心遇虎肺，新桥河畔已逢冤。

曲阿之东乡，（曲阿，即丹阳县。）有冷甲者，家贫无行。（句出《汉书》并《史记》。）尝于薄暮，有客投宿其家，赠遗颇厚。居数日，与冷妻私。冷利其资，知而故纵之。（故纵，故意放纵之也。）旋别去。去半月复来，出金珠玉帛甚伙，（伙，音火，多也。）以若干与冷置田宅，余以授其妻，令窖而藏之。（窖，音教，掘地藏物曰窖藏。）自是往来频数，（数，音朔。）冷以此致殷阜。（殷阜，富也。）

居久之，踪迹颇露，知其为盗，冷亦不以为嫌。后忽数月不来。一日有急足至，（急足，送信者之称。）以客书授冷，则以行劫吴中巨绅家，遭捕入吴县狱，招成矣。（招，有罪自承之谓也。）幸非首盗，能善为谋，犹可免一死。嘱冷速携银至苏，代为经营，情词哀恳。冷得之，密与其妻谋，恐活之为终身累，因星夜携银至苏。见盗，给以设法代谋，（给，音殆，欺也，骗也。）必可得当以报，（得当，办理妥当之意也。）而阴行贿以实其罪。（行贿，用钱之谓。）转自从犯移作首盗，立决之。

盗死后年余，冷入城，与数人偕行新桥河畔，大叫曰：“彼来矣！”又曰：“彼持叉叉我矣！”号呼倒地而毙。

【白话】

丹阳县东乡，有一人叫冷甲，家境贫穷，行为卑劣。有一次，天近黄昏，来了一位客人，请求在他家投宿，给了很多钱。此人一连住了几天，就和冷甲的妻子勾搭上了。冷甲因为贪图他的好处，心里明白但装着不知道。

后来客人走了。半个月以后，他又来了，拿出一大堆金银珠宝，分出一些给冷甲置田产房屋，余下的交给了冷甲的妻子，让她窖藏起来。从此他经常来来去去，冷甲因此而富了起来。

久而久之，这人的行踪也就显露了，冷甲知道他是盗贼，却并不嫌弃。以后几个月不见他来。

一天忽然来了一个送急信的人，拿出一封信交给冷甲。一看信，冷甲才知道，由于他去偷盗吴县一家巨绅，被捕入了吴县监狱，已经招供。幸好他不是首犯，如果想点办法，还可免除死罪。信中嘱咐冷甲，尽快带上银两去苏州，替他走走门道，通关节，言辞之间十分恳切哀伤。

冷甲就与妻子商量，怕让他活着出来成了他们终身之累，就收拾银两，星夜动身来到苏州。见到了他，冷甲就假言骗他说，一定设法救他，一定没有问题，而暗中贿赂上下，加重他的罪。此人自从犯转成首犯，不久即被处死。

这个盗贼死后一年多，冷甲进城，与几个人一起走在新桥河边，忽然大喊：“他来啦！”又说：“他拿叉子叉我！”如此号叫着，倒在地上就没有气了。

附：戒杀牛诗

戒杀牛诗

汪绍庭

一犁春雨在田畴，稼穡勤劳望有秋。
播种及时须叱犊，催耕致力亦惟牛。
功施畎亩偏遭杀，命丧郊原若犯酋。
未到宰场先齧觫，可怜两眼泪长流！

跋

谨览是书所载，救眉急于俄顷，即获报于无穷。人每有慕之，而惜罕逢其会者。按为善之道，不可枚举，患无心不患无门。积善之报，如影随形，欲利己必先利人。窃观至急至难，未有甚于水火者也。每见祝融肆虐，贫民小户，猝遭此厄，伤惨情形，目不忍覩。又如洪水滔天，庐舍漂没，哀鸣嗷嗷，坐以待毙。如欲种德，此时极好机缘。查明被灾户口，暗施银洋抚恤。或施数洋而可救一命，或数十洋而可活全家。其在殷富者，固宜慷慨乐输，即无力者，亦当转辗劝助，共厥事，则其功讵有限量哉！下救人命，即上格天心。福善祸淫，报施不爽；五福三多，可坐而致，何必以罕逢其会为憾乎？夫行非常之善，必有非常之功。天道好还，古今屡验。用附数行于篇末，敬为世之仁人君子劝焉！

【白话】

看了本书所载的故事，就可知道，救人燃眉之急于一俄顷之间，获得的后报却绵长无穷。人们往往十分羡慕，但总是惋惜难以逢到这种行善的机会。细想起来，为善之道很多很多，不可胜数。怕只怕没有为善之心，而并不是行善无门。积善得报，如影随形。想利己，必须先利人。

就我所见，急迫至极的大难，莫过于水灾火险。每每见到大火肆虐，贫家小户突然遭到这种困厄，伤惨之状，目不忍覩。又如洪水滔

滔，茅屋瓦舍随水漂没，饥民嗷嗷，无家可归，无食果腹，只得坐以待毙。如想培植阴德，这是极好机缘。了解清楚受灾户口，暗施钱财给以抚恤，或施数元以救活一命，或送数十元可救活一家。那些殷实富户，当然应该慷慨乐捐，没有财力的人，也应尽力劝说捐助，共同完成这样的善事，功德就难以限量了！救人命，就合天心！善者获福，淫者招祸，施与报，不差分毫。五福三多，可以如愿而得！何必以为没有机会而叹息！行非常之善，必有非常之功，古今无数事实就是验证。

以上这几句话，写在书尾，以诚敬之心劝勉世上的仁人君子们多行善事！

醒迷录

醒迷子 述意

某先生 著

《醒迷录》弁言

余幼年失教，曾犯外淫，以致终身偃蹇，不获一衿；娶妻买妾，并无子息。近复大病浹旬，亲见鬼卒以绳缚身，四肢不能运动，而心内了然，知宿孽之相缠也。病中无聊，因思各行中之恶习，如得再生，当刊书以劝之。每想到一行，则绳解一条；想到六七行外，则绳已尽解，全身能蠕动矣。自念身犯首恶，安敢劝人，然前车之覆，可作后车之鉴。用是草创其意，敦请某先生代余立言。先生亦以其闻见助余不逮，且言子弟幼时，全赖父师防闲，所以处处责重父师，此诚先生之卓见也。梓而播之，冀以宽余之冥谴尔。

醒迷子谨识

总 论

淫为万恶之首，而首恶之最重者，莫过于奸幼女幼童。伏查大清律例，强奸未至十岁之幼女幼童者，照光棍例斩决；强奸十二岁以下、十岁以上者，拟斩监候，和奸者，虽和同强论，即强奸未成，审有确据者，发烟瘴地方充军。盖幼女幼童情窦未开，又易欺易制，即有和情，亦由诬骗，所谓立法诛心也。

然律例虽严，必经告发，而后能治之。每有幼时被污，而胆量虚怯、隐忍不言者，亦有父母知之，顾惜体面，不得已而忍下者，所以恶徒易于漏网。然幸逃王法，难免天诛。短命、贫穷、绝嗣，现眼现报，而死后堕畜生道，又不待言。

幼女常在闺中，苟非下愚之父母，犹易保全女身。至于幼童，父母以为男子也，而不防之，往往年未成童，被人引坏；即不必有奸污之事，而情欲早开，即有短折之患。先哲云，子弟宁可终岁不读书，不可一日近匪人，真金玉之言。又云子弟自七岁以至十七岁，除胞弟兄外，断不可使之同外人宿。

世认只知防幼女，而不知防幼童；只知幼女不可与外人宿，而不知幼童不可与外人宿，是大疏略处。富贵之家，犹易防闲；贫贱之家，最难保护，盖其家计不足，不得不令子弟出外谋生也。嗟乎！人莫不有子弟，则见人之子弟，当思我之子弟。故凡奸污人之子弟者，人亦奸污其子弟，风流冤债，加倍偿还。而为父母者，防幼童当如幼女一般，方免意外之变。

世人笑人骂人，皆知有鸡奸之事，而于自家子弟，往往忽焉不察。故子弟之已成人者，须防奸污人之子弟；而子弟之未成人者，尤须防其被人奸污。不惟自家之子弟宜防，即人家之子弟寄托于我者皆宜防。法治于已然，而教行于未然，与其贻悔于已然，不如预防于未然。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即种玉蓝田之道也。特拈出七行如下：

一、蒙馆中之幼童，塾师宜防也

村市中之训蒙散馆，难成子弟，易坏子弟。人但知送子弟读书，而不知其中有鸡奸之事；即塾师亦但知教子弟读书，而不料其中有鸡奸之事。盖散馆人杂，良莠不齐，非有然犀之智，未易穷其怪状也。最上之策，勿令幼童夜宿馆中，即白昼同堂读书，内有嗜欲已开者，勿令幼童与之相近。有事耽阁，须令幼童归家，断不可先生在馆外，而弟子在馆中。每见塾师因学生太多，则令徒之稍大者代教幼童，尤为误事。人之子弟、己之子弟，读书犹其余事，须以保全子弟为要。时时体察，日日防闲，一步不可离馆。若有疏虞，所得之利有限，而所造之罪无穷。大凡训蒙一生，而后人反不昌达者，皆误人子弟之报也。此中鸡奸之案，不胜枚举，姑列二条于后。

○某邑富翁，延师于家课其子弟，并约邻人之子弟附馆。邻人以翁固长厚人也，欣然从之。翁子嗜欲已开，而翁不知，师亦不防也。凡附馆之子弟，多被奸污，隐忍不言，人亦无知之者。此子弱冠后另从某师，闻师日讲淫恶报应，方悟前非，诉其身犯之罪。师劝其痛心

改悔，力行善事，以图晚盖，此子亦颇听之。奈种恶太深，天诛不宥，娶妻后，连举二子皆殇，不数年身染瘟疫，势将不起。翁为之修斋忏悔。此子自言身受冥刑极苦，哀号数日而亡。

○某邑塾师训徒一族侄，年过成童，颇能记诵，而胸中贸贸也，师以之为大徒。凡幼童有未识之字，师不耐烦，即命族侄代教；师有耽阁，亦命族侄代教。其族侄因挟师势以欺压幼童，而幼童中有师之胞侄，竟被鸡奸。盖其不能认之字，师必责之，谓尔何不求某兄，而不知其族侄即挟认字以奸之也。嗣后族侄短命绝嗣，而师亦死于非命，子孙沦落。

嗟乎！此师误人之子弟，并误己之子弟，得罪天地神明，得罪祖宗父母，恐子孙犹不仅沦落也。愿以告世之为童子师者。

二、武棚中之幼童，教师宜防也

国初文武同途，士之在文庠者，许中武科；在武庠者，许中文科。嗣后文武分途，文士不习弓马，武士不知诗书，而风气因之日降矣。今之教习弓马者，名曰武棚，每日射箭走马之外，闲暇甚多，邪言妄语，易起淫心。每有无聊棍徒，以学武为名，日嫖夜赌，习以为常。良家子弟，年甫成童，父兄以其读书无成，送之学武，岂知弓马场中，实为藏奸之地？每有良家子弟，而被棍徒奸污者，凡教武棚之师，皆当于此留心。而人之子弟未过二十岁者，尤不可送入武棚也。

○尝见某邑富翁，延儒师课子。师谓其子姿性愚拙，读书恐难成

名，而富翁固急于求名也，因令其子改业学武。其子庸懦，在武棚中，竟被同学之虎而冠者据为外室，丑声藉藉，而教师不知，富翁亦不知也。其子从此交接匪人，放辟邪侈，无所不为，翁未就木，而家产荡然矣。

三、书吏中之幼童，招师宜防也。

各衙门所用书办良莠不齐，每日办公事外，大伙闲谈，何所不至。为招师者，当思他既拜我为师，即如儿子一般常常教导他、提醒他，如同事中有行止不端之人，勿令其与之聚处，勿令其与之同眠，方是保全徒弟之道。况为书吏者，多系良家子弟，学而未成，借公事为出身之途，参满考职。一般为官治民，每有书吏出身，而官至道大员者，则萧曹门下之贵重为何如也！乃有平日害人之棍徒，身无倚庇，每遁入公门，或恃赌局以谋生，或借笔刀以渔利，少年子弟与之同游，往往为其所害。故书吏一途，非脚根立定之子弟，断不可送入衙门，以其中有匪人，容易引坏子弟也。

○尝见某邑奸徒，于某房充当书吏，其同事之少年，多有被其奸污者。一典吏厌其所为，乃斥逐之，此人后竟饿死云。

四、雇工中之幼童，家长宜防也。

中人之产，或有百亩之田，或有数十亩之田，甚或佃人之田，不

能自耕种也，必有雇工，俗谓之长年，养牛则用牧童。长年多半年壮，牧童多半年幼。年壮则情欲已开，且多单身无室，而以牧童与之同宿，往往被其奸污。夫牧童亦人之子也，因家贫而为我牧牛，如寄我家长养一般。为主人者，须留心体察，另与之帐被，不可使与长年同宿，方免奸污之患。尝见农家有雇工鸡奸牧童，因而兴讼，牵累主人破家者，不可不防之于始也。且有愚昧之家，所用雇工，而以幼童与之同宿，尤属糊涂之至！闻一幕友云，在某邑雇工鸡奸主人之幼童，审验属实，将雇工办斩立决，然而子已被污矣，父母不慎之过也。

○尝谓农人之家，少读诗书，不明义理，往往雇工出入，不避嫌疑，以为彼固粗人也，而不以淫乱之事防之。不知此辈在外口中所言，耳中所闻，大都淫秽不堪之语，而且不知王法，不闻因果，贫苦中年，未曾娶妻，体强欲炽，人情所同，日近主人内室，有不垂涎者乎？以予所闻，雇工之奸主人妻女者，指不胜屈。家有读书识字之人，即当细玩此段，讲示家人，务严内外之界，以杜渐而防微也。

又开店之家，所用爨夫，俗谓之火房，其弊亦与农家略同。俗语云，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最为切当。人苟不犯邪淫，断不至于少衣缺食。故凡人之终身贫困者，大都身犯邪淫。庶民之家每有雇工，常将此言告之，亦足遏其邪心，然而家范总宜自立也。

五、商肆中之幼童，掌柜宜防也。

富商开立字号，自有伙规。伙规之善者，较学馆为严肃。其次如

织锦机房、绣花线铺、钱铺药铺、衣铺鞋铺，一切生意行中，或东家自为掌柜，或另请先生掌柜，往往招徒弟，名曰学生意。尝见成都、重庆等处，生意大者，徒弟多至数十人。此皆人家孩子，父母岂不心疼？割爱送来，只为谋衣谋食。多有幼时因贫而来，后日发达，竟成偌大财主者，所以生意行中之子弟最难限量。但徒弟多则人杂，长幼同居，每有鸡奸之事。为掌柜者，于初来之幼童，必当体察之，安置之，保全之。我费一番心，他感一番德，异日成人，必当饮水溯源。且爱惜人子弟者，天必昌其后嗣，此一定不移之理也。

○某肆某商，善经营而财终不聚，且无子，予颇怪之。识者曰：彼素有断袖之癖。凡来肆学徒者，多被鸡奸，其绝后也宜矣。

○某县某商开烧酒坊，一童子来卖包谷，留之午饭，醉以酒，因奸污。顷被冥司摄去，下抽肠地狱。还魂后，脏头生疮，痛苦难堪。闻其现身说法劝人，其病稍减，则子弟之在贸易场中者，不可不引以为戒也。

六、技艺中之幼童，艺师宜防也。

世上穷人太多，执一艺以成名，皆可养生，皆可成家立业。故凡百工技艺，造到好处，皆可名震一乡一邑。而穷人之有子弟者，既无恒产，则必使之学艺。或亲族引诱，或朋友举荐，慕我之艺而拜我为师，是为徒弟。我尽心教他手艺，他日艺成，自立门户，必不忍忘师。乃有不良之辈，人家子弟从他学艺，反将人家子弟奸污，即师有良心，

不至如此！而徒弟中之小者，须防其被大者奸污，必多方保全，方是为师之道。且彼学艺于我，随我各处行艺，年纪太幼，不可令他同外人宿。徒弟与儿子一般，不可不用心堤防也。

○尝见一木工携一徒弟，到处不离，以为彼固爱之也，不知名为师徒，暗为夫妇。其后木工双目竟瞽，并无子嗣，人皆指为淫恶之报云。

七、奴仆中之幼童，主人宜怜也。

宦家使用奴仆，俗谓之跟班，大都贫家子弟，为衣食而来。我生富贵之家，所以能用奴仆，假如我生贫贱之家，未必不为人之奴仆；人家子弟，今日为我之奴仆，安保我家子弟，他日不为人之奴仆。易地相观，何忍贱辱？况古人所用奴仆，买定终身；今人所用奴仆，多系暂雇。欺其贫弱，而奸污其身，则主人之体统不尊，反矛相刺，弊有不可胜言者矣。

每见人之好外者，喜用情欲未开之幼童以为小跟班，凌以势力，恣其鸡奸，即衣冠场中，恬不为怪。岂知忍心害理，莫此为甚。《阅微草堂》载，某宦好奸仆童，后家零落，其子投某绅为仆，自委身于主人，被奸而泣。主人问曰：尔既不愿，何为自陈？宦之子曰：我见我父当日所用之仆，皆是如此，以为此固仆事主人之例也。绅悚然遣之。即此以观，能不令人汗下？

以上七行，总其大概，所言某邑某人，皆予所目见耳闻，实有其

事者也。不书其名，欲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耳。窃谓禽兽不择配偶，故为禽兽，然雄与雌交，雄不与雄交。犯邪淫，禽兽也；犯男淫，禽兽不如也。彼此成人，厥罪惟均，至幼童，则知识未开，非以力胁之，即以计诱之。一被玷污，愚而贱者，从此不齿于人群；稍有骨气者，他日必报此仇。冤孽纠缠，伊于胡底。

伏愿有父兄之责者，于已成人之子弟力戒之，于未成人之子弟预防之。至于为人师长，犹如父母一般，所以师与君亲并重，七十二行皆有师，即皆有保全子弟之责。我能保全人之子弟，天亦保全我之子弟，不必银钱布施，而造福无涯。故人乐有贤父兄，尤乐有贤师长也，此为良家子弟言之也。若夫优伶生旦，献媚乞怜，似无妨碍，而以雌雄之理推之，亦非人道所宜，束身自好之士，必不肯受其累也。

无名氏有俚言十二句，最为扼要，今附录之。

子弟未交十七岁，莫使他同外人睡；

子弟已交十七岁，莫与他家幼童睡。

邪淫易犯是鸡奸，变禽变兽变非类。

明有王法暗有神，阎王殿前要查对。

得个人身万劫难，不犯邪淫便尊贵。

愿告世间贤父兄，各自防闲休愤愤。

附：幼女

女子不读书亦自无妨，即使之读书，必家有专馆，不杂外人而后

可。每见不晓事之家，竟将女孩送至外馆，谓其幼而无知也。且有女孩已过十二岁，任其门外优游，不知防闲，有养无教，实属糊涂之至。

今录所闻见如左：

○某邑孝廉，家颇饶裕，延师课子，约里人附馆，里中某氏幼女与焉。女十一岁，孝廉之子则十五岁矣，因同学，于是调奸之。女之父母不觉，孝廉亦不觉也。后孝廉之子，娶妻一载，尚无生育，病狂丧心，赴水而亡。其子虽由天诛，实孝廉自杀之也；而此女异日成人，抱恨终身，独非父母之过乎？

○某生读书某寺，邻女十二岁，时在寺外游玩。父母以其幼也，而不禁之；旁人以其幼也，而不怪之。某生时与之言，或买食物相赠，女虽受之，情窦实未开也。一日女于寺外观戏，生因诱入书室，扃户奸之。事无人觉，而此生落魄终身，竟无子息。因讳女之姓，而自言其事以警人。

○某邑某村贫家女孩，十岁游玩于野，被一壮夫携至林藪，奸污之。其父追缚奸夫，打之几毙。邻人劝释之，卒未鸣官。天下之事，固有迥出情理之外者，所以人家女孩，总以防闲为要也。

○某夫人家居，蓄一小婢，约十一二岁，竟被府中六十余岁之更夫调奸之。众人皆知，而夫人不知也。其更夫因他事被逐饿死，而夫人晚景亦不甚佳。人之使婢女者，须知彼亦人女，保成完璧，妥为择配。其祖宗父母，感恩泉下，必有结草衔环之报也，此莫大阴功也！

○某大姓一子，聪慧绝人，七岁能诵十三经，文亦斐然成章，盖神童也。乃防闲不谨，十二岁便奸婢女，十三岁游庠，而十四遂夭折

矣。凡宦家子弟，幼时须防其奸污婢女，勿谓其为下贱之人，不必爱惜。须知天道无私，报应丝毫不爽也！

○某村某姓，家中产，与某妇通，因奸其童养之媳。继而产破奇穷，生一子，颠连困苦，及成人，为棒客死于刀。某老而无归，死于沟壑。莫道老天无报应，十年前后看如何。吁，可畏哉！

邪淫之罪，莫甚于奸寡妇、尼僧、室女、良家妇，至奸幼女，而邪淫之罪极矣。人生一切，福泽皆有神司，乃因一念之差，折尽平生之福，冤冤相报，累劫不休，惨也何如？然物必先腐也，而后蛀生之。故凡幼女之失身于人者，皆由父母之疏于防闲。谚云，养女容易教女难。则凡人之为父母者，不可不刻刻留心也。

或问娼妓可狎乎？予应之曰：娼妓大开门户，固较诸奸为轻。然人身为父母之遗体，不自贵重，有甘与娼妓为偶，不孝之罪已大。况娼妓年皆少壮，亦未尝无生育，我与之交，而彼忽有身，是明明将自家儿女，送入娼妓行中矣，可不戒欤！可不畏欤！

○某省一娼，有子八岁，颇俊秀。诸生日在娼家宴饮，因戏谓娼曰：“此为谁氏子？”娼曰：“诸君勿轻视之，其翁乃某官，父即某公子也。昔公子在我家，留连两月有余。我并未接他客，后有孕生此子，而公子无良，竟不来赎。”诸生中有识某公子者，细玩之，神情宛肖，后不堪问矣。

○某官入都，昵一名娼。几半载，娼有孕，后生一女，而某官已出都赴某省矣。会有幕友赴都，因寄信于娼，为之先容。比幕友至娼所，见一女孩八九岁，神情酷肖某官，叩其故，娼备述之。幕友欲赎

以还某官，而娼坚不允，为之浩叹者数日，后则不知下落矣。

人生在世，不犯邪淫便是完璧，有根器的犯邪淫，折除福祿，殃及子孙；无根器的犯邪淫，少衣缺食，短命绝嗣。天理昭彰，报应丝毫不爽。予所见闻，书之不胜书矣。然或少年失教，不幸误犯，猛自回头，痛心改悔，力行善事栽培，久久亦可转祸为福。若终身执迷不悟，近报在自己，远报在儿孙，断断不能侥幸逃脱也。《文昌戒淫诗》云：

劝君莫借风流债，借得快时还得快。

家中自有还债人，你要赖时他不赖。

读此能无悚然？

○某邑某生，年十五六岁，甚聪慧，与某幼童同学偶遇一小人勾引，遂与某幼童私有奸淫之事。因之聪明日闭，文字日退，连年疾病，势将不起。一日昏迷，被冥司掇至一室，审讯冥司即分示左右侍者查某生案卷。少顷，一侍者持一簿云：“某生寿该六十三年，十八该进学，二十三该中举，二十四当生一子。因奸淫幼童，罪大恶极。”冥司大怒曰：“诸恶孽中，惟淫罪最重。淫外人此罪尚难道，况尔今所淫非外人乎？上真已将尔功名、子嗣、寿算概行勾除，罚尔屡世变畜。”此生心中悔恨，即对冥司云：“下民年幼，无人教训，只知此事快乐，而不知此乃罪孽；早知是罪，民断不肯为。民今从此改悔，誓不再犯，力行下学梯航《易知录》、《功过格》、《寻常语》诸书，恳祈赦宥。”冥司怒甚，不准，即令变畜。空中忽然来一金甲神，执一纸曰：“吾

悯尔年幼失教，尚知痛改，力行大道，已奏上真，暂与尔延年一纪。示尔《文昌功过格》《感应篇》等书，好好日日体行，察尔诚否再夺。”言毕，此神忽然不见，遂醒。此生从此处处小心，所言所行俱以《功过格》等书为主。此生至今年近四十，惟未成名生子，对人辄言：“后生幼年，父师当随事随时教以守身戒淫，不可如我受谴。”闻而改悟者颇多。因见人送《醒迷录》，自愿附录以为垂戒。

附刻：果报

歿后子孙报

○镇将某，声势赫濯，癖龙阳。其子为知县，小有才，而行较父尤悖，后被冤缠，失心半载，数仆坐守，竟缢死床下。遗一子一妾，子灵而秀，妾狂而荡。忽俱大病，子先死，家人哭之；妾复亡，家人甫人殓妾。忽传子苏，抱之起，病若失，家人大喜，谓其有后，而声音笑貌顿异往时，酷似亡妾，有狐媚意。人皆知其子之真死，而妾借子体以还魂也。子渐长，粉面朱唇，游历州郡，以身就人，家拥万金，恒为人扮妆侑酒。所用俊仆数人，皆其媵就以供夜合者，成都市中，莫不目为人妖。近归都城，丑声四播，不知伊于胡底。

嗟乎！以富贵之家而有此妖孽，天若以报于妾为不足，而必报于其所生之子。盖妾之丑仅在闺帏，而子则腥闻远近也。从来报应未有如是其显，且未有如是其奇者，危矣哉！

○村翁某，富而淫，童仆多为所坏。其孙少最顽钝，翁歿后，破产行乞，卧病桥下。伶人陈彩凤收养为子，教以艺，忽觉灵敏数年，竟为名旦。傅粉行酒于翁故人前，劝之改业，不可，咸以为翁孽报云。

○湘人某，富而无礼，好鸡奸，歿后家贫。其叔富而仁，移其妻女，同村居住。其叔弟兽而冠，竟与女私，有孕而叔不觉。族人有与叔不睦者，托词迎女去，挟以索财，亲戚调停，事虽寝而丑声四播。族人固无人理，而不有此举，秽德未必远扬。是盖某在生时积孽太重，

故其叔欲以福之，反以祸之，更以不能攻讦者而攻讦之。谓非鬼神使然，以彰显报欤？

生前子孙报

○扶风某绅，赋质淫毒，尤好男色。出入县衙，鱼肉乡里，官绅俱为侧目。当军兴时，有避寇入城者，某窥其女美，强纳为妾，生一子，未成立而某罪发觉，坐法远戍。巧于营谋，半途捏报重病，赦归，归而果如其病。子已长，恒私出昵就人，丑声四著，久之，某亦渐闻，禁之不可；加以捶楚，淫丑如故。某莫如之何，因而病笃。有问之者曰：“尔家素丰，父亦颇有声势，何乃为此？”子曰：“我亦不知，但觉不如是则心不安，终夜难交睫耳。”

○楚人某，徙居川东，家颇饶。嬖一优，破费不少。优以其富也，往来甚密，如家人父子。某一子，秀而幼，某以其稚也，亦未之避。一日优至，适某他出，童子无知，夜与同宿，竟被奸污，下体破坏。子大嚎，优扼其吭，几致命。家人闻声，开门出，优已潜逃。妇命人迹其往，将以鸣官。某归，力掩其丑，竟不敢问。优于邻县播谈，乡党无不知者。

○资属某，小有资，喜狎优。其子长成，即沦于优，禁之不得。逃入成都，名震梨园，遂亦听之。某因事到省，偕友观剧，适其子出场演宫人并，某问曰：“是儿何如？”友固不知为某子也，笑应曰：“色艺俱佳。”语涉狎褻。某曰：“此即吾子也。”友愧失言，跼蹐不

安，数日不能自适，而某殊无愧怍，且有自得意，旁观耻之。

前三则，子孙受报犹在身后；此三则，生前已然，实为可畏！至于愧怍全无，非淫罪至深、天良泯灭者，安能羞恶尽亡如此？良可浩叹！

乱家报

○某粗通文理，小有才，以刀笔为事。结交官吏，颠倒是非，于成都肆中，见幼童美，爱之，设计引出，遂为所污。童稚胆怯，竟不敢归，某因诱逃，迷恋不已，数年，精髓消铄，两足病甚，不良于行。久之，渐如枯木，痛不可忍，昼夜嚎嘶，时作犬吠。童色犹昔，媳女皆蒙垢焉，某死未葬，童盗女而逃。有题其门者曰：

人能挟诈天尤巧，父固多情女更痴。

莫怪狡童情太恶，请君入瓮复何疑！

见者为之一粲。

○南省某，家世科第，父叔皆大宦，拥巨资。某幼慧而狂，恋一童，碍于家范，乃盗父数千金，纳粟为知县。携童赴任，以门第固高，联擢数级，声势炫赫，仆妾皆衣锦，然以外嬖故，未免广田自荒。其次子与少姬通，畏罪发觉，窃姬而逃，闻者愕眙惊顾。其季子与幕友谈及，愤然作色曰：“家兄实为荒唐！美色谁不爱者？若必据为已有，殊属不合。譬此案上骨董，未尝不可玩弄，但须还置本处，方是人情耳。”闻者无不窃笑。盖知其帷薄之羞，不仅一次子已也。

夫世家子弟，幼慧可造，以一童故，背父潜逃，致悞终身科甲，已为不肖；而为之子者，习见习闻，效尤加厉，灭伦犯分，应遭雷火，是谁遗之祸者？人可不正身教子以昌其后，而开此不善事端，致启悖乱奇祸耶？吁，可畏也！

○某生，世家子，父母困于婴粟膏，而生尤甚，蓄一童以供指使，而狎用之。童甚美，出入内室，毫无顾忌，盖以其为仆妇子，长养其家者。某妹及笄，窥而爱之，潜与私，无人觉察。久之，妹腹膨脝，而亲迎期迫，不得已，始告母，因而托病，宕延数月，始敢出阁。夫颇愚，似未省，里人莫不窃笑。《朱柏庐家训》云：长幼内外，宜法肃辞严。又曰：童仆勿用俊美，妻妾切忌艳妆。

观此三则，始知先贤所见远且大也。如三人者，己身造罪，一家蒙污，何以上对祖考，下对儿孙？不孝不慈之罪，容可道哉！

绝后报

○粤人某，宦蜀，姬妾之外，俊仆尤多。其家祖德颇厚，国朝二百余年来，妇无产难，男无绝嗣者。惟某败行，多犯首恶，年仅半百而死。爱妾数人，皆为家人诱逃，诸姬云散，惟剩老妻寡媳，零丁奉柩归，至巫峡舟覆，家无子遗。

夫以世德之家，子孙繁衍，而某独绝灭，上负祖德，死有余辜矣！至于妾随仆逃，实由隶役皆美少年，而又持家无礼，帷薄久已不修，至是始得各遂私志耳。

○云商某，多欲，肆中学事者，往往被污。而家饶甚，土匪夜入，大肆劫掠，一媳一孙女皆不免。老妻骂贼，贼怒，并污之。事后欲掩其丑，佯喜曰：“贼尚有理，止取财物，他无所损也。”未几，杜文秀由大理来，尽歼之。有理之言，竟成语讖。

○某少时狎优，复坏良家子数人，中年体痿，不能人道。买妾四，皆无子。一日治酒饮诸姬，屏家人而语曰：“我家资十万，足供若辈温饱，惟膝下无儿，将来未有结局。此事之无可如何者，若辈宜早自为地。”盖嘱其乞种也。诸姬环泣，某亦涕不可仰。由是丑声藉藉，身死妾散，嗣竟绝。

此君少固昏昏，老尤愤愤，既以邪淫绝后，复以乞种渎先。皓首无能，不解螟蛉之负；噬脐莫及，翻成门户之羞。欺己欺人，不慈不孝，祖宗不享其诚，狗彘不食其肉矣！虽然商君作法自毙，其中殆有天焉。倘非若或使之，治酒饮姬，谁则甘为此者？于某乎何诛？

以上三则，自绝其后，虽欲生败产蠢而不可得矣，愚哉！

本身报

○成都富家子，多外色，家渐落。所私者有求不遂，乘其醉反污之，明日起，词貌不逊。某责之所私曰：“汝与我等耳，何侈然自大为？”某欲殴之，所私反目曰：“我身不保，人所共知。汝既入我流，敢殴我，我当播于众，汝何以自处？”不得已，乃给重资而遣之。

○淮阳世家子，袭父业，丰于财，有断袖癖。年三十病狂，百治

不效。日饰女妆，舆马出游，过街衢会馆，辄娇声作艳曲，扬扬自得；遇美少年，则劝其淫己，否则涕泣不释手，旁观笑骂皆不顾。情急时，虽牧豎奴隶，亦狎就之，丑态难以笔罄，数年乃死。

历观古今首恶之报，多在后入，盖淫人之后，人亦淫其后。天道循环，以淫召淫，固应如是。而此二则，竟于本身报之，实谓奇之又奇！

恶疾报

○邛属武生，嬖外色，其子狎其所嬖，因而父子参商。中年得恶疾，下部肿溃，百治不痊，而为恶如故。将死数月，神识颠魔，食而不遗，至胀极时，粪秽由谷道上冲，如火如刀，穿腹汨汨有声，展转床褥，受苦无限，乃自口中呕出，臭恶异常，家人莫敢近者。日凡数作，旁观为之不忍。其子则怡然自乐，据生所私以逞其志矣。从来造此恶者，每多目瞽，或漏症连年，然未有如是之苦者，谓非天罚欤？

○闽僧，云游蜀中，眇一目，跛一足，口诵佛号不绝，操行甚苦。有问之者，答曰：“我少持戒律，心性未明。过江南某寺，庵主谓我诚笃，以弟子属我，应化远出，久不返。其徒夜相就，偶不自持，竟犯重戒，既而悔之。侵晨入佛殿，见伽蓝神仆地，移时，形体遂损。终身苦修，冀自忏耳。”

○釜江廩生，本寒素，三十后渐裕，亦颇好善，惟于男色，不无痴情。弟数劝不悟。年甫四十，形神已枯。其弟偶病，愤乱中恍见阎

罗王命游地狱，归以劝人。弟见兄坐铁棍上，受抽肠罚，大嚎不止。问冥吏：“阿兄胡致此？”吏曰：“何处造，何处受。”归省其兄，安然无恙，复告诫之，不以为然。数月漏症大作，为庸医所误，下体溃烂，血肉淋漓。不能稍坐，乃以两足加横木上，呼声远闻，宛如冥中所见者，半年而死。

夫生能以寒素起家，则非全无福泽之人。阎罗先事示兆，亦以尚有善根，启其修省，而乃执迷不悟，竟丧其身。不知淫为首恶，除孝字外，非寻常善事所能抵销。自致斯苦，良可浩叹！

观此三则，慎疾保身者能勿警哉？

杀身报

○成都某，素凶横，招一顽童不至，遣人拘到，辱于市。童虽下流，固未大张声色者，衔之。越日持刀刺其背，洞胸。人以为快。

○道光年，华阳仁寿之间煎茶溪场，某甲为寺僧供爨，有云游僧，寄寺大病，甲事之谨。僧病间谓曰：“我病非若不起，无以为报，今授汝法，敬守而用以救人，可证佛果。”甲学之成，能出入水火，治病驱邪，始以济人，颇效。久之，利心渐起。又久之，色心亦起，强奸良家子以十计。众叠鸣官，捕役追之。甲故行绝路，或入水火而逃。官拘甲兄囚之，迫其献弟，终莫能得，而为恶不悛。众无奈，媚以嬖人，醉以酒而剖其心，众烹食之。甲被杀，未遽死，乃命人邀其兄。兄至大哭，甲曰：“兄毋虑，但买一豚来，取心补我，尚能活。”兄归

欲图之。或曰：“君以弟囚，非一次，破产屡矣。今被杀，救之起，倘报仇而遁，君其奈何？”兄惧而止。三日复到弟所，欲盟而后救之。至则面如死灰，神气将尽。兄曰：“能改行，吾当救汝。”甲曰：“不可为矣！我得师法，不能坚守，致犯佛戒，今师神至，法已被收。所以三日不死者，散我已炼之神，俾永入恶道耳。”言讫而灭。

予始闻其大概，熊酉山言之甚详。一切法术，本于道德，苟染邪僻，何术可恃？悖哉甲乎！

○川省，明季猷贼之乱，民无孑遗。某公素有威德，同郡归之，藉以保障。数与猷贼大战，贼几就擒，以后避境而行，不敢稍犯。贼平，袁韬，武大定，割据邻郡，合谋邀公饮，欲图之以并其地。公率武士往，醉后为二人所执，缚甚急。公醒曰：“酒后渴甚，盍予我水？”其一健儿曰：“慎勿予。此君善水遁，得水则亡矣。”因而遇害。健儿即公素幸者。

此公功业详《蜀碧志》，而予逸其名者，为贤者讳；逸其名而不逸其事者，为世劝也。以公轰轰烈烈，活人无算，犹以白璧微瑕，身首不保，况碌碌庸庸、无所短长者，敢蹈斯恶乎？欲免杀身之祸者，慎勿循三人覆辙可也！

结杀孽报

○同治十二年，成都三河场演剧。富人某，戏一优名曰八娃子者，年少而横，出言不逊，某殴之甚。众优咸怒，且不意某为富室子也，

朋毆之。已而知之，愿登台张彩以谢。议成，及居间者行礼，爆竹已鸣，而某故不允，大肆恶骂，旁观为之不平。场中有王双刀者，绿林魁也，统众持刀上台，某亦聚众格杀，不敌，旋毙九命。王双刀统二十余人，携八娃子远扬至资州界，资尽即行劫夺。团练追逐，贼舍陆江行，遇移家者泊舟江岸，杀七人而夺其舟。内江汛以轻骑绕贼前，募善泅者摧其舵，射之，贼尽毙，而攻者亦死四人。

夫以一戏之微，而伤四十余命，王双刀死固其所，而移家与攻贼者何辜罹此凶危？是谁启之祸者？某死有余责，殆将馁于若敖。

○黔江陶三，诱奸邻人幼童，童父知之，不胜忿怒，痛毆童，且骂曰：“如此玷辱先人，何不早死？今与汝约，明日毋相见也！”悻悻持刀出，欲索陶三杀之，有奔告者，至则陶三已逃。童父归，觅子不得，执炬遍寻，而子已于屋侧投环死。见之大号，踣躅树下。移时，闻塘水震响，返室复失其妻。疑其投水，曳出，果妻也。顷毙两人，一时情急，因亦跃入水中。盖童父行素粗暴，妻甚惮之，恐因子死见责，而又痛子情切，故亦随死。一家三口，斩然俱尽。而陶三未之知也，逃至彭水县，以为无恐，入庙观会，立人丛中。忽霹雳一声，身跪殿前，面黑气绝，下部已失去矣！此咸丰二年事。

以上二条，启此杀孽殃及无辜，其罪又较仅杀己身者为重矣！

自杀其后报

○浙商好外色，所私日往来其家，渐与女熟。商夫妇皆癖婴粟膏，

失于防闲，女竟与通，有孕。商妻耻之，逼女服毒，一杀二命。从此商事日坏，潦倒终身。所生数子皆不肖，家遂以亡。商以淫导淫，致女受污，又不能善处，听妇杀女；妇先事疏虞，临事残忍，皆不自责而任意妄为，宜其夫妇同谴，潦倒终身，生子不肖也！嗟乎！以一淫字，自杀所生，较启他人杀孽者尤甚。愈行愈悖，孽报胡底，不亦惨哉！

○鄙人有僻其内弟者，妻衔之而无如何，乃饰童养媳，昼夜侍奉之，而故以他事外出，久之竟有新台之行。子羞不自容，远贸口外，为乱兵所杀，嗣遂以绝。夫杀子者，贼也；而致杀者，鄙人也。即谓鄙人之自杀其子也亦可。僻外色以长恶，驯致伦常决裂如此，绝嗣足蔽其辜哉！

○某翁少慧，世家子也，年十八，坏良家子。翁妻方有孕，是夕梦中溜神，由卧室引一黄衣童子，鼓吹而去。天明堕胎，妇怏怏。翁归语之，懊悔无极，因道其事劝人，终身不敢放肆。翁未成名，后生二子，仅得一科，此未生而已杀之者，欲昌其后者。盍慎之？

学馆罪报

○某孝廉设馆村市，蒲节归家，生徒散去，惟二童子，苦于行路，留住馆中。孝廉不知防范，为庖丁所坏。庖丁素不能饮，至是嗜酒，性情暴戾，众恶其行，逐之。改荷肩舆，而酒钱之外，所余无几，不能供家，妻乃卖笑自活。后目盲足跛，乞食城中，妻竟不顾。饿死街

衢，妻随人逃去。

○某生心思灵敏，丰神绰约，十六有文名，师友皆以馆阁期之。己亦自负，视掇科如拾芥，而任情骄恣，不检行止，同馆童子，为其所坏。以后试辄不利，州县冠军，而院试必黜。竟以愤懑死，卒时年未三十，妻嫁嗣绝。

○某生家计颇充，人素诚朴。同馆为师视寿，因而纵酒，醉后犯同学小友。从此百为颠倒，家日零落，乃授徒糊口，不能自给。同治九年，挈眷入汉中，妻率三子三媳躬耕，己则行医谋利。数年之间，家道渐裕。复有二孙，忽遭瘟疫，九口偕亡，某抑郁而卒。

以上三则，皆某孝廉馆中事。孝廉先事不能教导，临事不能防闲，误人之子，绝人之后多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其生平尚属循谨，后竟客死京师，柩不得返，盖为是欤？

○严陵村塾，蒙师暗弱，诵读之外，于修身立品之义毫不讲说，亦不防闲。馆童十余辈，彼此互犯者十人，夭折者八人，六人未娶而死。其二虽娶，一则甫娶，二年而死，又二年妻亦死；一则生一女而死，死后女亡妻嫁。八人中无一有后者。惟甲乙二人，祖德颇厚，幸而不死。甲少时甚慧，相貌亦清，群以为远到之器。自造罪后，聪明顿减，困顿终身。乙造罪后，十年无子。蒙人指示，始知极力忏悔。日体《感应篇》以求自赎。设馆授徒，尽心开导，随时防闲，出则逢人便劝。然犹病厄缠身，屡濒于危。病剧，恍见同罪诸人，受无量苦，归而愈怀悚惧。自书其罪，刊印劝人。又十年，乃幸获一衿。今已年近四旬，犹无后嗣，绝否尚不可知。言念及此，令人痛哭。此节乙所

自述。

观上四则，为人师者可不慎欤？

○涪州某童，有文名，私其幼徒。梦入文昌殿，帝君呵曰：“汝以宿德，行当连捷，官至三品。今若此，何用慧骨为？”命去其胸骨，明润如玉。某求自忏，旁吏曰：“无庸！已发酉阳州矣。”未几，为人株累，瘠死酉阳狱中。嗟乎！事如某生，世变极矣！昔有人问王荆公，蒙师当何如人，曰：“正士。”观于此荆公之言，又曷可废？

前生罪报

○武弁某，相貌秀丽，胆气过人，旗鼓所至，贼尽披靡。年三十，官至极品，财拥百万，而出身微贱，始以色进为某帅亲兵，甚见宠，人咸知之。其擒某寇时，围攻甚近，言笑相闻。先是本营有战败降贼者，在围中隔垒歌其事，复以众和之。弁恨甚，及渠魁就缚，四千余人，不分首从，尽行斩决，虽少妇赤子，无一宥者，计过戮不下二三千人。生平亦多外宠，四十而歿，竟无子。

夫大富大贵，皆前生功德所致，非可幸邀，而不免出身微贱者，前生首恶，在所不赦。中年富贵，所以偿前生善因；少年流落，所以偿前生恶因也。首恶顾可犯乎？至以私恨而妄杀千人，且多外宠，其来世因缘，盖又可知而知矣。

○江阳女子吴氏，慧美而不见容于夫。大归，人咸疑之。有至戚知其情者，盖纹女也。父母死，复为兄弟所弃，乃依外家，以针黹图

活。抑郁无聊，日夕诵《观音经》自忏。光绪九年，龙虎山张真人游青城，道过江阳，女投词请示。真人命法官张楷作法叩之，批云：女前生为秀才，楚宜都人，尚无大过，惟夫妇情笃，恒多放肆，犯非法之淫三十五次。按阴律，夫妇虽以情合，而淫不以正者，每次三过。秀才等命妻于优人，共负过一百有五次，故罚为女；以不女见弃，其慧根亦由前生积来。今生经力，已注东极妙严宫，再五年即当解脱，证声闻果位，勉之。女子以光绪十四年无疾而死，果符五年之数。

夫以夫妇之间，稍有所悖，天罚且如此其严，况外邪耶？盖天理纯粹，一切善善恶恶，无毫发不报之条，古人所以闺房衽席之间，亦必严其礼法。《荆氏辑要》曰：闺门之内，少一个礼字，便是天翻地覆。百祸千殃，俱从此出。沈仲化曰：乡俗礼文病繁，惟夫妇最略，岂知礼在狎处，尤不可少。刘子讷如曰：夫妇之间，犹必以正。良为见道之言。

○严陵生，幼尪羸，遇某先生，指以为善之道，孝心颇切，后渐健，可望生全。偶病漏，疡医某，欲藉以图利，暗投烂药，流连半月，遂致气脱。病剧，谓其父曰：“医实杀儿，行诉阎罗，索彼命而甘心焉。”遂绝。越日苏，谓父曰：“乍至阴曹，谓儿宿孽重，寿已早尽，以向善故，延寿三年。是医前生为美男子，儿曾犯之。今生应以身偿，虽因善幸免，而首善太少，未能抵尽，犹当以命偿之，乃得全销罪案。请勿与仇，更结来世恶缘也。”言讫，溘然而逝。

《楞严》云：以人食羊，人死为羊，羊死为人。展转相食，是为杀孽相循。吾于淫孽亦云：上三条，皆前生造罪，今生受苦，则今生

造罪，来生受苦可知。《易》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礼》曰：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轮回之事，圣贤未尝不言，而儒者斥之，何也？嗟乎！观于此者，能勿悚然惧、翻然悔，如两人之日夕自忤，力行孝道，多作善事以赎前愆，而可如某将之更结恶缘耶？

附刻：赘言

周仁氏曰：贞淫美刺，见于《诗》；冶容诲淫，见于《易》；远耆德，比顽童，见于《书》；禽兽无礼，父子聚麀，见于《礼》；上烝下淫，见于《春秋传》。从古圣贤，莫不以淫为戒者，至近世戒淫之书，详且尽矣。而男色独无专本，何耶？盖法外之淫，大乖阴阳之道，禽兽不为，故不必笔之，亦不忍笔之，非先哲略而宽之也。

醒迷子与余同门，人甚诚笃，惟在童馆误犯外淫，致遭谴罚，恶疾缠身。后遇先师，示以痛悔前愆，多行善事，更教力体孝行，以首善抵首恶。由是随事敬慎，终身修培，家道中落，亦无退志。年四十始获一衿，挺生一子，可见坚忍其心，果能晚盖，彼苍终不负人。忆先师叙《醒迷录》时，余侍侧，莫赞一词，而窃恐污先师笔墨。今先师已归道山，仰承遗训，触处劝人，人亦谅余相待之诚也，每痛哭流涕，自述生平误处。始知世多犯男而不犯女者，绝少犯女而不犯男者。究详其故，皆言少时父师教训未尝诫及男色，故皆不知而误陷耳，抑余更有进焉。

世之辱身贱行，纵恣无忌者，不知男色之罪重于女色，固可悲悯；最足痛者，年甫成童，或兄弟叔侄，或戚友子弟，或幼贫寄养，教导无人，日则任其嬉游，夜则听其同宿，彼此互犯，致玷终身，殒生丧性者，何可胜数！而其弊尤莫甚于童馆。世之犯外淫者，十九皆成于幼时，幼之犯外淫者，十半皆成于童馆。盖幼童阳气萌动，出于不自知觉，非教且禁之，易克保全？此先师所以责重父师，而开端即蒙馆

之是防也。

先师之言，引而不发，诚有不忍尽言者。今见世风日下，沦胥以亡，转觉此书之出太迟，而愧余见为不广矣。夫欲挽颓风，莫如学校；蒙馆不能养正，学校奚自而兴？少时即负重愆，人才从何而出？为父师者，顾可贸贸贻祸哉！史册所传，躬蹈斯恶，大则败其功业，小则丧其身家，生前偶尔猖狂，歿后犹留灾害者，书不胜书。谨即生平见闻，汇次十一，附于篇末，以为有心人告。亦野人献曝之忱，冀于时事有补，幸勿以言多鄙俚，骂而置之。若能以事关重大，翼而广之，下学幸甚！

附刻：自叙淫报

悔无及子，年少无知，误犯邪淫，多年无子。近复连年大病，恍入阴司，被所犯妇父告发，将受短命绝嗣报，特以能孝继母，暂得还阳。因思世间多少好人，半为邪淫误了一生，实由不知因果。老来纵或明白，而已悔不可追。又有不信因果之人，谓淫是欢喜因缘，不知人已同情；苟自己儿女被人污辱，己必伤心，何不说是欢喜因缘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尚其思之。

古人云：万恶淫为首。盖一犯邪淫，则败自己夫妇之伦，又败他人夫妇之伦；己失人身，更使他人失人身，所以为首恶。至于男色，罪比女色更重，贱辱他人儿孙，自己安得有好儿孙？且首恶无论多少，虽有大善，不能抵销。谨将亲见《阴律录》出，使众人皆知，以赎予罪，并恳广为传说，以期共保人身而臻厚福为幸。谨叙。

善 条

拒一私奔女子（三百善）

遇一美色不留盼（一善）

当可染境不染（三百善）

止一人谈闺阃（十善）

恶 条

淫一处女（三百恶 ○处女情窦未开，且年幼无知，破身即犯邪

淫，终身将为荡妇。）

淫一寡妇（三百恶 ○能全其节，则生为节孝，死为灵神，子孙发达，犯之则为淫妇。）

淫一尼僧（三百恶 ○尼僧是清净身，上等可以成佛，下等可得来生福慧，犯之则为淫妇。）

淫一良家妇（百恶 ○不犯之则为好人，犯之则为淫妇，辱及祖宗，子孙蒙垢。）

淫一女婢（百恶 ○婢子虽有主仆之分，始乱终弃，则误其终身。）

淫一原失节妇（五十恶 ○其人虽已失节，多人犯之，则流荡更甚，终无悔悟之时。）

淫一娼妓（三十恶 ○娼妓虽本坏人，而多一人，则多一重罪孽，罪深愈不能解脱。）

调戏一女色（二十恶 ○奸虽未成，而恶念已真，恶行已著。）

引一人犯淫（其恶轻重，与己犯同。）

谈一淫趣（一恶，因而误人者，二十恶。）

过一美色留盼（十恶）

起心私一美色（十恶）

淫一男色（幼童比处女，良家子比良家妇，已坏者比原失节，优人比娼妓，恶均加倍。）

附刻：醒庵梦警

予幼梦浪，弱冠曾奸同学幼童数人，二十四岁得遗精症，困惫已极，予尚不知为恶报也。及受业于某先生，教读《感应篇》《遏欲文》《善过格》《觉世真经》等书，极力悔罪。予如梦初醒，因号醒庵，然孽识蒙蔽，忽忽悠悠，毫无进境。

甲子春，大病数月，苦况难言，先生复教申悔罪疏于城隍以自忏。夜半，恍至冥府，见冥吏手持利刀。予问轮回事，且曰：“轮去轮来何日了？”吏曰：“欲了不了，不了欲了，欲者自欲，了不易了，为善自得。”予曰：“若为恶何如？”吏怒曰：“为恶则必受刀杖之苦，以刀刺予腰予。”惊泣哀悔，吏曰：“尔本有科名，惜被淫孽折去。从此苦善自赎，寿或可保。”既觉，历历在目。腊底，病愈剧，父母为予许行善若干，托庇得愈。自此痛心悔罪，真心向善，日日知非，日日改过。次年七月复病，愤乱中见一吏姓雷，引至阴曹。显官中坐视事，相貌温和，侍卫严厉。殿中有公服赐坐者三人，喜笑自如，殿下囚犯极多。见一人头标淫恶罪犯，系同邑秀才，生时惯习鸡奸，年未三十即得恶疾，困苦连年，死已经年者。殿左一官坐公案，予跪述前愆，今愿改悔。诉毕，官命责予十下，予负痛求恕。叩头出，问吏答我者谁，曰：“此发审局官。大堂中坐者，秦广王也。”中途恶犬纷至，予念“南无阿弥陀佛”，犬皆绝迹。过一衙，上有“城隍庙”三字，闻内传呼：“大王升殿，提恶犯某某候审。”旋见相识武生，受刑后枷锁衙外，有被污妇女，共相打骂，惨不忍言，遥见红綽楔上写“善恶

分明”四字。忽遇某姻，愁容满面，血迹遍身。予问何为至此，泣曰：“屠宰之罪也。”复前行过一桥，题有“奈何桥”三字。桥下罪犯漂滚，蛇狗争噬，如世所绘。桥尾一罪犯，予邻村人，脓血满面，鬼差押行，一步一打，哀声难闻，乃本年三月，因鼻旁血瘤死者，后嗣已绝。其生平邪淫颇多，泣向予曰：“不料犯淫之罪一至于此！君还阳，可传播劝世。”至一巷迷路，予又念佛号，金光灿烂，即得归途。既出巷，反顾有“阴阳界”三字，忽见母氏因随行。母叹曰：“我与尔父原有一轴诰封，可惜被尔毁坏。”予泣答曰：“儿已知罪，但悔无及矣！”既苏，发心终身持九皇三元斋。十月十二夜，复进一殿，极为深邃。忽见予父，衣冠整洁，怒骂曰：“为尔不肖，连累我亦不光采。”言毕上殿，予随入。内有光华神龛，黄帐罩覆，上题“三元三品”等字。予欲下拜，有冤鬼阻隔，即被污幼童也，予不能行礼。因诉自幼不知报应，误造重罪，愿神准予自新，庶几得终父母之养。冤鬼稍逊，予乃成礼。既起欲走，冤鬼牵绊，予极力推开而醒，盖即十月十一二日下元水官校籍之辰也。

梦耶？真耶？情景宛然，令人惕惕。窃念予未冠即造大罪，以致百事无成。虽遇明师，而一衿不获，数子皆亡，且病躯羸弱，更恐短寿，以予所造隐恶至为难赎。今因尚有悔心，更荷父母庇荫，屡蒙神警或许自新，故尽情发露，述以劝人。不书名者，恐辱门户也。伏愿为人父师者，防闲年幼子弟，免致被人诱奸；见人子弟者，视若自家儿郎。慎勿蹈予覆辙，庶几藉解予罪，复我人身，实则予之泣望也夫！

《洗心录》云：昔黄鲁直好作艳词，法云长老犹非之。至于淫书之流播，害甚艳语；淫画之图绘，毒甚淫书。少男幼女，偶一寓目，未不动心失性者。嗟呼！吾尝见擅此技之人，鲜不斩然无后者，以其画幅流传，不知惑多少子弟，坏多少闺门？即绝嗣不足偿其罪也！亦鲜不妻女淫乱者，以其朝见夕闻，无非淫状；即有贞烈之性，亦化为邪也。且鲜不早年夭死者，以其执笔摹拟，淫心摇荡，督任潜开，真精浮散，易疾而易殂也。夫笔墨之事，何技不可擅名，而乃为此，吾恐技愈精而孽愈重矣！安得藏此物者？尽付之祖龙一炬哉！

○人家藏淫书淫画者，子弟必然偷看，以此早知觉、早破身。此时元气一伤，即种将来之病根，殆成人后，定有梦遗、滑精等病，多致亏损夭亡。女子一见淫书淫画，受害尤甚，不有私奔之行，亦必以幽郁瘵疾而死。为祸之大，难以尽言！父母抚育子女，无不望其聪明贞淑，康宁福寿，何忍因藏此物而令子女枉送性命，及蒙终身不洁之奇辱乎！此与以毒物杀儿女何异？所以求门第兴盛者，家内倘有此书画，务祈立即焚毁干净，以免日后贻害无穷，追悔莫及也。至禱！至禱！

附录：食物之禁忌

食物有相反相忌之性，偶尔并食，便致伤命。《本草》有载明，每有贪食之人，忽而不察，或偶然误食，死而莫知其故，岂不冤哉！爰录忌食者若干则，用告世人。

《家庭常识》云：蟹味虽佳，每含毒质，食之不慎，小则腹泻，大则伤生。毒已入腹，疗治非易。又云蟹与国公烧，或与五茄皮酒同食即死，曾亲见之。杭医胡蓉裳君不信，躬自试之，阅日竟至不救，辛亥年杭报曾载其事。又恽禹九先生，体素康健，秋季在家食蟹后，继进柿数枚，即公赴南京。既达而病，急延医治，卒致不救。《本草》载柿与蟹不可同食，是岂二寒相重，故食之致命耶？

香蕉与芋头不可同食。尝有一人，甫食香蕉，继即午餐，菜有芋头。食已不久，其人忽毙，形状若中重毒者，众莫明其故。复数月，又有一人，亦如是而死，若中毒状。请医生验其粪，谓两粘物相反所致。知此二人者，盖食此二物以死也。一日往亲戚处，言及此事，群相惊讶，试以二种合成一团，与鸡食之，其鸡即死。又以二物置于一器，次日则完全淤黑，大失本色，是确知香蕉与芋头不可同食。

【葷食之禁忌】

猪肉与驴肉不可同食。羊肉与梅子不可同食。牛肉忌与栗子同食。鳖鱼忌与桃子、苋菜及马齿苋同食。凡鱼与荆芥同食，顷刻即死。木耳忌与鹤鹑同食。河豚鱼有毒，食之多死，且与菊花性相反，同食必

死。

又鮠即河豚鱼。螃蟹与国公烧酒，或五茄皮酒及石榴同食辄死。蟹与柿子、荆芥同食，则发霍乱动风，甚至吐血死；用广木香磨汁，饮之可解。蟹有独螯、独目、六足、四足、腹下有毛、腹中有骨、背有星点者，皆有毒，不可食。食蟹中毒者，急用橘皮去络煎汤饮之可解。

三足鳖不可食。鲤鱼不可与狗肉同食。白马黑头及白马青蹠者，均不可食。猪肉落水浮者，不可食。肉中有如朱点者，不可食。凡肉及肝，落地不沾灰尘者，不可食。鸟兽自死，口闭者，不可食。六畜自死者，皆有疫毒，不可食。

鸡鸭常食蜈蚣百虫，夏五六月，不可食。白鸟鸟首，黑鸡白头者，不可食。经宿肉体尚暖，曝炙不燥，入水自动者，不可食。溪涧中有石斑小鱼，不可食。脯肉有毒，不可食。泥螺与蚕豆同食，肠腹绞痛死。李子忌与雀肉同食，肉经过屋漏水，食之死。芝麻花落肉中，食之死。皮蛋不可与糖同食。

【素食之禁忌】

葱与蜜同食，俗曰甜砒霜，立死无救。韭亦忌与蜜同食。杨梅忌与生葱同食。梅多食伤齿。烘青豆忌与饴糖同食。花主忌与黄瓜同食。黄瓜多食，发热病。香蕉与芋头同食即死。杏酪不熟，食之伤人。李多食，患膨胀；又忌与蜜浆同食。

桃杏多食，伤筋骨。石榴多食，损齿肺。胡桃多食，动痰饮。葱、

蒜、韭菜多食，增淫减慧。木耳赤色及仰者，不可食。四明温台间，山谷多产菌蕈草，食之往往杀人，盖蛇虺毒气所熏蒸，如夜中有光者，煮不熟者，煎汁照人无影者，上有毛、下无纹者，仰卷赤色者，以银针投之，银色变黑者，俱有毒，不可食；误食者，宜掘地中冷水浆，饮之可解。

枫树菌，食之笑迷不止，俗言笑菌，中此毒者，饮冬瓜蔓汁解之。居山间，不可不知也。瓶中插花水，不可饮。紫荆花落菜中，食之死。蜘蛛落食中，有毒，不可食。每有乡农忙工就食，碗筷不齐，或折野树枝作筷，每有树含毒质，性与食物相反者，食之致死，不可不知。

喜食荤腥，贪图鲜味，古今误食殒命者，不可数量计。即吃素亦有物性相反，口腹之欲，可不慎乎？此项食物犯忌之说明，原为救人，或有不肖之徒，故意用犯忌食物杀人，生前难逃法网，死后定堕无间地狱，永受极苦；或有狂人，疑而不信，妄自试食，追悔莫及。特为申说，以防意外，此单为一般人告，故荤素并录，奉劝世人，应戒杀吃素，免遭杀劫，念佛求生西方，永脱轮回之苦。是为急务。

（本书原文以民国二十四年二月弘化社版《坐花志果》为底本。）

附：《印光法师文钞》相关开示

○今为汝寄《安士全书》一部，《了凡四训》一本（文理周到之极），《嘉言录》一本，《坐花志果》一本，《感应篇直讲》一本，《感应汇编》一部。息心看之，必期实行。勿如骑走马观灯之看法。则从前种种，犹如昨日死，从后种种，犹如今日生。凡以前之习气，不使复萌于心，庶可以希贤希圣。再进而念佛求生西方，则了生脱死，超凡入圣，永离众苦，常享法乐矣。光老矣，目力，精神均不给，任汝认为是与不是，不许再来信，亦不许介绍人皈依。即向弘化社请经，亦不许附书与光。特寄，及附，均不为复，以无目力精神应酬故也。古人云，力行之君子，得一善言，终身受用不尽。不务躬行，纵读尽世间书，于己仍无所益。如真龙得一滴水，可以遍雨一世界。泥龙纵泡之水中，也不免丧身之祸。（《印光法师文钞续编·复某居士书》）

○久未会晤，念念。兹有陕西一弟子王尊祖，病肺已久，各医治均无效。闻居士为治肺专家，因求光为介绍。光五六年来，所印各书，恐居士无暇看，故不特寄。普陀清凉二山志，曾为寄过也未，今亦记不清。今与峨眉普陀清凉三志，一并令彼带来。外有《远公文钞》《丧祭须知》《念佛恳辞》《坐花志果》，一同包作一起，祈暇时一阅。《坐花志果》后，附《醒迷录》，亦颇中时流之病。此系四川人所集，一居士寄来，因附于其后。（《印光法师文钞三编·致丁福保居士书十九》）

○手书备悉。法名另纸书之。开示以目力不给，不能详书。今为寄甲乙二包经书，祈志诚恭敬读，自可知其修法及利益。外有《歧路指归》《初机先导》《物犹如此》《坐花志果》《一函遍复》，各一包，以为自利利人之据。读佛经书，不可依儒者读儒书之态度。今之儒者，完全不知敬书，故致世无真儒。若以此种漫不恭敬之态度读佛经，则未得其益，先获其罪。（《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复许焕文居士书一》）

○普陀，五台，峨眉志，各寄一部，作一包。《坐花志果》，系说因果之书，亦寄一包。过二三旬，当有《惜字单》，及劝念佛之书寄来茂盛德号，汝为报告汇到。（《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复宁德晋居士书十三》）

○徐某肯提倡净土甚好。彼上前年以《醒迷录》一本见寄，祈为排印，前年附于《坐花志果》之后。去年腊月，同一川僧来报国，住多日过年，其僧袍子也未带。过年后，光呵斥之曰，汝为僧，当于岁末年初祝国祝民。汝远出过年，袍子也不带，可知汝成年也无礼诵持念之事。幸同徐居士来，否则报国单也不挂你的。徐既由支那内学院结伴来，则徐亦是只说空话，不务实行之人。否则何肯相伴，令彼辱及于己乎。此种人，如来说为可怜悯者。（《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复谢子厚居士书》）

○今寄《净土五经》二包，《念佛恳辞》十包，《憨山年谱》一包，

《远公文钞》一包，《坐花志果》十包，《安士全书》三包，《观音颂》三包，《净业指南》五包，《人生指津》五包，《饬终津梁》一包，《了凡四训》一包，《嘉言录》三包，共四十五包。以助教民之至意。（《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复谢慧霖居士书二十八》）